

第一章 剑罡同流

焦宏进一个翻身抽出大刀，弹离椅子，移到厢房望往后院的【木鬲】窗，尚未站稳，已怒吼一声，往后弯腰仰身。

“嗤嗤”连声，七、八枝劲箭在他后仰的脸门上方数寸间闪电掠过，插进厢房墙壁和梁柱去。

箭簇仍在晃颤之际，门外传来的步音骤止。

“砰”！

房门被重重踢开，手持利器的大汉如狼似虎般二话不说冲入房来。

寇仲一声长笑，学焦宏进般从椅子翻起，却双手握紧椅背边沿，两脚闪电后撑，在敌人斩脚前，正中当先两人胸口。

胸骨碎折的声音惊心动魄的响起，两名大汉七孔喷血，兵器脱手，像被狂风刮起般往后断线风筝地抛掷，把后面正向门口拥进来的大汉撞得人仰马翻，骨折肉裂，倒下六、七个，没有半个可以爬得起来。

尖叫声在邻房传至。

寇仲双足落地，同一脸愤然的焦宏进道：“让我们引走敌人，免得他们误伤无辜。”

身子往上腾起，破顶而出。

焦宏进听得呆一呆，然后才循他撞破的洞口来到瓦面处。

寇仲正把埋伏在瓦面的箭手杀得狼奔鼠窜，纷纷从两边檐顶滚下去。

楼房和院墙间的空地满是火把，喊杀喧天，但却没有人能直接威胁到他们。

焦宏进移到寇仲左旁，决然道：“焦宏进的命从此就卖断给寇爷。”

寇仲扯他伏下，避过十多枝从地面射上来的劲箭，边观察形势，边笑道：“为何忽然如此错爱？”

焦宏进心悦诚服道：“在这种情况下，仍能顾及无辜，宏进不跟寇爷还跟谁呢？”

寇仲哈哈一笑，伸手紧揽他肩头一下，放开手道：“好兄弟！来吧！”

箭般贴瓦背窜下瓦檐，游鱼地朝下方投去。

他的速度快至肉眼难察，兼之事起突然，敌箭全部射空，他则如虎入羊群，先闪电般夺过一枝长矛，接左挑右刺，见人便杀，守在那位置的叁十多名敌人立时溃不成军，四散奔逃。

焦宏进跃落地面，寇仲大喝道：“来！我们顺手宰掉都任。”

敌人的援军分由两边杀至，喊杀声和楼房内姑娘的尖叫声浑成一片，情况混乱至极点。

寇仲和焦宏进一先一后，朝前院大门处车马汇集的广场杀去。由於受院内建空间限制，很难形成重重围攻的局面，对人少的一方自是有利无害。

寇仲一马当先，依沿楼而建的走廊硬闯，手中长矛化作千万道闪电般的光芒，挡路者无一幸免，不是被扫得侧跌出走廊的围栏外，便是被挑飞抛后，撞在己方的人身上，确是威风八面，挡者披靡。

焦宏进的武功亦相当高明，大刀上下翻飞，砍翻多个追来的敌人。

“噗”寇仲的长矛像一道电光般扫打在一面盾牌上，震得那人连盾牌狼

狻往后跌开，寇仲接又连消带打，拨开两枝刺来的长枪，但心中却无丝毫欢喜之情，还大叫不妙。

此时他只差十多步，就可转入正院大门入口处的小广场，岂知忽然从转角间拥出无数刀盾手和长枪手，配合无间的截断去路，先前拦路的乌合之众则纷纷翻出围栏，好让生力军来对付他们。

这批枪盾手人人武功不俗，至厉害处是训练有素，兼具防守和强攻的优良能力，寇仲本来有如破竹的声势，登时化为乌有，变成逐寸逐分的争道之战。

后面的焦宏进立时压力大增，在且战且走中变成陷入重重围困，浴血苦战。

焦宏进厉叫道：“都任全心杀我，这是他的亲卫枪盾团，人数达五百之众，寇爷快走！”

不用理我，迟则不及。”

寇仲倏地退后，避过叁枝疾刺而来的长枪，贴上焦宏进背脊，叫道：“要死死在一块儿。”锐眼偷空一扫，只见走廊的围栏外除潮水般拥过来的盾手枪手外，尚有一重十多人的弩弓手，心叫不好，大喝道：“随我来！”

“轰”！

寇仲硬是撞破墙壁，滚进青楼的迎客大厅去。

左游仙身量高【身兆】，脑袋几乎光秃，鬓角边却仍保留两撮像子般垂下的长发，直至宽敞的肩膊处，形相特异。

他的年纪至少在六十过外，可是皮肤白嫩得似婴儿，长有一对山羊似的眼睛，留长垂的稀疏须子，鼻梁弯尖，充满狠邪无情的味道。

他身上穿的是棕灰色道袍，两手负后，稳立如山，左肩处露出佩剑的剑柄，气势迫人。

他双目射出深锐的目光，由上到下的打量扮成岳山的徐子陵，冷冷道：“当然不及岳兄可躲起来享清福，岳兄变得真厉害，连形影不离的宝刀也无影无，又改了声音，改变眼神，小弟虽有同情之意，但旧账却不能不算，只要你肯自断右手，小弟可任你离开。”

接向护送座驾的十多名跃跃作势的江淮军喝道：“你们给我清场，连自己都要滚得远远的。”

事实上，街上的行人早四散避开，躲往店和横巷去。

徐子陵耳内响起不知藏在何处的石青璇的指示，忙哑声一笑，双目厉芒电闪，凝视两丈外的左游仙，淡然道：“左兄有辅公佑撑腰，难怪说话都神气得多。换了我未曾修成『换日大法』之前，只凭你这句话，就要教你血溅十步之内，左兄是否相信？”

左游仙脸色微变，眼中掠过半信半疑的神色，沉声道：“小弟刚把『子午罡』练至第十八重功法，正苦於无人作对手，今趟与岳兄相逢於道左，可知必是道祖眷顾，予小弟如此试法良机。”

徐子陵的岳山假脸随他面具后的肌肉带动露出一个诡异的笑容，而事实上他却是以笑来拖延时间，淡淡道：“『子午罡』乃贵派『道祖真传』两大奇功绝艺之一，与『壬丙剑法』并列为镇派秘技，不过自贵祖长眉老道创派以来，从没有人能真正把子午罡完美融合的运用到剑法上去，左兄小心画虎不成反类犬。只要给本人找到在配合上的任何一个小破绽，左兄的试法将变

成殉法，莫怪岳某人不事先明言。”

左游仙显是毫无怀疑地把他当作真岳山，冷笑道：“想不到岳兄对敝传的小玩艺有这么深的认识，至於小弟的剑罡同流是否仍有破绽，正要请岳兄指点。”

“锵”！

左游仙宝剑离鞘，登时生出一股无坚不摧的凛冽罡气，发自遥指徐子陵的剑锋处，既凌厉霸道，又邪异阴森。

徐子陵心中叫苦，从石青璇以聚音成线贯入他耳鼓的指示中，得知左游仙乃邪派八大高手之一，当年排名尚在尤鸟倦之上。动起手来，自己只有全力出手保命的份儿，那时不“真相大白”才是奇迹。

幸好石青璇的聚音示音又到，听毕忙运功针锋相对的抗衡这元老级邪门高手的尖锐剑罡，并仰首望天，从容道：“现在是酉戌之交，左兄的子午罡该是气流於心肾之交，看指！”

当他说到心肾之交时，左游仙立即脸色微变，罡气减弱叁分。

“噗”！

两人同时晃动一下。

第二章 时运轮转

徐子陵与石青璇卓立一座小丘之上，后方远处隐见合肥城的灯火。

石青璇微笑道：“我早猜到那妖道不敢动手。因为他只练至神分离而非神浑流的境界，绝胜不过你虚张声势的『换日大法』，何况你竟能知他神藏何处，气归何方？你怎会知道的。”

徐子陵耸肩道：“那纯是气机接触后的一种感应，探到他的心力集中在心肾时，罡却在督脉处澎湃不休，蓄势待发，玄妙异常。若非设身体会，真不相信有这种奇功，却原来尚欠一点火候才臻达最高境界。”

石青璇露出缅怀回忆的动人神色，美眸深注覆盖大地的夜空边沿处，悠然神往道：“幸好青璇不会忘记娘所说的任何一句话，否则便不能助你渡此难关。左妖道名列邪派八大高手之七，武功尤胜榜末的尤鸟倦，你的武功虽高，但若和他硬拚，鹿死谁手尚是未知之数。”

徐子陵动容道：“原来是你娘告诉你的，她定非凡之辈。”

石青璇露出引以为傲的神色，柔声道：“娘当然是非凡之辈，否则尤鸟倦等不致要等到娘过身的消息传出，才敢来夺取『邪帝舍利』。”

徐子陵很想问问关于她爹的事，但因属对方私事，只好压下好奇心，改而问道：“难道祝玉妍也不敢惹你娘吗？”

石青璇傲然道：“这个当然。娘乃祝玉妍深切顾忌的人之一，否则鲁大师绝不会宣称把『邪帝舍利』交了给她啊！”

徐子陵动容道：“这世上除慈航静斋的人和宁道奇外，竟尚有能教祝玉妍害怕的人，真令人意想不到，难怪那天我听到你以箫声破去金环真的魔音时，隐隐感到那是克制祝玉妍“天魔音”的一个方法。”

石青璇惊异地瞥他一眼，点首道：“鲁大师确是言不虚发，徐兄悟性之

高，使人惊讶。”

接微笑道：“娘并非静斋和宁道奇以外的任何人，而是她根本出身自静斋，是现任斋主的师姊。”

徐子陵听得目瞪口呆，只懂拿眼瞧她。

石青璇向他作出一个罕有顽皮娇俏的小女儿表情，习惯地卖个关子道：“就告诉你那么多。唔！是时候分手了！别前让青璇告诉你寻找幽林小谷的方法，可别忘记啊！”

当焦宏进以为寇仲要重施故技，震碎圆桌的木脚架，掷出桌面以伤敌时，寇仲抓其中一桌之脚，单手把重达叁、四百斤的云石桌斜举半空。

而由於云石桌倾斜的角度刚好使两边重量平衡，所以他只需有足够的承托力便成，一派举重若轻的写意样子。

同时大喝道：“大当家请听小弟一言，事实上我确是乱说一通，都帮主果是英明神武。”

一边说话，一边向从大门看进来瞧不见的角度往大门潜去，焦宏进只好紧追在他身后。

都任不耐烦的声音传来道：“我没时间和你胡缠：”寇仲暴喝道：“迟了！”

这一喝含劲发出，等若不同版本的“天魔音”，虽不能像祝玉妍般使敌幻觉丛生，却可震得人人耳鼓发痛，既收先声慑人之效，又盖过都任作发射火箭的吩咐。

在门外蓄势待发的数百骆马帮众在闻喝惊魂未定之际，寇仲抡起云石桌从大门冲下门阶，焦宏进则猛一咬牙，抱舍命陪君子的心情，追在他后。

以百计的火箭从院墙上的狙击手和扇形布在广场上的敌阵射出。

寇仲哈哈一笑，桌面降下，放在地上，把前方封个滴水难进，然后腾出双手，向焦宏进喝道：“你左我右！”

“嗤嗤笃笃”之声不绝如缕，九成以上的火箭不是射空，就是射在桌面上，其他从侧射至的劲箭则给两人分别侍候，刀打手拨，纷纷堕地。

挡过第一轮劲箭后，寇仲那敢怠慢，举起云石桌，抡上半空，杀往敌阵去。

敌方来不及抡箭上弓，双方已陷进混战的局面。

都任与十多名亲信高手立在外院门处指挥大局，见状色变喝道：“给我杀无赦！”

左右十多名高手同时冲出，加进拦截围杀之战。

寇仲愈舞动桌子，愈是得心应手。

起始时，他以为凭功力最多只可支持半柱香的时间，便要力竭弃桌。

到真正运行起来时，发觉只要趁桌子重量平衡的一刻，再借桌子本身的重量抡攻敌人，可收四两拨千斤之效。

而每一次攻击后，可凭步法令桌子自然而然到达下一个平衡点，使他得到刹那喘息回气的机会。

桌子到处，煞是痛快。

只见盾裂矛折，刀剑离手甩脱，被桌子边沿砸到的敌人，那怕只是沾上点边儿，无不骨折肉裂的抛掷翻跌，绝无一合之将。

焦宏进信心顿增，大刀使得虎虎生威，掩护他的后方。

此时敌方高手到了，一人凌空下扑，另一人趁焦宏进阻截向寇仲右方攻来的两枝长矛，从寇仲左侧闪入，手中双斧一斩寇仲背肋，另一照头颈劈下。

寇仲杀得兴起，夷然不惧。

桌子先风车般上砸，腾空的手一拳轰向偷袭者脸门，拳未到，拳风先到，那人骇然欲退时，寇仲底下飞起一脚，靴尖点在对方小腹处。

上方和右面两高手同时惨叫。

凌空来袭的给桌子扫个正，骨折肉裂的堕往远处，持双斧者则吐血仰抛，撞跌叁个敌人。

桌子再度横扫，迫开拥来的十多名刀盾手，但寇仲的真气亦已见底，只有作最后的孤注一掷。

寇仲扭腰把桌子扯往右后侧，接狂喝一声，全力把桌子旋往外门的方向。

此时两人杀至离外院大门不到二十步的距离，桌子到处，敌人骇然四散躲避，来不及的都被撞得横飞仰跌，狼狈不堪。

寇仲和焦宏进知这是唯一逃命的机会，两人闪电般追在急旋的桌子后，往外院门抢去。

都任等见势不妙，欲赶来拦截，却被己方潮水般涌向两旁避祸的人硬逼开去，坐失良机。

“轰”！

桌子猛撞在紧闭的外院大门，桌与门同时破裂粉碎。

寇仲来自《长生诀》的真气虽能循环往复，生生不息，但由於损耗过急过钜，每一下都是全力出手，补充不及，此刻已到油尽灯枯的恶劣境地，只能提起最后一口真气，冲出门外。

焦宏进随后扑出，见他脚步虚浮，大吃一惊，忙掠到他旁，探手扶。

就在这危急存亡，生死一线之际，对街处和屋瓦顶上现出无数箭手。

两人心叫我命休矣时，“嗤嗤”之声响彻无人的长街，劲箭在他们上方和左右擦过，目标却是从院门拥出来的追兵和高踞墙上的敌方箭手。

十多名盾牌手扑到街上，把两人团团环护，其中一名大汉喜叫道：“二当家，我们来哩！”

焦宏进松一口气，向寇仲道：“是我的人。”

最要都任命的失，非是与窟哥的结盟，更非欲置焦宏进於死地，而是因寇仲的干预致错失杀死焦宏进的机会。

在骆马帮中，焦宏进是比都任更受尊敬和爱戴的人物，都任与窟哥的结盟，更进一步失去帮内的人心。事实上骆马帮正徘徊於分裂的边缘，所以都任才要先发制人。

寇仲散播的“真谣言”，等若替乾旱的枯叶和柴枝燃起烈火。骆马帮是趁旧朝崩溃的形势崛起的帮会，会众多来自下层的市井之辈，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要他们纵容外人残害乡里同胞，是万不容许的。

都任要与窟哥结盟，亦有他的苦衷。

无论他如何夜郎自大，也心知肚明斗不过寇仲，唯一方法就是趁寇仲阵脚未稳前，借窟哥的复仇之心，大肆扩展势力，至乎攻陷梁都，把寇仲新兴的势力连根拔起。打的本是如意算盘，只差未想过会反被寇仲动摇他的根

基。

第一个知道都任要收拾焦宏进的人是奉寇仲之命在旁监视的“鬼影子”洛其飞。此人颇有智计和眼光，立即通知沈仁福，再由他向其他与焦宏进关系亲密的骆马帮头领通风报讯，登时惹得群情汹涌，赶来反把都任和他的亲卫兵团困在妓院里。

此时形势逆转，寇仲和焦宏进被簇拥往对街处，人人欢声雷动，高喊焦宏进之名。

焦宏进不知如何是好时，寇仲凑到他耳旁道：“先数他罪状！”

焦宏进抓头道：“甚么罪状？”

此时都任出现在正门处，似要强冲出来，寇仲忙大喝道：“放箭！”

众人早跃跃欲试，只欠“上头”的一声命令，且还有点慑於都任的馀威，闻言立即千箭齐发，射得都任等抱头鼠窜退回院内。

众人又是一阵震天欢呼，尽情发对都任的不满。

都任的惊喝声传出来道：“焦宏进欲叛帮自立，你们：”寇仲大喝道：“闭嘴！都任小儿你可知自己有叁大罪状，再不配为本帮帮主。”

都任厉喝道：“你究竟是谁，竟敢混进我帮来扇风点火？”

寇仲暗踢旁边的焦宏进一脚，后者忙大喝道：“都任你不要再岔到别处去，你的第一项大罪，就是勾结契丹马贼，残害同胞。”

在场的过千骆马帮众齐声喝骂，都任连辩驳都办不到。

众人情绪激烈至极点时，焦宏进已无以为继，寇仲连忙教路。

焦宏进精神大振，气势如虹的大喝道：“第二项大罪，就是不分是非黑白，阴谋杀害本帮兄弟。”

众人又是喊杀震天，把都任的叫声全掩盖过去。

焦宏进凑向寇仲道：“第叁项大罪是甚么？”

今次轮到寇仲抓头，他随口说出叁大罪状，只因觉得叁大罪状说来口响些儿，当时那有想过是那叁项罪状。

周围的帮众都代他两人肉紧急，感同身受，偏是愈急愈想不到，在呼喊声逐渐歇敛之际，忽然沈仁福的头从人丛里探进来道：“第叁项罪将就点便当是损害本帮声誉吧！好吗？”

焦宏进虽觉得这或许算不上是甚么严重罪行时，寇仲脑际灵光一闪，狂叫道：“第叁项罪就是为逞一己之私，竟想放火把小春光无辜的姑娘宾客烧死，此事铁证如山，受害者请立即扬声，否则我们便：嘿！没甚么！”

他本想说“否则我们便不来救你们”，幸好悬崖勒马，没有变成见死不救的恶人。

小春光主楼上的“受害者”立时高声发喊，纷纷指责都任。

寇仲见时机成熟，大喝道：“兄弟们！从今天开始，焦宏进才是我们帮主，焦帮主万岁！”

一时“焦帮主万岁”之声，响彻云霄。

寇仲再喝道：“院内的人听，只要你们弃械投降，焦帮主一律不追究，大家仍是好兄弟。”

话声才止，院内街上立即肃然静下，只馀火把燃烧和呼吸的声音。

不知院内谁人先掷下兵器，接当叮声不绝，谁都知都任大势已去，地位不保。

寇仲长笑道：“都任小儿！还不滚出来受死！”

都任狂喝一声，持矛冲出，朝焦宏进立身处直扑过来。
“嗤嗤”声响个不绝，以百计的劲箭像雨点般向他射去。
都任身上不知中了多少箭，就在街心颓然倾倒，立毙当场。

第三章 适逢其会

日夜赶路两天后，徐子陵终抵久违了的大江。

宽阔的江面上出奇地不见片帆只船，惟见江水滔滔，自西而东，滚流不休。尽管是长江这样的大河，当然难不倒徐子陵，不过他并不急於渡江，遂顺道往上游掠去，希望找到江道较窄处，好省回点气力。

日落西山下，夕阳的馀晖照得江水霞光泛彩，有种凄艳的美态。

拐了一个弯后，上游四、五里许处赫然出现一个渡头，沿岸尚泊有九艘中型的帆船，飘扬书有“长江联”的旗帜。

徐子陵好奇心起，暗忖长江联不是由郑淑明当家，以清江、苍梧、田东叁派和江南会、明阳帮等为骨干的联盟吗？为何会在此聚集。

心念电转间，他脚下跑了两里多路，穿过一片疏林野树，登上一个小丘顶，把长江联於渡头方面的活动，尽收眼底。

大地逐渐沉黑下去，九艘帆船都没有亮灯，透出鬼崇神秘的味道。

忽然上游处有艘大船从河弯处转出来，全速驶至。

徐子陵定神一看，心中登时打个突兀，因为这艘船他绝不陌生，是他和寇仲曾渡过一段时光，巨鯤帮帮主云玉真的座驾舟。

他心中涌起很不妥当的感觉。

* * *

寇仲挺坐马上，从高处遥望星月下一片荒芜的平原林野、起伏的丘陵。

宣永和焦宏进分傍左右，后面则是十多名手下将领，泰半是来自骆马帮的人。

小春光事变，都任惨死，消息传出，窟哥闻风慌忙逃往大海的方向，希望凭马快，能在被寇仲截上前，回到海上。

岂知寇仲胸有成竹，以擅於察探的洛其飞沿线放哨，精确地把握他撤军的路向，又任他狂逃两天两夜，然后在这支孤军必经之路上，集中军力，蓄势以待。

蹄声响起，洛其飞策骑穿过坡下的疏林，来到寇仲马前，报告道：“敌人终於捱不住，在十里外一处山丘歇息进食，好让战马休息吃水草。”

寇仲双目寒芒电闪，沉声道：“照其飞猜估，这批契丹狗贼是否仍有一战之力？”

洛其飞答道：“契丹狗贼虽成惊弓之鸟，但他们一向克苦耐劳，纵是慌惶逃命，仍散而不乱，阵势完整，兼之专拣平原旷野赶路，一旦被截，亦可凭马快突围。”

寇仲点头赞道：“其飞所言甚是，今次我们虽仗熟识地形，人数士气均占尽优势，故胜券在握。但如何可攫取最大的战果，把我们的伤亡减至最低，这才化算得来。”

焦宏进以马鞭遥指后方十里许高山连绵处，道：“飞鹰峡乃到大海必经之路，我们只要在那里布下伏兵，保证可令窟哥全军覆没。”

寇仲笑道：“窟哥虽不算聪明，却绝不愚蠢，且行军经验丰富，当知何处是险地。”

洛其飞点头道：“少帅明察，窟哥一夥本有馀力多走十来里，却在这时间歇下来休息，自是要先探清楚地理形势，才决定究竟应穿峡而过，还是绕道而行。”

宣永皱眉道：“假若他们绕道而走，由於他们马快，可轻易把我们撇在后方，那时沿海一带的乡镇可要遭殃哩。”

寇仲摇头道：“他们是不会绕道的，因为能快点走他们绝不会浪费时间，我们一於来个双管齐下，不在飞鹰峡布下一兵一卒，只在他们后方虚张声势，扮作追兵杀至的情景，令他们在得不到充份休息的劣况下仓皇逃命。”

焦宏进愕然道：“那我们在甚么地方截击他们？”

寇仲断然道：“就在峡口之外，那时窟哥的心情刚轻松下来，人马亦均气，我们就给他来个迎头痛击兼左右夹攻，只要把他们赶到峡内去，这一仗我们将可大获全胜。”

接微笑道：“不把窟哥生擒活捉，怎显得出我寇仲的本领。”***
巨鯤号灯火熄灭，缓缓靠近。

待云玉真的座驾船贴近长江联的其中一艘战船，两船距离缩窄至叁丈许时，十多人腾身而起，落在云玉真的座驾船上。

此时徐子陵刚从水内探出头来，伸手抓住船身，五指硬是嵌进坚固的木壁去，就那么附在那里。

巨鯤号移离江岸，拐弯掉头，其他战船纷纷开航紧随。

甲板上戒备森严，即使以徐子陵的身手，亦无把握能瞒过对方的耳目潜进船舱去，也犯不冒这个险。

他把耳朵贴在船壁，功聚於耳，听觉的灵敏度立时以倍数提升，把船内诸人的足音说话，甚至粗重点的吸气喘息，战般破浪的异响，均一丝不漏的收进耳里。

徐子陵闭上眼睛，心神在这个纯粹由声音组成的天地搜索目标，当他听到郑淑明和云玉真熟悉的语声时，自然而然地把其他声音过滤排除，等若眼光集中凝注於某一物件时，其他景象会变得模糊起来般。

他们该是进入舱厅的位置，由於徐子陵对巨鯤号的熟悉，脑海中毫无困难的勾划出她们在厅内分宾主坐下，而云玉真的心腹俏婢云芝以香茗奉客的情景，都有如目睹。

几句场面话说过，云玉真转入正题道：“今趟得贵联与我大梁结成盟友，携手合作，朱粲朱媚父女，授首之期将不远矣。”

徐子陵心中恍然，自称“迦楼罗王”的朱粲和其女“毒蛛”朱媚，一向恃势横行，无恶不作，无可避免地威胁到长江联的存在，故不得不向势力渐从长江以南扩展至江北的萧铣投靠依附，以对抗朱粲父女的迦楼罗国。而云玉真正是穿针引线之人，说不定是在洛阳时谈妥的。

暗忖这等事不听也罢，正欲离去时，郑淑明道：“云帮主说要借敝联的力量清除帮内叛徒，事情当然是非常严重，可否指示清楚，使我们能效犬马之劳。”

徐子陵心中剧震，立即把握到卜天志在与云玉真的斗争中正落在下风，

陷身险境。

蹄声轰传峡谷，愈趋响亮，使本已绷紧的气氛更为凝重。

藏在一片长於山坡密林内的寇仲却是出奇地平静，因整个战场都在他掌握之内，一切都依他的摆布进行和发生，无有例外。

他以前尽管曾向徐子陵侃侃谈论“战争如游戏”之道，但直至今夜此刻，才确切地体会到那种“游戏”的奇异感受。

从将帅的任用到卒伍的徵募、选取和编伍，由训练、旗鼓、侦察、通讯、装备至乎阵势、行军、设营、守城、攻城，战术的运用，均令他有与人对奕的感觉。

目标就是要作那最后的胜利者。

旁边的洛其飞低呼道：“来啦！”

寇仲冷然注视，契丹马贼现身峡口，风驰电掣的策骑奔上峡口外的古道。

果如寇仲所料，经过近十里急急有如丧家之犬的飞驰，又穿过险要的峡谷，敌人已是强弩之末，尽锐气，速度上明显放缓。

窟哥一向的战术就是“来去如风”四字真言。打不过就溜，教人碰不他的尾巴。而他能纵横山东，实与熟悉地理风土的“狼王”米放有莫大关系。

来到这人生路不熟的地方，窟哥等若有目如盲的瞎子，而米放则是引路的盲公竹。

米放之死，使窟哥只能循旧路退军，再无他途，正好陷进寇仲的天罗地网去。

此时大半马贼已走出峡谷，忽然前头的十多骑先后失蹄，翻跌地上。

埋伏在两边新编入少帅军的骆马帮众同声发喊，在战鼓打得震天剧中，两边林内的箭手同时发箭，取人不取马，契丹马贼纷纷坠地，乱成一团。

接枪矛手队形整齐的从两边分四组杀出，每组五百人，一下子就把敌人冲得支离破碎，断成数截，首尾不能相顾。

埋伏在峡口旁的箭手则朝出口处箭如雨发，把尚未出峡的小部份敌骑硬迫得逃返峡内。

寇仲知是时候，大喝一声，率领二百精骑从密林冲出，正面朝敌人杀去。

无论契丹马贼如何强悍，马术如何高明，在折腾了两日后，兼且是新败之师，士气低落至极点，在这种四面受敌的情况下，终失去反击的能力，四散奔逃，溃不成军。

徐子陵倾耳细听，云玉真冷哼道：“成帮立派，讲的是仁义诚信，现在卜天志私通外敌，阴谋叛帮，不顾信义，是死有馀辜，绝不足惜。枉我这些年来对他照顾有加，把他提拔作只我一人之下的副手，可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这样对不起我，从那方面说都饶他不过。”

一把低沉的男声道：“云帮主何须为这等奸徒痛心，卜天志伏诛在即，我们已依云帮主之言，以一笔大生意为饵，诱他到菜子湖商议，到时以战船快艇把他重重围困，保证他要沉江底，便宜水中的鱼儿。”

郑淑明压低声音道：“卜天志知否云帮主在怀疑他呢？”

云玉真淡淡道：“当然不会让他知道，我还故意委以重任，使他仍以为

我像以前那么信任他。今趟我特意不动手下亲信，交由贵联出手对付他，更令他全无戒心。至紧要手脚乾净，不留任何活口，那我更可趁卜天志的馀党全无防备下逐一清除，免留无穷后患。”

郑淑明道：“云帮主放心，这只是一件不足挂齿的小事，只要给我们赚上船去，卜天志和他的人休想有半个能漏网。”

徐子陵听得暗抹冷汗，又大叫侥幸。若非给他适逢其会碰上此事，卜天志的小命就要危乎殆哉。

船队忽然减速，拐向右边的一道支流，逆水北上。

目的地当然是云玉真欲置卜天志於死地的菜子湖。

寇仲在宣永、焦宏进、洛其飞等一众手下将领簇拥中，巡视臣服於他军力之下的战场劫后情景。

这股肆虐多年的契丹马贼，终被剿灭。战利品除了近八百匹良种契丹战马，弓箭兵器无数外，尚有一批达叁千两的黄金。只是这批财富，足可重建半个彭城。

寇仲却没有自己预期中的欣悦。

横遍野的情景他虽非初次目睹，但今次的战况却是他一手做成的。

他现在的反应纯然是一种直接接触景生情式的反应，对四周死亡景象的感触。

寇仲勒马停定，凝视以极不自然姿势扭曲於地上的叁具契丹马贼冰冷僵硬的身，不远处尚有一匹马。

其中之一该是背心中箭后从马背摔下，头部浸在一滩凝结成赭黑色的血液中，在晨光的照射下，本是充满生命的肌肤呈现出恶心的蓝靛色。

宣永等见他呆瞪地上的骸，只好在旁耐心等待。

寇仲苦笑道：“你们说是否奇怪，刚才我从未想过或当过他们是人，但现在见到他们伏荒野，又忽然记起他们像我般也是人，有他们的家庭、亲属，甚至日夕盼望他们返回契丹，关心他们的妻子儿女。”

宣永沉声道：“少帅很快会习惯这一切，在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心软点也不行！”

寇仲叹道：“我并非心软，就算整件事重头再来一次，我仍会绝不留情地把这些穷凶极恶之徒杀得半个不剩。只是人非草木，总会有些感触罢了。”

此时手下来报，找不到窟哥的身。

寇仲冷哼道：“算他命大！收拾妥当后，我们立即赶返下邳，下一个目标该轮到李子通的老巢东海郡啦！”

众将齐声应命。

寇仲催马便行，忽然间，他只想离得这横遍野的战场愈远愈好！

菜子湖远比不上在东面不远处的巢湖的面积，且形状很不规则，但风光之美，却出乎徐子陵意料之外。

此时他从云玉真的巨鯤号转移到郑淑明的战船上，躲附在吊於船身其中一艘小艇的船底下，欣赏水清浪白，映碧盈翠的湖上风光。

巨鯤号和长江联的战船，分别驶往预定包围截击的藏船地点，只馀郑淑明这艘藏满高手的帅船往赴卜天志之约。

湖上帆影翩翩，如行明镜之上。

岸边碧油油的山色融入清澄的湖水，令人分不清究竟是湖水染绿山色，还是山色染绿湖水，再加上荡漾於湖面烟霞般的薄雾，更是疑幻疑真，似是一个错失下闯进了平时无路可入的人间仙界。

半个时辰后，船速渐减。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内劲透过艇身，传入吊索。

吊索寸寸碎裂。

小艇往湖水掉去时，徐子陵翻进艇内。

“蓬”！

小艇降落湖面，只下沉尺许，便在徐子陵脚劲巧控下回复平衡。

敌船喝喊声起，但一切都迟了。

浆橹提起又打进水里，小艇像箭矢般越过母船，超前而去。

里许外处卜天志的战船正缓缓来会。

徐子陵迎风挺立，一边操舟，一边纵目四顾。

恬静的湖面水波不兴，山湖辉映，碧水笼烟，清风徐来，使人心胸开阔，耳目清新，精神畅爽。

郑淑明的惊呼从被抛后二十多丈的战船甲板上传来，娇喝道：“徐子陵！”

徐子陵头也不回的答道：“郑当家走吧！江湖上的杀戮仍未够吗？结下解不开的仇怨，卷入别人帮派的斗争，於长江联有何好处？”

再不理她，迳自催舟，迎向卜天志的帆船。

他几可肯定郑淑明必以打退堂鼓作收场，纵使长江联有能力杀死他徐子陵，亦须付出沉重之极的代价，且要结下像寇仲那种近乎没有人敢惹的劲敌，岂是区区长江联承担得起。

况且徐子陵的出现，可让她向云玉真作得交待，非是突然反悔。

在失去长江联的支持后，云玉真除了落荒而逃外，再无他法。

一场风波，势将就这么了结。

可是与萧铎和香玉山的斗争，却是刚刚开始。

第四章 造化弄人

寇仲返回下邳后，尚未坐暖，已开始接见来自附近各城县的头脸人物，投诚者中不乏李子通的离心将领。

其中一个叫李星元的，年约叁十岁，长得高大威武，不但是李子通的同乡，还是下邳和东海间另一大城沐阳的守城将，他肯把沐阳拱手奉上，等若有半个东海郡落进寇仲的袋子里。

寇仲大讶问故，李星元冷哼道：“李子通刻薄寡恩，用人论亲疏而不论才具，眼光短浅，非是有大志的人。不过坦白说，星元本仍犹豫难决，可是手下诸将和商农领袖，由老至少，均一致赞成投奔少帅麾下，星元这才明白甚么叫万众归心。”

寇仲失笑道：“星元倒够坦白，我就是欢喜你这种爽直的汉子，不知东海现况如何呢？”

李星元道：“东海郡现在由李子通亲弟李子云主理，绝不会向少帅投降，且粮草充足，一年半载也不会出现问题。”

寇仲皱眉道：“李子云是个怎样的人？”

李星元不屑道：“他除了懂得欺凌弱小，取民脂民膏外，还懂得甚么？李子通正是知他有勇无谋，所以特派坏鬼书生童叔文作他军师，此人极工心计，非像李子云只是草包一个。”

寇仲饶有兴趣的追问道：“为何星元唤他作坏鬼书生？”

李星元咬牙切齿道：“童叔文最爱自鸣清高，对人自称他读的是圣贤之书，学的是帝皇之术，终日仁义挂口，骨子里却贪花好色，不知败坏多少妇女名节，连属下的妻妾女儿都不放过，若非本身武功高明，又得李子通兄弟包庇，早给人碎万段。”

寇仲心想这该是李星元离心的重要原因，不禁暗幸自己非是好色之徒，点头道：“要得东海，此人该是关键所在；如能将他除去，李子云挺恶也只不过一只无牙老虎，星元有甚么好提议？”

李星元脸露难色道：“东海没有人比童叔文更害怕刺客临身，所以不但出入小心，行藏诡秘，就连睡觉的房间都晚晚不同，要刺杀李子云反为容易些。”

寇仲沉吟道：“星元来见我的事，李子云是否知晓？”

李星元道：“童叔文虽在我处布下眼线，但怎瞒得过我，此行更是特别小心，他们理该还不晓得。”

寇仲喜道：“那就成啦！星元立即潜返沐阳，不动声息，待我拟好全盘大计，才与你配合作出行动。”

李星元点头答应，接眼中射出热切的期望，道：“星元有一个不情之请，万望少帅俯允。”

寇仲欣然道：“现在大家兄弟，有甚么心事话儿，放胆说吧！”

李星元低声道：“我希望少帅手下留情，不要祸及东海郡的平民百姓。”

寇仲哑然笑道：“这岂是不情之请，而是既合人情，又和天理。星元放心，若要杀人盈城才可夺得东海，我寇仲绝不为之，如违此誓，教我寇仲不得好死。”

李星元剧震拜跪，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寇仲忙把他扶起，约下联络的方法后，李星元匆匆离开。

他后脚才去，陈长林的前脚便踏进府门来，寇仲大喜出迎。

他现在最渴求的，就是人才。

夕阳下，渔船缓缓泊往巴陵城外的码头。

扮成渔民的卜天志凑到正凝望城门的徐子陵耳旁低声道：“子陵务要小心，萧铣近年声势大盛，兼且财力丰厚，招揽了江南江北一带数不清那么多的高手，香玉山乃他的宠臣，又因曾成杨虚彦刺杀的目标，所以必有高手贴身保护。”

徐子陵在疤脸大侠的面具遮盖下，那忧郁但炽烈的眼神毫无变化，淡然道：“据志叔所知，有甚么特别须注意的厉害人物？”

卜天志答道：“算得上是一等一好手的有五个人，首先是『大力神』包让，此人的『横炼罡』在大江流域非常有名，他从铁布衫这种下乘的外家硬功，练至现在别辟蹊径的上乘内家真气，是南方武林津津乐道的一个练功奇

谭。此人生性暴戾，仇家遍地，今趟肯投靠萧铄，该是为了避祸。”

徐子陵心中暗念包让的名字，没有作声。

卜天志续道：“第二个是『恶犬』屈无惧，此人原是肆虐奥东的马贼，因惹怒宋阔的高手，千里追杀下仅他一人孤身逃出，不知如何会忽然成了萧铄的人。他的凶名直追『大力神』包让，擅长兵器是一对名为“玄雷轰”的大铁锤，非常厉害。唉！能不动手，还是不动手的好。”

徐子陵冷然道：“谁人阻我接回素姐和她的孩儿，谁便要死！”语气中自然而然透露出一往无回的决心。

卜天志知道劝说不会起任何作用，只好道：“另叁个人虽及不上这两者的名气，但在南方均是响当当的人物，分别是『亡命徒』苏绰，用的是锯齿刀；『素衣儒生』解奉哥，叁十八招掩月剑法，被誉为南方后起一辈中最佳剑手；至於最后一个『牛郎』祝仲，使的是齐眉棍，自创的牛郎一百零八棍，变化万千，绝不可掉以轻心。”

渔船泊岸。

徐子陵一言不发，登岸入城。

陈长林大步趋前，两手探出抓寇仲的肩头，眼中射出热烈的神色，欣喜道：“当日我听到寇兄和徐兄差点被王世充那忘恩负义的老贼加害的消息，立即赶返东都质问老贼，怎可对两位恩将仇报，和他大吵一场，当然没有结果，只好愤然离去，幸好不久后听到你们在梁都以少胜众，凭乌合之众大败宇文文化及的精锐雄师，遂兼程赶来，不巧是寇兄刚离城，要等到今天才见到寇兄，子陵呢？”

寇仲咋舌道：“原来是你自己寻来的，我还四处打锣般找你，长林兄真大胆，竟敢顶撞世充老鬼：”直到此刻，他始知陈长林是个外冷内热的好汉子。平时木讷寡言，但遇上看不过眼的事时，绝对义无反顾。更想不到他视自己和徐子陵为好友。

陈长林放开双手，冷哼道：“王世充还不敢杀我，因为推荐我的人是我老，一天他未真的当上皇帝，他仍没有开罪整个白道武林的胆量，子陵兄呢？”

寇仲搂他肩头，朝大堂走进去，边行边道：“小陵到巴陵去办点事，长林兄来了真好，便让我们为天下苍生尽点力，长林兄则顺便干掉沈纶那畜牲以报毁家之恨。”

陈长林一对眼睛立时亮起来。

徐子陵沿街不徐不疾的朝香玉山的大宅走去，巴陵风貌如昔，只是人更多了。

他的心境出奇地平静，自踏进城门后，他一直以来对素素的担心和渴望重见的期待，均因抵达目的地而搁在一旁，剩下的只有如何去完成目标，清楚而肯定，再不用花费精神到别的方面去。

要把素素母子弄出巴陵并不困难，问题只在如何去说服素素，那需要向她揭露残忍的真相。

长街古，楼阁处处，在巴陵城贯通南北的大道上，徐子陵步过重重跨街的牌坊和楼阁，一路回溯当日杨虚彦刺杀香玉山不果的旧事，终於抵达香府的大门外。

书斋内，陈长林听罢寇仲的话后，把手中香茗放到椅旁小几处，点头道：“海上贸易绝不困难，只要有利可图，商人会像蚂蚁般来附，困难只是我们必须保证海域河道的安全。那我们必须有一支精良的水师，把领地的水道置於控制之下。”

寇仲同意道：“我也想过这问题，巨鯤帮的卜天志已约好率手下船队依附小弟，据他说只是五牙巨舰便有五艘之多，全是从旧隋抢回来的战利品，其他较小的战船二十多艘，货船更是数以百计。”

陈长林精神大振道：“这就完全不同啦！最难得是忽然多出大批不怕风浪的老到水手，只要再给以水战的训练，改善旧战船，因应水道形势建造新舰，总有一天我们可雄霸江河，一统天下。”

寇仲一呆道：“你似乎比小弟更有信心。”

陈长林微笑道：“那是因为我对寇兄有信心嘛！刻下当务之急，是要徵召一批优良的船匠，先对旧船进行改装的工作。待预备妥当时，我们可封锁东海郡的海上交通，断去东海郡与江都的海上连系，那时东海只有捱揍的份儿，绝无还手之力。”

寇仲皱眉道：“那里去找这么一批船匠呢？”

陈长林拍胸道：“当然是小弟的故乡南海郡，我们陈姓是南海郡的巨族，族人不是曾当旧朝的水师就是惯做海上买卖，且多与沈法兴父子势不两立，只要我偷偷潜回去，必可带回大批这方面的人才，为寇兄建立一支天下无敌的水师，那时沈法兴父子的时日将屈指可数。”

寇仲拍台叹道：“得长林兄这几句话，天下有一半落进小弟的袋子啦！”

徐子陵过门不入，绕住宅后去，心中暗叫不妙。

凭近乎通灵的听觉，他把握到香府外弛内张的形势。

香府附近的几座房舍，均布有暗哨，监视香府的动静，反是香府本身死气沉沉，像宅内的人早迁往他处，只馀几点灯火。

徐子陵不禁大惑不解，因为眼前的布局分明是个陷阱，还似是针对他而设的。照道理香玉山和他的关系仍未恶劣至如此地步，就算收到云玉真的飞鸽传书，尚未须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蓦地连串剧烈的咳嗽声，从墙内传出。

徐子陵虎躯剧颤，此时他已寻得如何避过暗哨耳目的路线，从小巷贴地窜出，到达香府后院墙脚处，才贴壁翻入宅内。

果然素素虚弱的声音从一座小楼的二楼传来道：“把陵仲抱出去！快！”

徐子陵那还按捺得住，迅即扯下面具，腾身疾起，穿窗直入。

素素俯坐床上咳得昏天黑地，每咳一次，手上的巾子便多上几点触目惊心的鲜血。

憔悴的病容没有半点血色，本是乌黑精亮的秀眸更失去昔日的辉采。

徐子陵扑往榻沿，手掌接到她背心上，真气源源输入，热泪盈眶，哽咽道：“素姐！”

素素娇躯一颤，奇迹地停止咳嗽，刹那间美眸回复神采，朝他瞧去，不能相信地叫道：“小陵！这不是真的吧？”

徐子陵强忍泪滴，摇头道：“这一切应该都不是真的，我们实不该让素姐离开我们身边。”

素素双目奇光迸射，探手爱怜地抚摸他英俊无匹的脸庞，像完全康复过来般平静温柔的道：“终于盼到你们回来啦！小仲呢？不过即使他因事未及前来，有你在已令素姐心满意足。”

徐子陵的心直往绝望凄苦的无底深渊堕下去，一切都完了，从输进素素的真气，他探知素素生机尽绝，当他的手离开她背心的一刻，就是她玉殒香消之时。所有热切的渴望和期待，都被眼前这残酷和不可接受的命运彻底粉碎，尽成泡影。

素素别转娇躯，无限温柔地边为他拭泪，边道：“好弟弟不要哭，姐姐一直在盼你们来，现在好啦！你知否那乖宝贝唤甚么名字？”

徐子陵瞧她嘴角飘出那丝充盈母性光辉的笑意，心头却似被尖锥一下一下无情地狂插，勉力收摄心神，轻轻道：“是陵仲吗？”

素素欢喜地道：“这名字改得好吧？每次唤他，我都记起你们这对乖弟弟，将来他必定像你们那么乖的。”

徐子陵差点要仰天悲啸，热泪再控制不住从左右眼角泻下，凄然道：“为甚么会这样的，香玉山到那里去了？”

素素玉容沉下去，轻垂螭首低声却肯定的道：“姐姐本早捱不下去，但为了等待你们来，才撑到这一刻，过去发生的事，让它过去算了，姐姐走了后，小陵你给姐姐带走陵仲，把他养育成像你们般英雄了得。姐姐是姓方的，他便叫方陵仲吧！”

徐子陵双目闪过骇人至极的浓烈杀机，沉声道：“香玉山究竟对你做过甚么？”

素素凝望手上的血巾，淡淡道：“不要怪他，要怪就怪姐姐不信你们对他的看法，不懂带眼识人。”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以所能做到最冷静的神态语气道：“他在那里？”

素素朝他瞧去，摇头叹道：“他要姐姐给你们写一封信，姐姐拒绝后，他对姐姐冷淡下来。唉！这些不提也罢。”

素素伏入他怀里，柔声道：“提来又有甚么意思呢？姐姐能遇到你们，已感没有白活。”

人生难免一死，迟点早点并没有甚么分别，姐姐现在很开心，死亦无憾。小陵！给我敲响几上的铜钟好吗？”

徐子陵这才注意到榻旁几土置有一座铜钟，钟旁放一根敲打的小铜棒。

徐子陵发出一记指风。

“当”！

钢钟的清音催命符的远传开去。

素素虚弱地道：“扶我坐好！”

徐子陵知她到了油尽灯枯，回光返照的时刻。强忍心内无可抗御的悲痛，扶她坐好，手掌不敢有片刻离开她粉背。

足音拾级而上。

素素向入门处勉力道：“小致不用惊惶，我的好弟弟来探我哩！”

一声惊呼后，战战兢兢的小婢抱方陵仲出现在房门处，骇然瞧徐子陵。

徐子陵伸手道：“把陵仲给我，然后回到楼下去，但不可以离开，明白吗？”

小婢给他凌厉的眼神一瞥，立即浑身抖索，那敢不从，忙把婴孩交给徐子陵，自己则脚步不稳的走了。

徐子陵把熟睡中胖嘟嘟的小陵仲送入素素怀抱里，心中涌起莫以名之的深刻情绪，就像这不知亲娘快要离他而去的婴孩和他的血肉已连接起来。

素素美目深注到怀内的孩子去，俏脸泛起圣洁的光辉，爱怜无限的道：“你有两个爹，一个叫寇仲，另一个叫徐子陵，娘曾想过嫁给他们，天地间只有他们才配作你的爹。”

徐子陵猛地省起刘黑闼请他转交素素的玉『贺礼』，连忙取出，为她戴在腕上，心中又酸又痛的低声道：“这是刘大哥托我送给姊姊的：：唉！”

素素的美目亮起，搂小陵仲欢喜的道：“呵！是李大哥送的吗？”

徐子陵知她误『刘』为『李』，欲言无语。

素素呼吸转速，喘道：“告诉李大哥，素素从没怪过他。”

说罢娇躯一软，含笑而逝。

徐子陵出奇地没有表现出任何激动，轻柔地把素素的身平放榻上，抱起好梦正酣，茫不知发生了骨肉分离的人间惨剧的小陵仲，撕下布条，把他扎在怀里。

他把注意力全集中在每一个动作上。竭尽全力不去想素素的死亡。

楼外静寂无声，素素的消逝是那么宁谧和令人难以觉察。

窗外广袤深邃的天空嵌满星星，似乎这人世间除去黑丝缎般的夜空，他受到打击重创的破碎心，素素的遗孤和她的死亡外，再无他物。

接他以棉被卷起素素的遗体，本要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悲啸，以把所有绝望痛苦的悲怆情绪，尽渲於远近的夜空去，可是为怕惊扰怀内小陵仲的美梦，他只能轻轻悲叹一声，穿窗疾走。

当他把素素和小陵仲交给卜天志安置时，就是他回来的一刻。

香玉山必须以死来偿还他欠的价。

惊告的烟花讯号箭在后方高空爆出朵朵光花，不过已错失良机，本是天衣无缝的陷阱，因不能识破徐子陵的真面目，又因徐子陵的聪明机智神不知鬼不觉地潜进宅内，使香玉山的卑鄙诡计终落得棋差一。

否则若徐子陵因素素母子的负累，在众多高手的围攻下，定难侥幸。

第五章 探囊取物

寇仲忽然心惊肉跳，坐立不安，送陈长林上路后，回到名为“少帅府”的大宅，召来洛其飞问道：“有没有徐爷的消息？”

洛其飞见他神色有异，摇头道：“徐爷究竟到那里去呢？属下可派人去打听。”

寇仲站起来在书斋内来回踱步，好一会才停下来叹道：“他到巴陵去，你知否萧铣那小子的情况？”

洛其飞答道：“目下大江一带，论实力除杜伏威、辅公佑外，便要数他，称帝后萧铣先后攻占郁林、苍梧、番禺等地，并不断招兵买马，兵力增至四十余万之众，雄据南方，两湖之地无人敢攔其锋。”

见他皱眉不语，忍不住关心问道：“少帅是否在担心徐爷？”

寇仲心烦意乱的道：“我也不知自己在担心甚么，或者是徐爷，又或者

是其他。唉！北方有甚么新的动静？”

洛其飞如数家珍的答道：“现在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窦建德与徐圆朗之战，刚收到的消息，是徐圆朗的主力大军不敌刘黑闼，损兵折将无数，看来时日无多，若给窦建德尽取徐圆朗的属土，杜伏威和沈法兴的联军又攻陷江都，我们会陷进两面受敌的劣局。”

寇仲闭上虎目，收摄心神，好一会才轻描淡写道：“立即给我唤宣永和焦宏进来，我要在十日内攻下东海，否则我们的少帅军只好解散了事。”

渔舟泊岸，陈老谋和十多名巨鯤帮的精锐好手从隐伏的树林中拥出来，发觉徐子陵捧素素的遗体，都为之愕然。

徐子陵像整个麻木似的，脸无表情的向陈老谋道：“有没有办法保住素姐的身，在不变腐坏前送至梁都？”

卜天志把刚醒过来的小陵仲接过后，交给本是预备沿途侍候素素母子的奶娘和小婢，欲语无言。

陈老谋伸手抓紧徐子陵肩头，恻然道：“小陵要节哀顺变，这事可包在我身上，就算一年半载亦不会出问题。我立即使人去采办需用药物香料，弄妥后才出发。”

徐子陵亲自把素素遗体安放在马车上，再和卜天志和陈老谋走到一旁道：“你们在这里弄妥素姐的事后，不用等我，立即依原定计划赶往梁都，若我死不去，自会追上你们。”

陈老谋和卜天志是老江湖，只听他的语气，如劝之无用，只好点头答应。

徐子陵强忍去瞧小陵仲的欲望，回到渔舟，转瞬远去。

焦宏进道：“现在东海附近怀仁、琅琊、良城、兰陵、沐阳诸城均向我们投诚，东海的陆上交通完全断绝，若换了别的城市，早要弃械投降，可是东海郡一向以海上交通为主，故实质上还影响不大。”

寇仲向皱起眉头的宣永道：“我们有多少可用之兵？”

宣永肃容道：“假设我们真可速战速决，可尽起手上八千之众，其中二千是骑兵，只是我们虽士气昂扬，但在训练和支援上仍是稍欠完善，所以嘛！嘿！”

焦宏进接口道：“李子云有勇，童叔文有谋，兼且东海乃李子通的根据地，数年来不断加强城防，以我们的兵力，短时间内绝无可能把东海攻陷，长时间则又非我们负担得起；当务之急，该是巩固战果，集中精神在召募和训练新兵上。”

寇仲道：“最好的训练，就是战场上的训练，我的功夫就是这么打打杀杀下练出来的。”

你们大可放心，我绝不会蠢得挥军攻城，我们现在最大的缺点，就是兵力薄弱，根基未稳，扩张过速，不过这也正是我们的优点。李子云乃好大喜功的狂妄之辈，而童叔文则自负智计，这两个人加起来，恰是最理想的敌人，只要善加处理，胜利可期。”

宣永叹道：“少帅总是能人所不能，听少帅这么分析，虽仍未知究竟，但已令人充满信心。”

寇仲然笑道：“关键处在沐阳的李星元，若我没有猜错，他该是童叔文

派来的奸细，因为照道理他怎都该先采观望态度，看看我们是否真有前途，才会来归降。要知沐阳与东海齿相依，李子通若信不过他，怎肯让他坐镇沐阳，至少李星元的亲属会留在东海，若他背叛，李子云可把他的家人杀得半个不留，故此事必然有诈。”

焦宏进讶然道：“我还以为少帅对李星元完全信任，原来少帅心中另有打算，表面上却一点看不出来。”

寇仲淡然道：“他最大的破绽，就是亲自前来见我，从沐阳到这里，来回最少要叁天吧？际此大战一触即发的时刻，他怎能随意抽身离开，又怎样向李子云交待解释？哈！竟敢把我寇仲当傻瓜办。”

洛其飞大喜道：“既是如此，我们该如何手？”

寇仲微笑道：“当然是来一招将计就计，引虎出洞哩。”心中却无法按捺地浮起素素清美善良的玉容。

徐子陵伏在瓦背暗黑处，凝视下方街上刚入城的车马队。

云玉真的帅舰刚回来，现在极可能是被接往见香玉山，那他就可循找到这忘恩负义的卑鄙之徒。

际此叁更半夜的时刻，街上寂静无人，只有车轮与道路磨擦的响音，夹杂在马蹄起落的嗒声中，点缀了这长江大城的深夜。

徐子陵闭上眼睛，注意力全集中到那两辆马车擦地的音量上，迅快分辨出只尾后的一辆载人，另一辆则是空的，音量的轻重虽微，却瞒不过他这特级高手。

他之所以会起疑心，皆因他清楚和了解香玉山的为人，其能得到素素芳心，全在他工於心计。如果可以这么容易依从这些线索找到香玉山，是绝对不合理的。

卜天志的背叛，应使香玉山和云玉真晓得奸谋败露。现在他和寇仲已非昔日吴下阿蒙，谁人与他们结下深仇，都会是睡难安寝，香玉山岂能例外。

不过他也算厉害，看准徐寇两人会不顾一切来找他，向他要人。於是布下天罗地网，又故意留下素素母子在罗网中作饵，使他遽然上钩。只是棋差一，想不到他会易容而至，更看破他的卑鄙手段。

一计不成另计又生。

新的诱饵就是云玉真。

徐子陵几可肯定车上坐的是云玉真的俏婢云芝，而云玉真根本没有登车。

在数十名巴陵军的护送下，车队逐渐去远。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静伏不动。

到蹄声轮声都微不可闻时，两边风声骤响，徐子陵心中大懍，定神瞧去，街心处多出两个人来，身法迅如鬼魅。

高的一个背负长剑，腰板笔挺，叁十上下，眉清目秀，作儒生打扮，蓄小胡子，脸容冰冷，不用见面介绍都知这必是萧铎新招聘的高手“素衣儒生”解奉哥，以一手掩月剑法，威震南方。

矮的那个手持长棍，当是“牛郎”祝仲，他与解奉哥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五短身材，宽额大耳，蒜头鼻子，眉浓肤黑，骤眼瞧去，颇有实乡农的感觉，留意下才看到他眼神凌厉，浑身霸气，非是好惹的人。

徐子陵在刹那之间，从对方微妙的动作中，精确地把握到两人的斤两。

此时“牛郎”祝仲冷哼道：“玉山爷今趟似乎算错，我早说那家伙不敢到我们这里来撒野的。”

解奉哥微笑道：“只要他听得我们祝大哥在此，还不夹尾巴有那么远逃那么远吗？”

祝仲失笑道：“拍我马屁有啥用，省点气力去侍候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包让吧！”

解奉哥不屑道：“他也配？我们回去吧！”

祝仲点头道：“不回去难道在这里继续喝西北风吗？那小子累得我们真惨，这两晚没一晚好睡的，现在怎都要找个标致的娘儿暖暖被窝。”

浪笑声中，两人展开脚法，迅速远去。

宣永和洛其飞离开后，焦宏进独留下来，陪寇仲来到园子里，这位少帅仰首凝视星光灿钢的夜空时，焦宏进忍不住问道：“原来少帅打开始便看穿李星元的居心。但当时我们真的半点都不晓得，还以为少帅对他推心置腹，只需试一试他即可完全信任。”

寇仲木无表情的道：“若骗不过你们，怎能骗得倒他。唉！这也只是吹牛皮，当时我至少信了他九成，这李星元定是个一流的骗子，言词恳切，音容俱备。他娘的！”

焦宏进这才知高估他，愕然道：“那少帅为何忽然又觉得他有问题？”

寇仲苦笑道：“今晚不知如何总有些心惊肉跳的不祥感觉，肯定是在某处出现问题。於是把这两天的事逐一推敲，然后才想到问题出在这家伙身上，若误中奸计，我们必无幸免。”

焦宏进佩服道：“少帅果是非常人，故有此异能。”

寇仲岔开话题问道：“还有见秋月那美人儿吗？她的歌喉挺不错的。”

焦宏进不屑道：“不能共患难的女人见来干吗？”

寇仲点头道：“说得好！贪恋美色的岂是创邦立业的人。夜啦！回去睡吧！明天将会是非常忙碌的一天。攻下东海后，李子通在北方的据点将尽落我们手上，那时我们说甚么话，他只有恭听的份儿。”

徐子陵无声无息的从檐下斜掠而下，朝正要进入大宅的解奉哥和祝仲劲箭离弦般技去。

启门的数名大汉由於面对徐子陵奔至的方向，首先察觉，可是徐子陵的速度实在太快，在他们脸现骇容，张口欲呼，尚未传出声音前，徐子陵掩至解祝两人身后丈许处，发动攻击。

解奉哥和祝仲的反应完全在徐子陵意料之内，在劲风压体下，左右窜开，好争取反击的空间与时间。

把门众汉当然是巴陵军中的好手，纷纷掣出兵器，力图阻截。

徐子陵冷哼一声，晃身避过当胸刺至的穿心一剑。“叮”！曲指扣在另一刀处。

持刀大汉触电般退开，徐子陵如虎入羊群般杀进敌阵里，在另一剑快砍上他右肩前，起脚踢中敌人下腹，震得那人抛跌远方。

在刹那之间，他随迅快和飘忽的步法，闪左避右，把门的七名汉子无一幸免的不是被拳打，就是应脚飞抛，重伤堕地。

纵使在仇恨驱使下，他落手仍是极有分寸，对手只伤不死。

院内一片昏沉，整个广场只靠挂在主宅台阶上大门前的一个巨大灯笼映照，若非有解奉哥和祝仲引路，表面看确难猜到香玉山会躲到这么一所前后只有叁进的中等人家的宅舍中。

叱喝连声，宅旁左右各奔出十多人，往他扑来。

这可说是杀死香玉山的最佳时机，因为巴陵军最厉害的人物，不是守在以云玉真为饵的那个陷阱处，就该是往保护更重要的人物萧铣。只要能解正从后方追入门来的解祝两大高手，他便有机会对付香玉山。

徐子陵一声悲啸，不进反退，刹那间嵌进解奉哥和祝仲两人间的空隙去。

解祝两人立时魂飞魄散。

他们重整阵脚，穿门追来时，已想过几个会面临的可能性，但都估不到他会改进为退。

那绝非他们蠢至想不及此，而是因对自己的眼力和判断过於自信。

任何人在疾冲的高速中，若要反向后退，必须经过换气、减速、止冲叁个阶段，纵使是第一流高手，可使所有步骤发生在眨眼下眼之间，但仍会有迹象可寻，那时解祝可立即作出应变。岂知徐子陵源自《长生诀》与和氏璧的真气，完全不依常理，顺逆随意，要退便退。

两人的反应已是一等一的快捷，掩月剑和齐眉棍迎势攻去，希望可凭联手之力，把徐子陵拒於剑棍圈外，再部署攻势。

徐子陵的背脊似是长了眼睛般，仅以毫之差前晃一下，避过祝仲的齐眉棍，待他招式使老，背脊硬撞在棍子中央处，螺旋劲沿棍涌攻，震得祝仲惨叫一声，横跌两步，露出足够的空间，使徐子陵闪过直刺背心的掩月剑，嵌到两人间稍后少许的死角位置。

看似简单轻易的一个动作，其中实包含极高明的战略、智计和玄妙的绝艺，也决定了解奉哥和祝仲两人的命运。

“砰”！

“蓬”！

徐子陵在解奉哥骇然避闪前，身子往他挨去，左肘重重击在他肋下。

解奉哥掩月剑脱手甩飞，肋骨断折，断线风筝的横抛一旁，重伤倒地。

徐子陵另一手闪电探出，抓祝仲试图为解奉哥解围勿急下扫来力道不足的一棍，扭身起脚，在拖得祝仲失去平衡时，左脚撑在他的小腹处。

祝仲被徐子陵以巧妙绝伦的手法抓到棍身时，已知大事不好，待要弃棍逃命，徐子陵的螺旋劲却像只随棍而来的魔手般把他抓个结实，骇绝欲死下，小腹像给个万斤重锤击中，全身经脉似裂，鲜血狂喷下轻飘飘的离地倒飞，直跌出院门外去，再爬不起来。

徐子陵暗叫侥幸，只看自己全力出手，两人仍是只伤不死，便知他们功底如何深厚，之所以有此骄人战果，全因早先曾对他们有深入的观察，又肯以命博命，否则若缠斗下去，胜败仍是未知之数。

一声长啸，徐子陵再次前冲，把拦截的二十多名大汉杀得左仆右跌，手下竟无一合之将。

虽在盛怒之下，但徐子陵在动手时，心灵自然而然晋入井中月的境界，在刀光剑影中飘闪进退，敌人的兵器总是以毫之差而沾不上他半点边儿，使他如入无人之境。

“砰”！“砰”！

两名敌人应拳飞掷，抛在台阶处。

他此时杀至台阶下，四名本守在宅门外台阶上的劲装大汉猛扑下来，刀剑斧矛，四种兵器声势汹汹的杀至。

“砰”！

宅院上方夜空处爆响烟花火箭，显是香玉山知情势危急，发讯求援。

这四人身手高明，远胜其他守卫，且精通联击之术，若给他们硬拒於门外，那时不要说杀不了香玉山，连逃命都怕有问题。

對於应付群战，徐子陵是经验丰富，狂喝一声，竟冲天而起。

那四人兵器刺空，尚未弄清楚徐子陵到了上方何处，“卜”的一声，大门处挂那唯一照明的灯笼倏地熄灭，由明变暗，四人刹那间睁目如盲，徐子陵已落在四人身后。

惨叫连起，四人纷纷倒在台阶上。

“轰”！

大门破裂，灯光透出。

守在大门后是香玉山武功最高强的八名近卫，待要一拥而出，一名晕倒的大汉已给徐子陵以重手法掷进来，登时撞得他们滚作一团，溃不成军。

徐子陵旋风般冲入宅堂里，再击飞两人后，大喝道：“香玉山何在？”

“砰砰”！

两个悍不畏死，从大门追进来的大汉，硬给徐子陵以凌厉无匹的隔空拳，震得旋转抛飞，直跌出门阶外去。

此时门内门外遍地死伤，徐子陵挺立如山，确有不可一世的气概。

脸色苍白如死的香玉山退至后进入口处，十多名手下挡在他身前，人人脸露惊容，竟没有人敢冲前动手。

徐子陵双目杀机森森，遥瞪人墙内的香玉山，一步一步逼过去。

“砰”！

他看也不看，飞起后脚，撑中朝他掷来的长矛尖上，长矛闪电般倒飞而回，插入偷袭者心脏要害，狂猛的冲力，带得那人身仰后抛掷，撞倒另一个想冲进来的敌人身上，两人同时滚往石阶下，情况惨烈至极点。

香玉山再按捺不住心中的恐催，一声发喊，掉头便走。

“轰”！

徐子陵腾冲直上，被瓦而出，一个空翻，疾电般投到两进间的天井去。

“砰砰”！

徐子陵发出连续几记劈空掌，击倒香玉山左右护卫，落到香玉山之旁，长笑道：“香玉山你可想到有今天一日吗？”

第六章 一剑之仇

香玉山大骇横移，手上短剑电疾急刺，又狠又毒。

徐子陵猛一旋身，衣袂飘飞下生出一股强大的气漩，迫得其他人踉跄跌退，这才从容不迫的一指点出，正中刃锋。

所有的愤怒不满，尽於指劲之内。

香玉山短剑甩手堕地，人则抛跌开去，背脊猛撞在天井的西壁处，眼耳口鼻全渗出鲜血。

徐子陵如影附形，劈手抓他胸口的衣服，把他整个人提得离地数寸，压贴墙上，众手下见主子被制，都不敢攻来。

“子陵不要！”

云玉真的尖叫声从后传至。

徐子陵状若天神，双目威四射，直望进香玉山的眼睛里，头也不回的喝道：“闭嘴！”

香玉山全身经脉受制，幸好尚有说话能力，忙道：“徐大哥请听小弟一言，这纯是：”徐子陵内劲透入，香玉山登时说不出话，脸上一片死灰色。

徐子陵一对虎目射出深刻的仇恨，一字一字缓缓道：“枉我们还当你是兄弟，你却打开始便居心不良；要对付我们，放马过来好了，为何却以卑鄙手段去害无辜善良的素姐。”

云玉真在他身后丈许处颤声道：“素素是自己染上恶疾，与玉山没有关系。”

徐子陵发出一阵充满悲怆的笑声，然后冷冷道：“素姐的病是怎样来的呢？放心吧！今天我只报一半的仇，先取他半条命，另半条人命，会留给寇仲。云帮主最好找远一点的地方躲起来，因为寇仲绝不肯放过任何害死素姐的人。”

说罢腾身而起，香玉山则浑身剧震，贴墙颓然滑坐地上。

叱喝四起，刚闻讯赶来包括萧铄在内的巴陵军高手纷纷追截，却是迟了一步，给徐子陵凌空换气，横移往空虚处，消没不见。

云玉真抢前扶起仍不住抖颤的香玉山，急切问道：“你怎样啦？”

香玉山惨然道：“他好狠！竟把我打回原形，变回他两人治好我伤势前的恶劣情况。”

云玉真立时头皮发麻，首次认识到徐子陵的真正实力，这种手段比之当年治好香玉山的伤势，更要加倍困难。

商议好攻打东海后的叁天，汇集在下邳的少帅军密锣紧鼓，整军备战。

这天早上，寇仲在宣永和焦宏进的陪同下，巡视只有五艘较大战船的薄弱水师，登上其中一舰时，寇仲指船帆道：“水战以火烧为主，不过火箭力强，射上帆席时一径透穿，往往烧不起来，但只要在箭身处用竹枝扎他一个十字交叉，可留附帆上，烧他根的片帆不留。”

众皆称善。

焦宏进心悦诚服的道：“这么简单的方法，我们偏是想不到，少帅的脑筋实超乎常人。”

寇仲暗忖这只是鲁妙子的脑筋超乎常人吧！当然不会说破，欣然笑道：“还有更厉害的玩意儿，比火箭更厉害，是一种凭手力掷出的引火暗器，就叫『火飞抓』吧！”宣永对水战并不在行，讶然问道：“那是甚么东西？”

寇仲道：“那等若一个木制的大爆竹，作棒槌形，自顶上用刀将内中挖空，装满爆竹烟花的火药，周围共雕七八个孔用以出火，加以倒须钉钉之，外糊油纸以防水湿，临敌时点燃药引，用手掷去，或高钉帆上，或钉在舱板，保证可烧得敌人只懂喊救命。”

宣永和焦宏进同时动容。

此时叁人登上船楼望台处，寇仲朝东望去，深吸一口气道：“东海郡乃临海大郡，守军必长於水战，其人数规模更非我们能望其项背，所以如果我们似是蠢得以水师全力进犯，李子云和童叔文必会倾巢以迎，那时我们这些把戏就可派上用场！”

宣永和焦宏进恍然大悟，至此方明白为何寇仲要检阅根本不足一观的水师舰队。

寇仲苦笑道：“我们的水师船是用来作牺牲用的，哈！该是找李星元那家伙的时刻啦。”

追上卜天志和陈老谋等人后，徐子陵没说过半句话，终日坐在灵车内陪伴素素用药泡浸过的遗体，只是间中去看望另一车内由婢子和奶娘侍候的小陵仲。

每次看到这失去母亲的孩子，他的心都在滴血。

素素凄惨的结局，他和寇仲要负上全责。伤心、绝望、自责、悔恨的情绪，像潮水般冲激蚕食他心灵的礁岸，使他痛苦之极。

极度的失落和痛苦，使他很想借酒消愁暂作逃避，但又知必须振作，以应付等在前途的任何危险。

人死不能复生，无论他如何悲愤，始终不能改变铁般的现实。

到抵达淮水，登上接应的叁艘巨鯤帮战船后，他的心才安静下来。

起航后的翌日黄昏，他首次离开停放素素灵柩的舱房，来到船尾处，迎风默思。

黑沉沉的浓云垂在低空，几只寒鸦在岸旁林上盘旋哀鸣，更增添他的忧思。

卜天志大胆子来到他身后，关切的道：“人生谁不是难逃一死！子陵最紧要节哀顺变，不要郁伤过度，坏了身体，影响得之不易的修为。”

徐子陵艰难地哑声道：“我很想远远离开这个地方，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域去，甚么都不去想，忘记一切已发生的事。”

卜天志惻然道：“我明白子陵的心情，但逃避并非办法，每一个人都会有难以避免的凄酸经历，或者可以因日久而淡忘，但总会多多少少留下不能磨灭的痕迹，人生就是这样的啊！”

徐子陵记起师妃暄所说炼丹僮的故事，苦笑道：“我非是逃避，而是在追求一种理想，跋锋寒曾告诉我：西域有一望无际的草原和大漠，至热至寒的天气，长年冰封的山川，闪烁无垠的沙海，当你孑然一身踏足那些世间最奇怪的地方时，你会感到舍自己外世上再无他物，大自然会令你忘掉一切，包括自己在内。”

顿了顿，叹道：“人的最大负担就是自己，是这个『我』！”

凉飕飕带水气的河风从船首方向吹来，刮得两人衣衫猎猎作响。卜天志怎想到他因忆起炼丹僮的故事有感而发，他的思考远及不上徐子陵的深刻和透彻，一时间再不知说甚么话才好。

幸好徐子陵岔开道：“副帮主是否准备正式和云玉真决裂？”

卜天志冷哼道：“如此不顾仁义的人，怎有资格当我们帮主，以后我们就随寇爷去打天下，干些轰轰烈烈的大事。”

徐子凌皱眉道：“我始终觉得云玉真的本质非是如此不堪。所以那天我明明有杀她的机会，最后都无法狠下心来，不过我看寇仲绝不肯饶过她。”

卜天志叹道：“这两年她变得很厉害，否则我们绝不会生出离意。”

徐子陵不解道：“她是否受到香玉山的影响？”

卜天志眼中射出古怪的神色，不答反问道：“子陵觉得『多情公子』侯希白此人如何？”

徐子陵愕然反问道：“难道你觉得问题出在他身上吗？”

卜天志叹道：“这个我只是怀疑，却不敢肯定。白云玉真与他凑巧的碰上后，云玉真便失魂落魄，性情大变。江湖上像侯希白那样在花月丛中打滚，游手好闲的人比比皆是，但似他般守身如玉，又以护花使者自居；武功高明至那种地步，偏又出身来历秘而不宣，这都是只他独家一号。你说我该否怀疑他呢？”

徐子陵心中大懔。

他心知肚明自己有个很大的缺点，就是凡事总向好处中去想，对侯希白亦然。

卜天志沉吟道：“能练成上乘武技者，都是心志坚毅，百折不挠，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侯希白能有今天的成就，绝非他现在表现出来的行为性格可以追求得到，表里不一，实是非常诡秘危险。”

徐子陵点头道：“志叔这看法非常独到，我记起来哩，跋锋寒亦曾心中生疑，追问他美人扇制成的质料。只是我当时听过便算，现在回想当时的情况，确有点问题。”

卜天志道：“陈公曾猜测他要对付的是师妃暄，但再想又觉不似，因为他到处留情，任何女人也会觉得这类男人难以偕老。”

陈公就是陈老谋。

徐子陵皱眉道：“志叔所说的『对付』，是否指夺取师妃暄的芳心，那不大可能吧？”

卜天志沉声道：“此人邪门之极，我们绝不可轻忽视之。且迄今为止，侯希白仍是唯一得到与师妃暄相偕共游这份荣幸的年青男子。假设侯希白确被我们不幸言中，那他定是出身魔门，是外魔门中的新一代出类拔萃的高手。”

徐子陵苦恼道：“我真不明白世上怎会有专门做坏事的人，就算穷凶极恶的大盗，也总有诸般理由为自己开脱，不会当自己在做坏事的。”

卜天志道：“我想魔门的人也从不会觉得自己在干伤天害理的事。这很可能是练功的法门问题，又或与其信奉的教条或事物有关，才会出现慈航静斋和阴癸派的分歧。”

徐子陵双目精光烁烁，点头道：“不管侯希白是正是邪，我也要提醒师妃暄，她留神。”

一阵劲风吹至，雨点随之下，淮水一片昏蒙。

徐子陵叹一口气后，低声道：“志叔回去休息吧！我还想在这里多站一会。”

七艘战船，开离下邳，沿沐水朝沐阳的方向起航。

寇仲卓立帅舰的看台上，自有一股君临天下的气概，旁边的“小吕布”焦宏进虽亦是高大威武，体型标悍，不过并肩相比，只能是衬托牡丹的绿叶。

这不单是寇仲特别的形相气质，更因为他稳立如山、渊亭岳峙的姿态和有如闪电而长驻於眼内的锐利眼神，及其传递出来的强大信心。

对手下诸将兵来说，他既是一个战无不胜的统帅领袖，更是所向无敌的绝代刀手，这两个看法加起来，使他这少帅像天神一般的受到尊敬和崇拜。

骤眼看去，船上满载兵员，事实上每船不过百人，合起来也未达一千之数自参天前洛其飞联络上沐阳的李星元，告知进军东海的大计后，驻在下邳的少帅军便作出弄虚作假的动员，以骗过敌人的耳目。真正的作战主力是由宣永率领的一千轻骑兵和洛其飞的探子队，其他人只是摆出佯攻的姿态，包括寇仲这支不堪一击的水师在内。

朝阳在前方缓缓升高，大地充满朝气和生机。

两岸田畴处处，绿野油油。

寇仲的心神似是飞越往眼前景象外的某一遥远处时，忽然问道：“你说童叔文会否中计？”

焦宏进苦思片刻，答道：“若论实力，东海郡既有达叁十艘大战船的水师，总兵力又比我们多上数千人，兼之我们是劳师远征，更不熟当地形势，全赖李星元这根不可靠的盲公竹引路，假若我是童叔文，就算明知我们使诈，也乐于迎头痛击。”

寇仲点头道：“说得好！所以今趟我们致胜之道，全在险中求胜。除了奇兵和侦骑的完美配合外，最重要是选择伏击的位置，届时再以秘密武器应敌。只要能破去东海郡的水师船队，就可把东海郡李军的灵活性完全瘫痪，不但不能从水路迅速支援沐阳，还令他们的海防崩溃，使我们能在水陆两路封锁东海城，哈！那时李子云和童叔文只有跪地求饶的份儿。”

焦宏进暗中舒一口气，庆幸自己不是寇仲的敌人。

任何超卓的统帅，即使是李密、李世民、杜伏威、窦建德之辈，其作战方式总是有迹可寻。例如李密爱使诈用伏；李世民则是软硬兼施，擅於把握形势，以守为攻；杜伏威的江淮军来去如风，以战养战。可是寇仲的作战方式却全无成法，彷如天马行空，教人全无方法测度，既集众家之长，又别出枢机，胆大包天得叫人吃惊兼叫绝。

如此敌手，谁不生畏？寇仲摇头笑道：“假若我没有猜错的话，敌人该待我们过沐阳后出海之前的河段迎击我们，那时李星元断去我军后路，我们便只有全军覆没的结局。不过我也正想到最好是李童倾巢而来，在两岸伏下重兵，那我们不但可轻易侦知他们截击的正确位置，还可一举摧毁敌人的主力，那是多么理想！”

焦宏进点头应是。

表面上，他们的计划是分水陆两路进迫东海，以沐阳作支援。水师在出海后，会配合陆路来的少帅军和李星元的沐阳军，把东海重重围困。但骨子里当然是另一回事。

寇仲露出一个充满自信的微笑，伸手搂焦宏进的肩头，叹道：“说不定后天晚上我们便可在东海城喝祝捷酒哩！”

第七章 江湖激战

小陵仲在舱厅软绵绵的垫褥上被小婢和奶娘逗玩儿，不住发出阵阵嘹

亮愉悦的笑声，坐在一隅的徐子陵表面上含笑注视，心内却是绞扭作痛，呼吸不畅。

幸好此时卜天志来了，两人从旋梯登上望台，卜天志道：“收到最新的消息，仲爷把自己正名为『少帅』，麾下的将兵将叫少帅军，十多天前攻取下邳，又大破窟哥的契丹马贼，把以前本是附从徐圆朗或李子通的城乡收归己有，现在山东除了东海外，尽是少帅军的天下，仲爷果没有辜负我们的期望。”

徐子陵暗忖寇仲终于发威。看来天下间除李世民、杜伏威、窦建德、刘武周和萧铣这几个特别出众的军事霸主外，碌碌徐子实难是他的对手。

问道：“那现在他是否仍在下邳？”

卜天志道：“这个可能性很大，所以我们正想改变行程，沿淮水东行，经洪泽湖和成子湖后，北转泗水，再越淮阳后便可抵骆马湖，下邳就在骆马湖的西北处，如他已返梁都，我们可折往西去。”

徐子陵皱眉道：“这样走路程会远了两天，更须闯过锺离城那一关，你有把握吗？”

卜天志微笑道：“李子通的水师力量本就薄弱，又屡受挫于杜伏威，故并不足惧。兼且我们一向和他有交易往来，他怎都要卖点面子给我们。”

徐子陵道：“萧铣和李子通关系如何？”

卜天志道：“萧铣一直在暗中支持李子通，目的在拖杜伏威的后腿。但子陵不用担心李子通做萧铣的走狗，因为李子通顶多只是一头自顾不暇兼绝不称职的走狗。我们虽然只是区区叁艘战船，但都性能超卓，又有驾船高手把持，锺离的水师唬唬一般商船渔船或者绰有馀裕，但却绝拦不住我们。”

若在平时，徐子陵根本不用考虑安危的问题，但为了小陵仲的安全和免致素素的遗体受到惊扰，却不得不谨慎小心。他再问清楚卜天志种种应变之法，这才放下心来，点头同意。

当日黄昏，船抵锺离，出乎徐子陵意料之外，锺离水师没有留难，任他们扬长而过。

到达洪泽湖时，麻烦来了。

船队缓缓拐个弯，转入直道，河面突然收窄，水流变得急促。

寇仲的帅船领先航行，他和焦宏进立在望台上，凝视前方。

大地随西沉的太阳逐渐昏暗。

半个时辰前他们驶过沐阳，进入寇仲判断为最危险的河段，只要叁个时辰，便可通抵大海，朝北沿岸再驶个许时辰，就是东海城。

在沐阳时，船队作过短暂的停留，跟登船的李星元商议进攻东海城的大计，互相欺骗一番后，船队即兼程赶路。

焦宏进低声道：“这河面似乎静得有点不合情理，为何渔舟都不见一艘，这时该是出海捕鱼的渔夫赶回家的时刻呢。”

左方灯光亮起，忽明忽暗，发出约定的其中一种讯号，显示敌人的水师正作某种部署，并没有像预期的前来搦战。

焦宏进和寇仲脸面相觑，均大惑不受。

寇仲环目一扫，问道：“前面是其么地方？”

焦宏进沉声道：“四里许处是毒龙峡，峡内两边山势陡峭，崖岸尽是礁石，水流湍急，不过洛将军早派人埋伏在那里，敌人若有任何布置，绝瞒不

过我们耳目。”

寇仲摇头道：“情况不妙之极，我们该是低估了童叔文这家伙。”

焦宏进皱眉道：“他们在前方既没有埋伏，水师船也没有开来搦战，能怎样对付我们？”

寇仲神色凝重的道：“正因我们猜不破他的布置，所以才非常不妥当。”

接发出命令，船队泊岸。

焦宏进低声道：“会否是我们冤枉了李星元？他真的是想投靠我们。”

寇仲断然道：“我绝不会错看此人。咦！”

焦宏进跟他回头后望，在日没前的昏暗里，其他六艘船舰已随帅船减速，准备泊岸，河道看来安宁平和。

寇仲忽然笑道：“好家伙，今趟我们的水师船要完蛋哩！”

洪泽湖上战云密布，弥漫紧张的气氛。

在星空的覆盖下，这名列中原第四大的淡水湖向四周无边无际地展开去。十多艘不怀好意的战船以扇形阵势出现湖面上，形成包围合拢之势。

洪泽湖最大的特色，是芦苇处处，几乎遍布全湖，繁茂处连船只也难以航行，且湖底浅平，坳坡起伏，最深处都不过两丈，一般的水深只在十尺之内，所以纵使跳水逃生，亦难避过敌人的强弓劲箭。

敌人此举，显是深谋远虑，计划周密的行动。

至此他们才恍然明白，为何锺离城的李军肯这么轻易放行，因为来到这里只能在茫无边际的平湖中作混战，而於敌众我寡，抵挡不住时即难以离水登岸寻路逃生，正是针对徐子陵这特级高手而布的陷阱。

卜天志一震道：“来的竟是大江会的船。”

徐子陵皱眉道：“是否由『龙君』裴岳和『虎君』裴炎主持的大江会，而非郑淑明当家的长江联？”

当年他和寇仲舍常熟的双龙帮“贼巢”运私盐入长江，给裴炎偕王薄的儿子『雷霆刀』王魁介衔尾追来，全赖喷放黑烟，才能脱身，想不到今日再次遇上。

此时陈老谋来到徐子陵另一边，代答道：“正是『蛇犬二君』这两个无恶不作的家伙，料不到他们竟蠢得会投靠李子通这走下坡的一夥，真令人难解。”

卜天志摇头道：“这两个小人最势利，投靠的只会是萧铣，哼！我们就和他们打场硬仗吧。”

徐子陵道：“可否施放黑烟惑敌，再伺隙逃走？”

陈老谋摇头道：“风太猛兼又在湖上，放烟幕只是徒费精神人力。”

接振臂大喝道：“弟兄们！准备作战。”

战鼓立时轰鸣震天，远远传开。

寇仲凑到焦宏进耳旁道：“你看看我们的船身靠水的地方。”

接着大喝道：“继续航行，愈慢愈好！”

焦宏进定神看去，剧震道：“好家伙！竟在我们的船上弄下手脚。”

只见浸在水中的一截船身，沾满火油，不问可知是在沐阳附近某处，给人把火油倾倒在河上，船过时被沾上了。

焦宏进道：“若这是产自巴蜀的火油，可入水不熄，更不怕水浇。这一

招果然非常厉害。”

寇仲整个人轻松起来，笑道：“最厉害处是我们中招后仍懵然不知，不用说东海的水师船队必是躲在沐阳附近的分支水道，现正衔尾追来，我们的计划只需改个方向便行，哈！准备弃船！”

叁艘巨鯤帮的战船灯火倏灭，速度则不断提升，朝湖西的方向品字形驶去。

卜天志古拙修长的脸容冷静如常，淡淡道：“流往洪泽湖的河水集中灌入湖的西部，主要有我们途经的淮河，其他则是濉河、汴河和安河，出湖的水道有叁条，分泄入长江和入海的主要河道，敌人封锁我们东去之路，我们就和他们来个追逐战，比比谁对洪泽湖更熟悉，看看谁的夜航本领更高明。”

陈老谋补充道：“洪泽湖的整个形状很像一头昂首展翅的天鹅，据古书所载，湖的前身乃泄水不畅的低洼地，后渚水成湖，故湖底浅平多泥，是舟师作水战大忌之一。”

徐子陵瞧正从后方追来的敌船，问道：“还有那些是水战大忌？”

卜天志如数家珍道：“大胜小、坚克脆、顺风胜逆风、顺流胜逆流，防浅、防火、防风、防凿、防铁锁，此水法九领，若犯其一，亦要落得舟覆人亡之祸。”

徐子陵恍然道：“难怪志叔要先逆流朝西驶去，抢到湖西水道入湖之处，再掉头迎战，便变成顺流胜逆流了。”

陈老谋微笑道：“子陵果然是孺子可教。所谓据上流以藉水力，欲战者难以迎水流，等若陆战的居高临下，明显占尽优势。不过我们从未试过与大江会的裴氏昆仲交手，他们当不是易与之辈，天志必须小心。”

话犹未已，湖西的方向现出七点船影，赫然是长江联的战船。

忽然间整个形势又逆转过来，变成前方的来敌占尽上流水利，而后无去路，陷入腹背受敌，敌强我弱的劣境中。

叁十多艘战船快似奔马的出现於后方，顺流朝寇仲的少帅水师追来，若依其速度，刚好在毒龙峡中追上寇仲，由於少帅军水师的船体本身早沾染火油，只要再以火箭攻击，保证能使劳师远来的少帅水师全军覆没，计算精确，手段狠辣。

就算远攻不成，因为顺水顺风，兼之东海的水师船大且坚，自可胜寇仲方面小而脆的弱小船舰，若再乘风势与水流下压，将如车碾螳螂，斗船力而不斗人力，稳操胜券。可见东海水师待少帅军过沐阳后才顺流追来，实深符水战之法，掌握致胜的关键。

此时李子云、童叔文和李星元站在帅船的看台上，瞧正逐渐被迫近的七艘敌船，均是乌灯黑火，只在船首处挂上照亮前方水道的风灯，船上旗帜如林，使人看不清船上的情况。

李子云年在叁十许间，长相高大威武，戟指笑道：“人说寇仲如何厉害，照我看只是蠢蛋一个，那有人并排行舟的，岂非一心要方便我们聚而歼之，弟兄们准备。”

战鼓声起，最前头的叁艘战船上人人点燃火箭，弯弓待发。

李星元却凑到童叔文耳旁低声道：“似乎有点不妥！”

乍看似是长得道貌岸然，仙姿飘逸，但却生了对坏尽一切的叁角眼的

童叔文冷冷笑道：“似有不妥又如何？即管他们岸上布有伏兵，我们船上有生牛皮和挡箭铁板足可应付，何况毒龙峡两旁山势险峻，纵想设伏亦只是痴心妄想。所以今趟我们是立於不败之地，问题只在能否把寇仲杀死，好根绝祸患而已！”

李星元细想之下也觉是自己多疑，只好乖乖闭口。

此时前方寇仲的少帅水师驶临峡口，水势转急，双方追逃的船只均呈一泻千里之势。

眼看胜利在望的一刻，最不可能发生的事发生了。

七艘少帅战船忽然在湍急的河面停止不前，一字排开，硬把整条沐河像横江船锁般拦，不但船与船间锁连一起，更有缆索把这条船链缚往两岸的大树处，封闭了入峡的水口。

李子云、童叔文等瞠目结舌时，七艘敌船同时起火焚烧，烈冲天。

虽明知是自投火海，但前方的七、八艘船那收得住势子，惊呼连天中，硬是撞往火船去。

紧随在后方的东海水师忙往两岸靠去，以为可避过险境时，两岸杀声震天，由当代第一巧器大师鲁妙子原创的“火飞抓”和“十字火箭”，像雨点般从岸上往送上门来的敌船掷射，火火屑四溅，燃亮了黑夜中的河道，兼之轰隆有声，热闹壮观，但对东海和沐阳联军来说，却是敲响催命的符咒。

李子云终于知道谁是真正的蠢蛋。

巨鯤帮的叁艘战船改往北行，试图在对方完成合围之势前，从缺口逸出去。

徐子陵大讶道：“不是顺风胜逆风吗？为何我们却要逆风往北，而非顺风南逸？”

卜天志一边细察变得从两边合拢过来的敌舰，从容道：“敌人先前既猜到我们会抢占上流，自亦可猜到我们会顺风逃走。我们就来个反其道行之，教他们所有布置，均派不上用场。”

陈老谋大喝道：“竖板降帆！”

鼓声响起，传递命令。

徐子陵微一错愕时，以百计的挡箭铁板已竖立在上下层舱壁的两侧，大大增强对矢石火箭的防护。

当风帆落下时，巨大的船身露出掣棹孔，每边各探出十八支长桨，快速起落下划进水里去，充盈节奏、力气和动感，煞是好看。

少了风帆的阻碍，叁艘战船轻松地逆风疾行，倏地超前，只需片刻便可从缺口逃出敌人的包围。

徐子陵至此才明白水战实是一门很深学问，甚至可把不利的形势变为有利，非是表面看来那么简单。现在没了船帆这易於被火燃烧的最大目标，根本不惧对方的火攻。

敌方战鼓响起，放下五十多艘快艇，衔尾穷追，桨起桨落，速度比大船快上近倍，且进退灵活，更不怕会给巨鯤帮的战船仗船大木坚所撞沉，战略巧妙。

卜天志发出命令，叁艘战船从品字形变为一字排开，似是没有应付良策时，陈老谋大喝道：“撒灰！投石！放箭！”

战鼓响澈星夜覆盖下的湖面。

叁艘战船首先在船尾处於夜色掩护下撒出大团大团的石灰粉，随湖风似一堵墙壁般朝敌艇卷压过去。

同一时间矢石齐发，狂袭追至十丈内的敌人。

惨叫痛哼之声不绝响起，猝不及防下有泰半敌人被石灰渗入眼去，馀者掩眼别头之际，矢石已像雨点般往人艇招呼侍奉，本是来势汹汹的快艇群，立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舰上战士欢呼喝采时，叁船终逸出重围，朝北逃逸。

卜天志喝道：“升帆！”

徐子陵此时对卜天志和陈老谋的水战之术佩服得五体投地，暗忖难怪巨鯤帮能成八帮十会的一员，尊敬地问道：“为今是否要改为顺风行舟呢？”

卜天志点头道：“若不顺风南行，如何可往下邳去，不过若不再拖点手段，始终会给敌人追上。”

语毕发出连串的命令。

逸出包围网的叁船向东弯出，直往芦苇密集的东岸驶去。

在陈老谋的指示下，叁船均在两舷处加设浮板，形如双翅伸延，大大增加船体所受的浮力，以应付浅平的湖底。

卜天志松了一口气道：“成哩！”

风帆猛地张展满尽，顺湖风，往东南方近岸处迅疾驰驶，船头到处，芦苇散碎，叁船有如在绿色的水波纹上滑行，转瞬即远远抛离对手，没入湖光与星光的水波交接处。

第八章 伤心欲绝

毒龙峡口一役，东海、沐阳联军全军覆没，李子云、李星元和童叔文都战死当场。少帅军则气势如虹，进军沐阳，居民开门迎接。东海郡的残军亦知大势已去，乘船逃往江都，把这对外贸易的重镇，拱手让与寇仲。

至此寇仲才真正确立他王国的根基，领地东抵大海，西至梁都，南迄下邳，北达方与，把微山、骆马诸湖附近富饶的农田区都置於辖境内。

将东海、沐阳交与焦宏进管辖后，寇仲与宣永、洛其飞立即赶返梁都，准备应付盛怒下的李子通。

船抵梁都，才知虚行之应召来了。寇仲大喜，忙与他到总管府的书斋商议。

听罢寇仲详述这些日来的发展，虚行之却眉头大皱道：“少帅扩展得太急太促，很可能会出问题。”

寇仲吃了一惊道：“那怎办才好？”

虚行之道：“幸好少帅没有攻取锺离，否则定会惹来江淮军的攻击。现下唯一方法，就是要与李子通修好，助他击退杜伏威和沈法兴的联军，再利用他作南面的防卫；那时就算王世充或窦建德挥军来攻，我们也不用两面受敌。唉！目前我们少帅军虽似威风八面，事实上仍是不堪一击，根本没有足够的防守或进攻能力。”

寇仲苦笑道：“我刚宰掉李子云，李子通怎肯和我修好？”

虚行之微笑道：“即使你是他的杀父仇人，在形势所迫下，他也不得不作修好谈和之计。”

寇仲点头道：“我们可用之兵，大约在一万五千人间，不过绝算不上精兵，还需一段时日训练。照行之意见，是否该停止攻占土地，先设法巩固领土的防卫？”

虚行之摇头道：“现在我们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既然不能往南北发展，我们就来个横面的扩张，明摆出来的目标是竟陵，暗里真正图谋的却是襄阳。用的是从竟陵退往飞马牧场的精锐。那我们便可不怕因空巢而出以致防守薄弱。”

寇仲拍案叫妙，顺口问道：“飞马牧场和商场主那边情况如何？”

虚行之道：“那边的情况异常复杂，简言之就是叁大寇跟朱粲和飞马牧场之争再加上虎视眈眈的萧铣和杜伏威来的压力。但这形势对我们却是有利无害，说不定还可藉机把一向中立的飞马牧场争取到我们的阵营来，那将是另外一个局面。嘿！飞马牧场的上下人等，均对少帅和徐爷有很好的观感，认为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

寇仲眉头大皱道：“听得我有点糊涂了。行之可否把我们该做甚么，依次序先后作个详述。”

虚行之沉吟片晌，断然道：“我是打算固内攘外两方面的事同时进行，固内就是建立一个对新旧领地完善的管治与防卫系统，务使百姓安居乐业，政令通行；攘外就是避强取弱，用一切办法避免与李子通、杜伏威、窦建德又或王世充等正面交锋，把矛头指向我们力所能及的襄阳，只要能在东都之南夺得据点，我们便有机会北上争霸，不用退守一隅。”

寇仲待要说话，敲门声起。

宣永略带抖颤的声音传来道：“徐爷：：回来：：”寇仲豹子般从太师椅弹起拉开房门，看到宣永苍白的脸容，色变道：“发生甚么事？子陵是否受了伤？”

宣永含泪摇头，哽咽道：“不是他，是素素：：”寇仲猛地探手抓他肩头，摇撼道：“是素姐：：啊！”

倏地从他身旁抢往大堂。

宣永在后方悲泣道：“素素仙去了！”

寇仲如若触电，眼中射出不能相信的神色，双腿一软，跪倒廊道之中。

素素火化后第二天的清晨，徐子陵和寇仲神色木然的坐在大堂内。

翟娇容色冰冷地在两人对面坐下，沉吟片晌，苦叹道：“想不到我翟娇远有丧父之恨，近有失妹之痛，苍天待我何其不公！”

寇仲立时热泪盈眶，垂首哑声道：“我终有一天会挥军渡江，血洗巴陵，为素姐追讨血债。”

翟娇冷然道：“报仇还报仇，但切不可意气用事。素素的骨灰暂时归我保管，至於小陵仲，我会带返北方，视如己出，你们可以放心。”

徐子陵往她瞧去，欲语无言。

翟娇长身而起道：“宣永已安排好我北返之路，为避人耳目，你们不用相送，当我安置好小陵仲后，自会使人通知你们。”

两人慌忙起立。

翟娇终忍不住蕴在眼内的泪水，扑前与两人紧拥后，挥泪匆匆去了。

两人颓然坐回椅内。

不知过了多久，寇仲忽地苦笑道：“人对生死的感觉真奇怪，本来好像是永不会发生的，但忽然间却成为不能逆转的事实，难有分毫更改。虽说不能指望天下所有的好事都给我们占尽，但为何老天先已收回了娘，现在却再是素姐，一坯黄土埋葬了我们所有的期待和希望。”

徐子陵叹道：“我早想得连脑袋都似不是属于自己的那样子，所以也要劝你节哀顺变，现在你的皇图霸业尚是刚起步，百废待举，最紧要振作起来，不要只懂颓丧悲苦。”

寇仲霍地立起，扯徐子陵往外疾走道：“说得好！我们找个地方喝杯解慰酒，喝他娘的一个天昏地黑，不知世事，之后再重新振作，把甚么『杨公宝库』起出来，直杀进巴陵去。”

“砰”！

酒掉到地上，破成碎片。

徐子陵骇然瞪寇仲，只见他脸上再无半点血色，失声道：“今次糟哩！”

这间他们屡次光顾的饭店尚未启门营业，最适合给他们徵作私用。

徐子陵放下酒，皱眉道：“甚么事这么大惊小怪的？”

寇仲叹道：“你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试联想一下，把鲁妙子、邪帝舍利、祝玉妍，『杨公宝库』这四方面综合起来，便只有一个结论，就是我们中了妖女的奸计，辛辛苦苦都只是替奸人作嫁衣裳。”

今次轮到徐子陵色变道：“你说得对，我定是因素姐的事而神智迷糊，其实一直以来没有人能找到邪帝舍利，皆因鲁先生把它放到『杨公宝库』内去，但祝玉妍怎知道呢？恐怕只是瞎猜吧！”

寇仲取过另一只酒，自斟自饮后，沉吟道：“是猜对或猜错也好，假设那他娘的邪帝舍利果真在宝库内，我们是否向履行诺言？”

徐子陵举酒尽倾口内，平静问道：“你说呢？”

“砰”！

寇仲把另一酒掷往地上，长笑道：“我们兄弟是何等样人，答应过的就绝不反悔。管他妖女得到邪帝舍利后能够遁地飞天，我也不怕。”

徐子陵竖起拇指道：“这才是我的好兄弟。”

寇仲举起酒，对嘴连灌几口，任由嘴角泻下的酒滴溅湿衣襟，凄然道：“可惜素姐走了，否则若有她在此陪我们喝酒，该是多么痛快的一回事！”

徐子陵颓然道：“终有一天你和我也会步她后尘，假设死后甚么都没有，便一了百了；假设仍有点甚么的，我们不是仍有相聚之时吗？”

寇仲苦笑道：“问题是机缘难再，譬若真有轮回，到我们死时，素姐早投了胎，经历另一个生命，这就是阴差阳错的真义。”

接轻轻道：“坦白说！我真的很感激你，留下半个香玉山给我可快意雪亲仇，使我的悲痛不致没有渲的地方。”

徐子陵摇头道：“到现在我仍弄不清楚为何素姐会给恶疾缠身，此事我们一定要查个明白。”

寇仲泪道：“自从在荥阳再见素姐后，她从未有一天真正快乐过，遇上的总是无情无义的男人。”

徐子陵为他斟满另一酒，道：“现在是来喝解慰酒的，哭丧是昨天的事。”

寇仲一手拭泪，一手喝酒时，徐子陵道：“侯希白这人有点问题。”

遂把卜天志和自己的怀疑说出来。

寇仲点头道：“打开始我便不大喜欢他。初时还以为是自己心胸窄嫉忌他，现在才知原来是有先见之明。石青璇说的甚么『邪道八大高手』，除祝玉妍、尤鸟倦、左游仙外，还有甚么人？”

徐子陵苦恼道：“不知是否她蓄意耍我，甚么事都只说一半，其中有一个肯定是化身荣凤祥的辟尘，其他四个嘛，恐怕要找师妃暄问问哩！”

寇仲再乾一，奇道：“为何我愈喝愈精神，没他娘的半点醉意，究竟石青璇比之师妃暄如何？她的娘可真是师妃暄的师伯。”

徐子陵无奈道：“她连样貌也只肯让我看到一半，缥缈难测，不过和她在一起日子倒不难过。”

若换了以前，寇仲定会硬派他爱上人家，但眼前那还有这种心情，默然片晌后，道：“现在我少帅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攻下竟陵和襄阳两重镇，顺道找朱粲和叁大寇开刀，而欲要完成如此艰巨的目标，必须有『杨公宝库』到手才成，你说我该怎办呢？”

徐子陵道：“坦白点说出来吧！答应过你的事，我绝不会反口的。”

寇仲长身而起道：“我正在等桂锡良和幸容两个小子的消息，收拾邵令周后，便是我和李子通谈条件的时刻。”

当日黄昏，竹花帮固然有人来，却不是桂锡良或幸容，而是由副堂主升作堂主的骆奉。

寇仲忙在大堂接见，坐下后，满脸风尘的骆奉神色凝重的道：“江都形势危殆，随时会陷落，杜伏威和沈纶联手进迫江都，轮番攻城，照看李子通捱不了多久。”

寇仲凛然道：“老杜和小沈的兵力形势如何？”

骆奉答道：“杜伏威驻军清流，兵力达七万之众；沈纶屯驻於扬子，兵力也有五万人。”

李子通尽调各方兵马，军力亦只在四万人间，若非江都城墙高壁坚，早已失守。”

寇仲暗忖这场仗如何能打，自己就算倾全力往援，亦只是白赔的份儿，杜伏威乃身经百战的老狐狸，可非易与之辈。

不过若李子通完蛋，下一个将是他的少帅军。

骆奉浓眉上扬，道：“今趟老哥是奉有邵军师密令，来和少帅作商议，看看可否借助少帅的力量，以解江都之危。”

寇仲点头道：“自家人不用客气，我只想知道此事是否李子通授意的。”

骆奉道：“这个当然，否则我才不肯作说客。”

寇仲想起虚行之的话，哑然笑道：“李子通果然是为求保命，不顾亲仇的人。不过此事他仍是存心不良，希望借杜沈联军削弱我的实力，骆大哥怎说呢？”

骆奉点头道：“老哥曾和沈老、锡良商量过，均知这叫借刀杀人，可是一旦江都陷落，少帅恐也难保辛苦得来的江山，这才教人头痛。”

寇仲沉吟道：“我怎都要保住江都的，否则就把领地尽献老杜，免致无辜的百姓平民受兵灾的蹂。”

骆奉动容道：“少帅确是真正的英雄豪侠，能为百姓不计较本身的得失

利益。”

寇仲想起魂兮去矣的素素，叹道：“得得失失，便如短促的生命，弹指即过，只要能行心之所安，已可无憾。”

骆奉犹豫片晌，才猛下决心道：“事实上我和沈老两人都反对邵军师与李子通通过从太密，李子通此人性格多变，非是可与长共事的人，只是他不肯听我们意见吧了！”

寇仲乘机问道：“骆大哥觉得麦云飞此人如何呢？是否有做堂主的资格？”

骆奉苦笑道：“不用我说，少帅也知麦云飞是甚么料子。锡良至少人缘比他好，兼又是先帮主的嫡系，又有玉玲夫人全力支持。麦云飞则全赖邵军师一手捧起来，沈老曾为此与邵军师激烈争辩。”

寇仲心忖原来桂锡良也有那么一点点的名望地位，淡淡道：“知道沈老和骆大哥的心意就成啦！现在我帮帮主之位仍然虚悬，而小弟则不宜坐上这位置，骆大哥可有好的提议？”

骆奉道：“现在最有资格坐上帮主位置的人，不是邵军师，就是沈老，锡良现时无论才具德望仍难服众，只是碍於宋阔的意向，才把帮主之位悬空。但却引致邵军师靠向李子通，使我帮陷於分裂的边沿，整件事异常复杂，甚难处理。”

寇仲道：“假若由沈北昌他老人家坐上帮主之位，良则出任副帮主，骆大哥认为会否行得通？”

骆奉愕然道：“邵令周怎会答应？”

寇仲双目寒芒电闪道：“生死存亡之际，那容他不答应。锡良现在差的只是显赫的功绩，若我让他去破杜沈的围攻，他由此威名大振，便理所当然的可成其副帮主，谁敢异议？”

骆奉难以置信的瞥他一眼，说不出话来。寇仲当然知他以为自己在吹法螺，微笑道：“骆大哥可否答我一个问题？”

骆奉点头。

寇仲淡淡道：“假设江都被攻陷，那究竟是杜伏威的江淮军乘胜北上，还是沈法兴的江南军挥军北进呢？”

骆奉为之哑口无言。

杜伏威和沈法兴之所以肯联手对付李子通，皆因他占领了南北最重要的重镇江都，双方都希望能除掉这拌脚大石和眼中钉，一旦攻下江都，便轮到双方因利益作正面冲突。

寇仲哈哈笑道：“这正是我们致胜的关键。麻烦骆大哥回去向李子通、邵令周坦白说出此议。若他们首肯，立即锡良来与我商议大事，若说只有锡良才可解开江都的困局，他们也会像骆大哥般不肯相信，所以定会答应，哈！如此没可能的事也变得可能，真有趣！”

骆奉瞠目以对。

第九章 巧施妙计

寇仲送走骆奉后，返回总管府，原来陈长林刚赶回来，正和徐子陵在大堂内叙旧，大喜道：“长林兄回来得正好，今趟你报仇有望哩。”

陈长林精神大振，连忙追问。

寇仲解释形势后，陈长林颓然道：“李子通现在自身难保，我们的实力又不足应付杜伏威或沈纶任何一方的势力，我如何可以报仇？”

寇仲使人去请虚行之，顺便问及陈长林回去徵召族人的事宜。

陈长林见他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又知他足智多谋，有鬼神莫测之机，信心回增，奋然道：“我此行形势大好，比我想像中好得多，尤其风闻少帅夺得东海，族人纷纷乘船北来，估计至少有二千少壮来参加少帅军，另外族中操船高手和造船的巧匠要来投效者绝不少於五百人，我只是先一步来向少帅报讯，待会须连夜赶赴东海，接应他们。”

寇仲喜道：“那二千少壮曾否服过兵役？”

陈长林道：“大部份均曾在旧朝参军，现隶於沈军麾下的亦不在少数。”

寇仲欣然道：“这就成啦！长林兄务要把他们尽数遣来梁都，愈快愈好。”

此时虚行之来了，听毕后拈须微笑道：“少帅此计大妙，以江南人打杜伏威，当杜伏威误以为被沈纶偷袭而还击时，我们再乘机攻打沈纶，江都之围自解，对吧？”

寇仲叹道：“虚先生果是诸葛武侯复生，一眼便看破小弟的用心。”

徐子陵亦点头表示佩服。

陈长林一对眼睛亮起来，霍地立起道：“我现在立即赶往东海，攻打沈纶时，长林愿作先锋。”

寇仲扯他衣袖道：“且慢！长林兄先要指导我们的衣匠如何制作沈军的军服才成。”

虚行之笑道：“若沈纶真要偷袭杜伏威，怎肯让自己的士卒公然穿沈军的招牌军服去行事，只要是江南人便成，那更能使杜伏威入信。”

寇仲拍额道：“是我糊涂，哈！今次连制衣费都可省回。”

陈长林神色激动的去了。

陈长林走后第叁天，桂锡良和幸容风尘仆仆的赶来，寇仲和徐子陵设宴为他们洗尘，陪客尚有虚行之、陈家风、谢角和从彭城回来汇报情况的任媚媚。

酒过叁巡后，寇仲道：“席上全是自己人，说话不用顾忌。”

桂锡良脸色立时沉下去，道：“那我也不用客气。你硬把我摆到台上去，说甚么我能解江都之围，累得我终日给邵令周的人冷嘲热讽，日子难过到极点。现在好啦！邵令周已正式公告全帮，假若我可办成这根本不可能的事，那我桂锡良就不只是副帮主，而是荣登帮主之位。我的奶奶，你教我今次怎么下台。”

幸容也不悦道：“邵令周此举摆明要羞辱大哥，虽没说过办不到又如何，但谁都知道若江都城陷，桂哥只有自动引退一途。”

寇仲微笑道：“『根本不可能的事』这句话究竟是邵令周在公告上白纸黑字写的还是锡良老哥你凑兴补上去的呢？”

桂锡良气道：“是我补的，难道补错了吗？”

任媚媚等为之莞尔，知他们自少相识，故可坦诚对话。

寇仲好整以暇道：“假设以前我告诉你可干掉任少名，大破李密，赶跑宇文文化骨，你会否以相同的言词去形容？”

桂锡良涨红了脸，额现青筋的怒道：“这些事与眼下的形势怎可相提并论。唉！大家一场兄弟，你来告诉我有什么方法可解江都之围好了！”

看到徐子陵忍俊难禁的模样，寇仲笑道：“由小陵来告诉你吧！你信他多过信我吧！”

徐子陵摆出置身事外的态度，耸肩道：“又不是我把良哥摆上台的，解铃自须系铃人，少帅请！”

任媚媚终忍不住“噗哧”娇笑，媚态撩人，看得初睹她艳色又不像桂锡良啊案心有所省惫的幸容呆上半晌。

任媚媚勾引男人的经验何等老到，立时顺便再抛他一记欲拒还迎的媚眼。

寇仲笑骂徐子陵一句“小子又耍我了”后，凑到桂锡良耳边说了整刻钟，到桂锡良容色舒缓，更不住点头后，寇仲才坐直身体，左手举，右手猛力重拍桂锡良肩头，哈哈笑道：“各位太守将军、江湖好汉、乡亲父老、兄弟姊妹，让我们为竹花帮未来的桂帮主喝他娘的一。”

众人连忙起哄祝贺。

徐子陵虽有举，却没说话。暗忖无论是娘的过身，到素姐的痛殁，寇仲总能比他更快从打击中回复过来，这或者就是要作天下霸者其中一个必需的先决条件吧。

翌日桂锡良和幸容神采飞扬的坐船返回江都，与来时的垂头丧气，有天渊之别。

同行的尚有扮成疤脸大侠的徐子陵和洛其飞，一个是要十二个时辰都贴身保护这位未来的竹花帮帮主；另一个则负责组织侦察队伍，以熟悉当地情况的竹花帮众为骨干，配之以十多个少帅军中的探察高手，好收集有关杜沈两军的情报。

后徐子陵独自一人溜到船尾，观看星夜下运河的美景，想起素素的不幸，又悲从中来，深深叹气。

素素的逝世对他比傅君的死亡打击得更深更重，后者的死是悲壮轰烈，突如其来得使他尚未了解清楚便成为过去。但对素素他本是充满期盼和期待的，忽然间一切努力和希望均化为乌有，那种失落、无奈和懊悔，像钻入脏腑的毒蛇啮噬他的心灵。

他不知何时才可如寇仲般回复过来，人说时间可冲淡一切，可是他却知道素素将永远在他心上留下不能磨灭的伤痕。

每次忆起她殁前的音容说话，他的心都会产生一阵痉挛！像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苦抗那庞大无比的伤痛和压迫。他已麻木得不想去恨任何人，包括李靖或香玉山在内。但他也绝不会阻止寇仲向香玉山作出最严酷的报复。

而他更知道天地间再没有人能阻止寇仲去为素素讨债。

令素素致病的因由极可能是长期的积郁所引起；远因是李靖，近因则是香玉山。这是他和寇仲心知肚明的事，但都没有说出口来，更不愿谈论。

这几天来，他们一句都不敢提到素素，那实在太令人心酸！

桂锡良此时来到他旁，乾咳一声道：“嘿！我有些话想和你说的。”

徐子陵勉强收摄心神，点头道：“自己兄弟嘛！说吧！”

桂锡良有点难以启齿的，沉吟片刻后才道：“你道小仲为何总要把我捧作帮主呢？坦白说，我很清楚自己有多少材料，当个堂主已相当了不起，帮主嘛！唉！”

徐子陵淡淡道：“那你本身是否想当帮主呢？”

桂锡良苦笑道：“人望高处，水向低流，想当然是想啦！但若名实不符，会是吃力不讨好的一回事。”

徐子陵道：“只要想就行了。现在你欠的只是信心，有寇仲全力支撑你，还怕甚么？他绝不会害你的，你也该清楚他的为人，少时我们跟人打架他从未试过先溜的，总是留到最后。”

桂锡良苦恼道：“我当上帮主对他有甚么好处？就算做帮主，我也指不动邵令周和沈北昌那几个老头儿，麦云飞更会和我作对，这样有名无实的帮主当来干么？”

徐子陵淡淡道：“那你早先为何不坦白点把这番话告诉小仲，岂非不用再为此烦恼吗？”

桂锡良叹道：“小仲这么瞧得起我，我怎能令他失望，何况邵令周已截断我的回头路，只好硬撑下去，唉！这是否叫自相矛盾？”

徐子陵柔声道：“要取得或保持权位，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小仲已非以前的小仲，他自有手段令你成为名实相符的竹花帮帮主，甚至可安插几个能人到帮内助你，以支持他争雄天下的大业。看看吧！以李子通和邵令周那样的老狐狸，还不是给他玩弄於股掌之上吗？你可多点听小容的意见，他的冷静多智，足可补你之不足。”

接上他肩头道：“夜了！早点休息，明早到江都后，可能会有很多意外的事，需我们费神应付的。”

寇仲赶至大门，迎上刘黑闼笑道：“我正不知用甚么方法去联络刘大哥，想不到贵客已大驾光临。”

刘黑闼哈哈一笑，挽他手臂，踏进大堂，亲切的道：“不是你找我，便是我找你，现在天下谁不闻寇仲之名而倾倒。”

坐好后，待所有人退出大堂，刘黑闼道：“夏王本想另派人来和你说项的，但我坚持亲身来一趟，免得弄致好兄弟失和，最后还要兵戎相见就坏事哩！”

寇仲摇头道：“刘大哥放心好了，兄弟便是兄弟，怎会不以美酒相饗而改以兵刀相待呢！来！先喝一，祝我们兄弟之情永远长存。”

乾杯后，寇仲问道：“北方战情如何？李密是否归降了李世民？”

刘黑闼色变道：“竟有此事？”

经寇仲分析后，刘黑闼神色转为凝重，沉吟道：“李世民确是眼光远大的人，李密手下战将如云、谋臣如雨，只是这批人材，足可令李闼实力剧增，更难对付。”

寇仲道：“李密或会宁死不降。唉！不过李密忍功了得，说不定真会忍他娘的一会，诈作降李，避过覆灭之祸，再图打算，这可能性实在不小。”

刘黑闼默然不语。

寇仲道：“听说徐圆朗给刘大哥你打得七零八落，不知何时可攻入他的老巢任城呢？”

刘黑闼坦然道：“事情怎会如此简单。徐圆朗正力图反攻，以收复失地。最可恨是他向高开道和宇文化及求援。宇文化及先后为李密和你所败，目下自身难保，可以不理。但高开道有突厥在后面撑腰，本身又勇武盖世，其大将张金澍擅用骑兵，不容小觑。”

寇仲把高开道和张金澍两个名字反覆念了数遍后，忽然问道：“有一事我真不明白，为何你们会拣这个时候向徐圆朗动刀子的？”

刘黑闼耸肩道：“道理很简单，因为徐圆朗一向依附李密，现在他靠山既倒，我们再无顾忌。此事差点忘记谢你。来！让刘大哥敬你一。”

“叮”！

酒相碰，各尽中美酒。

寇仲叹道：“我现在才明白甚么叫牵一发而动全身，何况李密肯定不止是一条头发。”

刘黑闼道：“徐圆朗这人最没骨气，一方面向高开道和宇文化及求援，另一方面又暗与王世充眉来眼去，故形势并非对我们完全有利。”

寇仲沉吟道：“有甚么小弟可以帮手的呢？”

刘黑闼欣然道：“只要你肯和我们做生意便成。其他的，不用我说，你也会设法扯住王世充或杜伏威，这对我们已有天大好处。”

寇仲苦笑道：“刘大哥真坦白，说到底你和你的夏王根本就不用怕我这支势孤力弱的少帅军能耍出甚么花样。”

刘黑闼坦然道：“你虽是当今寥寥几个我看得起的人之一，可是在现今的形势下，仍难有甚么作为。现在我当然很难说服你归附窦爷，但你千万别硬充好汉，一旦江都城破，又或王世充东来，你最紧要别忘记我刘黑闼是曾和你共患难生死的兄弟，只要捎个信来，我定会全力助你，到时我们并肩纵横天下，岂不快哉。”

寇仲叹道：“想想确很快意，刘大哥也确是魅力非凡的说客，不过我也不知是否该盼望有那种日子的来临。话说回来，刘大哥想和我做甚么生意？”

刘黑闼爽快答道：“我们给你战马武器，你则供应我们蔬菜米粮，对双方都有利无损。”

寇仲哑然失笑道：“说到底，你们的窦大爷终是希望我能多撑一段日子，对吗？这么好的提议，我寇仲怎能拒绝。”

刘黑闼伸出大手与他紧握，低声道：“小心点！记留得青山在，那怕没柴烧这两句话，我要走哩！迟些会派人和你联络。”

寇仲愕然道：“你不是准备今晚和我同床共话吗？”

刘黑闼无奈道：“我是在不能分身的情况下分身来此约，为何不见小陵？”

寇仲陪他往大门走去，边道：“他到了南方去，来！让我送你出城。”

刘黑闼神色一黯道：“他是否到巴陵去找令姐呢？”

寇仲像被锥心钢针刺了一记，犹豫半晌，才点头答道：“是！”

第十章 再临扬州

船抵扬州。

徐子陵从左舷眺望在晨霭中这临海的贸易大港，满怀感触！就若一个离乡的浪子，经过了万水千山和重重劫难后，终于回归到起点处。

奇怪的是上一次到扬州见炀帝那昏君时，却没有眼前的感受。

就是那令人神伤魂断的船程，让素素作出贻误终生的选择。

徐子陵心中绞痛。

旁边的幸容叹道：“扬一益二，若论全国贸易，始终是我们的扬州居首，否则我们竹花帮就不能成为南方巴陵帮外的另一大帮。所以在兜兜转转之后，始终都要把总舵迁回这里，邵令周这么卖李子通的账，自有其前因后果。”

“扬”是指扬州！案摇惫指益州，即四川蜀郡。

扬州江都等若中原的洛阳，是通汇各地的水陆枢纽，尤其水路方面，处于运河与长江的交汇点，又是长江的出海海岸，其地理的优越性可以想见。

陆路方面，扬州乃东达山东、西至四川，南延湖广的驿路大站。

各方面合起来，使她成为海、陆、河的枢纽要地，南北水陆转运的中心。自隋以来，大量的米盐、布帛经此北运供应中原与冀陕地区。而她本身亦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庞大城市，主要经营的货物有珠宝、盐运、木材、锦缎、铜器等。

当年炀帝被以宇文化及为首的叛军所杀，杜伏威的江淮军迟来一步，坐看李子通夺得这南方最重要的大城，确是棋差一。

像长江这种汇集天下水道的大河，谁也没有能力完全又或长期封锁。要把扬州重重围困，更非容易。杜伏威所以肯与沈法兴合作，皆因要借助他有丰富海上作战经验的水师船队，而沈法兴的水师，则是以海沙帮的庞大船队作骨干。

海沙帮帮主本为“龙王”韩盖天，于偷袭常熟新成立的双龙帮大本营时，被徐子陵重创，内伤一直不能痊愈，最后让位于爱姁案美人印愈游秋雁，以“胖刺客”尤贵和“闯将”凌志高分任左右副帮主，重整阵脚，稍露中兴之势。

江都扬州是由“衙城”骸案罗场惫两城合组而成，城池连贯蜀岗上下。

衙城是皇宫所在，也是总管府和其他官衙集中地，等若东都洛阳的皇城，位处蜀岗之上，易守难攻。当年若非宇文化及窝里反，有独孤阀全力保护的炀帝亦未必那么轻易遭弑。

在衙城之下扩展的商业和民居的地区为罗城，就在这长方形的城池内，聚居近二十万人，其数之众，乃南方诸城之冠。

街垂千步柳，霞映两重城！

罗城南北十一里，东西七里，周四十里。徐子陵和寇仲揉集了奋斗和艰难的珍贵童年岁月，就在这方圆八十里许的城内渡过。旧地重游，人事全非，岂能无感。

另一边的桂锡良见徐子陵眼露奇异神色，还以为他因不见有围城兵马而奇怪，解释道：“这年多来一直是打打停停，江都参面临江海，港口深阔，要围城谈何容易？兼且李子通在另一大城锤离置有重兵，不时从水道来偷袭围城的敌人，所以杜伏威和沈纶每次于轮番攻城后，都要退军重整生息，好恢复元气，否则李子通怎能捱到今天？”

徐子陵心中暗暗佩服寇仲，杜沈两军之所以不愿联手攻城，正因各自猜疑，而寇仲则把握到他们间这至关重要的矛盾，于是从容定下离间计策。

他却不知首先想到此关键的人，是虚行之而非寇仲。

城外码头处虽远不及以往的千帆并列，帆樯蔽天，但亦靠泊了百艘以上的大小船只，似乎要趁这短暂的和平时光，狠做买卖。

他们的船缓缓靠岸，来迎的只有骆奉和十多名帮众，另外尚有小批李子通麾下的兵将。

只看这种款待，便知李子通和邵令周对桂锡良毫不重视。

徐子陵往后退开，免得那么惹人触目。

洛其飞移到他身旁道：“看来会有点小麻烦。”

徐子陵点头道：“只好随机应变。”

风帆终于泊岸，骆奉首先登船，带点无奈的语调向桂锡良道：“大王有令，所有抵江都的船只，都要彻查人货，验证无误后，始可入城。”

桂锡良色变道：“连我们竹花帮的人都不能例外，我今趟可是为大王办事哩！”

骆奉探手抓他肩膊道：“忍耐点！大家心知肚明内里是甚么一回事就成。”

目光落在扮成“疤脸大侠”的徐子陵等十七人处，问道！案这些贵客是否来自少帅军的兄弟惫徐子陵弄哑声音，抱拳道：“小弟山东『风刀』凌封，见过骆堂主，此行正是奉少帅之命，听候桂堂主差遣。”

骆奉当然从未听过山东武林有这么一号人物，心中嘀咕，表面只好装出久闻大名的样子，然后道：“查验入货的事合情合理，该不是有人故意刁难，望凌兄谅解，否则如何与少帅合作。”

回头向岸上的李军打个手势，他们上来查船。

徐子陵心中暗叹，知道麻烦才是刚开始。

回到扬州，就像回到一个久远但却永不会遗忘的梦里。

无论城内城外，随处可见战火留下触目惊心的遗痕，坍塌破损的城墙、烧焦废弃的各式各样攻城工具，沉没的战船，路上乾黑的血迹，大火后的废屋，颓垣败瓦更是随处可见。

但人们对这种景象都习以为常，除了负责修补城墙的民工外，其他人如常生活。

由於缺乏战马，众人入城都要倚赖双腿，缓步细察满目疮痍的情景。

竹花帮的总舵重设於罗城紧靠蜀岗之下的旧址，但建物却是新的，规模比前更宏伟，由七组建物合成，各有独立隔墙，以门道走廊相连，其中四组分别是风、晴、雨、露四堂。

未抵总舵之前，骆奉和桂锡良领先而行，不住低声说话，徐子陵和幸容则在队尾，当经过扬州最着名的花街“柳巷”时，幸容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案玉玲夫人重开天香楼，现在已成了扬州最有名的青楼，天香双绝更是南方最有名的两位才女，等闲人想见她们一面都不容易，今晚让我带你去见识一下惫柳巷之西是横贯南北的旧城河，横跨其上有如意和小虹两道大桥，两岸风光旖旎，长堤柳丝低垂，芳草茵茵。

再远处是与旧城河平衡的另一道大河汶河，沿汶河向东而的大南门街，就是扬州最兴旺繁盛，商铺集中的主道。

徐子陵此时充满触景生情的情怀，那有兴致去想青楼的事，但亦兴起一种异样的感觉。

想起当年只可用偷窥的方法去欣赏天香楼的姑娘，现在却可登堂入室去扮阔大爷，可知今昔有别，他们已是长大成人。

对少时的寇仲和徐子陵来说，扬州城是捉迷藏或四处逃命的好地方。

在炀帝把扬州发展成江都前，城区内的房屋大多自发形成，结果是布局毫不规则，斜街弯道，芜杂交错，除了几条主大街外，真是九曲十叁弯，歧路处处，成为扬州的特色。

两人当年最爱混的除大南门街外，尚有与大南门街十字交错的缎子街，不但售卖锦、缎、绢、绸的店成行成市，尚有出售饰物和工艺的店子，故最多腰缠万贯的豪客到这里溜，对当时的寇仲和徐子陵来说，则是肥羊的集中地。

幸容见徐子陵没说话，还以为他已同意今晚去逛青楼，便转往另一话题道：“骆堂主对我们算是最好的了！只有他肯帮我们说两句话。”

徐子陵愕然道：“那沈北昌呢？”

幸容压低声音道：“沈老头很阴沉，谁都不知他真正想的是甚么，我看邵令周对他很有顾忌。”

徐子陵皱眉道：“玉玲夫人对我们竹花帮有没有影响力？”

幸容道：“当然有哩！她对我们很支持，可是她从不插手帮务，在帮内更没有实权。故她的影响力只是来自帮中兄弟对她的尊重，遇到重大的事情时便难生作用。”

此时一行五十多人刚进入院门，邵令周和沈北昌两人联袂而出，截骆奉和桂锡良。

四人围作一团说话，事实上桂锡良只有垂首恭答的份儿，真正对话的是邵令周和骆奉。

接骆奉挥手召唤队尾的徐子陵过去，先介绍与邵令周和沈北昌认识，然后邵令周以带点不屑的眼光打量他道：“凌兄能否代表少帅说话。”

徐子陵淡淡道：“当然可以！否则少帅就不会派我随桂堂主回来。”

邵令周露出怀疑的神色，好片晌才点头道：“好！请凌兄立即随邵某到总管府见大王，他要和能代表寇少帅的人说话。”

又同桂锡良和骆奉道：“两位堂主不用随行，有老夫和沈老便成啦！”

陈长林在虚行之这个老友陪同下，进书斋见寇仲，这位少帅正捧鲁妙子的《机关学》秘本在用功，看得眉飞色舞，见陈长林到，大讶道：“长林兄竟可以这么快回来？”

两人坐下后，陈长林道：“轻舟顺流，到东海不过大半天，回程时顺风，也不过费了一晚多几个时辰。长林幸而不负所托，千五江南子弟兵，今晚即可抵梁都，他们用的都是自备的兵器。”

虚行之补加一句道：“全是江南各大铁器老字号打制，要冒充都冒充不来。”

寇仲收起秘本，欣然道：“如此就更好，今次我们只是要离间敌人，而不是真的去攻击老杜的江淮军，有甚么方法可既不会损折我方的人，偏又可撩起老杜的误会和怒火呢？”

虚行之从容道：“详细计划，虽待听得其飞的情报方可定细节。但最好是能在某一特别的形势下，刺杀杜伏威旗下某一重要的爱将，不论成功与否，都不愁他们不引起猜疑，进而翻脸大动干戈。”

陈长林不解问道：“甚么特别形势？”

虚行之解释道：“现在杜沈两军是轮流攻打江都扬州，可以想像无论是谁攻城，必是全力以赴，希望能先入城饮那口头啖汤，其中两方面自有协议。据江都来的消息说，上一次刚好是沈军攻城，攻守双方均损折甚钜，待江淮军再攻城时，便极有破城的可能，我们需要的，正是这种形势。”

寇仲拍案叫绝道：“此计妙绝，正好提供了沈纶破坏合作的动机，就是怕江淮军先一步入城，尽收胜利成果。”

接使人去召卜天志来。

虚行之道：“现在我们唯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避过杜沈两军，甚至李子通的耳目，因为这样浩浩荡荡的出动过千人，行上极难保密。”

寇仲笑道：“原本没有可能的事，现在却变得大有可能。哈！救星来啦！”

卜天志匆匆来到，弄清楚后，拍胸保证道：“此事可包在我身上，我和各个码头的龙头大哥多少都有点交情，只要长林的人扮作我的手下，我可分批把他们送至江都附近我们一个秘巢内，等待行动的良机。”

虚行之喜道：“那就万事俱备，只欠情报这东风了。”

寇仲道：“不若我们把行刺的对象改为老杜本人，不是更一针到肉吗？横竖我们根本不求成功，只要虚张点声势，遗下些江南老字号的箭矢兵器，大叫几声江南口音的话就大功告成，”叁人无不点头称善。

陈长林关心的却是另一问题，道：“假设杜伏威真的中计反击沈纶，我们又如何利用这情势？”

虚行之道：“杜伏威的实力远胜沈纶，必可予沈纶军士沉重的打击，那时沈纶只有循江南运河退返毗陵一途，我们可於运河上截击沈纶，攻他一个猝不及防，莫知所措。”

寇仲望向卜天志，问道：“此事可行吗？”

卜天志欣然道：“对江南的分歧水道，我们了若指掌，可保证当我们的战船突然於运河出现时，江南军始如梦初醒，只要我们能抢上沈纶的帅船，长林兄将可手刃沈纶。”

寇仲哈哈笑道：“事不宜迟，我们立即进行准备的工夫，到时我会亲自陪长林兄上船拜会沈纶那小子，看看老天爷是否肯主持公道。”

陈长林剧震道：“我的性命由今天开始，就是少帅的哩！”

第十一章 暗怀鬼胎

抵达总管府接客的外堂，值勤的队长叁人等候，道：“大王正在见客，请叁位稍候片刻。”

坐下后，徐子陵闲无聊，功聚双耳，探听只隔一道门户的大堂内的声息，刚好捕捉到一把带外国口音的熟悉声音道：“战马可於十天内运至江都，让大王重整骑兵队伍，而我则只要寇仲项上的人头。”声音虽细至几不可闻，基本上他仍可听得个一字不漏。

徐子陵吓了一跳，认得正是窟哥的声音。

李子通乾笑两声，得意道：“契丹战马，天下闻名，王子放心，这五百匹优质良马我绝不会白收的。只要寇仲肯领军南来，形势恰当时，寡人会请王子亲率奇兵，配合我们的劲旅，狠狠予这小贼重重一击，教他永不能超生。”

另一把难听如破锣的声音道：“寇仲和徐子陵威风得太久哩！弄至仇家遍地，梁王昨天通知我们兄弟，他已派出『大力神』包让、『恶犬』屈无惧和『亡命徒』苏绰叁大高手，到来协助对付这两人，到时配合吴王旗下的众多高手，任他两人叁头六臂，也难逃此劫。”

李子通笑道：“只要有大江会仗义帮忙，何愁大事不成。”

徐子陵这才知道那难听的声音若非“龙君”裴岳，就总案虎尽惫裴炎，禁不住心中好笑，若李子通知他能以灵耳偷听，必然非常后悔。

李子通又道：“现在寇仲派来的人正在门外等候，待我摸清寇仲的底子，再和各位商议。那小贼好大喜功，总以为自己是无所不能，甚么人都不放在眼内，我就利用他这点，许以些许甜头，引他人彀。”

接是窟哥等从后堂离去的声。

徐子陵心想该是轮到自己上场表演的时刻了。

* * *

寇仲拉陈长林，到总管府的花园去漫步，恳切地道：“长林兄的性命是自己的，不须给我，更不用给任何人。大家走在一起，最重要是理想和利益一致；那我可为你而死，你可为我而亡，但分别在仍是为自己。一旦出现分歧，便各自上路，哈！多么理想。”

陈长林苦笑道：“少帅和王世充绝对是两种不同类的人，他要的是盲目的忠心，把个人的利益完全抛开，只以他的利益为先。”

寇仲笑道：“那是历史上所有帝皇对臣子的要求。我怎同呢！对小弟来说，上下之分只是一种方便；最好是大家能似兄弟凑兴般向某一崇高的目标迈进，为受苦的百姓干些好事，挑战各种欺压人民的恶势力。”

陈长林道：“少帅的想法非常伟大特别，令人感动。”

寇仲忽地停步，负手细察小径旁的一株盘栽，沉吟一会后，道：“现在的少帅军已略具雏形，兵卒的编伍训练有宣永和焦宏进主持，政府的运作有虚行之，侦察通讯有洛其飞，财务粮草有任媚媚，水战有卜天志，假若再有长林兄为我主理海上河上的贸易和建造优良的战船和货船，将可令少帅军如虎添翼。”

陈长林心悦诚服道：“少帅果然是高瞻远瞩的人，不像沈法兴之辈，得势后只顾巩固权力，榨取人民的血汗，掠夺钱财粮草，短视无知。少帅放心，长林定不会辜负你的期望。”

寇仲道：“有长林兄我自是放心哩！但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时日无多，一旦给李小子平定了关西的其他义军，便是他出兵东下之时，所以我们必须抢在那日子来临前，建立起一支有庞大水师辅助却以骑战为主力的军队，才有望可与关中军决战沙场。在船舶的建造上，长林兄有甚么好的提议。”

陈长林点头道：“水战的主要装备就是战船，它等若城廓、营垒、车马的混合体。好的战船以战则勇，以守则固，以追则速，以冲则坚，能达到勇、固、速、坚，才能称为好的战船。不过水战中战船极易折损，所以不仅数量要多，还要在性能上各式各样俱备，以应付千变万化的战斗。”

寇仲转过身来，欣然道：“长林兄对水战确很有心得，我便从未想过这些问题，少时听人说书，便有『青龙百馀艘，黄龙数千艘』之语，还以为

夸大之词。”

陈长林笑道：“与少帅谈话既轻松又有趣，谈笑用兵，怕就是这样子。不过水战上动用以千计的战船，是确有其事，例如东汉时马援伐交趾，便将楼船二千余艘，梁朝与北齐作战，在合肥一战就烧齐船叁千艘。”

寇仲一震道：“梁朝是否就是萧铣先祖的梁朝？”

陈长林点头应是。

寇仲恍然道：“难怪萧铣如此重视卜天志的背叛，因为他事事都学足先人，更深明水师的重要性。哼！所以欲要击垮巴陵帮，除了要封香小子的青楼断其情报来源外，尚要先破他们的水师，此两项缺一不可。”

陈长林只好聆听，深感寇仲的思想有如天马行空，难以测度。

寇仲想了想又问道：“凭我们现在的人力物力，要建造一队由五百艘战船组成的水师，需多少时间？”

陈长林爽快答道：“若一切从头开始，最少要十五年。”

寇仲愕然道：“那怎么行？”

陈长林胸有成竹道：“少帅放心，其实大多数战船与民用货船在船体结构上并没有大差别，无论楫、棹、篙、橹、帆、席、索或沉石，都是同样的东西。只要将民用货船加上防卫设施与武器装备就可转为军用。再配以精於水战的将领土卒，便规模具备。故不用一年我可替少帅弄出一支有规模的水师舰队。”

寇仲喜出望外道：“又有这么便宜的事。长林兄还有没有办法使人在平时看不出它们是战船，到作战时才露出真面目，那更可成水上的奇兵。”

陈长林道：“我可以想想办法。”

寇仲搂他肩头，朝大堂方向走去，压低声音道：“此事须量力而为，并以不扰民为主。”

待我起出『杨公宝库』后，会有大量真金白银去收购民船。现时不妨将就点先改装彭梁会和骆马帮的旧船，那怎都有百来二百艘，加上巨鯤帮投诚的数十艘大小船只，该可应个景儿吧！”

李子通高踞龙座之上，斜眼睨在邵令周和沈北昌陪伴下步入大堂的徐子陵，似要把他看穿看透。

大堂内左右排开共十八张太师椅，此时左边的首叁张均坐李子通手下的心腹，椅后是两排持戟的侍卫，甲鲜明，威风凛然。

这样的气派，在皇宫内摆出来是恰如其份，但在总管府大堂便有虚张声势之嫌。不过李子通也是迫於无奈，要放弃被大火肆虐过的皇宫而改用总管府，且为表示与昏君有别，更不敢入住其他为享乐而建的行宫。

门官唱喏下，邵令周和沈北昌只依江湖礼数晋见，徐子陵有样学样，省却很多麻烦。

李子通赐坐后，冷然问道：“凌先生在少帅军中身居何职，有否令符信物，能否代表寇仲和徐子陵说话？”

坐在下面的叁名将领，均以冷眼紧盯徐子陵，看他如何应对。

李子通的容貌明显地比当年相遇时消瘦憔悴，鬓发花斑，可见争天下须付的代价。

徐子陵淡然道：“我军因仓卒成立后，征战连绵，很多方面都未暇顾及，令符文书，一概未备，请吴王见谅。”

李子通眉头大皱道：“那凌先生如何证明可代表他两人说话？”

邵令周插入道：“大王明鉴，敝帮桂锡良，亲口向老夫证实凌将军乃寇少帅的全权代表。”

李子通“哦”的一声，挨往太师椅去，神态悠闲的介绍叁名将领与徐子陵认识，依次序是左孝友、白信和秦文超。

徐子陵心中涌起奇异的感觉，早在扬州当小混混时，他和寇仲便听过这叁个人的名字，还心生仰慕。

尤其是左孝友，更曾是其中一股义军的领袖，在大业十年於蹲狗山起义后，威风过一段日子，后来才归降比他迟一年崛起的李子通。叁将中亦以他年纪较大，在四十许间，高瘦精矍，满脸风霜。

白信和秦文超均是年青威猛，典型山东汉子高大过人的体型，对徐子陵的神态隐含敌意，只是微微颌首为礼，冷淡而不客气。

“砰”！

李子通一拍扶手，喝道：“既可代表他们说话，凌将军师请告诉我，你们为何要攻打东海，杀我亲弟，动摇我李某人的根基？”

徐子陵丝毫不让地回敬他凌厉的眼神，淡淡道：“吴王该是明白人，在这争雄天下的年代，非友即敌，而敝军先礼后兵，曾派出彭梁会的任二当家，来江都谒见大王，商讨联盟之事，却为大王所拒，致由友变敌，责任岂在我方。兼之发觉沐阳李星元竟来诈降，只好将计就计，先发制人。”

话尚未说完，李子通已霍地立起，戟指厉声喝道：“大胆！人来！给寡人把他推出去斩了。”

李子通两旁侍卫蜂拥而前。

徐子陵的手按往刀把上，邵令周和沈北昌手足无措时，左孝友跳起身来，大喝道：“且慢！”

众卫士倏地止步。

左孝友向李子通道：“合则两利，分则两亡，大王请息怒。”

李子通气呼呼的狠盯徐子陵好一会后，才坐回台阶上的龙椅内去。

卫士退回他左右两旁。

左孝友坐下后，向徐子陵道：“少帅今赵派凌将军来，究竟有甚么好的提议？”

徐子陵由於早先偷听到李子通对窟哥等人说的话，心知肚明对方是采用一硬一软的方法，制造压力，以在谈判中占得更大的好处。暗觉好笑，仍是那副好整以暇的姿态道：“左将军说得好，合则两利，分则共亡。杜伏威可与沈法兴结盟，我们少帅军当然亦可与贵方联手。假若大王认为此议尚可行，我们便继续谈下去，否则本人只好立刻离开，回报敝上。”

李子通冷笑道：“寇仲夸口能解我江都之围，是否真有此言？”

众人的目光全集中到徐子陵身上。

徐子陵从容笑道：“确有此言！”

秦文超长笑道：“杜伏威称霸江淮，敝主雄踞山东之际，寇仲和徐子陵仍只是扬州城的小混混，在竹花帮中连一片竹叶的资格也欠奉。现在虽稍为得势，但凭甚么能耐可击退江淮与江南的联军呢？”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比起李密的纵横中原，杜伏威算得上是老几？问题是大王能否像王世充般，至少在破李密之前，大家衷诚合作吧了！大王可以办得到吗？”

李子通脸色立变，因为徐子陵言下之意，自是寇仲既可破李密，自亦可不把杜伏威和李子通放在眼内，而与李子通的合作更只止於解江都之围，其后双方再分高下胜败。

白信怕李子通忍不住怒火，插入道：“但我们怎知贵上有合作的诚意？”

徐子陵哈哈笑道：“敝上寇仲和徐子陵均是一言九鼎之人，你们何时听到他们做过任何背信弃义的事？”

大堂内一片绷紧了的沉默。

李子通的手指一下下敲响扶手，沉声道：“空口白话，说来何用之有？寇仲究竟有何妙计，可解江都之危？”

徐子陵微笑道：“只要大王肯解除对运河的封锁，从锤离向我方提供粮草补给，再予我们有关敌人精确的情报消息，我们即可挥军偷袭敌人的后方阵垒营寨，教他们首尾难顾，腹背受敌。当年李密就是以此法，教宇文化及的十万精兵疲於奔命，况於杜伏威区区数万江淮军乎？”

左孝友道：“当时李密战将如云，兵力雄厚，现在少帅军只是初具规模，怎可相媲？”

徐子陵答道：“这正如江淮军亦难与当时宇文化及的精兵相比，且听说杜伏威和辅公佑并不咬弦，此事究竟是真是假？”

众人到这刻始知遇上了个雄辩滔滔的说客，一时语塞。

李子通直接了当的道：“寇仲可发动多少人马来助我？”

徐子陵断然道：“二万军马又如何？”

李子通紧接道：“先告诉寡人，你们打算怎样处置在东海我们李姓的族人。”

徐子陵微笑道：“大王是明白人，该知大家如在合作上没有问题，大王的族人自可随意离开。李子通大笑道：“好！就这么决定吧！”

徐子陵早知这是最后必然的结果，如此对李子通百利而无一害的建议，对方怎能拒绝呢？

第十二章 飞轮斗舰

徐子陵回到露竹堂，幸容迎上来道：“骆堂主和锡良哥在内堂说话，你：”徐子陵拍拍他肩头低声道：“我要先和其飞交待两句，稍后才去见他们。”

幸容连忙引路。

徐子陵见过洛其飞后，才到内堂会骆奉和桂锡良，还未坐定，骆奉欣然道：“原来是子陵你，那我就放心哩。”

徐子陵既愕然又尴尬，不明白桂锡良为何如此相信骆奉，桂锡良解释道：“奉叔一向最关照我和小容，瞒谁都可以，却绝不可瞒他。”骆奉道：“李子通有甚么话说？”

徐子陵回过神来，微笑道：“当然是冠冕堂皇的动人说话，双方结成联

盟，共拒大敌，不过我们亦早准备和他合作，所以一拍即合。”

骆奉皱眉道：“李子通并不是言而有信的人，子陵你要小心点。”

幸容道：“那等若与虎谋皮。”

徐子陵不敢漏太多，低声道：“这方面我们也有准备的。放心好了。”

骆奉眉头大皱道：“子陵你来告诉我，寇仲为何要夸言锡良可破去杜沈的联军，现在给邵令周拿这点大做文章，教锡良如何下台？”

徐子陵稍为放心，知桂锡良并没有托出全盘计划，点头道：“所以我才要来了解形势，说不定需奉叔大力帮忙。”

骆奉呆了半晌，叹道：“现在的帮争变成是靠向李子通还是寇仲的斗争，邵令周今趟真失策。”

徐子陵不解道：“他是否想当帮主呢？”

幸容冷哼道：“这个当然不在话下。问题是小仲和你已在帮中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又有宋阔在后面撑腰，使他不敢轻举妄动，怕惹来你们和宋阔的反击。直至现在有了李子通这大靠山，他始能神气起来。”

徐子陵问道：“究竟沈堂主是站在那一边的。”

骆奉露出奇怪的神色，徐徐道：“若非有他点头，我怎会坐在这里听你们说话，为你们担心？”

叁人听得愕然以对。

骆奉叹道：“事实上这是少壮派和元老派之争，本来少壮派根本不是对手，但因有寇仲和子陵你的支持，把整个形势逆转过来。除了邵令周的嫡系外，年青一辈无不以锡良和小容马首是瞻，因为你们代表的是一种新兴进取的力量，目标远大。我和沈老有见及此，更怕竹花帮会因而四分五裂，遂分头行事，力图平息干戈。唉！岂知邵令周竟投向李子通，令事情恶化至难以挽回的地步，以后该怎么办？恐怕亦没有人能知道。”

顿了顿续道：“邵令周最错的一步是把嚣张狂妄的麦云飞捧为堂主，令我和沈老感到他不止爱任用私人，还目光短浅，不明白人心之所向。”

接摊手道：“你们现在明白了吗？”

桂锡良呼吸困难的道：“原来如此。”

徐子陵点头道：“事情确到了难以挽回的境地，目下邵令周完全站在李子通的一边，大家只有彼此周旋下去，直至另一方坍台。”

骆奉道：“我不宜在这里勾留太久，若有甚么新的消息，须立即通知我。”

骆奉去后，叁人你眼望我眼，都有不知从何说起的感慨。

最后幸容长身而起道：“这些事愈想愈令人心烦。不若我们重温儿时的旧梦，到外面去把臂夜游，来个不醉无归如何？”

夜幕降临，华灯初放，大南门街五光十色，交相辉映，日市结束，夜市继开，真有昼夜不绝之感。兼之有名的缎子街和其他坊巷与之交错，酒楼歌榭分布甚密，不愧被称着天下的烟花胜地，连绵的战事似对之没有半分影响。

在灯烛辉煌的长街上，人流如潮，摩肩接踵，店铺内则有各具特色的玩物商品，列纷陈，令人目不暇给。

叁人像变回以前在扬州的小混混，你推我拥，在人流中争先恐后，四处。

徐子陵大讶道：“似乎比以前更兴旺哩！”

幸容笑道：“昏君死了，自是兴旺。”

桂锡良挤入两人中间，左右搂他们肩头，兴高采烈道：“你这叫来得及时，每逢江淮兵或江南兵退兵后，各地的商贩便潮水般涌进江都城来做买卖，每天都有过百的船只从各地驶来，否则那有这么热闹。”

沿街不但店铺林立，与店铺紧相呼应的是摆设摊档的摊贩，买卖货物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由日用品、装饰物，以至看相占卦、笔砚字画，还有沿街叫卖的行贩，他们推小车，又或挑担顶盘，各施浑身解数，高声吆嚷，招徕顾客，都想把小吃、玩艺剪纸花样，五色花线等零食玩艺卖出去。

那种热闹的情景，教人耳根难净，眼花缭乱。

到了贞嫂曾摆档卖包子的市集，又是另一番情景，随处可见人东一摊、西一档的设场卖艺，说书的、装神弄鬼的，耍傀儡、演武术，吸引了以千计来逛游的观众，气氛炽烈，充满醉生梦死，於战乱中及时行乐的味儿。

叁人你耍我，我耍你，笑语声中，来到热闹绝不逊色於大南门街的柳巷。

虽名之为“巷”，但只比大南门街窄小了叁分之一，亦是车水马龙，寻芳客不绝如缕。

柳巷最大特色是罗列两旁连串伸延的红纱灯笼，那是青楼门前的当然标志，吸引各色人等进进出出，传出来的笙歌丝竹响彻夜空，浮杂沸腾声浪，充盈长街。

更有鸨母姑娘，在激烈竞争下为使生意兴隆，各出奇谋在门前拉客，莺莺燕燕，媚眼笑语，更为花街平添无限春色。

徐子陵虽不爱逛青楼，但因旧地重游，亦大觉有趣。

指指点点之际，不觉来到天香楼的门前，把门的汉子见叁人来到，恭迎道：“桂大爷和幸大爷请！”

徐子陵大叫一声“且慢”，拉得两人退后两步，苦笑道：“喝酒的地方随处均是，不用到子内去喝吧！”

幸容和桂锡良被他逗得大乐，左右把他夹起，直闯院内。

自有人领路登楼，把叁人带到【木鬲】窗外可俯瞰旧城河两岸夜色，景致佳绝的豪华厢房中。

俏婢摆下酒碗筷，端上小吃后，在桂锡良吩咐下退出房外。

幸容笑为两人斟酒，叹道：“想当年我们日日望天香楼的大门望洋兴叹，羡慕每一个有资格跨过门槛的人。现在却能坐在楼内最华丽的厢房举痛饮，上天待我们实在不薄。”

桂锡良举酒劝饮，大笑道：“浮生如梦，人生几何，乱来知酒性，一醉解千愁，今晚我们叁兄弟定要喝个痛快。”

徐子陵给他的“浮生如梦，人生几何”勾起悼念素素的心事，悲从中来，举一饮而尽。

桂锡良和幸容覆桌上，拍掌怪叫。

徐子陵摇头道：“你两个小子定是晚晚到这里来混的哩！”

幸容故作神秘的凑到他耳旁道：“荆曼和尤杏两位姑娘并称天香双绝，艳盖江都，未曾听过她们弹琴唱歌的都不算来过扬州。幸好你两位兄弟尚算有点面子，特别请玉玲夫人安排她们抽空来唱他娘的两曲小调，保证你的眼睛和耳朵同样有福气。”

桂锡良亦在另一边压低声音道：“最糟是你要扮疤脸大侠，否则凭我们徐公子原来那张小白俊脸，说不定可打动人家姑娘芳心，和徐公子携手巫山，共渡春宵哩！哈！”

两人捧腹狂笑时，环佩声响。

桂锡良和幸容精神一振，齐叫“来了”。

寇仲与陈长林巡视了长长一截运河水道后，赶返城内，就在酒楼晚。

闲聊几句后，话题又转回水战上。

寇仲问道：“有甚么方法可封锁水道呢？”

陈长林皱眉道：“那只是在水道中设置各种障碍，以阻止船只通行，例如在水底设立木栅、尖柱或拦江铁一类的东西。但诸如此类的措施只能收一时之效，消极被动，一旦给对方侦知，对方可设计破去，故从没有人真能锁河封江。”

寇仲想起自己当年乘船下竟陵时，江淮军以铁横江，给自己一刀斩断，欣然道：“这就成了，我最怕被李子通锁我后路，令我们的水师难以北归”陈长林道：“但锁江之法，若配合得宜，亦确可收奇效，不可轻忽。”

寇仲忍不住道：“想不到长林兄除了海上贸易外，对水战亦这么在行。”

陈长林微笑道：“要做贸易，首先就要防海上的盗贼，甚至和海盗没什么分别的旧隋水师，对此道不在行又怎成？行走大海的商船同时都是战船。严格来说，河道的水战实非我所长，我精的是海战。”

想起海战，寇仲便犹有馀悸，道：“海战确和江河之战大不相同。”

陈长林点头道：“大海之战，全凭风力，风势不顺，虽隔数十里犹如数千里，旬日难到。”

寇仲沉吟道：“若我们能控制海岸，不但可把兵员迅速运送，更可阻截敌人的水师。”

陈长林摇头道：“那是没有可能的！要在大海寻上敌人，是名副其实的大海捞针。况且若让船队终日在大海巡弋，一旦遇上风暴，便要全军覆没。所以海战首重天时，无风不战，大风不战。飓风将至、沙路不熟、贼众我寡、前无泊地，皆不战。及其战也，勇力无所施，全以矢石远击。唉！船身簸荡，要击中敌船，会比在江河上难上百倍。且我顺风而逐，贼亦顺风而逃，既无伏可设，又无险可扼，能破其一二船，已属万幸，要称霸茫茫大海，谈何容易。”

寇仲双目精芒亮起道：“长林兄对水战之道果然是深有认识，嘿！若从海上登陆去攻打敌人，敌人岂非无从拦截吗？”

陈长林信心十足道：“若由我设计航线，保证敌人连我们的影子都摸不，登岸时再能准确把握风势与潮汐的涨退，更可收奇兵之效。”

寇仲呵呵笑道：“这就成理！我一直在担心如何可把长林兄的千多子弟兵秘密送往江都，志叔虽蛮有把握的样子，但我素知老杜的厉害，一个不好，就妙计难成。现在有长林兄海上奇兵这一招，将可解决所有问题。”

陈长林霍地起立，道：“我现在立即要去和志叔商量，今晚就要赶去截住正赶来梁都的船队，此计肯定万无一失。”

寇仲一把扯他道：“回程时可否顺手抢沈法兴的一批商船战船回来呢？你们对他的水师那么熟悉，只要船出大海，对方只有徒唤奈何，可省却我们很多功夫。”

陈长林道：“假若能出其不意，应该可以办到的，但顶多只能偷七、八条船，但冒的风险却非常大，似不甚化算。”

寇仲道：“那只好放弃这贪捡现成便宜的想法，长林兄先坐下，让小弟给你看一样东西。”

陈长林重新坐下，接过寇仲递上来机关巧器的秘本。

寇仲低声道：“请翻往一百零一页。”

陈长林依言翻到该页，愕然道：“这是甚么船？”

寇仲指秘本内的图样得意地道：“这叫飞轮战船，利用水对船产生的反作用力推船前进，比用船桨更省力和有效，就算在无风时，亦可日行百里，是一种装上『车轮』的船，放左右弦下置轮激水，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制造省易又持久耐用。”

接指图样下的文字道：“你读读这几句，飞轮战船，傍设四轮，每轮八楫，四人斡旋，日行千里。千里当然是夸大吹牛皮，我打个折扣，能日行百里也不错啦。”

陈长林动容道：“这是谁想出来的。”

寇仲再读下去道：“以轮激水，置人於前后，踏车进退，上中下叁流，回转如飞，敌人只能相顾骇愕。”

寇仲轻轻道：“就是鲁妙子鲁大师，你听过吗？”

陈长林长叹道：“当然听过，小子服啦，我立即人依图改装，密藏於船腹下，有了这么一批轮动战船，天下水道还不是任我们横行吗？”

两人对视一眼，齐齐纵声长笑。

第十三章 利己利人

来到城门时，才发觉城门不但关了，还聚了一批人，既有把门的衙卒，亦有些不知是甚么来头的大汉。

两人作贼心虚，躲到离城门不远的一条暗巷里，坐了下来。

寇仲把抢来的钱袋取出，金睛火眼地借着城门掩映过来的火把光，点算收获。

徐子陵则拔出长刀，爱不惜手地把玩。

寇仲点了两遍后，大喜道：“今趟发达了，总共约有二十两白银，不但足够我们到洛阳的旅费，还可大吃大喝，再逛他叁天窑子。”

徐子陵把刀搁在膝上，不相信的探头去看，喜道：“那就不用去偷盐运盐和卖盐那么辛苦了。”

寇仲骂道：“真没有志气。二十两便满足得要死的样子。海沙照样要偷，我们就在这裏过一晚，明天城门一开，立即去提货走人，唉！希望老刘不要被人发现就好了。”

徐子陵苦恼道：“真希望懂得轻功，那就可越墙而去了。啊！”

两人脸色一变，急剧的蹄声，由远而近，头皮发麻时，大队人马在巷外的大路驰过，少说也有百来人，往城门驰去。

不片刻听到有人低喝道：“海沙扬威！”

另一方答道：“东溟有难！”

两人探头外望时，只见城门处开了侧边的小门，众海沙帮徒策马鱼贯而出。

他们脸脸相觑，但片晌之后，又有几起人出城，都是用相同的切口，其中一些帮众只是徒步而行。

徐子陵道：“海沙帮今晚大概会攻击东溟派的大船，我们是否要去通知一声？海沙帮肯定没有半个是好人！”

寇仲双目亮了起来，低声道：“你想到琉球去吗？只是娶得那个小婢已艳福不浅了，来吧！”

徐子陵随他站起来，骇然道：“说不定会给人认出我们的。”

寇仲挺胸道：“不入虎穴，焉得甚么子？噢！记起了，是得老虎的女儿子，即是雌老虎。为了东溟派那些美丽的雌老虎，怎都要搏他娘的一。看！那城门还敞开，我们又有刀，被识破了便杀出门外去，只要走到海边，噗通一声跳进水裏，凭我们的九玄闭气大法，谁拿得着我们。来吧！胆小鬼！”

言罢大步走了过去。

徐子陵没法，硬着头皮陪他去了。

才踏上出城的大路，后面蹄声响起，四骑疾驰而至。

寇仲见城门处不见了那几个常服大汉，只有十多个衙卒，正狠狠盯着他们，想掉头走已不成，转身向冲来的四骑招呼道：“二爷出城了吗？”

四骑擦身而过，其中一人应道：“大爷和二爷在后面！”接着旋风般去了。

寇仲和徐子陵吓得忙加快脚步，隔远向那些衙卒叫道“海沙扬威！”

其中一个兵头笑道：“你这两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学人去干活，是否嫌命长了？”

众兵爆出一阵哄笑。

另一兵卒道：“你们是谁？为何没见过你们？”

寇仲一拍长刀，装出粗豪姿态道：“二爷是我们的阿公，谢峰是我们的乾阿爹，上个月才收录我们的。”

众兵见他说来有纹有路，再不阻拦，放他们出城。

两人大喜若狂，急步奔出城外。

方踏出城门，立即心中叫苦。

原来城门外黑压压聚了几大队人马，少说也有近千人。

由於他们既没有点燃火炬，又个个闷声不响，两人出城后才发觉，已是无法脱身了。

有人喝道：“海沙扬威！”

两人同时答道：“东溟有难！”

一名大汉迎过来，低声问道：“那个堂口的。”

寇仲硬着头皮道：“馀杭分舵的！”

大汉不疑有他，指了指其中一堆人道：“绑上红巾，站到那裏去，龙头快到了！”

徐子陵见他递来两条红布，慌忙接过。

来到那组馀杭分舵的人堆时，两人装作绑扎红巾，低头遮遮掩掩的来到了队尾，竟没给人瞧出破绽。

前面的几个人掉头来看他们，黑暗中看不真切，正要问话，幸好蹄声急响，一群人由城门驰出，再没有人理会他们。

带头的是个铁塔般的大汉，因在他左右方两人均高举火把，所以众人都看得清清楚楚。

此人长相威武，背插双斧，目似铜铃，环目一扫，包括寇徐两人在内，都感到他似是单独看到了自己的样子。

其他人各有特色，其中还有位相当美貌的尼姑，宽大的道袍被海风吹得紧贴身上，露出美好诱人的曲线。

那谭勇亦是其中一人，不过排到队尾处，看来其他人的身分都比他高。

那大汉到了分列两旁的部下间，策马转了一个小圈，停了下来。

众海沙帮徒纷纷拔出兵刃致敬。

寇仲一边举刀作状，乘机凑到徐子陵耳旁道：“这龙头看来要比我们这两个高手高得多，有机会就溜，甚么都不要理了。”

见到这等声势，徐子陵亦心虚得要命，不迭点头。

那海沙帮的龙头勒马停定，喝道：“今趟我们海沙帮是为宇文化及大人办事，酬劳优厚不在话下，还有其他好处。今次致胜之道，是攻其无备，不留任何活口。

你们尽心尽力随本舵的头子去办事，谁若临阵退缩，必以家法处置。事成后人人重重有赏，知道了吗？”

众汉齐声应了。

这里离码头颇远，又隔了个海湾，纵使放声大叫，亦不虞给码头的东溟派听到。

寇仲正要扯徐子陵往后开溜，才察觉后方一座小丘上亦有人在大声答应，惟有放弃了行动。

此时谭勇和另一矮汉策马来到徐杭分舵的那组人前，低声说了几句话，便下令出发。

骑马的骑马，没马的人便跑在后面，只恨谭勇堕到队后压阵，累得两人无法开小差，只好跟大队出发。

走了小半个时辰，到了海边，早有叁艘两桅帆船在等候，该处离东溟派巨船泊岸处至少有叁、四里的距离。

寇徐两人硬着头皮，在谭勇的监视下，登上了其中一条帆船。

各人上船后，都各就工作，有的去预备发动投石机，有些去弄火箭，又或起帆解缆，只有他们不知干甚么才好，非常碍眼。

正心惊胆跳时，谭勇竟登上他们那艘船来，幸好船上灯火全无，否则早给人发现他们是冒牌货。

两人惶然失措，正要靠往船边跳海时，一名大汉拦着他们喝道：“还不给我到舱底把水靠和破山凿拿上来？”

两人吓了一跳，低头钻进舱里去。

早有十多人忙着把箱子抬上来，其中一人道：“还剩下一箱，由你两个负责。”

两人楞头楞脑的摸往底舱去，只见昏暗的风灯下，堆满杂物的舱底再没有人，只有一个木箱子。

寇仲大喜，扑了上去，揭开箱子，只见裏面有一个锐利的螺旋巨钻，至少有五、六十斤重。

帆船微颤，显正解缆起航。

徐子陵帮他由箱内把钻子取出，不约而同把钻尖对着舱底，转动起来。

寇仲笑道：“只要把这条船弄沉，就甚么仇都报了。”

徐子陵道：“这事既和宇文化骨有关，我们怎都不可坐视不理。待会入水后，我们就跑到甲板去，大叫大嚷，便可破壤海沙帮的甚么攻其无备了。然后再跳水逃生，立即去抢盐，哈！”

两人愈说愈兴奋，把钻子转动得风车般快捷，不半晌“波”的一声，硬

在船底钻了个洞。

忙把钻子转回来，当他们要把箱子抬上去时，海水早浸到脚踝的位置。

东溟派的巨舶像头怪兽般俯伏在码头处，四周黯无灯火，只有它在船头船尾点燃了四盏小风灯，凄清孤冷，在海风下明暗不定。

码头一带上千百艘船舶，部分紧贴岸边，大部分都在海湾内下锚。

海沙帮的叁艘帆船悄悄地穿行船阵之中，到了离巨舶十丈许处，停了下来。

被钻破船底的那条船早沉低了两尺许，只差尺许水就浸到甲板，但由於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敌船上，竟没有人发觉到。

寇仲和徐子陵躲在船头特别暗黑处，手持分派来在箭头扎了油脂布的长弓劲箭，心儿忐忑地等候。

杨勇下令道：“入水！”

八名穿上水靠，带了破山凿的手下无声无息地翻进水内去。

忽然有人低叫道：“水位为甚么这么高！”

寇仲知是时候了，一推徐子陵，点起火箭，在众人愕然中，望巨舶射去，画出两道美丽的火虹。

谭勇惊喝道：“你们疯了吗？”

两人齐声大叫：“海沙扬威，北溟有难，海沙帮攻其不备！”

谭勇横掠而来，暴喝道：“又是你两个小鬼！”

寇徐两人把大弓当暗器般使，甩手往谭勇挥去，同时翻身潜入水里。

码头那边已喊杀连天，巨舶离开岸边，望北开去，刚好在爬上海沙帮盐仓后面码头处的寇徐二人身后经过。

两人边笑边往仓后奔去，到了入门处，寇仲一手握着锁仓的铁锁，叫道：“看我的内功！”

“呸！”

锁头纹风不动。

寇仲没法，把铁拉直。叫道：“快拿刀劈！”

徐子陵摇头道：“劈崩了我的刀怎办！”

寇仲怒道：“刀折了可以买把新的，发不了财这一世都是穷光蛋，海沙帮并不是每天都全军出动去作战的呢！”

徐子陵嘻嘻一笑，把寇仲的刀抽了出来，运起全身吃奶之力，一刀下劈。

“锵！”

铁应刀而断。

两人同时一呆，不过已无暇多想，寇仲指着泊在后码头最大那艘风帆道：“快把那条船摇撑过来。我去搬货。”

他们分别活了差不多十八年和十七年，但从没有一刻比现在更风光了。

寇仲躺在堆积於船上像小山般的盐包上，享受着清晨的阳光，哼着扬州最流行的小调，写意得像快要死去的懒样儿。

徐子陵望往左方延绵的陆岸，别下头看看快浸到甲板来的水位，皱眉道：“我已叫你不要偷这么多了，现在连睡觉的地方也塞满了货，船都要快压沉了，不如抛掉十来包吧！”

寇仲吓了一跳，转身把盐抱紧，大叫道：“这些都是白花花的银子，要把银子丢到海里去，不若乾脆把我的命也丢掉好了。”

见徐子陵不作声，又坐了起来，嘻嘻笑道：“小陵莫要动气，这样吧！待会泊岸买衣物粮货时，让我看看有没有人肯高价购买几包吧！”

徐子陵气道：“到沿海产盐的地方卖盐，肯出高价的定是像你那样的疯子和白痴，不同之处在一个乱花钱，另一个是视财如命。”

寇仲哈哈一笑，来到船尾，搂着徐子陵的肩头道：“一世人两兄弟，何须发这么大脾气呢？哈！我是贪心了少许，但都是为了大家的将来设想，能赚多个子儿，将来便可多点幸福快乐。说不定可筹组一枝义军，打上京城去趁做皇帝的热闹，那时不是可把宇文文化骨推出午门斩首来为娘报仇吗？”

又乾笑一声道：“看！这条船多么结实，走得多么顺风顺水。”

徐子陵取起长刀，离开他的“怀抱”，站了起来，踏着也不知叠了多少层的盐包，来到了帆桅下，抱刀而立，苦笑道：“你仲少懂得驾船吗？现在天朗气清，风平浪静当然问题不大，假若遇上风浪，两下子就沉了时，你不要对我抢天呼地才好。”

寇仲揩了揩自己的大头，又指了指左方的海岸，笑道：“我这个算无甚么策的脑袋早想过所有这些问题了，天色稍有不对，我们就往岸边靠过去，哈！我还以为你担心甚么？原来只是这等小事。”

徐子陵以长刀遥指寇仲，冷冷道：“若这艘船突然靠岸，如非碰个粉身碎骨，就是永远都开不出来，还笑我在白担心。”

寇仲显是理屈辞穷，痛苦地道：“你要抛掉多少包？”

徐子陵颓然跪在盐包上，叹道：“这还不是最大的问题，而是照目前的航线走，最终我们都要由大江进入内陆，而扬州城则是必经之路，那时你该知会遇上谁了。”

寇仲装出恍然大悟的模样，哈哈笑道：“我这超卓的脑袋怎会没想及这件事，到时我们漏夜闯过扬州，既可避过官船，又可不与我们的便宜老爹碰面。在到历阳时则早点下船，就地卖去半批货，其余再用骡车有他娘的那么远就运他娘的那么远，完成我们的发财大计。

看！这计划是多么完美。”

徐子陵拗他不过，站了起来，迳自练刀。

寇仲凝神看了一会，拔出佩刀道：“看你一个人像个小疯子般指手尽脚，让我仲少来陪你玩两招吧！”

徐子陵淡淡道：“我怕错手伤了你。”

寇仲失声尖叫道：“你伤得了我，看招！”

手中刀化作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刀风寒芒，画向徐子陵。

徐子陵那想得到他如此厉害，施出李靖教落血战十式中的“强而避之”，往旁疾移，再运刀格架。

两人就那么拚将起来，不片刻连招式都忘了，纯凭感觉打个不亦乐乎。

也忘了太阳被乌云所盖，海风渐急，还以为是刀锋带起的劲气。

徐子陵担心的事终于来了。

第一章 步步惊心

徐子陵甫踏出房门，差点想立即退返房内，那并非他忽然改变主意，又或杀机骤敛，而是因为感觉到面临极度的危险。

在刹那之间，他已知身份被识破，敌人正布下天衣无缝的绝阵，让他自动献身的失陷其中。

长达七、八丈的廊道空无一人，当他把身后的门掩上时，便只有每边四道紧闭的门，和左方东端的花窗、右方西端尽处通往楼下的梯阶。

晚风从东窗处徐徐吹进廊内，摇晃着照明廊道的三盏宫灯。管弦丝竹、笑语喧哗之声隐隐从其中五间厢房透出，西端与他们厢房处于同一边敌人所在的厢房，更有曼妙的箏音传来。

表面上一切都是那么欢欣动人，旖旎香艳，但徐子陵由《长生诀》引发的灵觉，却使他丝毫不误地掌握到针对他而设的重重杀机。

他把刀收到背后，将动作放缓，同时脑筋飞快转动。

他眼前最大的问题是不能一走了之。除了要保护桂锡良和幸容外，还有个不懂武功的玉玲夫人。

首先想到的是因何竟会暴露身份。

鲁妙子制的面具可说是全无破绽，绝对可以乱真，否则怎能骗倒祝玉妍？

再缓缓来至长廊中，深吸一口气，目光落在西端的最后一间厢房处。

就算李子通、邵令周等因他的行藏而生出疑心，亦不能百分百肯定他是由徐子陵改装的，只要有一丝怀疑都不敢在这非常时期冒险杀他，因假若错杀旁人，将会遭到寇仲和真正的徐子陵的报复。再向深处想，对李子通来说，保住江都乃头等要务，纵使明知他是徐子陵，亦不会轻举妄动，免致因小失大，本末倒置。

排除了李子通这可能性外，就只剩下萧铎的一方，心中同时泛起云玉真的面容。

很多在先前仍是模糊的意念，立时清晰起来。

适才他踏出房门时，感觉到有五个敌人正伏在暗处，准备予他致命一击。

两人埋伏于西厢房门后两旁处，而另两人则分别藏于两间空房的门后。

但最具威胁的敌人，却是伏在东端花窗之外；此人武功之高，比之他徐子陵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几可确定此人正是“多情公子”侯希白。这并非因云玉真而来的联想，而是一种感觉。一种没法解释的感觉，总言之他打开始便感觉到侯希白在东窗外某处对他虎视眈眈，就像那趟他在洛阳闭上眼睛，仍有如目睹侯希白和跋锋寒两人对垒那样。

至于其他四名敌人，则是因他们身体发出无形而有实的真气，致惹起他的警觉。

他甚至可测知个别敌人的强弱，甚至乎从其中微妙的变化对它们的“意图”掌握无遗。

所有这些思量和计算，以电光火石的速度闪过他的脑海，徐子陵已迈开步子，朝西厢房走去。

敌人的杀势立时进一步提升和凝聚，除其中一人外，都是极有节制和计算精微的，要待他踏入被围攻的死门位时，他们的功力会刚臻至最颠峰的状态，俾能对他作出最凌厉的攻击，置他于万劫不复之地。

例外者当然是麦云飞，他功力不但与侯希白有天壤云泥之别，且远逊“大力神”包让、“恶犬”屈无惧和“亡命徒”苏绰三人，他几乎是立即把内功提至极限，且不能保留在那种状态中，呈现出起伏波动的现象。

徐子陵直至此刻连一个敌人的影子都未见过，却能完全把握到敌人的虚实布局，甚至可从而推算到当他再踏前五六步时，敌人会对他发劲攻击。

而他更心里明白，知道归知道，他是绝没有可能同时应付包括侯希白在内的五个敌人。

假如是正面交锋，只对着包让、屈无惧和苏绰，他也全无胜算。

唯一的一线生机，就是利用侯希白“不能曝光”的隐秘身份。

除非侯希白可肯定能“杀人灭口”，否则他绝不会现身出来与徐子陵为敌。

这当然只是一种估计，如果猜错了，他徐子陵便须以性命作抵。

“哧！哧！哧！”

徐子陵连续踏出三步，经过左边第一道藏敌的厢房。

从那放射性的横练罡气，可肯定门后正是一身横练的“大力神”包让。

对方虽蓄意收敛隐藏，但怎瞒得过他近乎神异的感应灵觉。

要知高手对垒，除了实质的动手过招外，更大的关键是无形的交锋，那是精气神三方面的比拚，故对徐子陵这类感觉特别灵异的高手来说，根本没有偷袭这回事。只要对方心起杀机，立生感应。即使以杨虚彦这样精于*躺鼻辈*、赖奶、陡吟郑、唵魑*不过。何况像包让这类并非专家，只是临时急就的刺客。

此时徐子陵踏出第五步，来到右边内藏敌人的门外。

众敌的气势立时加速凝聚，使他准确知道再依目前速度踏出两步，到达那“死亡点”时，敌人势将全力出手。

徐子陵感觉到在这门后该是来自“亡命徒”苏绰锯齿刀的锋寒之气，忙收摄心神，晋入无人无我、至静至极的精神境界，再朝前迈步。

生死胜败，就决定于这两步之间。

风帆掉头向梁都驶回去，寇仲与骆方立在船头处，商讨要事。

骆方道：“萧铣以手下头号大将董景珍为帅，派出近三万精兵进驻夷陵，还徵用民船，随时可渡江北上。”

寇仲皱眉道：“那为何他还未渡江，足否怕便宜了李子通？”

骆方显然答不了他的问题，摇头道：“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萧铣除顾忌杜伏威外，尚须应付洞庭的林士宏，一天未平定南方，他也难以全力北上。”

寇仲苦思道：“萧铣、朱粲及三寇究竟是甚么关系，难道朱粲和曹应龙不知道若让萧铣在江北取得据点，他们以后都再不用出来混吗？”

骆方对这方面是熟悉多了，滔滔不绝地答道：“现时河南江北一带，形

势复杂至前所未有的地步。自杜伏威攻下竟陵后，一直按兵不动，转而与沈法兴联手猛攻江都，明眼人都看出他是要分东西两路北上。所以一旦江都失陷，他该会以竟陵作根据地向我们牧场和朱粲、曹应龙等用兵，好阻截萧铣渡江。在这种形势下，朱粲和曹应龙肯与萧铣暂时合作，绝不出奇。”

寇仲道：“但谁都知道牧场没有争天下的野心。对牧场有野心的人该是为取得你们的战马，故若真的攻陷牧场，利益将会归谁？”

骆方摇头道：“这就不太清楚，他们自该有协议的。”

寇仲摇头道：“这是不会有协议的。得到以万计的战马后，谁肯再交出来，所以我看萧铣、曹应龙和朱粲仍是各怀鬼胎，各施各法，而此正是关键所在；也是我们的致胜要诀。我们说不定可把对付沈法兴的一套，搬去对付朱粲和曹应能，保证可闹得他们一个个灰头上脸。”

骆方精神大振道：“甚么方法？”

寇仲伸手搭上他肩头，微笑道：“回到梁都再说吧！如果今晚可安排妥当，明天我们便全速赶往牧场，那时再仔细研究好了！”

心中忽然浮起商秀珣绝美的玉容，心中流过一片奇异的感觉。

徐子陵似要往前迈步时，用右手握在背后的刀，手腕扭转向外，成为反手握刀，横刀身

后，刀锋向着内藏敌人的房门。

积蓄至顶峰的真气在手心爆发，庞大无匹的劲力借手腕疾发，长刀似是化作一道闪电般，破门而入。

同一时间，徐子陵没有半丝停留的改前进为飞退，仿似鬼魅的在肉眼难察的高速下，返到“人力神”包让处，扭身朝这只有隔一门的敌人全力一拳轰去。

所有这些连续复杂的动作，都在眨眼间完成，敌人始生警觉。

首先生出反应的是藏身东窗外的侯希白，他的杀气倏地提升至颠峰，真气激射，但已迟了一步。

“飏！”

钢刀像穿透一张薄纸般毫不费力地破门而入，直没至柄。

几乎是同一时间，徐子陵的拳头似若无力，轻飘飘的击在“大力神”包让立身于俊的木门上。

“喀喇”！

木门生出以中拳处为核心蛛网般的裂痕，寸寸碎落，现出包让铁般粗壮的身形和他惊骇欲绝的脸容。

“呀”！

惨嘶声从刀长破入的门后传来，接着是另一下窗门破碎的激响，惨叫声迅速远去。

“蓬”！

徐子陵的一拳轰在包让仓皇挡格的交叉手处，阴柔的螺旋劲气聚而成束的直力由慢转快的像个椎子般破开包让仗之横行南方的横练气功罩，直钻进他的经脉去。

包让闷哼一声，应拳踉跄跌退，猛地张口喷血，背脊重重撞在与房门遥对的木格窗处，掉往楼下去。

整个二楼的所有人声与乐声，倏地敛息。

“砰”！

麦云飞和“恶犬”屈无惧这才抢门而出。

徐子陵移到长廊中间，面向的虽是麦云飞和两手各提一柄大铁锤的屈无惧，心神却全放在后方的侯希白身上。

麦云飞的武功比以前进步很多，步法剑术配合无间，刺来的一剑实而不华，颇有一往无前之势。

屈无惧则狡猾得多。此人身材高瘦，又长着令人不敢恭维的长马脸，双眼更细窄如线，与鼻嘴疏落隔远的散布于长脸上，骤看还以为碰到从地府溜出来的吊死鬼。他故意堕后少许，显是让麦云飞作先锋去硬撼徐子陵，自己再从旁捡便宜。

徐子陵暗叫一声谢天谢地。

假若两人齐心合力的舍命出手，迫得他要全神应付，那时伺伏在后的侯希白将有可乘之机，但屈无惧的乖巧，却使侯希白失去这难得再有的机会。

徐子陵猛地晃身，不但避过麦云飞掬胸刺来的一剑，还闪进两人间的空隙处。

麦云飞和屈无惧大吃一惊时，徐子陵已化出漫空掌影，分别拍打在变招攻来的长剑和一对铁锤处。

两敌踉跄跌退开去。

麦云飞功力远逊，旋转着跌进原先包让藏身的房内去，虎口震裂，长剑堕地。

屈无惧不愧高手，两锤虽如受雷击，仍勉强撑住，边往长廊西端梯阶退走，边化出重重锤影，防止徐子陵乘胜追击。

本来就算徐子陵全力出手，屈无惧也可撑上十招八式，问题是他见到苏绰和武功尤胜于他的包让亦要受伤远遁，心里早生怯意，又给徐子陵以神奇的身法闪到近处，无法展开和发挥铁锤的威力，心胆俱寒下，再接招便败走。

徐子陵并不追击，卓立廊中，同时清楚知道侯希白已离开。

天香楼之战就那么不了了之。翌日黄昏，往探敌情的洛其飞回来向徐子陵报告道：“刚接到少帅密令，计划有变。”

徐子陵吓了一跳，连忙追问。

洛其飞把情况说出后，道：“少帅问徐爷你可否抽身陪他往飞马牧场？那边形势非常危急，朱粲和曹应能分别攻打远安、当阳二城，使飞马牧场难以分身，若全军尽出，更怕敌人乘虚而入。”

徐子陵想起商秀洵、馥大姐、小娟、骆方、柳宗道、许老头等一众好朋友，心中涌起浓烈的感情，自素素身死，他特别珍惜人世间因生命而来的情义，因为那是如此令人心碎的脆弱！淡淡道：“洛兄怎么看呢？”

洛其飞道：“我们这里是斗智不斗力，一切事尽可放心交给我办。牧场那边却是硬仗连场，极需徐爷的援手。唯一的问题就是要找个好的藉口敷衍住李子通，免致横生枝节。”

徐子陵暗为寇仲高兴，只看洛其飞敢把如此重任揽到身上，便知他是个有胆色的人，这种人材，实可遇而不可求。

现在寇仲手下已有不少能人，虚行之、宣永、焦宏进、洛其飞、卜天志、陈老谋、陈长林、任媚媚均是其中的矫矫者，各有所长。这些本是桀骜不驯的人，都肯甘心为寇仲卖命，当然是因寇仲过人的魅力和通天的能耐，但更重要的是寇仲是真心对人好，绝不像王世充般只是自私自利的在利用

人。

凝思片刻后，徐子陵点头道：“这个容易，我来此只是负责传信接洽，现在完成任务，自可离开。”

顿了顿又道：“你和竹花帮的人在合作上是否有问题？”

洛其飞苦笑道：“我当然信得过桂爷和幸爷，但却不敢包保其他人不是邵令周布下的奸细，所以我打算和众兄弟随徐爷一起离去，然后潜往与卜副帮主等会合，否则若给人步步监视，整盘妙计势将尽付流水。”

徐子陵点头答应，心想该是找桂锡良和幸容两个小子说话的时候。

第二章 雨中真情

迷茫的月色下，徐子陵展开脚法，沿淮水南岸朝西疾走，赶往与寇仲约定会合的地点。

辞别了桂锡良和幸容，再正式知会李子通，他才和洛其飞等乘船离开。自然最后只剩得一条空船开返梁都，徐子陵和洛其飞等先后在途中离船，赶赴不同的目的地。

徐子陵离船处是邗沟和淮水的交汇处，全速赶了近六个时辰路程，披星戴月地终于抵达锺离郡东南方嘉山山脚处的密林区。

他亮起火焰，打出讯号。

半里外的山头处立时有回应，先是亮起一点火光，接着是另两点焰光，指示出寇仲藏身之处。

徐子陵心中流过一片温暖，素素的不幸，跋锋寒的远去，使他更添与寇仲相依为命的感觉。同时亦不无感触，只是区区个多月，寇仲已成功地建立自己的实力，聚在他身旁的再不是胡乱凑来的乌合之众，而是有组织和高效率的雄师。那不单显现在讯号的准确传递，而更在其能于这么短促的时间，挥军渡河越野，一口气从梁都赶了近百里路到达此处，只是这行军速度，足可教人咋舌。转瞬他奔进密林边缘的疏林区，暗黑里密布着倚树休息的少帅军，人人屏息静气，马儿则安详吃草。

在一名头目的带领下，徐子陵奔上一座小丘，寇仲赫然出现在明月下，旁边是宣永和十多名将领。

看看寇仲渊亭岳峙的雄伟背影，徐子陵心中生出异样的感觉。

寇仲再非以前的寇仲，当然更不是在竟陵城上面对江淮兵的千军万马而心中不断打着退堂鼓的寇仲。现在的寇仲已成视战争为棋戏，谈笑用兵的统帅，以后群雄势将多出个与他们争霸天下的劲敌。

寇仲倏地回过头来，向他展露雪白的牙齿，大笑道：“有陵少在我身旁，足可抵他一个万人组成的雄师，今趟我们不斩下三大寇的狗头，誓不回师！”

众将轰然相应，响彻山头，令人血脉徐子陵感受着寇仲天生过人的感染力和魅力，来到他旁，悠然止步，淡然自若道：“共有多少人？”

寇仲陪他俯瞰月照下的山林平野，双目精光烁闪，沉声道：“共一千五百人，清一式骑兵，战马大部份均为契丹一流良驹，轻装简备。哼！李小子

有他娘的黑甲精骑，我寇仲就有少帅奇兵，总有一天可比出是谁厉害。”

徐子陵又问道：“如何组织编伍？”

寇仲微笑道：“用的是鲁大师教下的梅花阵，将一千五百人分成十组，主力少帅军六百人，其他每组百人，各由偏将统领，陵少有甚么意见？”

徐子陵耸肩道：“论阵法你该比我在行，骆方呢？”

寇仲道：“他先赶回牧场，好知会美人儿场主与我们配合，合演一场好戏，舞台就是洱水的两大城当阳和远安。”

接着长长舒一口气，叹道：“老天爷安排得真巧妙，人人都以为我须顾眼前利害，全力助李子通应付老爹的当儿，我却神不知鬼不觉的西行千里，奇兵袭敌，这是多么动人的壮举。”

徐子陵自问没法投入寇仲的情绪去，岔开问道：“路线定好了吗？”

寇仲道：“我们将穿过锤离和清流间的平野，虽是顺路亦不会和屯军清流的老爹打招呼，请恕孩儿不孝。哈！然后连渡淝、决两水，接着是最艰苦穿过大别山的行程，再绕过大洪山，在襄阳和竟陵间渡过汉水，那时三个时辰快马便可和我们的美人儿商秀洵在牧场相与把酒，叙旧言欢哩！”

另一边的宣永插入道：“如一切顺利，十天内我们可到达目的地。”

徐子陵道：“那还不起程赶路，我们不是要昼伏夜行以保密吗？”

寇仲道：“少见陵少这么心急的，定是想快点作其救美的英雄。嘻！陵少且莫动怒，由于要路经清流，所以必须先派探子视察妥当，才作暗渡陈仓之举，我两兄弟不见这么多天，正好乘机畅叙离情。”

接着发出命令，众将分别乘马散去，回归到统领的部队，只剩下宣永一人。

山风徐徐拂来，壮丽的星空下，感觉上每个人都变得更渺小，但又似更为伟大，有种与天地共同运行的醉人滋味。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道：“侯希白差点便出手哩。”寇仲一震道：“好家伙，终于露出本来奸脸目。你是在怎样的情况下遇上他的？”

宣永这时亦离开，视察部队的情况。

徐子陵把经过说出来，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幸好你那么沉得住气，若换转是我，定会不顾一切把侯希白那小子迫出来看看，那就糟哩！”

旋又剑眉紧蹙道：“不对！照我猜连包让等人都不知窗外另有侯希白这个帮手，甚至包括云玉真在内都不知他暗伏一旁。这家伙定是从云玉真处不知用甚么方法探知此事，遂想在旁捡拾便宜。”

徐子陵不解道：“你是否只是凭空猜想？”

寇仲摇头，露出回忆的神态，徐徐道：“记得常年在荒村中我们被缩妖女害得差点没命，侯希白那小子闯进来无意下救了我们的事吗？这小子还装模作样的动笔写画，做足工夫，那显然连缩妖女都看不破他的身份。侯希白的保密工夫做得这么好，连没有人时都交足功课，怎会有云玉真这个破绽呢？我可肯定云玉真仍以为侯小子是好人。”

徐子陵双目闪过杀机，沉声道：“但百密一疏，他终于露出狐狸尾巴。”

寇仲深深瞧他一眼，道：“是否想起师妃暄？”

徐子陵点头道：“不错！侯希白摆明是某一邪恶门派培养出来专门对付师妃暄的出类拔萃的高手，图以卑鄙的手段去影响师妃暄，好让缩妖女能胜出。”

寇仲微笑道：“你看我们是否该遣人通知了空那秃头，再由他转告师妃

暄呢？”

徐子陵苦笑道：“那像有点自作小人的味儿。难道我告诉师妃暄，我感到侯希白躲在窗外想偷袭我吗？”

寇仲耸肩道：“有甚么问题？师妃暄非是一般女流，对是非黑白自有分寸，而我们则是行心之所安，管她娘的怎样想？纵使师妃暄将来偏帮李小子，我也不愿见她为奸人所害。”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说倒说得冠冕堂皇，骨子里还不是怕我错过向师妃暄示好的机会。我可保证若侯希白若是想对她施展美男计，肯定碰得一鼻子灰无功而退，我们还是先理好自己的事吧！”

寇仲无奈道：“师妃暄有甚么不好，你这小子总蛮不在乎的样子。”

徐子陵截断他道：“一路赶来时，我曾把整件事想了一遍，得出的结论与你先前的说法大相逕庭，少帅要听吗？”

寇仲淡然一笑，道：“陵少有话要说，本帅自是洗耳恭聆。”

徐子陵沉吟道：“我认为萧铣用的是双管齐下的奸计，一边派人在江都干掉我，另一方面则设法把你引往飞马牧场，再设计伏杀。云玉真对我们的性格了若指掌，当清楚我们对飞马牧场求援的反应。”

寇仲皱眉道：“我也想过这问题，故而以快制慢，务求以敌人难以想像的高速，秘密行军千里，在萧铣从夷陵渡江之前，一举击垮三大寇和朱粲，然后和你潜往关中碰运气。”

徐子陵道：“可否掉转来做，先击垮萧铣渡江的大军，才向朱粲和曹应龙开刀？”

寇仲呆了一呆，接着大笑道：“好家伙：为何我没想及此计？好！就趁萧铣做梦都未想过我们敢先动他，就拿他来耍乐，算是为素姐的血仇讨点息口。”

提到素素，两人的眼中均燃起炽烈的恨火。

远处灯火忽明忽灭。

寇仲喝道：“牵马来！动身的时候到哩！”

翌日清晨，少帅军无惊无险的通过清流城北的平原，抵达滁水北岸，就在河旁的密林歇

息，可惜天不造美，忽然下起大雨，除放哨的人外，其他人只好躲进营帐内。徐子陵和寇仲

来到河边的一堆乱石处，任由大雨洒在身上。

寇仲一屁股坐存其中一方石头上，笑道：“真痛快！只有在下雨时，人才会感到和老天爷有点关系，像现在这般淋得衣衫尽湿，便是关系密切。”

徐子陵负手卓立，望往长河，三艘渔舟，冒着风雨朝西驶去。淡淡道：“真正关系密切的时刻，就是娘刚身亡时我们在小谷练《长生诀》的日子，那时整个人似若与天地浑成一体，无分彼我。”

寇仲呆了半晌，点头道：“那真是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时光。我们定要找一天偷空回那里去看看，不过娘曾说过不用我们拜祭她。”

徐子陵叹道：“你目下的情况，等若与时光争竞，李密已垮台，再无人可阻李世民出关，所以少帅你必须在李家席卷天下之前，建立起能与之抗衡的实力，否则将悔之晚矣，那来空闲足供你去偷呢？”

寇仲沉吟片刻，沉声道：“王世充虽难成大器，但东北仍有窦建德、刘黑闳，北有刘武周、宋金刚，西边薛举父子则尚未塌台，李家却是内忧刚起，

李小子想要风光，怕仍要等一段日子。”

徐子陵感受着雨水打在脸上的冰凉，轻轻道：“假若王世充迫得李密真的无路可逃，只有投降李世民，那又如何？”

寇仲微笑道：“你认为那对李小子是好还是坏呢？”

徐子陵俯首凝视寇仲好半晌后，沉声道：“若换了是别人，只是引狼入室。但李阀根基深厚，李世民又是武学兵法兼优的天纵之材，至厉害就是连李靖等人都要向他归心，师妃暄也最看得起他，摆出整副真命天子的格局，李密当然不会甘心从此屈居人下，但其他人是否也尽如李密呢？”

寇仲动容道：“说得对，连我都曾经想过当他的跑腿，那时他尚未成气候，假若李小子平白多出一群谋臣猛将，像魏徽、徐世绩、沈落雁之辈都对他竭诚效忠，对要胜他更是难上加难。唉！你说我该怎办才好？”

徐子陵默然不语。

寇仲长身而起，来到他身前，探手抓紧他宽肩，垂头道：“说吧！一世两兄弟，有甚么事须闷在心内？”

徐子陵缓缓道：“素姐的亡故，难道仍不能使你对争斗仇杀心淡吗？”寇仲沉思片刻，低声道：“你肯否放过香玉山和宇文文化及？”

徐子陵道：“宇文文化及当然不可以放过。但香玉山始终是小陵仲的生父，现在他已遭到报应，且萧铣终非李小子的对手，我们放过他又如何？”

寇仲又道：“阴癸派害死包志复、石介、麻贵三人，这笔账该怎么算？”

徐子陵苦笑道：“这和我想劝你的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怎可混为一谈。这个天下已够乱了，现在再多你这个少帅出来，唉！”

寇仲陪他苦笑道：“难道现在你要我去告诉手下，说我不干了？”

徐子陵道：“当然不可这么的不负责任，你现在只是面子的问题，假若你肯转而支持李小子，保证他可短时间内一统天下，使万民能过些安乐日子。”

寇仲苦笑道：“你难道要我去和那起码要对素姐之死负上一半责任的李靖共事一主？”

徐子陵叹道：“我没有劝你去做李世民的手下，只要你把手上的实力赠李小子，我便可和你去割宇文文化骨的首级，再回小谷去拜祭娘，以后的天地可任我们纵横驰骋，欢喜便把阴癸派打个落花流水，为世除害，待小陵仲大点，又可带他辽赴域外找寻老跋，岂非逍遥自在？”

寇仲放开抓他肩头的手，移步至岸边，细看雨水洒到河面溅起的水花，沉声道：“你已很久没有和我说过这方面的事，为何今天忽然不吐不快呢？”

徐子陵移到他身后，两手搭在他肩头上，沉痛地道：“素姐已去，我不想再失去你这个好兄弟。”

寇仲剧震道：“你是认定我会输了？”

徐子陵颓然道：“我们的问题是太露锋芒，更牵涉到杨公宝库的秘密。以前我们尚可和敌人玩捉迷藏的游戏，现在却是目标明显，成其众矢之的。无论是萧铣成功渡江，老爹、李子通之争谁胜谁负，又或李小子兵出关中，窦建德、刘武周挥军南下，首先要拔除的都是你这个少帅。”

寇仲感受着徐子陵对他深切的关怀，点头道：“我不是没有想过这问题，否则也不会不敢称王而称帅，还要谦虚老实的称甚么他娘的少帅；看似威风，其实窝囊。最理想当然是掘出杨公宝藏后，才看看该做个富甲天下的珠宝兵器商还是做皇帝？但你也该知我这少帅是怎来的，此可谓之形势所

迫，又可谓之势成骑虎。小陵啊！人生在世不过区区数十年，弹指即过，你即管去做你爱做的事，不用介怀我的生死。现在我的情况是再无退路。哈！大丈夫马革裹尸，亦快事也！异日我战死沙场，你也不用替我报仇。素姐的死，使我再难以耽于逸乐，你明白我的心情吗？”

徐子陵用力狠狠抓他双肩一把，苦笑道：“当然明白，你这叫打蛇随棍上，以退为进。”

唉！我这做兄弟的事实已尽了心力，本想待你至杨公宝藏有了着落时，才真正决定是否该出而与世争雄，岂知鬼使神推下，你却当上了甚么娘的少帅，事情发生得太快！直至素姐身故，我才如梦初醒，想到这些问题。你现在的好景只是昙花一现，难以维持长久，你的少帅军没有一年半载的时间扩充整顿，仍难成雄师，总之你眼前形势，尚需待时来运到，否则休想胜过李小子，但你有那时间吗？”

寇仲道：“鲁妙子恐怕有和你同样的想法，否则便可直接了当的告拆我杨公宝库是在甚么地方。照我看你也肯定我找不到杨公宝库，所以才陪我玩这寻宝游戏。”

这样吧！给我三个月的时间，若仍起不出宝藏，我便依你所言，把手上兵将领地转赠你心上人，再由她决定该送何人。但如若老天爷眷顾，真的给我找到藏宝，我便怎都要搏他一搏，死而无怨。但却有一个条件。”

徐子陵愕然道：“甚么条件？”

寇仲微笑道：“陵少虽全心全意助我寻宝，不可以骗我。”

徐子陵沉声道：“我是这种人吗？”

足音响起，宣永冒雨赶至，低声道：“抓到一个奸细！”

两人为之愕然。

第三章 龙游遍地

数丈外林木深处，奸细的双手被反缚到一株粗树干上，衣衫染血，容色苍白，年纪在二十许间，五官端正。

宣永低声道：“我们依少帅吩咐，在四周放哨，这人鬼鬼祟祟的潜到营地来，给我亲手擒下，这小子武功相当扎实，是江南家派专走的路子。”

寇仲问道：“他怎么说？”

宣永狠狠道：“他当然推说是凑巧路过，哼！这里是荒山野地，若说是打猎尚有几分道理，只听他口音，便知是浙江人，怎会孤身到这里来。”

徐子陵皱眉道：“就算探子也该有拍档同党，有没有发现其他人。”

宣永摇头道：“我已派人遍搜附近山林，仍未有发现。”

寇仲道：“看来要用刑才成，你在行吗？”

宣永道：“包在我身上。”

正要走前去，徐子陵一把扯着宣永，不忍道：“在未肯定对方身份前，用刑似乎不大好。”

宣永愕然道：“他又不肯自己说出来，不用刑怎弄得清楚他的身份。”

寇仲微笑道：“精神的无形压力，就是用刑的最高叫手法，这叫用刑伐谋，来吧！”

三人来到那年轻壮汉前，挥退看守的人，寇仲见那人闭上眼睛，笑道：“他不肯睁眼，自然不肯回答问题，我们只好施刑迫供，用刑至紧要慢慢来，好让这位好汉有机会考虑自己的处境，作出聪明的选择。”

“呸”！

那人猛地睁眼，吐出一口带着血丝的浓涎，疾射寇仲。

寇仲洒然晃头，那口痰射空而去。

那人现出讶异神色，显是想不到寇仲能够避开，旋又闭上眼睛。

宣永大怒，拔出匕首，喝道：“让我把他的肉逐片削下来。”

寇仲见那人脸上露出不屑神色，心中暗赞，向宣永笑道：“刀子怎及钳子好，人来！给我把钳子拿来。”

当下远处有人应命去了。

宣永和徐子陵不解地瞪着他。

寇仲却转到树后，检视那人被缚的双手，笑道：“这位老哥的手指长而嫩滑，哈！”又移往前面，大叫道：“人来！给我脱掉他的靴子。”

那人睁眼怒道：“要杀要剐，悉随尊意，但为何要脱我的靴子？”

寇仲伸手拦着上前脱靴的手下，微笑道：“因为我要一个一个地拔掉你的指甲，而且是慢慢的拔，人说十指痛归心，脚趾却不知痛归甚么，只好在老兄身上求证。不要小看脚趾甲，没有后等于废去武功，你也休想用双腿走去通风报信，我们更不用杀你。”

那人脸色数变，终于惨然道：“我根本不知你们是谁，抄这边走只为赶路往合肥参加荣凤祥召开的行社大会。”

三人闻之动容。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心中都想到曾在合肥出现的左游仙，假定两人均是位列邪派八大高手榜上的人物，说不定会有一定的交情，而今趟的行社大会，很可能就是左游仙安排的。

寇仲呵呵大笑道：“原来是一场误会，人来，给我放了这位仁兄，雨愈下愈大哩！大家一起躲进帐幕换过乾衣，再喝他娘的两杯酒。”

今趟轮到宣永 and 那人愕然而对，不明白为何凭一句话就有当场释放的待遇。

徐子陵去解索时，宣永凑到寇仲耳旁道：“少帅忘了下过不准喝酒的严令，且我们根本没有携酒来。”

寇仲乾咳一声道：“那就喝杯清水吧！”

那人活动一下被牛皮筋缚得麻木的双手，怀疑地道：“你们真的肯放我？”

寇仲耸肩道：“我们又非穷凶极恶的人，既知是一场误会，除道歉陪罪外还能幹甚么？”

那人精神一振道：“朋友高姓大名？”

寇仲微笑指着宣永道：“他叫宣永。”

尚未有机会介绍徐子陵，那人已剧震道：“那你定是『少帅』寇仲，另一位则是徐子陵！”

宣永点头道：“猜得正着，朋友你贵姓名？”

那人变得友善多了，爽快答道：“我是龙游帮帮主『儒商』泽天文之子

泽岳。”

寇仲等三人听得脸面相觑，皆因从未听过龙游帮的名字，连客套话诸如久仰之类亦说不出口来。

寇仲打圆场道：“进去避雨再说，幸好泽兄受的只是轻伤，否则我们将更罪过深重。”

泽岳哈哈笑道：“能交得三位兄台，些许伤势，何足挂齿？”

龙游帮之所以不见称于江湖，原来因它是一个以经商为主的帮会，以东阳郡的龙游县为

中心的行社，组织严密，在全国各地展开低买高卖的活动，故有龙游遍地的美誉。

泽岳介绍了龙游帮后，欣然道：“我们的家乡及毗邻一带，山多而田少，最需商品流

通，山民迫于生计，唯有肩挑背负，驾船驭车，从事贩销买卖以谋生路。我爹就是开发木材

生意起家的，现在打着我帮名号在各地人做生意的，至少有过万人。但真正有我们龙游帮令牌的，只是几百人，他们才是我帮的中坚份子。”接着掏出一个铜牌，一面铸有龙纹，另一边则是“龙游遍地”四个字。

外边雨势转大，清寒之气从帐门卷进来。

寇仲大感兴趣问道：“你们干的主要是甚么生意？”

泽岳答道：“所谓不熟不做，我们主要是把山区的土特产卖到有需要的地方，以竹、木、纸、茶、笋、油、草药七个行业为主，再买回山区所缺的东西，例如米粮、食盐、丝绸、棉布等，形成一个流通网络，各地的帮会行社，不论大小都要给我们几分面子。”

接着高兴地道：“能认识两位，实是三生有幸，当日你们大破李密时，我正由关中赶往洛阳，数当今英雄人物，有谁比得上少帅和徐爷。”

徐子陵有点不好意思的岔开话题道：“现在烽烟处处，对你们做生意没有影响吗？”

泽岳笑道：“太平时有太平时的做法，战乱时则有战乱的一套。像刚才般被当作奸细，并不是经常发生的，通常只要我亮出龙游帮的令牌，人人都会给几分面子。”

寇仲尴尬道：“泽兄做惯生意，口才果然了得，是哩！你不是说荣凤祥要在合肥举行甚么娘的行社大会？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泽岳的脸色沉下去，叹道：“这是件令人心烦的事。荣凤祥最近坐上洛阳帮的龙头宝座，已影响力大增，现又当上北方势力最大的百业社的尊长，更是为虎添翼。今次他到合肥来，就是要号召江北的行社商帮加入百业社，美其名为团结起来。照我看他该是另有野心。”

寇仲眉头大皱道：“百业社又是甚么一回事？”

泽岳道：“那只是北方各地行社的一个联盟。尊长对辖下的行社并没有管治权，但却可代表各行社去向各地势力出头说话，依时召开百业大会，以厘定各种价格，解决商务的纷争，影响力可大可小，须看谁当尊长。”

徐子陵和寇仲交换个眼色，都大感不妙。荣凤祥就是邪派高手辟尘的化身，若给他成为天下商帮行社的龙头老大，会干出甚么好事来？

徐子陵试探道：“这不是好事吗？泽兄因何烦恼呢？”

泽岳苦笑道：“怎会不烦？做生意最紧要灵活自由，不受约束，现在荣

凤祥摆出一副以大欺小的格局，挟北方百业社的威势，硬要我们加入他的百业社……”

寇仲打断他道：“若不入社，会有甚么后果？”

泽岳沉吟道：“暂时仍不太清楚，那要看他对北方各大行社的控制力如何，但对我们要在北方做生意，当然有点影响。”

徐子陵道：“那贵帮是准备参加还是拒绝加入？”

泽岳道：“我今趟想早点赶往合肥，就是要和各地行家商量，好了解他们的想法，若人人都抢着参加，我们的处境将会非常困难，说不定只好亦随众屈服。”

寇仲愕然道：“泽兄岂会是这种人？”

泽岳苦笑道：“说到底我只是个生意人，任何行动都要先权衡利害。噢！我尚未请教两位如此劳师远征，究竟要去对付甚么人。”

寇仲答道：“还不是曹应龙和朱粲那两个大混蛋。”

泽岳肃然起敬道：“原来是这两个杀人如麻、不讲江湖规矩的恶魔。有甚么需泽岳帮手的方地方，只要我办得到，定会全力以赴。”

寇仲道：“你还是安心做你的生意吧！但荣凤祥的事我两兄弟却不能置之不顾，因为这是另一个混蛋。比之曹应龙和朱粲更可怕，所以怎都要抽空和泽兄去一趟合肥，幸好是顺路。”

泽岳失声道：“甚么？”

寇仲换上他在飞马牧场大战李天凡、沈落雁的面具，变回那鹰勾鼻兼满脸络腮胡的中年狂汉；而徐子陵当然不敢扮岳山或疤脸大侠，取出尚未用过的一张面具，摇身一变成了个满脸俗气的黄脸汉子，年纪比寇仲还要大，两人你看我我看你，都觉好笑。

三人冒雨赶路，只两个时辰脚程，在午后时分抵达合肥，果然各地商帮行社的人纷来赴会，人车不绝于途。

三人刚入城，便有龙游帮先一步抵达的人来迎接，泽岳这帮主之子显然地位极高，虽没有介绍两人，手下亦不敢询问。

龙游帮在合肥贯通南北城门的主大街开了间茶铺，三人就在铺后院舍落脚，泽岳去听手下的报告时，两人均感疲倦，换过乾衣后，躲在房内休息。

寇仲踢掉靴子，大字形摊到床上，向挨在卧椅处凝望窗外雨势的徐子陵道：“真不明白鲁妙子，为甚么每张面具的卖相都是令人不敢恭维的，弄得俊俏顺眼点不行吗？”

徐子陵沉吟道：“你说鲁先生长相如何？”

寇仲道：“年轻时他定长得非常英俊，不见他年纪大了仍是个很好看的老家伙吗？这又有什么关系？”

徐子陵耸肩道：“我不知道，该有点关系吧！人生出来便注定美丑媸妍，在一般情况下都不可改变，只能接受这现实。若我是鲁先生，既有此变天之力，自然想换个截然不同的脸孔，好经验另一不同身份，不同感受。”

寇仲颌首道：“这么说也有点道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是否该联手宰了荣凤祥。”

徐子陵道：“雨停哩！”

寇仲从床上坐起来，瞧往窗外，道：“此事定要立下决定，我们只有两日一晚的时间去破坏荣凤祥的阴谋。唉！我真不明白王世充为何不对付这个妖人，杨公卿该已告诉他荣凤祥就是避尘，而避尘即是辟尘。”

徐子陵叹道：“太自信并非好事，就算辟尘蠢得偶然落单任由我们出手，我们亦未必可杀死他。更何况有左游仙撑他的腰，这里更是辅公佑的地头，那轮得到我们逞强。”

寇仲苦笑道：“我并非过于自信，只因时间无多。”

徐子陵笑道：“不能力敌，便须智取，你不是满肚子狡计吗？拈一计出来给我见识如何。”

寇仲喜道：“听你的口气，似是胸有成竹，快说来听听。”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先弄清楚形势再说吧！要拆掉一间房子，怎都比建设一间房子容易。”

寇仲动容道：“有道理，随手一挥，便可砸碎杯子，但要制造杯子，却要经过多重工序，例如捏土为坯，入窑炼烧，荣凤祥能荣登百业社的尊长也属于这情况，首先要成为长袖善舞的大商家，行会的会长，但仍要到他捡得便宜，当上北方最大黑帮的龙头老大，才给他夺得百业社尊长之位。现在更想把影响力伸延至江北，迟些更会把魔爪探往南方，过程一点都不轻松。但我们只要揭穿他的身份，就可像把杯子投在地上般立可粉碎他的美梦。”

徐子陵道：“荣凤祥可以代替上官龙做洛阳帮的老大，绝非表面看来那么简单，我敢肯定帮内能话事的人，该隐有阴癸派的余党。而荣凤祥则暗中与阴癸派勾结……”

寇仲一震道：“说得对，很可能为了争天下的大利，甚么他娘的邪派八大高手大部份都站在同一阵线，四处搞风搞雨占便宜。若没有左游仙点头，荣凤祥怎能在合肥开百业社大会。”

又道：“不若你再扮作岳山，找你的老友游仙妖道套套口风。”

徐子陵笑骂道：“保证未喝完杯热茶，便要露出马脚，你这小子分明想害我。”

这时泽岳神色凝重的走进房来，道：“我要去见一个人，假设他肯支持拒绝参加百业社，会有很多人响应的。”

寇仲坐到床沿，问道：“此人是谁？”

泽岳坐往徐子陵旁的椅内去，道：“这人叫安隆，人称『四川胖贾』，是西南方最大的酒商，也兼营其他生意，是多个行会的会头。”

寇仲点头道：“天下人人喝酒，他既是西南方最大的酒贩，肯定有点来头，是否还懂武功呢？”

泽岳道：“他的武功倒稀松平常，不过他的拜把兄弟却是雄霸四川的『武林判官』解晖，解晖的儿子解文龙娶了宋缺的女儿宋玉华为妻，有这么强的靠山，谁敢惹他。”

寇仲动容道：“听说解晖的独尊堡乃四姓门阀外最有地位的家族，而解晖的武功则可媲美『天刀』宋缺，唔！这人定要见见。”

徐子陵问道：“百业大会的情况如何？”

泽岳道：“荣凤祥和它的漂亮女儿三日前已到合肥，正四处活动，游说各方来的商头，百业大会将于明早在总管府举行，我们已时间无多。”

寇仲弹起来道：“那就事不宜迟，先去见安隆再说吧！”

澡堂内热气腾升。

在西堂的贵宾浴内，给安隆一人独霸了两丈见方的浴池，十多名保镖随从分守在池旁和

各个进出口，人人太阳穴高鼓，均非一般庸手，只此便看出安隆的财

势。

安隆是个大胖子，两手不知是否因过多赘肉，似乎特别短少，腆着大肚脯，扁平的脑袋瓜儿就像直接从胖肩长出来似的，加上两片厚厚的嘴唇，一望而知是讲究吃喝玩乐的人。澡池的水满溢浸至池岸的石板地，令人怀疑水位是否因他而达致如此情况。

此时他正挨在池边的一角，让蹲在池旁的手下为他的水烟管装烟丝吹火绵，再送到他嘴旁让他“咕噜咕噜”的吞云吐雾，写意而颓废得有种折坠的感觉。

徐子陵、寇仲和泽岳三人来到浴室时，尚未有机会说话，安隆已哈哈大笑道：“天文兄不来，贤侄来也是一样，快下来陪我一起快活快活。”

徐子陵和寇仲吓了一跳，假若他们露出与面具的年龄皮肤、均大有出入的年青人身体，岂非立即露出马脚。

泽岳却显示出他的急才，笑道：“安老板吩咐，小侄怎敢不从。”

接着快手快脚脱掉衣衫，塞到两人手上，道：“你两个给我到门外去。”

只是这种做作和命令，便在安隆等人前肯定两人是仆从的身份，但当然他们在门外仍可听到澡堂内所有对答。门外是个供贵宾休息的小偏厅，设有两组椅桌，安隆的手下占去其中之一，两人和安隆的人礼貌地打过招呼后，坐到另一组桌椅里，享受男仆奉上的香茗糕点。

此时安隆正询问泽岳那龙游帮主父亲的情况，尚未转入正题，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你觉得这胖子如何？”

徐子陵轻应道：“该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对外摆出来的样子，只是骗局。”

寇仲脸色凝重起来，点头道：“我也深有同感，甫进浴室，我便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邪气，心中发寒，就像对着缩缩时的样子。”

徐子陵一震道：“那就糟哩！这死胖子能如此真人不露相，肯定是荣凤祥的级数，且一个不好就是邪道八大高手之一，那今趟无论泽岳说甚么都只是徒费唇舌。”

寇仲的脸色也很难着，道：“先听他说甚么再审度吧！”

泽岳的声音传出来道：“今次出门时，爹曾千叮嘱万吩咐，着小侄凡事要先请教安世叔，那就绝不会犯错。”

外面的寇仲和徐子陵心叫完了。若泽岳真的听足安隆吩咐，岂非要改变立场为立即加入百业社。

安隆发出一阵仿若猪鸣的笑声，道：“你老爹这么看得起我安隆，安某人就送他一坛黑珍珠酒，此乃酒中极品，酒色晶莹明透，闪亮生辉，醇厚甘美，甜酸可口，喝后能生津怡神，暖胃补肾，滋补强身，甚么虚汗、盗汗、神衰、阴竭，都酒到病消。若非我得到一批天竺来的黑珍珠米，亦酿不出这种酒来，故只送不卖，送的当然只限像天文兄这些有过命交情的老朋友。”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瞠目结舌。

单论口才，此人肯定是顶尖高手的境界，口若悬河不在话下，且字字掷地有声，有极高的说服力。两人自问听完他这番话后，也很想找坛来尝尝，看看他有否言过其实。

泽岳乾笑两声，道：“先代爹他谢过安世叔的厚爱。嘿！世叔今次对荣老板号召江北同道加入百业会一事，究竟有何看法。”

安隆沉吟片刻，才压低声音道：“此事实在非同小可，一向以来，我们

虽各自为政，但彼此相处融洽，就像把香雪酒混和加饭酒来喝，既有香雪的馥郁芬芳，又具加饭的甘陈纯厚，令人回味悠长。荣凤祥这么挟势北来，分明是要扩大百业社的影响力，此事定须详细斟酌。”

寇仲和徐子陵提至半天的心，这才放下来，暗忖一是他们疑心生暗鬼，看错安隆，又或是安隆虽是邪人，却与荣凤祥处于对抗位置，故暗中扯他后腿。

泽岳欣然道：“那依世叔意思，我们是要联结起来，拒绝加入百业会。”

安隆低声道：“若真这么做，我们就是大傻瓜。”

徐子陵和寇仲听得脸脸相觑，大惑不解。

澡堂里面的泽岳显然不比他们的领悟力好多少，嗫嚅道：“世叔的意思是……”

“啪”！

不知是安隆大力拍了泽岳一记，还是安隆自己拍自己肥肉助兴，只听安隆笑道：“岳世侄始终是嫩了点，若来的是你老爹，定会和我有同样的想法，生意就是生意，最紧要的是赚钱，加入百业社对做生意有利无害，何乐而不为。”

泽岳代徐子陵和寇仲问了他们最想问的问题，道：“但世叔刚才说，嘿！说荣凤祥有点问题。”

安隆叹道：“荣凤祥是否有问题并不重要，最重要是我们加入百业社后，该由谁来当尊长，由谁来话事。”

徐子陵和寇仲恍然大悟，终于明白没完全看错安隆，只错把他当作荣凤祥的一夥。

他摆明是要把百业社尊长之位，抢到手上来。

泽岳愕然无语。

安隆继续侃侃而言的道：“荣凤祥虽是洛阳帮的龙头老大，我却有四川独尊堡和岭南宋家的支持，如若再有贵帮振臂一呼，那到他摆布一切。明天开大会时，我们索性迫他推选新的尊长，哈！我要他偷鸡不着反蚀把米。”

寇徐两人听得头都大起来，怎想得到形势复杂至此，一时间都乱了方寸。

第四章 造谣生事

饭店内，泽岳低音无奈道：“你教我该怎么说，难道说不支持他吗？”

寇仲好奇问道：“你老爹是否真的教你要听他的吩咐。”

泽岳苦笑道：“他只叫我找安隆商量，皆因爹算准他不会甘心屈从于荣凤祥之下。我今次是作茧自缚，如告诉他早先的只是客气场面话，岂非笑话之极。”

徐子陵道：“安隆这人，大不简单，因何你说他的武功平常？”

泽岳愕然道：“人人都这么说的。”

徐子陵道：“我们对于辨识武林的高手，有自家独门的方法，这纯粹是

一种气机的感应，很难拿出甚么证据来。”

泽岳色变道：“若是真的，那还得了，他是否阴癸派的人？”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魔门除阴癸派外，尚有很多支流，例如左游仙便是来自一个叫『道祖真传』的教派，不过若统统把他们当作阴癸派，这权宜之设亦怕当不错。”

寇仲一对虎目亮起来，低声笑道：“小子又使奸弄诈！”

泽岳当然没有他们心意相通的本领，一面茫然的道：“你们在说甚么？”

徐子陵淡然道：“泽兄不用理我们说甚么，今晚只须早点睡觉，养足精神以应付明天的百业大会。”

寇仲接入道：“但有一事非常重要，泽兄足否真的不愿加入百业社？”

泽岳苦笑道：“我始终只是个做生意的人，凡事都要看利害关系。假若连安隆都参加，响应者自是大不乏人，我们说不定会被孤立起来，那就非常糟糕。”

寇仲信心十足道：“泽兄这么坦白，反能使我们清楚地掌握到目下的形势，顺口多问几句，究竟阴癸派在泽兄心目中印象如何。”

泽岳沉思片刻，答道：“我们是正正当当的生意人，最怕的当然是巧取豪夺的骗子强徒。阴癸派的人似乎像跟所有人都是深仇大恨的样子，毫无情义可言，动辄害人，谁都不想惹上他们。”

寇仲轻松起来，欣然道：“只要明天参加百业大会的人，大少数都有泽兄的想法就成哩！”

泽岳轻颤道：“两位不是要当场揭穿荣凤祥和安隆的身份吧？那可不是说笑的，尤其是……唉！”

徐子陵微笑道：“泽兄放心，我们绝不会为贵帮惹来烦恼的。”

泽岳半信半疑道：“两位究竟有甚么好打算？”

寇仲拍拍泽岳肩头，笑道：“泽兄知得愈少愈好，更不用四处去游说同道，免致荣凤祥和安隆知晓你们不想加入百业社。”

转向徐子陵道：“徐军师，请指示下一步行动。”

小巷内，两人像以往在扬州当小混混的日子般，并肩挨坐墙角。

寇仲不解道：“太阳已下山哩！究竟该怎样做？”

徐子陵道：“我首先要看看安隆有否看破我们。”

寇仲皱眉道：“你感觉被人跟踪吗？”

徐子陵道：“刚才离开澡堂时，曾有过这感觉，但很快便消失无踪。”

寇仲动容道：“你这独门本领绝不曾错，谁如此本事，跟踪你而不被你发现其形迹？”

徐子陵道：“肯定是绶绶级或接近那级的高手，说不定就是绶绶本人。”

寇仲重重吁出一口气道：“这可能性太大哩！我们可瞒过任何人，绝瞒不过这妖女。”

徐子陵道：“就算被绶妖女识破，明早大会前她都不会动龙游帮的，我们可趁今晚大干一场，捣荣凤祥和安隆的蛋。”

寇仲拍腿笑道：“这话最合我的心意，究竟如何进行，请陵少赐示。”

徐子陵道：“第一招叫造谣。”

寇仲一呆道：“只那么一晚时间，难道四处找人来说吗？”

徐子陵失笑道：“适才在饭馆时，你不是摆出完全明白的样儿吗？原来

是假装出来的。”

寇仲尴尬道：“我还以为你是要硬派荣凤祥是阴癸派的人哩！”

徐子陵点头道：“你倒没猜错，现在我们先去弄十多罐漆油来先过过瘾。”

寇仲愕然道：“杂货铺都关门了，何处可买到漆油？”

徐子陵好整以暇道：“我只说弄，没说过要买，买可给人根查，弄则只是漆油无端端的失踪。”

寇仲双目亮起来道：“好家伙，果然是造谣的高手。”

徐子陵一肘打在他肋下，跳起来道：“去吧！”

两人左手一桶红漆油，右手一个大笊扫，来到城南一所宅院向街的外墙下。

此时已过三更，路上不见行人，只间中宅院中传出犬吠的声音。

由于天气不佳，乌云低压，入夜后的合肥城份外暗黑幽深。

寇仲放下桶子，在高达丈半的墙上比划道：“直写下来，每字尺许见方，刚可容纳。

『荣凤祥是阴癸派的辟尘妖道扮的』十四个字。”

徐子陵差点笑痛肚皮，但又不能真的放声大笑致扰人清梦，憋得不知多么辛苦，低笑

道：“那有这么累赘的，荣凤祥是阴癸派的妖道便够，谁管他的原名叫甚么，更不用画蛇添足的在最后加上，『扮的』两个多余字。”

寇仲幸好戴上面具，才不用以红脸示人，尴尬地乾咳两声，念道：“荣凤祥乃阴癸派的妖道，哈！咦！都是有点不妥，因为阴癸派只是著名出产妖女的门派，而非是出产妖道。横竖是生安白造，不如给他个职位，例如『荣凤祥是阴癸派的秘密护法』之类。”

徐子陵笑得要手搭在寇仲肩头以作支持，喘着道：“既有秘密护法，是否该有秘密派主，那和普通的护法或帮主又有何不同。”

寇仲苦恼道：“原来造谣都是一门学问，你来说吧！该在这幅雪白的处子墙上写上他娘的甚么东西？”

徐子陵咬着下唇沉吟道：“这个确要斟酌一下遣词用字，白老夫子只懂教之乎者也，从来没教过我们如何造谣。”

一把娇柔甜美的女声在两人身后响起道：“写甚么都没问题，只要在最后加上『胸膛有太极印为记』就成。”

两人差点魂飞魄散，要知以两人感官的敏锐，纵使因笑玩致心神分散，亦不该让人潜到身后仍不知晓。

骇然转身，只见一身男装，清淡如仙的师妃暄盈盈俏立，说不尽的动人美态，儒雅风流。

两人呆瞪着她，瞠目结舌，那说得出话来。

师妃暄玉容平静无波，轻移玉步，悠然来到寇仲另一边，含笑道：“亏两位想出这么一条以毒攻毒的妙计。妃暄便苦于拿他没办法。”

寇仲嗅吸从她身体传来的清香，低声道：“原来仙子早知他是辟尘妖道，所以前来要不让他得逞，对吗？”

师妃暄坦然道：“我虽觉得荣凤祥此人人不简单，但却不知他是辟尘扮的，直至听到你们刚才的话，始醒悟过来。”

听着她有如仙籁的声音，徐子陵平静下来，随地出现，暗黑冷寂的长

街立被转化作仙气氤氲的胜境，所有平时平凡不起眼的东西都变得不平凡，连眼前的围墙都充满某一种难言的意义，仿似包含无穷的可能性。

徐子陵体会着心境的变化时，寇仲一肘打在他胁下，得意地道：“看！刚才还在说我，若非我清楚说出『扮的』两字，师仙子又怎知荣凤祥是辟尘『扮的』呢？”

谁都知道寇仲在说笑，师妃暄莞尔道：“功劳全归你好了。但有一事妃暄须作声明，就足我并非甚么仙子，你可以唤我作师小姐、师姑娘，但请勿再称我为仙子了！”

寇仲打蛇随棍上道：“那可否唤你作妃暄呢？现在大家至少暂时算是夥伴嘛，自然不能太见外。”

师妃暄不置可否，岔开话题道：“你们不是要在全城四处刷上句子吗？还不动手。”

寇仲尴尬道：“我的字体很见不得人，不如由妃暄你来操扫，说服力将可大上千倍万倍。”

师妃暄微笑道：“我只能当个小帮凶，为两位把风。”往后飘退，眨眼间没入横巷的暗黑里去。两人对望一眼，精神大振，有了“胸膛有太极为印”这注脚，荣凤祥唯一能狡辩的只有究竟是“好道”还是“妖道”。况且这类邪派的标记，必有特别的用心才印上去，有识之士自然会生出疑心，狡辩亦起不到多大作用。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足否欢喜得傻了？见到了心上人都不说甚么心事话儿。”

徐子陵拿他没法，挽起搁在一旁的红漆，乾脆利落的在墙上髹上“荣凤祥乃阴癸派妖人，不信可看他胸膛的太极妖印”两行共二十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血红大字。

徐子陵退回寇仲身旁时，寇仲凝神瞧着墙上的字样，讶然问道：“你多久没写过字。”

徐子陵道：“离开扬州后，刀枪剑棒就拿得多，笔杆却从未碰过。”

寇仲指着墙上两行字道：“起始那几个字勉强认出是你以前羞不得人的笔迹。但字体却不住变化。到最后那几个字，就像另一个人的字体，不！该说更像你现在这个人的字体，飘逸孤傲，真有出尘之态。”

徐子陵点头道：“此事确是非常奇怪，当我投入去扫画时，不知不觉便把武道施于其中，只觉笤扫在手操控下收发由心，要甚么字样就甚么字样，痛快之极。”

寇仲提起漆桶，跃跃欲试道：“兄弟！下一幅轮到我哩！”

两人站在另一幅墙下对着刚刚刷上的另两行字前，细意观赏。

寇仲低问道：“如何！”

徐子陵点头道：“果然是愈写愈不同，充满剑拔弩张、锋芒毕露的味儿，可知你说甚么找不到宝库就收心养性，罢手不干全是骗人的。”

寇仲苦笑道：“又来耍我了！做兄弟需否这样呢？”

徐子陵笑道：“时间无多，我们顺便练字，最后才去碰总管府的围墙，到天亮时，就算被江淮军发觉，都一时洗刷不了那么多。”

两人兴高采烈的去了。

耳内传来师妃暄的警告声，两人忙躲进横巷，屏息以待。

此时离天亮只有大半个时辰，他们已写花了各处大街当眼处近百堵墙

壁，战绩辉煌。

灯火由远而近，一队十二人的守城兵卒，巡经此处，灯笼光隐隐映照到墙上的红字，但众兵却全不为意，就那么直行直过的走了。

两人像孩童般低声怪叫，以示心中得意之情，闹了半晌，寇仲道：“该差不多啦！应轮到总管府的墙壁，若能在正门两旁处像对联般各书两行字，让我两兄弟的书法互相辉映，便最是理想。”

徐子陵皱眉道：“我们是否太贪心呢？现在已有足够的谣言损害荣凤祥的声誉，总管府虽关了门，但怎都有明岗暗哨，若给人发现是我们做的手脚，赶在天明前把最显眼的谣言墙涂掉，我们将要前功尽废。”

寇仲心痒难熬的道：“不涂污总管府，总有意犹未尽之感，不若我们就等到天亮的一刻才下手，敌人发觉时也来不及把我们优美的书法涂掉。”

徐子陵亦顽皮心起，陪他跃上附近屋顶，再逢屋过屋的往只隔一条街的总管府潜去。

他们本身已是胆大包天的人，现在又得师妃暄撑腰，更是一无所惧。

片刻后两人来到一所华宅的瓦背上，从瓦脊探头外望，总管府矗立前方，乌灯黑火，不觉任何动静。

寇仲大喜道：“这一餐看来非常易吃。”

师妃暄无声无息地翩然而至，落在寇仲的另一边，轻柔地道：“你们又在打甚么主意？”

寇仲笑道：“我们在等天亮，把总管府门墙都变成散播谣言的场所后，便可完满收工。”

师妃暄道：“我尚有要事在身，不能陪你们到天亮。”

寇仲失望地道：“我们还有些事想向你请教，你却这么匆忙要走。”

师妃暄无奈道：“我也希望能和两位好好详谈，但事有缓急轻重之分，迟些妃暄来找你们好吗？”

目光越过寇仲，飘到徐子陵那处去，柔声道：“再见啦！”

徐子陵别过脸来，带点忧郁的眼神深深瞥了师妃暄一眼，匆快地道：“邪道八大高手，除祝玉妍、辟尘、尤乌倦和左游仙外，尚有甚么人。”

师妃暄微愕道：“此事说来话长，再见面时才说吧！”

就那么飘然去了。

第五章 天心莲环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低声道：“师妃暄爱上了你。她爱上了你，所以两次都躲到小弟旁边来。”

徐子陵叹道：“恰恰相反，她是要通过这暗示的方式，以表达出我们间那道无形却不可逾越的鸿沟。道别时更偏要找我来说话，其心意更是不言而喻。”

寇仲哑口无言半晌后，忽地用力抱紧他肩头，凄然道：“我们两兄弟都是各有伤心怀抱！不是生离，就是死别。但一天不死，总要找点事情来做，

我选择的就是一条没得回头的争霸之路。这两天我想起很多事，最后发觉只有面对一个接一个的难关和挑战，以一统天下为目标的大业，才可使我的精神有所寄托。兄弟，无论是否找到杨公宝库，我也会任你离开，亦会高兴你离去，若有一天我战死沙场，你便代我好好照顾小陵仲。”

徐子陵生出想哭的感觉，百般滋味涌上心头。

他们都是孤儿出身，自少相依为命，在尔虞我诈，强权压倒一切的环境下长大，除两人间的信任外，对其他人总抱着怀疑的态度。傅君绰是第一个赢得他们真正感情的人，接着是素素，但她们均先后身故，对他们的打击是难以接受的狠重而残酷的。

在爱情的道路上，两人亦是波折重重。

寇仲先后在李秀宁和宋玉致处受到挫败，令他只能寄情于争天下的大业上，假若把这目标从他处挪走，他将变得一无所有，至少在目前这阶段，情况是这样子。

徐子陵自己也因刚才师妃暄无情的暗示，故生出感触！在刹那间明白和掌握到寇仲复杂的心情。

若说对师妃暄这清逸雅丽的绝世美女没有一丝爱慕之意，就是自欺欺人。

他记起师妃暄所说“守丹童”的故事，想到师妃暄不单是以这故事开解他，事实上也是夫子自道，表示出她绝不会陷身于这有如虚幻的世界中任何一种感情之内。

寇仲忽然揭开面具，纳入怀中，口上却道：“唉！竟忘记提醒师妃暄那侯希白可能是个大浑蛋。”

徐子陵皱眉道：“为何要露出脸目？”

寇仲松开搂着他肩头的手，露出雪白闪亮的牙齿，笑道：“因为我心中忽然很痛苦，于是要大干一场，找几个人来试刀，最好当然是荣凤祥。”

徐子陵不解道：“你不怕泄漏行藏，给敌人知道吗？”

寇仲双目杀机一闪，沉声道：“若真给人知道，说不定可反收奇效。在杜伏威来说，若他获悉我在这里出现，将更不会怀疑陈长林和他的人会出其不意去偷袭他；若三大寇和朱粲知道我来了，自会布下陷阱，严阵以待，谁知我却是要去对付萧铣呢？”

徐子陵默然无语。

寇仲推他一把，定睛瞧他道：“我这么有道理，你为何仍不脱面具？”

徐子陵以凝视回答他的瞪望，眼中射出深刻浓烈的感情，轻轻道：“你是否因我的遭遇而感到痛苦？”

寇仲浑身一震，把脸埋在瓦片内，惨然道：“师妃暄可能是这世上唯一能令你动心的女子，而她竟这样待你，上天真不公平，只要想起我自己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你却孤身一人，踏上寂寞的旅途时，我便想大哭一场，以渲泄心中的怨恨。唉！素姐没死就好了。”

徐子陵缓缓脱下面具，沉声道：“去吧！乾脆宰掉荣凤祥，可一了百了，别忘记带漆油和扫子。”

两人越过高墙，不一会来到后宅的花园中，合肥总管府的戒备稀松平常，避过外围几座

哨楼的守卫后，便像如入无人之境。

他们当然不会掉以轻心，“邪派八大高手”里，至少有两个人在这里，

而他两人更深悉荣凤祥的厉害，只是荣姣姣已不易应付。现在他们需要的只是刺激和暴露行踪。

寇仲笑嘻嘻的找了幅面向花园的屋壁，髹上“寇仲徐子陵到此一游”。凑到徐子陵耳旁低声道：“这行字如何？”

徐子陵应道：“真奇怪，那种力的感觉内敛多了，但反更觉张力，我欢喜这几个字。”

寇仲像要哄他高兴似的道：“这就叫进步，人在不断变化，书法亦不断变化，若书法永远不变，那便代表停滞不前。”

顿了顿道：“好了！该到何处寻辟尘妖道？”

徐子陵待要回答，忽然心生警兆，扯着寇仲躲往园山一道横跨溪涧的小桥之下。

一个胖如酒桶的身体从屋檐处像轻盈的猫儿般扑下，脚尖在草坪略点，眨眼间掠人与小桥连接起来的凉亭内，只隔开一条约十许步远的碎石小径**

这内花园占地方圆二十多丈，林木花草，颇为讲究，而寇仲表演书法处是在一排竹篁之

后，从亭子的角度是看不见的。

寇仲把头缩回来，咋舌道：“是安隆，我们果然没看走眼。”

徐子陵打出禁声的手势。

衣袂声起，接着把雄壮的声音道：“有甚么事？为何不可待明天再说？”

寇仲还以为是左游仙，见到徐子陵一脸茫然，才知他认不出来者是谁。

接着那人喝道：“这里没你们的事，给我远远滚开，没我命令，不准入园。”

七、八人同声答应，退往园外。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隐隐猜到说话的人是谁。

安隆坐到亭内的石凳去，叹道：“我和你总算一场师兄弟，你怎可不眷恋半点旧情？”

那人冷声道：“不念旧情的是你，而不是我辅公佑。十五年前我脱离天莲宗，那时已非是你的师弟，现在更和你没有半点关系，我爱干甚么就干甚么，那到你来干涉。”

果然是杜伏威的拜把兄弟，江淮军的第二号要人辅公佑，只想不到也出身邪派，还是安隆的师弟。

“啪”！

石台粉碎洒地。

安隆大怒道：“好胆！既入我天莲之门，岂到你说退便退，当年我容忍你，皆因念在师兄弟之情，更见你一身成就不易得来。现在你联结老君庙和真传的人来对付我，公然与我为敌，是否活得不耐烦了！”

寇仲和徐子陵心叫侥幸。

安隆那一掌劲道阴柔，只听声音便知是看似轻飘无力，却能把一张坚固的石桌拍成碎粉，只是这份功夫，江湖上已没多少人办到。若非他们先一步来到花园中，又或不及时藏来的话，肯定瞒不过这魔门的高手。

辅公佑乃雄踞一方的霸主，只看他刚才喝退手下，不用侍从护驾，便知他不怕安隆，此时更不会被吓倒。

只听他冷笑道：“我这人生就一副臭脾气，从不肯欠人的债，但别人欠

我的，则必须偿还。十五年来，我都没有向你追讨师尊的血债，现在该是时候吧？”

寇仲和徐子陵恍然大悟，才知辅公佑是要借这百业大会，把安隆逼出来。

安隆不怒反笑，喘着气道：“真是笑话，师尊之死，只因练『天心莲环』时运岔了气，以致全身经血爆裂而亡，故尸骨不存，干我安隆何事？你只是因给我坐上『莲主』之位，故怀恨在心，含血喷人。哼！我安隆身为天莲宗莲主，现在就要替天行道，清理门户。”

一把阴恻恻的声音在小桥另一端响起道：“这才真是笑话，就算你确修成『天心莲环』，今趟亦休想能生离此地，还妄言清理门户。”

徐子陵没有石青璇束音成线送入寇仲耳内的本领，只好在寇仲背上写了个“左”字，后者立知来人是左游仙。

安隆出奇地没有动气，反故作惊奇的道：“若我没有弄错，你两人该是水火不相容的情敌，曾斗得天崩地裂，为何今天却像同一个鼻孔出气似的，究竟发生甚么事，天地是否真反转过来哩？”

辅公佑冷冷道：“你除阴谋诡计，伤天害理外，其他事懂得个屁，滚吧！这样杀掉你太便宜你了，我要瞧着你慢慢萎坏腐臭。”

只听他声音透出的恨意，便知他和安隆的仇怨，即管倾尽大江之水，也难以洗去。

安隆发出一阵震耳长笑，却有点像猪的哀嚎，令听者难受至极点，仿似给他的笑声直钻进骨髓里去作浪兴波。

笑声倏止，安隆淡淡道：“你以为黏上杜伏威，就可呼风唤雨吗？江淮军的好景只是假象，已到日暮途穷的时刻，我们走着瞧好了。”

左游仙不屑地道：“你以为我们不知你暗中拉拢萧铣、朱粲和曹应龙来对付我们吗？”

安隆显是大感愕然，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辅公佑长笑道：“你已过了十多年的好日子，现在也该尝尝另一些滋味，你再不走，以后都不用走。”

安隆狠狠的连说三声“好”，接着衣袖声响，迅速远去。

荣凤祥的声音随即响起道：“这么好的机会，为何却放走他？”

两人这才知道荣凤祥一直窥伺在旁，心中叫苦，这时离天亮不远，若给发现，在这三大魔门高手的围攻截击下，逃走绝非易事。

辅公佑沉声道：“他已练成『天心莲环』，若硬迫他作困兽之斗，于我们有害无利，百业大会后，他想溜亦难矣。”

左游仙点头道：“若在这关键时刻把他杀死，还会影响大局。”

荣姣姣的声音道：“姣姣有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安隆今次肯来赴会，是有备而至，根本不怕我们。”

辅公佑道：“这话很有道理，我们且进屋内再说。”

寇仲和徐子陵暗叫谢天谢地，肯定四人离开后，连忙离去。

天刚发白，两人在街上大摇大摆的逛步，见到东一片、西一处于当眼墙壁写下极为触目

惊心的红色大字，心中的感觉非常古怪。

远方响音传至，原来其中一间饭铺正张罗早市，寇仲笑道：“先去喝碗豆浆，塞两个包

子入肚如何？”

徐子陵点头答应。

那食店事实上尚未开始管业，两人到一角坐下，迳自享受滚热的豆浆。

寇仲叹道：“真想不到他娘这么一个百业大会，竟牵涉到魔门各流派的恩怨斗争。”

徐子陵皱眉不解道：“做生意的人这么多，互相间又是竞争激烈，你赚多时我便赚少，同行更如敌国，真不明白荣凤祥为何要抢着做这百业社的尊长，抢到后又能有甚么作为？难道由商帮行社，至行脚商贩，都会像手下般听他指挥吗？”

寇仲举起大碗，呷了一口，摇头道：“这是没有可能的，照我看最重要的是在厘定价格和供应货物这两项上，尊长只要取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便可订立所谓行规。例如要向龙游帮买木材，百业社的社员和外人便有不同的价钱，甚或只准卖给百业社的人，那百业社将变成一个垄断所有买卖的大集团，现在当然办不到，但假以时日，再以武力配合，未来会是怎么一番情景，仍是非常难说。”

顿了顿续道：“但在短期内，百业社的尊长势将变成各大势力拉拢的对象；地位急升，其中自有无穷的好处。只不过我们非是生意人，故而不明白吧！”

徐子陵仍是不解，待要说话，心中一动，朝入门处瞧去，竟是缩缩翩然而至，坐入两人对面的椅内，微笑道：“你们忘记戴面贝哩！”

寇仲边摆设碗箸，边笑道：“缩小姐何时到合肥来的，为何不早点儿找我两兄弟，好畅叙离情，一慰相思之苦。”

缩缩娇艳如花的玉容隐含一丝嘲哂的笑意，淡淡道：“没事找你们作甚么？”

寇仲朝那几个为缩缩容光所慑，正停下手脚，只懂呆瞪缩缩的黠计扫了凌厉的一眼，立时像兜头浇下冷水般把他们惊醒过来，尴尬地照常工作。

徐子陵皱眉道：“那现在又为了甚么要来找我们呢？”

缩缩横他一眼道：“当然是来兴问罪之师，有谓明人不作暗事，你们要造谣生非，我没空管你。但为何却要牵涉到我们阴癸派？”

寇仲笑道：“这就叫盛名之累，闲话休提，缩小姐你既大驾光临，可否容我顺口问两句。”

以缩缩的修养，亦给他弄得啼笑皆非，微嗔道：“我说的如是闲话，那你说的定是废话，你若不给我好好交待，休想我答你半句话。”

两人鉴貌辨色，均知缩缩非是真的生气，由此推之，缩缩该不是站在荣凤祥的一方。

此事倒相当奇怪。因为一向以来，阴癸派与江淮军有合作关系，唯一解释就是杜伏威和辅公佑这对拜把兄弟，并不如外人所想的那么团结一致。

此时外面行人渐多，且不时有奔走相告的情况，显见谣言壁生出预期中的作用，引起哄动。

寇仲哈哈笑道：“上官龙是你阴癸派的人，已是天下皆知。多一个人或少一个人于贵派有何影响。有时你占我便宜，又或我占你便宜，乃平常不过之事。至多我向你赔个罪，缩人小姐请息怒。”

缩缩“噗哧”笑道：“这还差不多！”

两人对望一眼，都看出对方心中的无奈。

他们与绾绾实有深仇大恨，可是碍于形势，却不得不虚与委蛇，否则坏了救援飞马牧场的大事，便因小失大。

寇仲挨到椅背处，闲适地欣赏街上的情景，道：“你们魔门八大高手，除尤鸟倦、辟尘妖道、左游仙、安隆和令师外，其他三个是甚么人物？”

绾绾神色微动道：“你们倒消息灵通，为何认为我肯告诉你们呢？”

寇仲摊手道：“这算甚么了不起的秘密，总有人会知道的，何不向我们卖个人情。”

绾绾目光转到徐子陵脸上，接着幽幽一叹，垂下目光道：“你两人总能令人家心软，好吧！索性向你们说得详细一点，你们听过……噢！”倏地离座，消没后门处。

两人循她刚才目光所瞥处瞧去，只见泽岳探头进来，大嚷道：“终找到两位，现在所有人都给吓怕，正赶着离城，百业大会完蛋哩！”

第六章 因缘巧合

寇仲和徐子陵戴上面具，杂在龙游帮一众人中安然离城，道上挤满各地来参加百业大会又赶着“逃亡”的人。

只看人心惶惶的情景，便知谣言的力量是多么庞大。

泽岳低声笑道：“两位真厉害，不费一兵一卒，便破去荣凤祥的如意算盘。”

寇仲有点难以置信的道：“这真教人意想不到。”

泽岳道：“问题是江北各地的行家都感到百业社是挟北欺南，你两位制造的谣言亦非全没有根据，至少洛阳帮的上任帮主上官龙便千真万确是阴癸派的妖人，我们做生意的，谁敢和这种不问情由，胡乱杀人的邪教异派扯上关系，于是乘机一哄而散，谁都不能怪谁。”

寇仲和徐子陵都生出既荒谬又好笑的怪诞感觉。

此时众人奔上山坡。

泽岳欣然道：“能与两位交上朋友，实是难得的缘份，现在我要立即赶返龙游帮同爹作报告，异日有空，定去探访两位。”

双方欣然道别。

寇仲和徐子陵策马朝与宣永会合的地点奔去，一口气赶了十多里路，大雨又倾盘洒下，天地白茫茫一片。

两人躲在密林边缘处，让马儿稍作休息。

寇仲跃身下马。学以前当混混般蹲下来，呆瞪着林外的大雨，小雨则通过浓密的枝叶，转折地洒在他们身上。

大雨使大部份行人止步，除了因各种原因急于远离合肥者，才不避辛苦地冒雨赶路。

徐子陵自然而然蹲在他身旁，随口问道：“想甚么？”

寇仲道：“阴癸派确是魔力无边，只抬出她的名字便可像瘟神般把所有人吓走。”

徐子陵抹掉积聚眼帘的雨水，没有答话。

寇仲叹道：“但我刚才想的却不是这方面的事，而是觉得心中有点不妥贴。”

最后这句吸引了徐子陵的注意，讶然问故。

寇仲沉声道：“那是一种不安的感觉。记得辅公佑说过，萧铣、朱粲和曹应龙是由安隆穿针引线拉拢到一块儿的吗？而安隆的拜把兄弟解晖，则是宋家小姐玉华的家翁，这是否代表宋家多多少少也拉上点关系？”

徐子陵道：“也可以是全无关系的。照我看安隆的身份非常秘密，至少他便向外人摆出武功平常的样儿。唯一可虑者就是萧朱曹三人的合作并非想象的那么简单，我们说不定曾陷进他们的算计去，那就糟糕透顶。”

寇仲一震道：“你说得对，给这场雨淋个正着，人也像大梦初醒似的，像我们如此千多人挥军西行，而敌人则是全心等候我们，一个不好，给他发现到我们的行纵，我两个或者可以脱身，其他人保证完蛋，那就大大不妙。”

林外路上有一队三十多人的马车队缓缓走过，道上满是泥泞积水，人马均困乏不堪。

徐子陵道：“我有一个方法，就是采取敌人意想不到的路线行军，但那必须有熟悉路线的人带路才成，否则迷路时将更为不妙。”

寇仲摇头道：“不！我们定须以最快的方法赶到那里去，唉！看来只能照原定昼伏夜行的方法，博他娘的一铺。”

蓦地蹄声急响。

两人吓了一跳，只听蹄音，便知有大队人马朝这方向冒雨赶至。

他们静心等待，不片晌，以百计的江淮军疾驰而过，往某一目的地全速驰去。

寇仲愕然道：“你看到吗？”

徐子陵点头道：“当然看到，认得的荣凤祥、左游仙全在其中，安隆今次大祸临头哩！”

寇仲精神一振，跳起来道。“横竖顺路，怎可错过这场热闹？”

兵刃交击的声音愈来愈接近，当两人奔上一座小丘后，大雨笼罩下的草原遍布尸骸，以辅公佑为首，包括荣凤祥和左游仙两人高手在内的江淮军，已取得压倒性的优势，正对四散奔逃的敌人展开追击。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竟有这么多人。”

徐子陵举手遮在额头处，以免给雨水打进眼里，点头道：“江淮军的人数至少有二千之众，敌方则在七、八百人间，看来是辅公佑早在此布伏，对敌人以奇兵前后夹击，一举粉碎敌人的抵抗力，用兵至此，确是算无遗策，难怪江淮军能纵横不败。”

两人驰下平原，检视死伤者，其中一个尚未断气，寇仲跳下马去，扶起他道：“发生甚么事？你们是谁？谁要杀你们？”

那人人口中咯出血来，眼看要丧命：寇仲输入内气，那人倏地精神一振，惊惶地道：“是辅公佑，我们中了暗算。”

寇仲忙道：“你的主子是否安隆。”

那人摇头道：“不！我们是白将军带来的……啊……”

寇仲叫道：“你们是那方的人？”接着缓缓将他放到地上，抹上他眼帘，站起来摊手作

个无奈状，道：“有那位将军是姓白的？”

徐子陵知他并非真想有答案，遥观这方的战况，道：“这些人均打扮成一般商旅的模

样。显为掩饰本来的身份，有所图谋，追上去看看不就清楚了吗？”

寇仲飞身上马，策骑而去。

徐子陵追到并肩位置，道：“现在对辅公佑来说，没有事比杀死安隆更重要，所以这批人虽非安隆的手下，但必与安隆有点关系，我们尚有要务在身，真要理这闲事吗？”

寇仲同意道：“说得对！我们走。”

勒转马头，两人绕过战事所在的平原，穿林越坡，又沿一条小溪赶了近十里路，两人才停下。

以两人的功力，这么日夜不停的捱足几天，亦感吃不消，遂在一处山坡休息，马儿吃草，他们则进乾粮。

大雨后的原野，空气特别清新。在这绿油油的湿润世界中，山林竞翠，野花争艳。

阳光穿透乌云，东一片西一片的洒下来，寇仲瞧着一朵云投在平原上不规则的庞大阴影，迅速横过的奇景，有感而发道：“风云！风吹云动！风云怕就是眼前这种意思，无论如何威风，但转眼便过，不留半点痕迹。”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道：“但风云人物所包含的，却有更深一层的意思，那就是任你如何叱吒风云，终有一天也要重归黄土。生生死死！究竟有甚么目的。”

寇仲愕然道：“佛家有佛家的说法，道家有道家的说法，这问题最好去问师妃暄，我肯定绾绾也有另一套的说法，至于谁对谁错，恐怕只能掷骰来决定。哈！终给我找到解决的办法。”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这也叫解决的办法？”

寇仲洋洋自得道：“这叫没有办法中的办法。”

徐子陵忽地露出凝神倾听的神态，低声道：“听到吗？”

寇仲忙俯首竖耳，点头道：“似乎是马蹄声，该只一匹马。”

徐子陵点头道：“不错！还负着个受伤的人。”

寇仲咋舌道：“为何你的耳朵这么厉害，竟可听出这么细微的事来，有若目睹。”

徐子陵没好气道：“根本就是用眼去看。”

寇仲猛地抬头，只见草原远处，背人的马儿正朝他们奔至。

徐子陵弹起来道：“看看能否帮上忙。”

寇仲截停马儿，徐子陵则把那人抱下马来，扶他坐在地上。

那人已陷入半昏迷状态，满脸血污，多处刀伤，但最要命的却是背后中的一拳，留下一个赤红的拳印。

两人输入内气，始发觉此人功底深厚，全凭一口真气护住心脉。逃到这里来。

“哗”！

那人猛地吐出一口瘀血，清醒过来，兄到两人丁为他疗伤，忙依法运功，遍行周天三十六转后，那人伤势立时大见起色，不但大小伤口停止淌血，且能自行运气疗伤。

寇仲和徐子陵累上加累，站起来走往远处，寇仲低声道：“你有否觉得这小子相当脸善，像在甚么地方见过似的。”

徐子陵道：“我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只要替他洗个脸便知是谁哩！”寇仲拍拍他肩头道：“我去把我们的马儿牵来，你看着他，不要让他和那匹马跑掉。”

徐子陵答应一声，待寇仲远去后，回到那人处，又助他行血运气。

那人长长吁出一口气，哑声道：“大恩不言谢！两位恩公高姓大名？”

徐子陵不答反问道：“阁下功力相当不错，却为何弄至如此田地？”

那人沉声道：“是被一个毒妇所害，只怪我有眼无珠，又不肯听人相劝，唉！”

徐子陵为之愕然，他本猜此人乃被江淮军伏击的其中一员败将，岂知只是和某个“毒妇”有关。

寇仲此时牵马儿日来，见那人醒过来，喜道：“气色不错，朋友怎样称呼？”

那人道：“在下净剑宗白文原。”

寇仲倏地停步，与徐子陵脸脸相觑。难怪如此脸熟，昔年在巴陵城外，白文原随朱粲女儿“毒蛛”朱媚来暗算他们，给他们杀得落江而逃。由于时闲太久，记忆已非常模糊，若非再遇上白文原。还记不起此事。

两人仍戴着面具，白文原当然认不出他们，见两人神情古怪，讶道：“两位听过在下的名字吗？”

徐子陵站起来，淡然道：“白兄刚才说为“毒妇”所害，指的是否“毒蛛”朱媚。”

白文原剧震道：“恩公怎会知晓？”

寇仲扯下面具道：“白兄你好！认得我寇仲吗？”

白文原立时色变，发呆半晌，才苦笑道：“难怪能这么快治好我的伤势，横竖我这条命是两位救回来的，要杀要剐，悉随尊便。”

徐子陵也脱掉面具，往寇仲走过去，晒道：“我们又不像朱粲般好杀*：我*杀你。白兄最好快点离开这险地，迟恐有祸。”

两人飞身上马，待要离开，白文原勉力站起，叫道：“且慢！那是个陷阱，千万不要到飞马牧场去。”

两人不由心中横过一阵寒意。

三人急驰二十多里路后，下马歇息，这才有机会听白文原说的故事。

白文原仍是很虚弱，两人顺便为他疗伤行血。

他凄然叹道：“无人不说朱媚那毒妇对男人生厌后，便反噬一口，务要置诸死地，以免为别的女人所占。可是我自恃生得英俊，武功又不下于她，兼且迷恋她的肉体和风情。竟蠢得心存侥幸，以为自己是唯一的例外，终于遭到报应，真是活该。”

看到他英雄气短，自怨自艾的苦况，两人心中惻然，但另一方面也觉他的自责很台理，皆因两人均非恋栈美色的人。

事实他们到现在仍弄不清楚白文原是如何受到重伤的。

白文原续道。“我今次和朱媚率领一千人来，本是要接应安隆，岂知却给朱媚出卖，弄至全军覆没，我真对不起多年来随我出生入死的兄弟。”

寇仲愕然道：“原来给辅公佑袭击的一方，竟是你的人，那朱媚到那里去了？这样做对她父亲有何好处？”

白文原双目闪过浓烈的怨恨，狠狠道：“那毒妇已早一步离开，谎称接应安隆后，便来会我，让我在一处山丘布阵，到我知到她已与安隆另抄小道

溜走时，已被江淮军前后夹击。”

徐子陵不解道：“你的手下不是朱粲父女的迦楼罗兵吗？这么白白断送一枝精锐的军马，对朱媚应是有害无利。”

白文原沉声道：“今次前来的全是我的亲兵，大半是族人和同门兄弟，这些年来，我为他们父女立下无数汗马功劳，在迦楼罗军内被戏称为驸马将军，威势日盛，比他们父女更得人心，早为他们所忌，现终找到杀我的机会，唉！我真是既愚蠢又糊涂。”

寇仲道：“但你怎肯定确是朱媚害你。”

白文原眼中喷出仇恨的火焰，道：“一来她对我冷淡了很多，这种男女间事怎瞒得过我，且我更知她和安隆搭上。”

两人瞠目以对。

寇仲怀疑地道：“不会吧！安隆肥得比猪更难看，朱媚这种贪俊。。。嘿！朱媚怎看得入眼？”

白文原不屑道：“这毒妇谁都不能以常理测度，只要是新鲜刺激就行，听人说安隆在床上另有一套厉害的功夫，可令女人迷恋，其中的情况，要这对狗男女才知晓。”

徐子陵问道：“刚才你劝我们不可到飞马牧场玄，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白文原道：“这要由安隆说起，他一向与曹应龙关系密切，与我们是敌而非友，可是李密为你们所破后，北方形势剧变，李渊随时出关，刘武周和窦建德亦蠢蠢欲动。另一方面，王世充势力大盛，一旦尽收李密之地，大有可能往南扩展，在这等紧急形势下，安隆乘机代表曹应龙来与我们修好，结成联盟，准备先取四川，再攻飞马牧场，接着是竟陵和襄阳。”

寇仲愕然道：“安隆不是四川独尊堡解晖的拜把兄弟吗？”

白文原冷哼道：“安隆早在年前已和解晖因事决裂，势同水火，我真不明白安隆在打甚主意，这么硬的靠山都要弄垮。”

徐子陵道：“白兄可知安隆乃魔门有数的高手？”

白文原张大了口，讶然道：“徐兄不是说笑吧？”

寇仲作了简单的解释，迫问道：“你们又是如何勾搭上萧铣的。”

白文原道：“该说是萧铣如何搭上我们才对，现在形势分明，一天朱粲父女不肯点头，萧铣亦难以渡江北上。”

徐子陵道：“既是如此，后来又怎会合作起来？”

白文原道：“问题是朱粲和曹应龙知自己是甚么斤两，数次攻打竟陵，都给辅公佑杀得大败而回。且又缺粮，与其被辅公佑所灭，不如改住四川发展，既可得到萧铣供应的大批粮草，又可以让萧铣与辅公佑、杜伏威互相残杀，而萧铣提出的合作条件，首先是要消灭两位，曹应龙和朱粲父女均对你们恨之入骨，于是一拍即合，飞马牧场只是个诱饵。”

寇仲笑道：“曹应龙那家伙终醒悟到那晚是我们坏他的好事哩！”

白文原神色凝重道：“现在三方面均选取精锐，组成一支万人的雄师，由萧铣的大将董景珍作统帅，聚集在飞马牧场附近隐僻处，准备对你们疲惫的远征军迎头痛击。无论你们从任阿路线往飞马牧场，绝没有可能避过他们的耳目。这支军马包括另一支由五十多位武林好手组成的队伍，专门对付两位。”

寇仲微笑道：“若没遇上白兄，我们真的会凶多吉少，但现在既知己又

知彼，形势便截然有异。先问一句，白兄是否想杀那毒妇？”

白文原露出渴想的神色，肯定地点头。

寇仲大力一拍他肩头，痛得他龇牙裂嘴，长笑道：“那我们就先赶上安隆，杀他娘一个落花流水，好为白兄出一口鸟气。”

徐子陵皱眉道：“这岂非打草惊蛇？”

寇仲淡淡道：“这事常须从长计议，但若能擒下安隆和朱媚，就不是打草惊蛇。”

第七章 奇兵暗渡

白文原把一叠画在布帛上的地图，摊开在帅帐旁临时支起的简陋木桌上，寇仲、徐子陵和宣永不约而同俯头细看。

宣永指着一道斜斜横跨地图的大山脉道：“这就是大洪山，连山路都清楚列出，这么精细的地图，我尚是首次得睹。”寇仲眼利，把图角的一行小字读出来道：“白文原敬制”哈，原来白兄是绘地图的高手，失敬失敬。”白文原谦让道：“只是家传小道，算得甚么？”

徐子陵叹服道：“白兄用的笔必然比一般笔尖硬，否则怎绘得出如此纤巧的线条，还有多种颜色，好看悦目。”

寇仲拍案道：“最厉害是不会脱色，颜料定是特制的。”

白文原见自己的手绘地图这么受到欣赏重视，心情稍佳，欣然道：“在下历代祖宗均是地师，钻研风水五行之学，所以我自幼便随家父四出观察山川地形，并绘图为记，只没想过日后会作军事的用途。”

宣永道：“从这里到飞马牧场，至少有百多条路线，兼之我们又有熟悉山川形势的白兄带路，还怕他甚么。”

白文原苦笑道：“由于有大洪山及数条大河阻隔东西，所以事实上只有山内的五条路线和大洪山南、北两线，最糟是设哨的地点都是在下设计的，无论如何隐蔽行藏，均难逃对方耳目。唉。。都是我不好！”

寇仲得意道：“若我们不是往飞马牧场去，而是直奔夷陵，那又如何？”

白文原颓然道：“那就更糟，萧铣曾嘱咐董景珍，说从两位与李密之战中，看出两位好用奇兵，所以大有可能奇袭夷陵，故须作好防备。而且到夷陵唯有从长江前去一途，势将更易暴露行藏。”

徐子陵道：“白兄知否安隆和朱媚返回汉内的路线？”

白文原双白一寒，冷然道：“自是取道长江，那才不怕被辅公佑追上。”

寇仲精神大振道：“他们有多少条船？”

白文原道：“是由十艘运酒船组成的船队，我们便是乔装为运酒的脚夫潜到这里来的。”

船队该仍留在同安西面的一个渡头，诈作装运制酒的原料，实则是等待安隆。”

寇仲哈哈笑道：“这叫天助我也，现在我们立即至速赶路，务要在安隆和那毒妇抵达前，把十艘运酒船据为己有，那么我们暗渡陈仓之计，将可继

续进行。”

宣永应诺一声，赶去通知其他将领。

白文原激动地道：“少帅请为文原主持公道。”

寇仲搂着他肩头道：“白兄放心，只怕你到时会难舍旧情。”

白文原“呸”的一声，冷哼道：“就算把这毒妇碎尸万段，我也绝不皱半下眉头。”

徐子陵道：“杀朱媚容易，安隆的武功却是非同小可，若给他漏网，可能会坏了大事。”

寇仲点头道：“所以我们定须谋定后动，布下大罗地网，教安隆逃走无门。”

白文原默然半晌，摇头道：“是我不好，没理由要你们为我犯险，我亦不值得为这贱妇冒这个险。我们抢船后立即西上。君子报仇，十年未晚。让安隆和那贱妇扑一个空，而后面则有辅公佑的追兵，已可令我非常痛快。”

寇仲笑道：“好！总之我寇仲担保为白兄雪此深仇，白兄精神如何，我们还要靠你带路哩！”

此时手下牵来健马，白文原飞身上马笑道：“只要想起那贱妇，我便精神百倍，两位请放心。”

寇仲、徐子陵、宣永、白文原跳下马来，掠上坡顶，在星月辉映下，下方半里许外处流过大江波光褶皱，靠渡头处泊着七艘中型风帆，灯火黯淡。

寇仲道：“谢天谢地，白兄果是地理专家，使我们可赶在那对狗男女的前头，但为何是七艘而非十艘？”

白文原摇头道：“这个我也不清楚，或者那三艘另有任务吧！”

徐子陵道：“把守船上的是甚么人。”

白文原道：“都是安隆的手下，我们定要杀个精光，以免走漏消息。”

寇仲见徐子陵的剑眉立即紧蹙起来，忙道：“那太残忍不仁，只要将他们全部生擒，再在一处荒僻无人的江岸释放，他们想通风报讯亦难以办到，只有信鸽才可快得过我们。”

白文原愕然道：“少帅的作风与朱粲父女确是截然不同，唉！”

宣永安慰他道：“往者已矣，最紧要放眼将来。”

转向寇仲道：“属下曾在黄河多次率人袭击靠岸的敌舰，少帅只须定下进攻时刻，保证一切妥当。”

寇仲道：“事不宜迟，我们立即擒人夺船，以快打慢，以有备胜无备*纯焯*痛快！”

徐子陵鬼魅般掠回来，到了躲在岸旁 - 堆乱石后的寇仲等人之前道：“船上的防守稀松平常，每船只有水手十多人，只要我们行动够快，保证可一网成擒。”

寇仲向身旁的宣永打出行动的手势，后者立即发出夜梟的鸣声，伏在岸旁的七组合共七百人的队伍，应声没入水里，无声无息的往七艘风帆游去。

宣永向发出讯号，白文原闻讯率领一队四百多人的骑队，从山路处驰出，阵容鼎盛的朝渡头驰去。

密集的蹄音，粉碎了江岸深夜的宁静，把江水流动的声音完全掩盖。

泊岸的帆船亮起灯火，人影闪移，注意力全集中到白文原和伪装的手下处。

白文原排众策骑而出，高呼道：“立即召集所有人，准备开船。”

船上有入应道：“所有人都在船上等候！大老板呢？”

白文原叫道：“大老板即到，但后有江淮追兵，快让我们上船。”

船上的人听到有追兵，立即慌了手脚，降桥板的降桥板，扬帆的扬帆，乱作一团。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边道：“成功啦！该轮到咱们出马。”

“咯！咯！”

寇仲接着推门而入，对从床上坐起来的徐子陵道：“醒来啦！”

徐子陵没好气道：“吵也给你吵醒。”

寇仲坐到床沿，伸个夸张的懒腰，道：“我也睡得不省人事，看！至少是日上四竿哩！”

徐子陵深有同感道：“我现在才明白甚么叫劳师远征，非智者所为。我两个已是出名捱得，但昨晚睡下床时，仍像浑身骨头都散掉的样子。”

寇仲望往舱窗外普照大地的明媚阳光，道：“今次算是有点运道，碰上白文原，否则便跟自投罗网没甚么分别。现在我们扮作安隆运酒料的船队，又有白文原这货真价实迦楼罗国大将出面打点，你说还有破绽吗？”

徐子陵沉吟道：“当安隆和朱媚赶到渡头，发觉七条船全失去踪影，会怎么想？”

寇仲笑道：“当然是胡思乱想，但他绝不会从地上发现半个蹄印，因为都给我们扫掉，于是怎都不会联想到白文原和我们身上。只会以为是江淮军船舰赶到，俘虏了他的人和船，又或吓得他的酒船溜之夭夭。”

徐子陵道：“另外那三条船到哪里去了？”

寇仲道：“没甚么，只是奉安隆之命往江都去做生意，原来安隆的运酒船一向由大江会照拂，就是那个甚么『蛇狗二傻』裴岳和裴炎。”

“龙虎二君”，却给他说成“蛇狗二傻”。

徐子陵离开睡榻，移到舱窗前舒展四肢，瞧着日照下江岸迷人的山林原野，道：“下一个站是甚么地方？”

寇仲道：“今晚可抵萧铣的九江郡，只要过得此关，我们这支奇兵便深入敌境，现在我又改变主意，想先一举击垮由董景珍率领的联军，陵少有甚么意见？”

徐子陵同意道：“理该如此。我们应否通知美人儿场主、好和她配合。”

寇仲摇头道：“据白文原说，他们虽未能攻陷常阳和远安，但已把两城围得水泄不通，飞马牧场亦在严密监视下，我们绝不可打草惊蛇。”

接着长身而起，来到徐子陵身后，道：“你说师妃暄到合肥去，是否该与信妖女有关呢？”

徐子陵道：“这个当然，她们的斗争比拚，已从兵刀之争，变为争天下的竞赛。师妃暄是为万民谋幸福，而阴癸派则是想扩展势力，只要将来的皇帝是阴癸派所控制的人，慈航静斋势将没有容身之地，那比打败师妃暄更加划算。”

寇仲动容道：“这个推想非常合理，那群雄之中，必有一个是阴癸派的人，那人会否定老爹呢。”

徐子陵沉吟道：“老爹绝不似阴癸派的人，反而萧铣更像一点，不过若萧铣真是阴癸派的妖人，就不会助我们刺杀任少名，这么说，该是林士宏的嫌疑最大。”

寇仲舒服地坐入舱窗旁的椅内，欣然道：“若真是林士宏，那阴癸派就等着吃败仗，现在怎么算都轮不到林士宏，除非他能在短期内兼并萧铣和宋家，否则只能等着来给人覆灭。”

徐子陵道：“不要小觑任何人，林士宏虽偏处南方，但却占有鄱阳湖之利，目前宋家和萧铣都奈何他不得，所以阴癸派才压下仇恨，纵容我们搞风搞雨，搞得愈乱愈好。当萧铣渡江北上，林士宏可大事扩张，对此绝不可轻视之。”

寇仲拍案道：“有道理！又或者林士宏根本与阴癸派没有关系，真正的妖人可以是刘武周、梁师都、窦建德，甚或李子通、朱粲、曹应龙，哈。这猜谜游戏确有趣。”

徐子陵坐到另一张椅内，微笑道：“只要我们做成一件事，不理谁是阴癸派的妖人，也定可重重打击阴癸派图谋天下的大计。”

寇仲精神一振，道：“甚么事？”

徐子陵淡然道：“就是攻下襄阳，赶走钱独关和白清儿。”

寇仲一对虎目亮起来，点头道：“说得好！那可是阴癸派在中原最重*5 木菟悖*当我攻陷竟陵之日，就是钱独关败亡的先兆，天王老子都阻不了我寇仲。”

夜色阴沉中，七艘风帆缓缓驶进九江的水域。

寇仲和徐子陵戴上面具，立在白文原后，准备应付任何突变。

两人心中有种奇异的滋味。

就是在这长江南岸的大城，他们曾在九死一生的劣境中，成功刺杀任少名，破坏了铁勒人和阴癸派的阴谋，扭转南方的局势，亦使他们名震天下。

九江曾先后易手数次，最后落入萧铣手上，使林士宏被迫局处鄱阳。

一艘巴陵军的小艇，朝他们驶至。

白文原与登艇的军头交涉，当然没有问题，在众人轻松下来时，一艘战船笔直从码头开出，朝他们驶来。

白文原讶道：“甚么事？”

那军头茫然道：“是陈武将军的船，我也不知是甚么事，或者是要和白将军说话吧！”

众人暗叫不妙，只好呆等。若给识破，那就前功尽废，杀几个人亦于事无补。

头皮发麻下，敌船缓缓靠近，一名将领率着四、五名随从，跃过船来，哈哈大笑道：“白将军好，为何不见媚公主？”

众人无不暗里松一口气。

白文原迎上去施礼道：“陈将军勿要怪小将过门不入，实因时间紧迫，必须立刻赶回去，媚公主有事留在合肥，要迟两天才到。”

陈武点头道：“这个当然，今次登船拜访，实有一事相求。”

白文原哈哈笑道：“陈将军不用客气，只要小将力所能及，必为将军瓣妥。”

陈武道：“这对白将军来说，只是举手之劳。大前天我们在江上截获一艘飞马牧场的船，当场杀死十多人，却给其中一个小子逃掉，到今天黄昏时才捉回来，正要严刑拷问，却闻得将军来了。可否帮一个忙，把这人送交董帅，此人武功相当不错，在飞马牧场中该有点地位，又是与寇徐那两个小贼见过面，对董帅会有很大用处。”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又悲又喜，悲的自然是飞马牧扬的兄弟遇害，喜的却是兵不血刃救回这极可能是骆方的小子。

白文原当然不迭答应。

陈武大喝道：“给我押过来！”

船离九江。

精神萎顿的骆方赤着上身，让人为他清理包扎多处伤口，边喝着热茶，不能置信地道：“我本以为一切都完了，岂知竟然遇上你们，就像做梦般那样。”

寇仲狠狠道：“这根本是个陷阱，他们故意放你去向我们求援，却在回程时下手对付你们。幸好老天爷有眼，给我们碰上。”

宣永道：“现在胜败决定于谁能抢快一点，我们再无其他选择，只能于最有利的地点登岸，然后全速赶去攻董景珍一个措手不及，再乘势联同牧场的大军，在敌人心慌意乱下大举反攻，速战速决。”

众人的目光都落到白文原处。

白文原信心十足道：“三天后，我们转入沮水，在当阳南十里处的春风渡登岸，我有把握可瞒过所有关口，掩至董景珍藏军的春风丘，待我制成地图后，便可与各位研究如何可令董景珍吃一场大败仗。”

寇仲欣然道：“我们要利用这三天时间养精蓄锐，到时就非是疲兵，而是一枝生龙活虎的远征奇兵哩！”

众人轰然答应，士气昂扬至极点。

第八章 奇计克敌

中午时份，众人在沮水东岸弃舟登陆，把七艘风帆藏在支流隐蔽处，又牵马躲进岸旁的密材去，马儿休息吃草时，寇仲、徐子陵、骆方、白文原、宣永五人先去观察敌阵。

董景珍的一万精锐驻军处离他们登岸的上游只有五里远，在沮水搭起几个渡头，泊着十多艘战舰，靠岸处设首三座木寨，分别是萧铣、朱粲和曹应龙三方面的军队。

他们驻军的位置紧扼水陆要道，不但可迅速支援攻打远安和当阳的军队，又可从水路或陆上赶去截击寇仲的少帅军，在安排上确是无懈可击。

五人大感头痛。

白文原颓然道：“我虽清楚此地形势，却不知他们会分三处小丘立寨。哨楼林立不在话下，更把附近所有树木荡平，攻寨一方将无隐可藏，无险可。”

宣永皱眉道：“这三座木寨都非常坚固，塞内外防御充足，只从垛孔放箭，已可粉碎我们的进攻。若有充足时间，我们尚可做一批攻寨的工具，现在却是无法可施。”

寇仲苦恼道：“若我们不能趁今晚破敌，明天定瞒不过敌人的探子，最头痛是以我们的兵力，攻任何一寨已嫌不足，更不用说同时攻击三寨，看来只有用诈才行。”

徐子陵一拍骆方肩头，微笑道：“兄弟，怕要委屈你啦！”

一艘风帆，从支流开出，冒黑往上游敌寨方向开去。

众人站在看台上，遥观两岸形势。

这晚月照当头，把远近山林笼罩在金黄的色光下，不用照明都可清晰视物。

寇仲和徐子陵当然戴上面具，好掩去真面目。前者叹道：“下次若再以奇兵袭敌，定须计算月圆月缺，像现在这样干，和白天偷袭分别不大。”

徐子陵问白文原道：“照白兄所知，九江的陈武会否有办法用信鸽一类的东西，先一步知会董景珍，告知他我们会代押俘虏来给他呢？”

白文原沉吟道：“这个可能性很大，信鸽当然不懂飞到这里来，但却可飞往夷陵去，再以快马把信息送此。”

寇仲道：“此事很快可知，来啦！”

白文原不慌不忙，亲自打出灯号，知会迎来的两艘快艇。

三船相遇后，两艘快艇掉头领航，指示他们停泊的位置。

尚未泊好，一名巴陵军的将领跳上船来，向白文原施礼道：“白将军你好，未将雷有始。董帅早知你们会来，却不知来得这么快。”

白文原放下心事，笑道：“事关重大，当然怎么辛苦也要尽快赶来交人，有没有那两个小贼的消息？”

那叫雷有始的巴陵偏将答道：“今日有消息来，说那两个小贼以怪招搞得荣凤祥的百业大会一塌糊涂，咦！白将军不是曾到那里去吗？该比我们更清楚。”

白文原欣然道：“此事异常复杂，容后细谈，人交董帅后，雷兄不若到我方寨中叙叙。”

雷有始苦笑道：“今晚是我当值，明晚如何？那两个小贼一向神出鬼没，连李密、宇文文化及、李子通等都非他们对手，不打醒十二个精神怎成。”

寇仲和徐子陵泛起奇异的感觉。

这可不是客气话，而是出自敌人之口带有深切戒惧的真心话，可见他们确是名震天下，难怪萧铣、朱粲和曹应龙会这么处心积虑算计他们，比之飞马牧场更被重视。

船身轻颤，靠泊渡头。

白文原喝道：“把人押来！”

当下自有人把骆方推出来，交由寇仲和徐子陵左右看管，押下船去，表面看来，骆方曾被毒打一番，不但衣衫破烂，脸上还见瘀黑血肿。

其他人仍留在船上。

雷有始领路，随口道：“你们的船吃水这么深，定是装满货物。”

后面寇、徐、骆听得暗暗心惊时，白文原若无其事的笑道：“雷兄的眼力真厉害，整个仓底都是米粮，不吃重才怪，若非顺风，也不能这么快赶到这里来。”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都看出对方心内的赞赏，白文原这几句话，连消带打，不但捧了雷有始，解释船重的问题，最要紧是指出因顺风的关系，才能以这种速度赶来，免去对方的疑虑。

抵达岸上，一队二十多人的巴陵军护在前后，步往巴陵军的陆寨。

雷有始回头瞥了“垂头丧气”的骆方一眼，低声道：“这小子看来吃过白将军的苦头，究竟叫甚么名字，可曾问得甚么有用的消息？”

白文原正等着他这番话，欣然道：“此子叫骆方，是飞马牧场副执事级的重要人物。今次是去向那两个小贼求援，自己则早一步回来知会商秀洵有关整个反攻我们的大计，你说这消息有用吗？”

雷有始动容道：“这消息真是非同小可，白将军确有办法。”

白文原阴恻恻道：“还不是那一套老手段，谁人的口可比毒刑更硬。”

雷有始向前面的一名巴陵军喝道：“立即飞报董帅，白将军有天大重要的消息需立即面陈。”

那兵卫应命飞奔去了。

雷有始忽地邪笑道：“前天在这附近村落拿了批村姑娘，其中有两个长得相当标致，白将军有兴趣吗？”

寇仲和徐子陵眼中同时闪过杀机。

白文原笑道：“留给雷兄享用吧！我刚到过合肥，哈！雷兄该明白啦！”

雷有始大乐道：“明白！明白！唉！荒山野岭的生活实在太枯燥。”

此时众人转上丘坡通往山寨的路，只见路旁两边均有三重陷马坑，里面插满尖刺，看得寇仲等大叫侥幸。

若非有此赚门而入的妙计，凭那不足二千人的军力，去攻打分守二座木寨内的万人部队，只等若灯蛾扑火，又或螳臂挡车。

帅帐内灯火通明。

董景珍踞坐帅椅上，左右各有四名将领，均目不转睛盯看被押进帐内的骆方。

董景珍年约四十，是瘦高个儿，方脸大耳，脸上线条分明，下巴兜起突出，眉浓发粗，长相继为威猛。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喝造：“跪下！”

骆方一阵颤抖，像双腿发软般跪往地上，低垂头，似模似样，连寇仲、徐子陵和白文原都看不出破绽。

除雷有始外，其他兵卫都没有跟进帐内。

董景珍哈哈笑道：“白将军能从这小子口中问出这么重要的军情，为联军立了大功，可喜可贺。”

白文原转向寇、徐两人命令道：“你们到帐外等候。”

寇仲和徐子陵轰然接令，转身出帐。

这帅帐是居于木寨中央，周围有大片空间，其他营帐均在五十步外，四周有八名军士把守站岗。

随雷有始来的二十名军卫正沿旧路准备出寨返回渡头处。

两人追在他们身后，朝寨门走去。

营内军士，均已入帐休息就寝，只余下当值的卫士把守巡逻，除了贯通四方寨门的通路上挂有照明风灯，营地一片昏暗，在明月下营帐像一个个坟起的包子。

寨门处有十多名军士值勤把守，其中四名分别在寨门两旁高起近二丈的哨楼站岗，不过由于谁都想不到敌人已至，故警觉性极低，戒备怠弛。

把门者见众人来到，忙拉开一边闸门，让他们通过。

宣永等随船而来，挤在船仓内的五百精锐，早解决掉渡头上的巴陵军。

又接应了其他赶至的己方人马，宣永亲自率领十多名轻功高明者，藏身最接近丘脚的陷马坑内，此时见寨门打开，忙扑将出来。

哨楼上的士兵首先察觉，待要喝问时，寇仲腾身而起，握在于上的飞

刀连珠发放，四名军士惨叫一声，已成了糊涂鬼。

徐子陵同时发动，虎入羊群般挥动劲拳，把门的军士纷纷倒地，连呼叫的时间都欠奉。

寇仲则凌空换气，一个筋斗翻出寨门，配合抢上来的宣永等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收拾正要出寨驰援的巴陵军。在眨几下眼的高速下，固若金汤的寨门，落入他们的控制里。

与宣永等会合后，寇仲下令道：“先收拾巡兵和哨楼上的人，以免他们示警。”

手下应命去了。

少帅军从渡头那边源源开来。

寇仲和徐子陵伸手互握一下以作庆贺，心中都有侥幸的感觉。

营内虽有超过四千人的巴陵军，但只有是等待屠戮的份儿。

作好准备和配合后，寇仲和徐子陵带着换上敌人军服的二十名少帅军，掉头往帅帐走去。

守卫帅将的军士见他们去而复返，更是由寇仲和徐子陵带头，均感奇怪。

宣永等趁他们注意力全集中到寇仲诸人身上时，分从暗处扑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制服这些军士。

只听董景珍的人笑声从帐向传来道：“骆兄弟确是知情识趣，既肯投靠我方，我可包保你将来富贵荣华，子孙福泽无穷。”

寇仲和徐子陵揭帐而入。

董景珍等愕然朝他们瞧来时，白文原和骆方首先发难，向最接近的人发动攻击。寇仲井中月出鞘，化作一道黄芒，往兵器仍搁在一旁的董景珍劈去。

徐子陵则双拳隔空远击，攻向董景珍左右两旁的将领。

一时刀光剑影，弥漫帐内。

董景珍也是了得，竟临危不乱，破帐后跌，滚出帐外，虽避过寇仲惊天动地的一刀，却避不开宣永的鸟啄击和十多把圈杀上来的刀剑，登时多处受伤淌血，若非他护体真气雄劲深厚，又往空处滚开，早命丧当场。

井中月如影附形，迎头劈下。

董景珍怒吼一声，右掌施出精妙绝伦的救命招数，扫在井中月锋口处。

螺旋劲随掌而入。

一个是顺势全力而赴，一方是负伤后仓卒应战，高下自有天壤云泥之别。

董景珍全身剧颤，球子般不自然的往后翻滚，鲜血不住从口中喷洒，最后摊倒地上，只能喘气。

徐子陵扑出帐外，笑道：“全解决哩！”

寇仲环目一扫，见到附近营帐的人已被打斗声惊醒，一把扯下面具，喝道：“降者免，抗者杀无赦！”

众人领命去了。

寇仲瞥了正被手下以牛皮索缚起手脚的董景珍一眼，向徐子陵叹道：“陵少该知我是别无选择，战场上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别忘记他们对这本是太小的地方做成多么大的损害。”

徐子陵苦笑笑道：“我又没责怪你，何用说这么多话，来吧！”

领先去了。

那根本不算一场战争。

由于董景珍和一众将领被擒在先，在睡梦中惊醒的巴陵军群龙无首，纷纷投降，减去寇仲很多杀孽。

二更时份，整个木寨均落到寇仲手上，使他们可进行计划中的第二步。

寇仲、徐子陵、白文原押着垂头丧气的董景珍，偕同四十多名扮成董景珍亲卫的手下，策马向由朱粲另一大将闻良统领的木寨驰去，随后则是宣永的千名少帅军。骆方和其他数百人，则留守木寨。

众人长驱直进，抵达半里外迦楼罗军的木寨，喝门道：“董景珍大帅有急事见闻帅，已有少帅军行踪的消息。”

白文原亦喝道：“是我！快开门迎入。”

把门者怎知是诈，既见到董景珍，又见到己方将领白文原，一边派人飞报高卧帐内的闻良，一边开门。

门刚打开，众人一拥而入，见人便杀，一时喊声震天，惊醒了营内军士的好梦。

宣永的大军潮水般冲上来，涌入木寨内，四处放火，肆意破坏。

不片刻整个木寨已陷进熊熊烈火内，迦楼罗军糊里糊涂中只懂打开其他寨门，落荒逃命。

曹应龙的寇兵率众来援，给埋伏恭候的少帅军杀个落花流水，弃寨窜逃。

到天明时，由三方面组成的精锐联军，再不存在。

第九章 威逼利诱

董景珍被押进帐内。

寇仲起立相迎道：“速为董帅解缚！”

解他进来的卫士为之愕然，在寇仲的再次催促下，才拔出匕首，为董景珍挑断牛筋。

寇仲命手下退出帐外，欣然道：“董大将军请坐。”

董景珍环目一扫这本属于自己的帅帐，颓然叹道：“你杀我吧：我董景珍足绝不曾归降你这种乳臭未乾的小儿的。”

寇仲丝毫不以为忤，笑意盈盈的道：“我知董大将军输得不服，但事实如此，再无法改变过来，董大将军认为对吗？”

董景珍仍是那句话，道：“杀了我吧！”

若非他内伤颇重，早使试图乘机突围。

寇仲淡然自若，道：“我并非要你投降我方。你的亲族父母妻儿全在巴陵，我如硬迫你投降，又或宣称你投降我方，所以才助我去捣破另两个木寨，岂非会害死你的家人族人，这种事岂是我寇仲做的。”

董景珍听到最后几句。已是脸无人色，皆因知道他非是虚声恫吓，这一招比威胁要杀死他更毒辣，颓然道：“你好狠！说出来吧！”寇仲双目寒芒

一闪道：“和你谈一宗交易，只要你答应，你便可和被俘约二千多名手下立即乘便宜船返回夷陵，右走焯路，朱粲和曹应龙定不会放过你，因为他们已认定是你攻击他们。”

董景珍像衰老了几年般，颓然坐入椅内去。

寇仲这才坐入本属董景珍的帅椅，道：“我想知道朱粲和曹应龙分别攻打远安和当阳两军的虚实布置。”

董景珍皱眉道：“他们怎肯让我知道军事上的秘密？你这是不是强人所难？不如乾脆杀掉我吧！”

寇仲一对虎日射出慑人的奇光，笼罩董景珍，缓缓拔出井巾月，搁在身旁几上，沉声道：“我以诚意待大将军，大将军却当我寇仲是傻瓜，说不定我真会一刀斩下大将军首级，再把大将军的手下全体斩首。勿怪我没说个清楚明白。”

董景珍色变道：“士可杀，不可辱，要杀要剐，董某人绝不皱半下眉头。但却不能侮辱我的……”

寇仲“叹”的一声，打断他的说话，摇头道：“大将军最好不要把话说满。萧铣是怎样的人，我和你都很清楚，铲除我们和飞马牧场后，接着就是对付朱粲和曹应龙。现在有这种合作机会，董大将军怎会不乘机顺便暗探他们两军的虚实。”董景珍双目一转，垂首道：“这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吧！”

寇仲知击中他要害，更知他并不像表面的宁死不屈，否则昨晚就不曾在剑锋下屈服，陪他们去赚门破寨。长身而起道：“既是如此，我们也没有甚么话好说，董大将军有没有兴趣去旁观你的兄弟们逐一人头落地的情景？”

董景珍惨然道：“你赢啦！”

寇仲昂然出帐，来到等待他好消息的徐子陵、骆方、宣永和白文原身前，打出胜利的手势。

宣永用下颌翘向帅帐，请示如何处置董景珍。

寇仲微笑道：“当然是以礼相待，我寇仲岂是残忍好杀之徒。所有俘虏立即释放，让他们坐船离开，但却不可带走兵器马匹，给他们够两天用的粮草便成。”

宣永应命去了。

寇仲与徐子陵、骆方、白文原朝寨门走去，边道：“现在朱粲和曹应龙定会以为萧铣谋害他们，你们认为他们会作出怎样的反应？”

骆方怀疑地道：“董景珍会否说谎？”

寇仲胸有成竹的道：“有白兄这深悉朱粲虚实和对曹应龙也有一定认识的人在，怎轮到他胡言乱语。他只是贪生怕死之徒，为了性命，说不定连老爹都可出卖，何况根本是敌非友的朱粲和贼头曹应龙呢？”

徐子陵思索道：“问题是朱粲和曹应龙是否真的以为萧铣背叛盟约，而白兄则因朱媚的陷害而归附萧铣。”

白文原断然道：“曹应龙我不敢保证，但朱粲脾气暴烈，在心痛手下精锐的惨重伤亡，爱将闻良战死的情况下，必把所有怨恨放到萧铣身上，有理都说不清。”

寇仲得意道：“最精采的是朱粲怎都想不到我会从大江来，缩短至少三天的行程，这个黑锅董景珍是背定哩。”

四人步出寨外。漫天阳光下，山野草丘在前方扩展，使人精神一振。徐子陵长长吁出一口气，叹道：“那就成了。若朱曹确信萧铣背盟，那萧铣的下一步定是渡江北上，乘两人的大军陷身于当阳和远安的攻城战时，攻占他们的人本营。存这种情况下，两人只有立即退军，形势若此，少帅该*T跌醋跑牧怨！*

白文原点头道：“朱粲和曹应龙不但会猜疑萧铣，在这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情况下，更会互相猜忌，难以合作，我们将有可乘之机。”

寇仲淡然道：“凭我们现在的兵力，即管加上飞马牧场和真陵独霸山庄的旧有兵将，只可袭击其中一军，白兄认为我们该选那一个不幸的人？”

白文原感激道：“只是少帅这句话。已可令文原甘心为你效力。坦白说，我当然想选朱粲好报大恨深仇，但在战略上却极为不智，这可分三方而来说。”

骆方讶道：“我只想到朱粲军力强而曹应龙军力弱，却想不到还有另外两个原因。”

白文原微笑道：“骆兄弟只是一时想不到吧！”

徐子陵道：“我只能猜多一个原因，就是若我们击垮朱粲，萧铣会将错就错，立即挥众渡江，攻占两个盛怒盟友的土地。曹应龙终是流寇，擅攻不擅守，在阻止萧铣北渡这方面怎都及不上朱粲。”

寇仲笑道：“第三个原因可以揭盅哩！”

白文原欣然道：“事实上徐兄已说了出来。曹应龙军力虽达四万之众，但始终是流寇马贼，因缘际会凑合出来的乌合之师。胜时气势如虹，一旦见己方败军涌回来，又要仓卒撤退，包保人心惶惶，无心恋战。他们并不像朱粲的手下般有家园亲族需要护卫，多是孑然一身。说走便走，只要我们准确猜度出他们撤走的方法和路线，将可一举为民彻底除害。”

寇仲叹道：“白兄的看法细微独到，朱粲父女欲置你于死地，实是不智。”

白文原苦笑道：“我正是因为大力反对与曹应龙结盟，才惹起朱粲的杀机，朱媚则是对我日久生厌，幸好有两位搭救。这几天来与诸位并肩作战，实是前所未有的快事。”

寇仲大力一拍他后头。长笑道：“以后大家就是自家兄弟啊。”

骆方兴奋得脸孔通红，叹道：“曹应龙恶贯满盈，我们就杀他一个片甲不留。”

寇仲道：“照白兄弟猜估，曹应龙会撤往何方呢？”

白文原掏出图卷，挑出其中一张，摊放地上，三人跟他蹲下，只听他道：“在结盟前，曹应龙被我所败，退往竟陵南面溪水之西的乡村，攻占附近百多条村落，所以他恨本无所选择，只能东走撤返老巢，首先他要横渡沮水，过荆山，再渡过漳水。倘若我们在漳水设伏，趁他渡江时两面夹击，保证他们永远回不了老巢。”

寇仲点头道：“此计天衣无缝。”

探手搭上骆方肩头，笑道：“小方知该怎么办啦！”

骆方奋然道：“现在我立刻赶返牧场，通知场主。”

少帅军源源开进漳水东岸一座密林内，设营造饭，人马均须争取休息的时间，好消解连续三日夜飞程赶路的劳累。

寇仲、徐子陵、白文原和宣永四人则马不停蹄，沿漳水东岸往上游驰

去。

来到河道一处特别收窄的水峡时，白文原以马鞭遥指道：“若我们有足够时间，可于此处装设木栅，再以布帛包裹沙石沉江。堵截河水。当曹应龙渡江时，即可捣毁水栅，让奔腾的河水一下子把曹应龙渡江的贼众冲走，使他们首尾断成两截，那时我们乘势掩杀，更是不费吹灰之力。”

宣永可惜地道：“先不说我们没有布帛，要造这么一道拦河木栅，至少要十多日的工夫，别说是劳师动众，在时间上我们实在应付不来。”

徐子陵道：“白兄曾多次与曹应龙作战，是否有甚么须特别注意他的地方？”

白文原沉吟道：“曹应龙之所以能纵横湖北，有三个原因，是行军极快，飘忽无定，一旦遇上险阻，立即远撤，此乃流寇本色，但确能助他屡渡难关。”

顿了顿，续道：“其次就是以战养战，无论他们受到怎样严重的挫败和打击，只要他们能逃出生天，便可藉到处抢掠和招纳暴民入夥而迅速壮大，抢完一处便抢另一处，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寇仲道：“但不利处则在人人都只是一个利益的结合，没有一致的理想可言。”

只要能干掉曹应龙、房见鼎、向先这三个贼头，这盘沙散了就永不能再聚在一起。”

徐子陵想起旧隋战败后兵将到处放火抢掠、奸淫妇女的惨况，断然道：“这等杀人如麻的凶徒，我们定要全部歼灭，否则附近的村落将大祸临头。”

宣永点头道：“要全歼他们虽不容易，却非全无办法。寇仲问白文原道：“曹应龙尚有甚么独家招数？”

白文原道：“就是精于夜战，无论行军作战，他们都专拣夜间进行，以才能神出鬼没。

要打要逃，均占上便宜。”

寇仲皱眉道：“如何才可迫得他们须在光天化日下渡江呢？”

徐子陵思忖道：“只要能制这一种形势，让他们知道牧场大军正紧蹊其后，那就轮不到他们选择白天或黑夜。”

寇仲道：“最妙是曹应龙想不到我会先一步养精蓄锐的在这远岸上恭候他的大驾。还以为以要能渡过河流，便可抛开追兵，安返丰乡。”

白文原一夹马腹道：“随我来。”掉转马头，朝下游奔回去。停停行行，跑了十余里

后，白文原又往上游奔回去，四、五里后，始飞身下马。让喷白沫的马儿可歇下来吃草休息。白文原在岸旁仔细观察，是后立在一处草丛哈哈大笑道：“皇天不负有心人。终给我发现曹贼上次渡河的地点。”

寇仲三人大喜，来到他身旁，从他拨开的长草丛内，赫然发现四根粗若人身，深入地内的木桩，还有缺口供系紧绳索。

众人分头搜索，找到八组同样的木桩。

白文原欣然道：“这里河面虽阔达十丈，但水流缓平，比任何其他河段更适合渡河。”

宣永远观对岸，笑道：“我肯定在岸旁的密林里，必有以百计的浮桶，只要以粗索串系河上，再铺以木板，便可搭成浮桥，做不用一个时辰，他们就可架设八道浮桥。”

寇仲道：“答案就在眼前，只要我们过去一看便知。”

徐子陵道：“我们必须迫得贼兵要仓忙渡河，否则若让他们先于岸上列阵，又遣人在高处了望，我们便难施奇袭。”

寇仲叹道：“这就要看美人儿场主是否既乖且听话了！”

转向宜永道：“今晚我们移师至此，并作好一切准备，现在先渡河一看，肯定浮桥的装备确藏在对岸后，我和文原往迎牧场的大军，你和陵少则留守这里。”

接着是笑道：“多行不义必自毙，恶贼们啊！今次是老天爷收你，我只是帮老天爷执行吧！”

第十章 乘败可追

寇仲在识途老马的白文原文带领下，遇上曹应龙撤往漳水的贼兵，两人在一处山腰俯瞰敌人的形势。

直到此刻，他才真的松一口气，肯定曹应龙果如所料，在得悉萧铣背盟后，立即放弃攻城，改而退往丰乡城。

牧场大军亦当在不远。

依约定，假若曹应龙退兵，牧场便全军出动，紧追其后。

在明月的照射下，贼兵的骑队像一条长蛇般横过草原。

白文原道：“三寇军大部份都是步兵，骑兵不足七千人，遇到什么事故，骑兵会夺路先行，把步卒抛在后方。”

寇仲虎目生辉，沉声道：“用兵之要，先察敌情，这叫知彼。所谓乘疑可间，乘劳可攻，乘饥可困，乘分可图，乘虚可掠，乘乱可取，乘其未至可挠，乘其未发可制，乘其既胜可劫，乘其既败可追。我们已用了“乘疑可间”这一招，破掉他们的铁三角联盟，迫得曹应龙四万大军变为落荒窜逃之鼠，为今再来一招乘败可追，杀他们片甲不留。”

白文原佩服道：“这番话深得兵法之旨，少帅确是学究天人。”

寇仲怎好意思告诉他这全都是从鲁妙子的秘笈看来的，只好支吾以对。

白文原赞不绝口道：“少帅最厉害的一招，就是凭威逼利诱，吓得董景珍慌忙带领两千多手下匆匆逃返夷陵，更令他们手无寸铁，粮食不足，想不立即回夷陵也不成。此事定瞒不过朱粲，更确定董景珍是真凶祸首，谁会相信有人肯这么放虎归山的，使得萧铣百词莫辩。”

朱粲退兵，曹应龙亦唯有撤兵一途。”

寇仲笑道：“在心理上，董景珍自忖确曾把有关朱粲和曹应龙的军情泄露我知，他有愧于心，就更不敢向盟友说个清楚明白。”

接着俯视敌人，沉声道：“只看对方队形不整，粮车都堕在大后方，便知他们形神具劳，心乱如麻。只要我们劫其粮车，令他们在劳累外更加上饥饿，那他们将会由乱变散，只能亡命往漳水逃窜，希望尽早过江，我们便有机可乘。”

一夹马腹道：“来吧！”

徐子陵和宜永巡视营地，见有百多人正在扎做假草人，讶道：“是用来

做什么用途的？”

宣永道：“这叫故步疑阵。由于我们人少，很难堵劫以万计落荒逃亡的贼兵，唯有在战略地点以少量兵员并杂以草假人，做出声势庞大的假象，迫得敌人只敢朝表面上人少处逃遁，但虚则实之，正好落在我们的陷阱中。”

徐子陵赞道：“好计！”

来到岸旁，以千计的战士正挖掘战壕，又设置底藏尖刺的陷马坑，盖以泥草。

宣永解释道：“这都是针对敌人仓促渡江而设，加上对方想不到我们埋伏在这一边，肯定在劫难逃。”

徐子陵停下脚步，遥望对案，沉声道：“大战即临，宣兄有何感想？”

宣永与他并肩而立，喟然道：“自大龙头被害身亡，我本以为再无征战沙场之望！怎知得少帅提拔，不但为大龙头报却深仇，更可尽展所长。与少帅相处得愈久，我便愈佩服他。

这不单指他的智计武功，又或胸襟识见。最令人心悦诚服的是他的为人，你从不会怀疑他会猜忌你。而什么不可能的事到了他手上都变成可能，像水到渠成似的，和他相处，真是刺激和有趣。”

徐子陵暗忖，这就是寇仲的魅力，也是他争霸天下的最大本钱。

蹄音震天，在午后的阳光下，牧场的一万精骑潮水般从大地奔驰过来。

寇仲和白文原策马奔下斜坡，迎了上去。

号角声中，牧场由二执事柳宗道和骆方率领的二千先锋部队，缓缓停下。

柳宗道的独目射出帜热的神色，隔远大笑道：“仲兄弟可好，不过短短一年，你已成为名震天下的少帅。”

寇仲策马来到他旁，探身过去和他一把抱着，笑道：“只是浪得一点虚名，怎值柳叔挂齿，场主是否在后面的中军里？”

柳宗道微笑道：“场主来了！”

只见先锋军分向两旁散开，筑成一条人马组成的通道，同时拔出佩剑，高喊“场主万岁”，士气激昂沸腾至极点。

在这条人道尽头，一身甲冑、英气凛然的商秀洵策骑一匹通体雪白，不见一丝杂毛，神骏之极的战马，风驰电掣地飞奔而来，银白的盔甲，鲜黄色的披肩在她身后半空随风拂扬，望之有如下凡的女战神。

她的坐骑显是速度极快，后面随来以大管家商震为首的一众将领，都追得非常辛苦。

寇仲为她的天姿国色所震慑，看的目瞪口呆。

商秀洵马术精明，在两边手下的致敬喝采声中，愈奔愈快，只眨眼功夫，便像旋风般奔

至近处，娇呼道：“寇仲你那匹是否契丹宝马，让我们比比脚力。”

寇仲尚未来得及反应，商秀洵夹着一阵劲风，在他和许宗道之间掠过。

寇仲叫一声“好”，掉转马头，狂追而去。

许宗道、白文原、骆方等待到商震等赶至后，才领着大军，追在已变成小点的两人之后。

商秀洵一口气跑了五十多里，才在一个山丘顶停下，寇仲落后半里有多，来到她身旁时，牧场大军还在十里外赶来。

太阳已降在西方群山之后，余晖染红了地平线上的天空。

商秀洵在马背上极目前方，气定神闲的说：“算你啦！”

寇仲故意喘着气道：“场主的马真快。”

商秀洵美目往他射来，含笑道：“我并不是指这方面，以马论马，纵使契丹骏马都及不上经我改良的品种。”

寇仲一边饱餐久违的秀色，笑道：“那场主算我的什么呢？”

商秀洵美目深注的瞧着他道：“算你知我有难，立即不顾一切的赶来，又巧施妙计，破去朱粲、萧铣和曹应龙的阴谋，见到人家后，更没有摆出立有大功的架子，明白吗？”

寇仲委屈地道：“美人儿场主你当我寇仲是什么人？我对场主尊敬爱慕都来不及，怎敢摆架子。”

商秀洵“噗哧”娇笑，宛如鲜花胜放，目光回到前方，娇憨地道：“我已很久没听到这称呼，竟有点新鲜的感觉。唔！这样吧！破掉曹应龙的马贼后，我赠你一万匹上等战马，使你能以之纵横天下，一统江山。”

寇仲摇头道：“这于牧场规矩不合，又令人生出错觉，以为场主卷入这场纷争的漩涡里，不若待我起出杨公宝藏后，以真金白银向场主买马，那就谁都不敢说场主半句闲话。”

商秀洵略耸杏肩，神态娇媚的道：“你要扮有种，秀洵自是乐于听命。”

别过俏脸，异采涟涟的美眸瞧着他道：“不见竟年，你这小子长得比以前更有英雄气概，少帅这名字改得很好，最适合你。”

寇仲心中涌起异样的感觉，甚至有把她拥入怀内的冲动。自李秀宁和宋玉致后，他从未对女子有这动心的感受。

牧场大军来至丘坡下，一众将领离队奔上丘顶来和他们会合，而竟陵独霸山庄的旧将冯歌、冯汉等为要留守远安和当阳，没有随行。

寇仲见到馥大姐、许扬、梁谦、吴兆如等，大家都非常开心振奋。

大执事梁治负责坐镇牧场，亦没有前来。

商秀洵对白文原这大功臣客气有礼，一番场面话后，向寇仲道：“天色已晚，我们不如扎营休息，晚膳时再研究如何追击曹应龙的贼兵？”

寇仲摇头道：“时机稍纵即逝，曹应龙的高明处，就是在白天时结阵以待，假设给我们追上，便趁我们兵疲马倦之际以优势的兵力反击。到我们晚上休息时，他则全速行军，以此日夜颠倒之法，立于不败之地。所以我们若要胜他，必需于夜里行军，先抢其粮草，乱其心夺其志，驱的他们队形散乱，亡命赶往漳水，才有机会将他们一举歼灭。”

牧场诸人均点头同意，但亦都脸有难色。

商秀洵道：“我们已赶了三天路，人马困乏，就算人支持得住，马儿亦捱不下去。”

寇仲胸有成竹地微笑道：“只要人捱的下去便成，我早有准备，在途中备有千匹从敌人处掳来得优质战马，可供替换，便像驿站换马般方便。”

白文原接着道：“我们现和敌只差一天的马程，若能在途上顺利换马，可于明晚追上敌人，施以奇袭。”

众人均精神大振，对寇仲的深谋远虑，更是叹服。

商秀洵横了寇仲千娇百媚的一眼，笑道：“你这人最多诡计。”

接着肃容下令，命商震亲自挑选千名最擅夜行兼骑术精湛的好手，待命出发。

众人忙趁这空隙下马让马儿喝水吃草，白文原和骆方、柳宗道等熟悉

附近形势者，研究行军路线时，寇仲和商秀洵却走到一旁说话。

这美丽的场主忽然问起徐子陵，寇仲笑道：“他和我都同样不时挂念场主。”

商秀洵没好气道：“你爱信口雌黄的个性仍是改不了，一去便如黄鹤，人家只能从来往的人中知道你们的近况，唉！”

寇仲奇道：“为何要叹气呢？”

商秀洵美目凝望逐渐深黑的夜空，轻轻道：“你使商秀洵很为难，李阔向与我们关系良好，李秀宁更是秀洵自少相识的闺伴。他们为筹谋应付刘武周向突厥人买的战马，希望我能把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良马，定期向他们供应，你叫人家该怎么办才好？”

寇仲怜惜地道：“我怎肯让场主为难，场主如果有百匹马，就各卖五十匹给李小子和我，那李秀宁就不能怪你。”

商秀洵讶然朝他瞧来，黛眉轻蹙道：“寇仲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否真的为了我呢？还是另有计策？我真看不透你。”

寇仲苦笑道：“我有时是狡狐，有时是笨猪，自己都不大弄得清楚。但有一事却能肯定，就是无论如何我也做不出损害自己所喜爱的人的事。在争霸天下这场覆盖整片中土的大纷争中，我只有三成取胜的机会，而李小子世明则至少占去其他九成中的六成，剩下的三成再由窦建德占两成，杜伏威、萧铣各占一成。所以场主绝不可偏帮我，否则后果堪虞。”

商秀洵动容道：“只有真正英雄了得的人物，才说得这番话来。你既自知败多胜少，为何不归附李家？”

寇仲愕然道：“若我寇仲肯甘心屈居人下当走狗奴才，我还算是寇仲吗？”

商秀洵歉然道：“我只是受人所托，要把这句话转达吧！早知你不会听的。”

寇仲一呆道：“李秀宁？”

商秀洵微微点头，柔声道：“她有封信托我交给你，此刻正在我身上。”

寇仲默然半晌后，淡淡道：“代我撕碎它吧！”

徐子陵卓立河岸，忽然想起素素那令人措手不及的死亡，不禁感到一阵锥心的痛楚。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在对岸平野之下。

若傅君倬的死亡，令他从孩子长大为成人，那素素就改变了他对生命的看法。

人生区区数十年寒暑，为的究竟是什么？

宣永此时来到他身后报告道：“具讯号烽烟的指示，曹应龙果然往这方向撤来，后晚会抵达这里。”

徐子陵从思索惊醒过来，返回无情的现实里，沉吟道：“假若牧场的大军因某事不能配合夹击，敌人又能在防御周密的情况下渡河，我们是否仍有能力突击对方？”

宣永道：“那只是五五之数，成败难卜，纯要看曹应龙如何反击，届时还将要徐爷做出决定。”

徐子陵暗忖寇仲确是好举荐，将自己摆到这么一个位置上。必须为千多人的生死做决定。苦笑道：“你比我更有资格做出这决定。”

宣永信心十足道：“徐爷放心，少帅必有办法迫的曹应龙在手忙脚乱的情况下匆匆渡河的。”

徐子陵心忖这只因宣永从未见过寇仲落败时像斗败公鸡的样子，才这么有信心。

事实上在大破李密前，他们并没多少件事是成功的，素素的身故正是那失败时期的一个延续和后果。

若那天他们没有在街上兜搭香玉山，向他询问往妓院的门路，素素就不用郁结而亡。再往深处想，是否遇不上李靖还会更美满呢？

可惜生命却没有如果，就像老天爷有一对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之手，正把个人牵引到一起，激发出恩怨相缠，错综复杂的命运。生命就是这么起伏浮沈，身不由己。

第十一章 花间邪派

天明后，在白文原的带领下。寇仲与商秀洵所率的牧场精兵，终抵达换马的小谷，战马由十多名少帅兵料理，无不处在最佳状态，跟他们力尽筋疲的战马，成极端的对比。

寇仲和白文原计算过距离及时间后，决定休息个半时辰。

众战士如获皇恩大赦，赶夜路的艰辛，实不足为外人道，霎时间躺满整个山谷，蔚为奇观。为了让马儿轻松点，他们都卸下马鞍。兵将们则脱掉盔甲。轻装简从，或坐或睡，舒适写意。

寇仲则走到谷内的小溪以冰凉的清水洗脸，掬水连喝十多口，痛快畅美之极。

商秀洵优雅清越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微嗔道：“你究竟肯不肯收信，让我了却责任？”

寇仲索性把头浸进水里，商秀洵趋前，一手抓着他背心，另一手把信柬从他脖子塞进衣领内去。

寇仲“哎哟”一声，站起来嚷道：“孔老夫子曾谓，非礼勿动；又有人说男女授受不亲。美人儿场主你把这些礼法规矩都不顾，看来我寇仲以后都不用对你守规矩。”

商秀洵退后三步，似笑非笑，以嗔非嗔地盯着他手忙脚乱的探手从脖子里把素黄色的信柬掏出来，头发的水却不住流下。嘟起可爱的小嘴不屑道：“对你这种人，那用守规矩。但若你敢对我不规矩，我便以家法整治你。”

寇仲目光落到手中信柬上，见柬上写的起“寇仲先生观阅”六个客气而保持距离的秀丽字体，心中一痛。强颜欢笑道：“原来美人儿场主当我是自家人，只不知把我看作甚么身份？而场主却须亲自对我执行家法，我倒是求之不得刚才给你的玉手摸了把脖子，那动人的感觉，此生都忘不了。”

商秀洵俏脸微红，狻狠道：“你若再对我胡言乱语。我立即率人返回牧场，再不理睬你。”

寇仲沉吟片晌，才把信柬与鲁妙子的秘本一并用油布包扎藏好，颓然在溪旁一块大石坐下，抹了把脸上的水迹，指看对面另一方大石道：“坐下聊聊好妈？”

商秀洵欣然坐下时，寇仲递上乾粮，笑道：“场主请赏脸，你吃东西的神态，是天下间最好看的。”

商秀洵把他递来的乾粮掰开，却毫无不悦之色，反喜孜孜的问道：“怎样好看呢？只有你会这么说的。”

寇仲早摸清楚她的性格，虽爱高高在上，但芳心却是非常寂寞枯燥，想了想柔声道：“像我吃东西时，只是囫囵吞枣。顷满肚子便了事。可是场主吃东西时，神情却是可爱之极，既充满好奇和寻幽探秘的模样，又是欲拒还迎的，若是美味的食物更珍而重之，吃的姿态更加优美绝伦，还带有小女孩的纯洁天真。唉！你究竟肯不肯吃东西给我看，是否需我动手喂你，倘我获此优差。将是比一统天下更伟大的荣耀。不若你娶了我吧！那我就可天天弄些好东西出来侍候你。”

商秀洵笑得花枝乱颤，嗔骂道：“闲来无事找你解闷儿真不错，甚么事情都可被你说得似天花乱坠，引人入胜。吃东西那有欲拒还迎的？顶多只是像打仗先探探虚实，再定进退取舍之道。女人更没有娶男人的规矩，你当我是东溟公主吗。”

寇仲见她笑谑无禁，还一副毫不在乎的娇美神态，大乐道：“你三步不出闺门，却连东溟派男嫁女娶的风俗都瞒不过你，可说是神通广大。”

商秀洵显是谈兴甚浓、得意洋洋地白他一眼道：“别忘了鲁妙子最爱在下棋时和我娘说话。而娘则最欢喜把他说的各种奇怪的事对我详述。”

寇仲心中一动道：“那你听过邪派八大高手没有？”

商秀洵挺起腰肢，傲然道：“当然听过。”

寇仲喜道：“我正要收集这方面的消息，快说来听听。”

商秀洵笑意盈盈的侧起臻首。作了个思索回忆的神态，油然道：“邪道中人行事，诡秘莫测，故知道这内中的事者。寥寥可数，就算出身于两派六道的魔门高手，亦必千方百计隐瞒出身来历，免得惹起以正道自居的人的围剿攻击。”

寇仲讶道：“什么两派六道？”

商秀洵道：“两派就是阴癸派和花间派……”

寇仲愕然道：“花间派，这名字相当好听，可是我却从未听人提起过。”

商秀洵道：“两派一向以阴癸派为首，那并非因花间不如阴癸，只是花间派每代只传一人。所以身份特别隐秘，连魔门的人，亦不知道谁是花间派的传人。”

寇仲不解道：“假若这传人因练功出岔子去世，又或忽然横死，岂非由此绝传，虽然这情况很少有，但长年累月之下，总难免会发生的。”

商秀洵没好气道：“你最爱寻瑕究隙的唱反话，人家自然有办法防范哩！他们有所谓『护派尊者』，专责保存派内各代传人的笔记心得和派内的经典，以保证花间派不致绝传。”

寇仲苦笑道：“那就不是每代一个传人。至少是两个。你又曾怪我在说反话。”

商秀洵道：“那只是你不明白仔细吧！这“护派尊者”并不是花间派的人，只是代加保管花间派的典籍，更严格点说该是知悉这批典籍藏在甚么地方，且必须是女儿身。因为花间派的武功宜男不宜女，若女子强行修练，必有奇祸。”

寇仲听得目定口呆，道：“这花间派真古怪。调教出来的定是孤诡秘异

的怪人。噢！场主你真美！”

朝日在商秀洵后方升起。把她氤氲笼在灿烂的阳光中、那效果就像把她升华净化，娇艳至不可方物，使寇仲赞美之语脱口而出。

商秀洵黛眉轻媛道：“不要岔开话题，花间派的传人不是生性孤独，而是追求孤独，因为花间派有个信念，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多余而没有意义的：那是把老子李耳“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进一步推衍更深远。”

寇仲大感兴趣地问道：“这样走向极端，却偏要取个如此香艳的名字，场主又知否这一代花间派的传人是谁？是否位列邪道八大高手的人物？”

商秀洵耸肩摇头道：“一早说过连魔门的人都弄不清楚，何况找的不是魔门中的人。至于上一代的花间派传人，鲁妙子则猜是慈航静斋的碧秀心动了凡心的石之轩。因为花门派的弟子无不是翩翩佳公子，俊雅风流，如此才能翱翔众名花之间，以无情对有情，伤透天下女子的心。咦，你的脸色为何变得如此难看？”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我知花间派这一代的传人是谁了。”

徐子陵与宣永策马巡视漳水东岸的布置、大半已到完成的阶段，可望在敌人抵达前，争取得回气的时间。两人驰上高岗，纵目四顾。宣永忽然问道：“徐爷正值盛年，正是男儿志在四方之时，为何总有退隐之心，若有你助少帅，天下英雄谁能与你们争锋？”

徐子陵遥赏漳河的水色山光，在两岸的绿树浓荫里。河光恍如仙女抛下的一条绣带，蜿蜒南北，为大地增添了无限的温柔情意。叹道：“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和追求。假若现在争天下的都是曹应龙、朱粲、萧铣、王世充之流，我定会与寇仲并肩作战到底，可是现今群雄中，像刘黑闳，李世民等，均为侠义之辈，我实提不起与他们为敌之心，只因寇仲是我的兄弟，才令我卷入这争天下的漩涡中。”

宣永点头道：“徐爷的心胸确异于常人，刘黑闳确是一个人物，可是李世民根本不是太子，就算给他抢得太子之位，终是出身于高门大阀的人，在争天下时对助者自是敬礼有加。

但得天下后还不是施行鸟尽弓藏那一套，出于权富之家者，怎曾理会下面的人的死活！”

徐子陵默然半晌，缓缓道：“这种事每因人而异，我不是要为李世民说好话、而是持平之谕，像汉高祖以区区一个泗水亭长，于取得天下功成名就后，还不是大封同姓子弟为王，对战争时所封的异姓王侯则心狠手辣，连韩信都不免于死，可知这与出身无关。”

接着微笑道：“但有件事宣兄肯定看得准，就是寇仲绝非刘邦这种人。”

宣永道：“秦汉时尚未有高门大阀的出现。我便曾受过权阀子弟的欺压。家父亦是被权门子弟害得含冤致死。若非大龙头收容我，又传以武技，我宣永怎有今天一日。”

徐子陵同意道：“权门势阀确有横行一时，害苦很多人。宣兄有志随寇仲闯天下亦是美事，男儿生于乱世，好应创出一番事业。”

宣永朗声道：“大丈夫应以马革裹尸为荣，若要我缩起头来做人，我情愿轰轰烈烈战死，能追随少帅，实是生平最痛快的事。”

太阳升上中天，普照大地，把河流山野。完全统一到她灿烂的光芒下。

寇仲正是那初趋的朝阳，终有一天他会升上中天。

商秀洵从后赶上任前领路的寇仲和白文原，问道：“根据蹄印足迹，贼

兵该不是朝这方向走的。”

寇仲堕后少许，与她并辔而行，解释道：“因为曹贼会在白天扎营休息，我们现在只和他差小半天路程，单是蹄声便可使他警觉，故此要绕路赶在他们前头，到他们晚上行军时，再予以伏袭及烧粮。”

商秀洵满意道：“算你解答得有理啦”寇仲很想继续问她有关魔门两派六道的事，但须全速赶路，只好暂时闷在心里。

到黄昏时份，他们绕了个大圈，从山道返回平原，赶到三寇贼军的前方，若非有白文原这识途老马，纵想得如此妙法，亦难以实行。因为稍为行差踏错过了路，便会把大好良机失诸交臂。

寇仲当机立断，选取一座山丘，把伏兵隐于对着敌人必经之路的山坡后。

他和商秀洵到丘顶视察时，乘机再向她询问花间派的事，道：“假若石之轩且是花间派上一代的传人，碧秀心钟情于他，是否代表慈航静斋吃了*淮尾彝吹陌苔蹋俊*

商秀洵沉吟道：“事情似远比你想像的来得复杂，娘曾多次与鲁妙子讨论这件事，细节

连鲁妙子都不甚了了，只知石之轩可能是花间派罕有的超卓高手，跟祝玉妍和邪帝向雨田相

媲亦毫不逊色，你知否向雨田是甚么人吗？”

寇仲道：“刚好知道，还知道有邪帝舍利这古怪的东西。”

商秀洵大讶道：“你怎会知道？，此乃魔门最隐秘的事，连他们自己人之间都严禁彼此提起的。”

寇仲道：“我之所以得闻此事，皆因陵少在机缘巧合下遇上碧秀心和石之轩的女儿石青

璇，否则我连邪道八大高手的存在都不晓得。”

商秀洵心中涌起一阵连她自己都不明白的情绪，似乎不喜听到徐子陵的名字和石青璇连系在一起。不由沉默不语。

天色暗沉下来，多云的夜空偶见稀疏暗淡的星光，月儿尚未露面。

寇仲却兴致盎然的道：“我明白哩，早先你不是说过花间派的人以无情对待人世间的有情吗？碧秀心定是令这铁石心肠的花间派高手动了情、那也等若破去他的魔功。但问题是碧秀心的真正敌人该是祝玉妍，所以她用这种方法赢得石之轩亦不见得有何用处，始终会败在祝玉妍手上。”

商秀洵把恼人的情绪排出心湖外，淡淡道：“碧秀心确是失败了，令到静功大幅减退，可是她那阴癸派的对手亦同样出了问题。”

寇仲喜道：“祝玉妍出了甚么问题？”

商秀洵没好气道：“不是祝玉妍，而是祝玉妍的女儿，她在与碧秀心决战的前夕，溜到海外去，差点气得祝玉妍走火入魔，那是二十年前的旧事哩！”

寇仲剧震一下，往空中虚抓一记。闭目呻吟道：“我猜到谁是祝玉妍的女儿啦！唉！我早该猜到的。难怪边不负会是她的父亲。”

商秀洵不满道：“你先说知道花间派这一代的传人是谁，现在又凭我几句话猜得到祝玉妍女儿的身份，她究竟是谁？快说出来。”

寇仲深吸一口气，从震惊中回复过来，道：“花间派的传人是谁我虽不能十足十的肯定，但极有可能是“多情公子”侯希白。不知石之轩死了没有，

若未死又在何处？”

商秀洵皱皱挺秀无伦的鼻子、带点不悦道：“为何不教徐子陵亲自去问石青璇。我怎知她的家事？”

寇仲首次感觉到她因徐子陵而对石青璇生出的妒意，讶然审视她绝美的容颜，哑然失笑道：“子陵和石青璇只是萍水相逢的泛泛之交，很多事都不宜直接询问。”

商秀洵赧然横他一眼，垂首道：“人家怎知他们的关系哩！你说祝玉妍的女儿究竟是谁。”

寇仲信心十足道：“我敢肯定是东溟夫人，只不知她为何竟会嫁给身为长辈兼臭名远播，不！该是臭名密播的边不负才对。不过边不负对绾妖女也有野心。可见魔门中人从不理伦常辈份，不合情理的事在他们来说才是合理的事。”

听到绾绾的名字，商秀洵眼中喷出仇恨的火焰。沉声道：“你们定要助我杀死这个妖女，好为鹤伯和鹏怕报血海深仇。”

寇仲心中生出怜意，点首道：“这个当然，只要我有一口气在，必不会放过阴癸派任何人，但现在却未是时候，我们仍需忍耐一段日子。”

商秀洵还以为他指的是武功上仍不足以克制绾绾，眼泛泪光的答应，寇仲心中一阵冲动，这种楚楚可怜的神态，还是首次出现在这坚强的绝色美女身上。可知她深心内不但生出对他倚赖之意，更完全信任他，在惹人怜爱至极点，差点要把她搂入怀里时，忽然记起适才因徐子陵而来的妒意、忙把这欲望压下去，柔声道：“人生的道路从来都不会是平坦的。总有很多无奈和不如意的事，生离死别，悲欢离合、这八个字道尽一切。”

商秀洵迅速回复过来有点不好意思道：“我从来都不会这样软弱的，不知为何在你面前会变得脆弱起来，唉！我说到那里哩？”

蓦地蹄声急向。

两人往蹄声响处瞧去、见到骆方策马如飞由远而近。打出敌人正朝这边来的手势。

第十二章 漳水之战

首先经过的是贼军的先锋骑兵队。只三天四夜，三大寇的贼军由队形不整恶化为涣散且零乱。一时间平原上尽是零散的火把光。

不知是否因为离漳水只两夜行程，人人急似丧家之犬，以为渡过漳水便可安寝无忧，不过也难怪他们有这种想法。

对伏击战寇仲已是驾轻就熟，要诀便是以专胜乱，以整胜散。

商秀洵凑到寇仲耳旁道：“现在尽管我们只得一千人。要胜他们仍非没有把握。”

寇仲摇头道：“今次我们非是要求只打一场胜仗，而是要把这些为害人世的贼寇彻底消灭，又要把自己的伤亡减至最低。那才显出本事。”

忽地记起旧事，顺口问道：“陶叔盛怎曾被这些流寇收买，致背叛牧场

呢？”

商秀洵俏目厉芒闪闪，冷然道：“曹应龙怎买得动他，收买他的是李密！”

寇仲终解去疑团。

另一边的白文原从树隙窥看络驿经过的敌军，低声道：“队首的骑兵与队尾的运粮车相隔达三里之遥，只要我们手脚够快，可在敌骑掉头来援救前，及时全师退走。”

寇仲喝道：“上马！”

商秀洵忙发出指令，迅速传递。

一千牧场战士，纷纷踏蹬上马。

其中数百人均手持火把，准备烧粮车。

以百计的粮车，终于出现眼前，保护粮车的二千许贼兵，大部份均为步兵，骑兵不足五百人。

寇仲觑准时机，蓦地狂喝一声，从丘坡的密林策骑冲出，一马当先的朝敌人的粮车队杀去。

井中月高举空际。

商秀洵、白文原、骆方、许扬等紧随其后，接着是牧场的一千精骑，以扇形阵式往敌人罩去。

火把燃起，照亮夜空，更添其千马奔腾的声势。

敌人的队伍立时乱成一片，反应快的正欲取弓搭箭时，以数百计的劲箭像雨点般朝他们射去，一时人仰马翻，溃不成军。

溃乱之势像潮水般从队尾蔓延到中军和先锋队伍，曹应龙倚以肆掠江北的寇贼顿时人马互相践踏。

寇仲率先杀入敌阵，井中月像黄芒般不住闪动，首先劈得四名策骑迎来的贼兵连人带兵器飞离马背，先声夺人下直杀进敌军深处，挡者披靡。最厉害是不需井中月劈到对方身上，只是刀气便可令敌人七孔流血而亡。

牧场精骑兵从天降般把敌人冲得整个粮车队伍与中军前锋彼此脱离，完全处于被动的劣境。

两辆粮车首先起火，焰光烟屑冲天而起。

商秀洵用的是长枪，由于有一众将领护持左右，使她更是气势如虹，挑得敌人惨叫连天。

在没半晌的时间内，整个粮车队给瘫痪了，且断成数截，贼兵四散逃命，连驾车的亦跳车逃生。

粮车前翻后仆的纷纷被火把点燃焚烧，变成一片火海。

寇仲杀得性起，领着百多人数量迫退掉头应援的贼兵，到见得对方的先锋骑队在曹应龙率领下由前方两侧赶来，才呼喊撤退。

奇袭终于完满结束。

徐子陵斩下一枝粗壮坚实的榴木树干，用半天工夫，以匕首削成一根长达丈半的长棍，重而坠手，甚合心意。

战场可不同跟一般高手的比拚，长兵器总是占尽便宜。

制作这榴木棍时，他心中一片平静，精神全专注到棍身微妙的细节上，甚么地方多一刀，落刀的角度，均合乎某一连他自己也难以解释说明的妙理，不能有半分差错。

长棍完成后，他生出与这根榴棍血肉相连的感觉，看着有如鬼斧神工

的劈削痕迹，他便像为自己上了宝贵的一课。至少在素素死后，他的精神从未感到如斯满足。

在太阳移离中天，偏往西方时。宣水来报，发现敌人的踪影。

徐子陵霍然从坐足半天的大石上立起，单手把棍收在背后，欣然道“寇仲成功了，否则曹应龙不会在白天赶路。”

宣永点头道：“据探子说，敌人队形散乱，完全是狼奔鼠窜、落荒而逃的格局，曹应龙今趟该是穷途末路了。”

眼光落到从徐子陵右肩斜伸而上的榴木棍去。

徐子陵把长棍递给他看，双目杀机大盛，语气却非常平静的道：“今晚我必以此棍取曹应龙的狗命。”

商震率领的大军像一片火云般杀过来，与寇仲、商秀洵的特击军会师，马不停蹄的往漳水的方向赶去。

闻得已成功烧掉曹军的粮车，众人更是士气如虹，战意昂扬。

他们更改变阵形，把先锋军分成两队，每队二千人，分由寇仲和柳宗道率领，骆方和白

文原为副。

商秀洵负责中军，商震押后。

他们绝不希望在曹军渡江前追上他们，那会迫使敌人作困兽之斗。

黄昏时份，寇仲和骆方的先锋军首先抵达可遥望漳水的一个山头，只见漳水东岸满布敌兵，结成阵势，摆出背水一战的格局。

寇仲哈哈笑道：“曹应龙果然有两下子，不过却犯下两个大错。”

骆方讶道：“我却觉得他现在用的战略非常高明，我们若贸然进攻，必伤亡惨重。”

寇仲哑然失笑道：“他只是虚有其表，首先他粮草全失，饿着肚子能战得多久，我们只要把他困死在这里，他只能以全军覆没收场，这是第一个错误。”

顿了顿续道：“第二个错误，是他以为我不知道他在等待天黑好铺搭浮桥，然后偷偷渡江。此计本来妙绝，却不知对岸另有伏兵，正在恭候他的贼驾。”

左右人等均听得精神大振，对曾杀害他们亲族好友的曹军，无人不切齿痛恨，定要以能尽歼之为快。

复仇的时刻终于来临。

骆方奋然问道：“我们该于何时进攻？”

寇仲喝道：“这要由徐子陵来决定，当他们在对岸放出烟花讯号时，就是曹贼以鲜血来偿还所有欠债的一刻。”

“锵”！

寇仲拔出井中月，斜指天际，豪情万丈地喝道：“点燃火把，竖立在每个丘顶处，同时挖掘战壕，我要教敌人没有一个能漏网。牧场兵必胜，贼兵必败！”

刹那间，昔年苦守竟陵的情况，又在这一刻重现，分别只在转易了攻守的形势。

众兵轰然应诺。

夜幕低垂下，徐子陵把榴木棍搁在马背上，在一处浓密的林木中，与宣水监视敌人的一举一动。

曹军在对岸燃起以百计的火把，结成阵势，暗里却派人铺搭浮桥。

宣永有点担心的道：“假若曹应龙依样葫芦，命渡江者亦在这边结阵，以我们的兵力，恐怕奈何不了他。”

此时八道浮桥已完成了五道，骑兵首先牵马渡江，情况更趋紧迫。

徐子陵微笑道：“若在一般正常的情势下，我们确奈何不了他。但你仔细看清楚他们，人人均露出饥疲交迫的神色，只要你那八台投石机能制造点混乱，例如击断其中一道浮桥，保证敌入不战自溃，无论结成甚么阵势都不会起作用。”

宣永回复信心，点头道：“我确是有点患得患失。我们是养精蓄锐，又是攻其不备，我知彼而彼不知我，实立于不败之地。嘿！徐爷怎能在这种大战一触即发的关头，仍然如此气定神闲的？”

徐子陵淡淡道：“只要你能把生死成败得失，完全不放在心上，自能神闲意适，亦只有如此才可把能力完全发挥出来。”

宣永露出敬服的神色，低声道：“宣永受教！”

八道浮桥终于完成，前后不到个半时辰，渡江的人数立时剧增，源源不绝拥上漳水西岸的草原。

绝大部份的人与马都支持不住，渡江后纷纷坐倒地上，那有战意可言。

宣永道：“我们该于何时进攻？”

徐子陵一对虎目倏然亮起来，道：“曹应龙和房见鼎已渡江啦！向霸先就便宜寇仲吧！”

接着大喝道：“点火把！”

战鼓和号角声同时在身后轰天响起。

喊杀声和矢石破空声在东岸震天鸣响，从牧场战士的角度看去，对岸四处山头亮起数千火把，照得河岸和天空一片血红，把原本隐没黑暗中的浮桥照得纤毫毕露。火把光处更是人影绰绰，似有万马千军。

商秀洵大奇道：“为何有这么多人？”

寇仲哑然失笑道：“好小子！竟懂得虚张声势，连我都给他吓倒。”

“轰”！

一方巨石准确地命中其中一道浮桥，上面百多人马立时翻落水中，狼狈不堪。

上下游不远处同时出现以百计的箭手，无情地对涌往他们方向的堕水者发射。

两岸和仍在浮桥上的贼兵，乱成一片，亡命奔逃，限于完全崩溃的绝境。

“砰”！烟花在对岸空际爆出一朵青白的光花。寇仲大喝道：“进攻！”牧场大军尽出五千骑兵，以每组千人的阵式，像五股龙卷风般往敌阵杀去。

十多处山头丛林，火光烛天，烈焰狂窜，令天上星月黯然失色。

岸上河中，伏尸处处。

八道浮桥已折其五，杀伐却是刚开始。

少帅军和牧场战士，均头扎黄带，凡缺此黄带者，均杀之无赦。

徐子陵和宣永各率五百人，从埋伏处份两组往敌人冲杀，其余数百人，则在假草人所增添的声势下，以劲箭截杀奔逃的贼兵。

为了方便近身搏斗，他们都舍马步行。

徐子陵身先士卒，心境则晋人无我的超凡境界，丈半长的榴木棍使出

凌厉无匹的杀着，无论挑、扫、劈、打，敌人总要连人带兵器抛飞倒毙，没有人能稍延残喘。

贼兵已变成一盘散沙，逃命的逃命，逃不及的亦成不了队形阵势，只能三五成群的互作负隅顽抗。

不过众贼兵人数既多，多年来更过惯刀头舐血的日子，见惯风浪，虽是饥馑交困，但际此生死关头，仍是强鼓余勇，拚死顽抗。

徐子陵本认准曹应龙和房见鼎所在处杀过去，岂知以千计的敌人从岸边拥过来，只见眼前尽是黑压压的敌人和闪耀的刀光剑影，那还看得到曹应龙和房见鼎的影踪。

“啪”！

一名武功高强的贼将破例的以长矛硬架他三棍后，给徐子陵健腕一抖，榴木棍一吞一吐，破入空隙，撞得他胸膛碎裂而亡。

只是这么略一耽搁，他左右的士卒立时承受了敌人拚死强闯的攻势，少帅军方面亦登时有七、八人伤亡倒地，可见战况之烈。

徐子陵已无暇为死伤者悲哀，只知把怨恨倾泄向四方八面的敌人身上，榴木棍再次逞威，贯满真劲长江大河般往敌人卷去，杀得敌人四散溃逃。

任何人只要进入他榴木棍劲笼罩的范围内，乃溅血抛飞，无一幸免。

全赖他这个强手带领下，这队只剩下四百多人的少帅军，才能成功的把敌人断作两截，为另一组由宣永率领的少帅军制造出最有利的形势。

箭矢仍不断从少帅军的战壕阵地朝逃窜的敌寇施放，岸沿处不断添积横七竖八的尸体。

我专而敌分。

曹军人数虽多，但因军心散乱，败局早呈，曹应龙已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成功渡河的贼兵约有万余众，伏击开始时，近千敌人跳进河中意图泅水逃走，却给埋伏在上下游的少帅军予以无情射杀。

惨烈的厮杀像永不休止地进行着。

徐子陵和手下所到处若如摧枯拉朽，使敌人留下满地狼藉的尸骸，处处都是触目惊心的残肢与鲜血，但四周仍然有无数的敌人，使他泛起杀之不尽的感觉，有如陷身蚁阵之中，只要手慢一下，便有敌人迫近身前，拼死反扑，形成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恶战。

忽地压力一轻，原来已来到河旁处，只见对岸战情之激烈，比之这边亦毫不逊色。

徐子陵见敌人潮水般纷纷往四下逃窜，心中一动，榴木棍撑在地上，借棍力把身体翻上半空，虎目环视全场。

只见自己所率这少帅军只剩下三百多人，宣永那方面亦好不了多少，但已成功击垮对手，再无人敢与他们作战，只余四散奔逃的敌人。

其中一股逃走的百多名敌人，领头疾奔者正是曹应龙和房见鼎，徐子陵狂喝一声，回到地面率领手下，全速追去。

第十三章 求饶条件

寇仲方面的五队骑兵，在劲箭掩护下，像五条道火龙般向未能渡江的敌人卷去，燃起激烈的战火。

寇仲当然一马常先，井中月寒芒电闪，刀无虚发，过处总有人惨叫倒地，杀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一下子将无心恋战的敌人冲得各不相顾、溃不成军。

庞大的压力下，敌人纷纷跳进河里，希望能逃出这人间炼狱，杀戮的屠场。

他刚劈飞其中一个敌人，旁边的骆方叫道：“向霸先！”

寇仲偷空往他所指处瞧去。见到一股数百人的贼军，在一个策马的矮胖子以两个钢齿环开路下，正向下游突围逃走。

寇仲吩咐骆方为他代领队伍后，一声长啸，由马背腾身而起，大喝道：“向霸先往那里走，寇仲来也！”

这两句话含劲喝出，竟把战场上的喊杀声全掩盖过，宛若平地起了个焦雷。

己方战士闻声，无不斗志倍增；敌人闻之，则是心胆俱裂，加速崩溃。

横过空际近八丈后，寇仲猛一换气，再平掠五丈，眨眼的功夫来到向霸先的前方，落地时挥刀旋飞一匝，六名敌人纷纷兵器折断，人则溅血抛飞，这一刀之城，立时震慑了附近敌人，像避瘟神般各往四方逃开，约定似的予他一块在战场上罕见出现的空间。

向霸先这才发觉与寇仲正面对垒，中间再无任何阻隔，忙勒马停定，正要命部卒抢前先挫对方锐气，才发觉本追随后在身后的手下已走得一个不剩。

寇仲露出一个灿烂的笑容，虎目却射出令人震撼的神光，似能把对手看穿看透，大喝道：“不义之师始终是不义之师。平时看不出来。临危时便见真章，向霸先你既可令寸草不生，但有否想到竟有今朝一日？”

向霸先环目一扫，顿知大势已去，反而生出狠劲，一个翻身跃下战马，双环交击，发出“锵”的一下清响，狞笑道：“别人怕你寇仲小儿，我向霸先却视你猪狗小如，就先干掉你，跟着再找其他人算帐。”

说时双目圆睁，脚踏奇步，迅速向寇仲接近，双环闪电出击。

寇仲大叫一声好，使出硬架手法，刀如电闪，把像两片寒云般从最刁钻角度削来的钢环完全封挡着，一时刀环交击之音，不绝于耳。

十多环后，向霸先已无以为继，倏地横移。

寇仲在彼消我长下，刀势暴张，同时繁随他移往左边。变成井中月从两环空隙处破入，本是平凡不过的一招，却因他的步法化腐朽为神奇，变得霸道至极。

向霸先那想得到他有此奇招，想从侧面再组攻势的美梦立时破碎，仓卒间双环合拢，望能夹断对方长刀，然后跳进河里逃走。

岂知寇仲临时换气，井中月竟在空中凝止片刻。

就是这一凝之妙，注定向霸先的命运。

“当”！

两环交击。

井中月再次移步，有如奔雷激电般直劈在双环接合处。

狂劲涌入，向霸先有若触电，双环硬被敌刀震开，直破而入，欲往后退时，胸膛已多了一道血痕。

寇仲收刀后退，大喝道：“向霸先恶贯满盈，已伏诛授首。”

喝叫声有若霹雳般传遍战场每一个角落。

“当当”！

双环先后撒手堕地。

向霸先不能置信的瞧着胸前的血染迅速扩大，惨叫一声，往后便倒。

徐子陵跨上手下牵来的战马，与另一批百多人的生刀军，往曹应龙逃走的方向追去。

大地飞快地在两方倒退。

平野上，曹应龙等只剩下五十多人，正亡命往东南方山区逃去。

曹应龙和房见鼎因功力身法远较其他人高明，超前近十多丈，非常易认。

贼众见徐子陵领人追来，知他志在贼首曹房两人，都知机地往四处逃开，冀保小命，把贼性显露无遗。全无忠义可言。

徐子陵当然不会理这些无名小卒，见离山区尚有十多里之遥，故意放缓马速，保持在两人身后三、四丈处，像赶羊般瞧着他们的狼狈样儿，又可令他们损耗真元。

他的手下更不时在马上弯弓搭箭，射得两人左闪右避，狼狈不堪。

又赶了七、八里后，曹应龙终发现徐子陵的诡计，怒喝一声，横矛而立，喝道：“见鼎！我们和他拚过。”

谁知房见鼎把他的说话当作耳边风，迳自加速逃走。

徐子陵真气贯满榴木棍，劲力暴发，长棍竟像有灵性的生物般，急旋着离开他的掌握，无声无息的在曹应龙在上方掠过，会认人般向房见鼎追去，换了在一般情况下，尽管榴木棍因靠本身的自旋力道推进而不带起风声异响，但以房见鼎那般级数的高手，定能生出感觉。

可是他现在有如丧家之犬，连日的劳累不在话下，刚才那阵亡命急窜，确损耗了他大量真元，反应远不及平时灵敏。

又倘或曹应龙指点一声，他亦该可及时避过这杀身之祸。

恨他不顾而逃，怎肯救他。

在众人眼睁睁下，榴木棍劲箭般飞至，迅速追上房见鼎，破去其护体真气，贯背直入。

狂叫声中，房见鼎往前仆倒，榴木棍则像擎天一柱地指往夜空，还施转数匝后，始停定下来，情景诡异至极点。

火把燃亮，少帅军扇形散开，人人弯弓搭箭，瞄准目标。

徐子陵翻身下马，瞧着曹应龙冷笑道：“若你立誓不再逃走，我便予你一个公平决斗的机会，否则乱箭招呼，我再加送指风拳劲。”

这一代贼首脸色数变，阴晴不定，好一会后，才垂下双手，惨然道：“我认栽了，只要你肯放放离开，我愿把多年劫来的财物悉数送你。还立誓永不踏足江湖。”

徐子陵摇头道：“这种不义之财，沾满多少无辜百姓的鲜血，你就算无条件送我，我也不要。”

曹应龙怒道：“你这人为何恁地固执古板，这笔钱财可令千千万万的人安居乐业，重整家园，你不要的话，大可用来作善举，徐兄请三思。”

徐子陵长笑道：“说得好！那不如我把你生擒回去，看看你这贪生怕死之徒，能否捱得住酷刑的滋味？于献出财物之外，还冀图隐藏什么更宝贵的东西？”

曹应能沉声道：“贪生怕死，乃人之常情。但若我明知徒然受辱，必不会让你生擒活捉。这样如何？除了财物之外，我还可另赠秘密情报，只要你听过后认为物何所值，便放我离开。”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曹应龙你若是想借此拖延时间，以恢复真元，肯定是白费心机。”

曹应龙急道：“万勿误会，第一个消息，是关于杨虚彦的身世来历，若你错过不理，石青璇将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徐子陵一震道：“你怎知我认识石青璇？”

曹应能道：“所以你该知我不是胡诌，怎样？是否肯同意这笔交易。徐子陵双目亮起精芒。曹应龙重覆道：“只要你听过后觉得物有所值，才放我走，所以根本不必怕我骗你。”

徐子陵心中暗叹，一时间真不知是否应该听信他的话，让这万恶之徒，得再苟延残喘。

寇仲和商秀洵先后越过仅余的一道浮桥，与宣永会合。

今次虽获得全面胜利，敌寇能逃生者只有寥寥数千人。但己方亦伤亡颇重，牧场折损近千战士，少帅军阵亡者亦达五百人，这还不计伤者在内。

这就是战争的代价。

商秀洵收回搜索的日光，向宣永问道：“徐子陵呢？”

宣永恭敬答道：“徐爷率人去追杀曹应龙和房见鼎。”

商秀洵急问道：“往那个方向去了？”

宣永指往东南方。

在晨光下，平原草野无穷无尽地延展。

商秀洵拍马便去，娇呼道：“我们快去帮手。”

寇仲先是愣然，接着紧追在她马后，心中涌起苦乐参半的滋味。

第一章 惊天秘密

徐子陵一言不发地盯着曹应龙，好半晌后，才道：“曹应龙你一向以心狠手辣，悍不畏死震慑湖北，忽然变得如此贪生怕死，分明有诈，我是不会上当的。”

曹应龙露出一丝枭雄气短的苦涩表情，道：“难怪徐兄有此想法，甚至稍前有人告诉我曹应龙会为求生与人谈条件。我自己就第一个不相信，唉！徐兄可否暂摒手下说两句话？”徐子陵犹豫片刻，终下令手下散往远处，但仍采包围之势，严防曹应龙逃遁。

自己则跃下战马，来到曹应龙身前。

在他灵敏的感觉下，对方并没有提气运功，以恢复剧损的真元。

这曾横行一时的贼酋像忽然间衰老了十多岁般，露出心力交瘁的疲态，

苦笑道：“适才我瞧着徐兄以长棍洞穿见鼎的背心时，生出徐兄是个永远无法击倒的敌人的沮丧情绪，刹那间千万念头在心中掠过，就像忽然从一个梦魇里扎醒过来，感到自己满手血腥，罪孽深重，然后是万念俱灰，生不如死。”

徐子陵冷笑道：“若真是生不如死，就不会为求生向徐某人提条件哩！”

曹应龙点头道：“难怪会惹来徐兄这般嘲讽，实情是我在那种情况中，心中忽然升起一股被压制了二十多年的冲动和渴想，想去完成一个愿望，始会出言请徐兄放我一马。

徐兄若怕被骗，我可先自动散去九成功力。只余少许保命防身，那徐兄将无后顾之忧，更可及时援救石青璇。徐兄若仍认为不可行，请立即出手取我性命，本人绝不还手。”

曹应龙就像变成另外一个人，语气透出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真诚味道，配合他说话的内容，使人完全没法怀疑他的诚意。

徐子陵心中却矛盾得要命。

论其所作所为，曹应龙就算死一万次都不足以赎其罪。且徐子陵早立下决心，誓把这大贼酋铲除。可是为了石青璇。他该否作这交易呢？

曹应龙平静地道：“假若徐兄听后认为不值得的话，又或发觉本人所言有不尽不实处，随时可下手取本人性命，本人既不反抗，更不会怨怼。”

徐子陵讶道：“曹当家真的不怕我不论你说的是真是假，仍下手取你之命吗？”

曹应龙苦笑道：“那便当我临死前看错人，故死而无怨。”

徐子陵心湖中浮起石青璇疑幻似真，像永不能窥其全貌的玉容，涌起难言的滋味，点头道：“好吧！徐某洗耳恭听。”

曹应龙沉吟片刻，好一会才压低声音道：“若我不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详细说出，必难入徐兄之信，幸好现在离天明尚有个把时辰，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徐兄曾否听过魔门的两派六道？”

徐子陵明白他话里的含意，因为若曹应龙真的自毁九成武功，则必须趁天亮前远远逃离险境，然后隐姓埋名，以避开所有和他有仇怨的敌人追搜。

至少飞马牧场的人便不肯放过他，而徐子陵亦难以阻止。

徐子陵道：“我只听过邪道八大高手，却从未听过什么两派六道，阴癸派该是两派之一，对吧？”

曹应龙点头道：“阴癸派被奉为魔门之首，皆因其拥有魔门的宝书《天魔秘》，与《慈航剑典》分别为邪正两道至高无上的经典。前者发展出两派六道，后者则是慈静航斋和净念禅院。”

徐子陵愕然道：“曹当家是否魔门中人？”

曹应龙苦笑道：“若非魔门中人，又怎会和杨虚彦扯上关系？”

见到徐子陵脸上闪过异色，忙道：“我虽身在魔门，但心中却对师门恨之入骨，皆因我成年后，在一偶然机会下，发现昔年师尊收我为徒时，竟下毒手尽杀我的父母兄弟姊妹，名之为‘斩俗缘’，使我心中充满愤恨，偏又无力反抗，只能把仇怨发泄在别的地方，到今天才憬醒过来，过去就像一场噩梦。”

徐子陵首次对他生出少许同情心，问道：“令师是谁？”

曹应龙双目喷出仇恨的火焰，沉声道：“他就是连慈航静斋也畏惧几分的‘邪王’石之轩！”

徐子陵失声道：“石之轩，那岂非是石青璇的生父？”

曹应龙仰望天色，为赶时间转入正题道：“过去百年间，天下大乱，魔门亦应运而生出了几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最为突出者就是‘阴后’祝玉妍、‘邪帝’向雨田和‘邪王’石之轩，论名气当以祝玉妍最盛，可是论实力，其他两人绝不在她之下。”

徐子陵吁出一口寒气道：“向雨田临死前回复良知，石之轩既与碧秀心结合，理该亦改邪归正。”

曹应龙露出既恐惧又鄙屑的神色，“呸”一声道：“石之轩乃天生邪恶的人，隋朝之所以灭亡，天下由一统变回纷乱，他须负最大责任。”

徐子陵愕然道：“竟有此事，石之轩凭什么本事去颠覆大隋？”

曹应龙咬牙切齿道：“石之轩另一个身份就是杨广最宠信的大臣裴矩，负责中外贸易，杨广之所以远征高丽，正是出于他的怂恿。”

徐子陵心中剧震。

当日邢漠飞在曼清院当向他们提及此人，说他着有《西域图记》三卷，记述西域四十四国的风貌，其序文末尾有‘浑、厥可灭’之语，导致杨广大兴兵马，远征域外。伏骞今趟东来，正是要找他算账。此人又擅用间计。在西域搅风搅雨，累得突厥分裂，互相攻伐，死伤盈野。杨广亦因三征高丽，导致叛民四起，终致覆亡。

曹应龙狠狠道：“杨广的不仁无道，虽说与本性有关，但若非石之轩推波助澜，绝不会把杨坚雄厚的家当败得这么快。”

徐子陵头皮发麻道：“这样做于他有何好处？”

曹应龙叹道：“问题是无论文帝、炀帝，均大力提倡佛教。在全国广建佛寺，抄写佛经，宣扬佛学。等若以国家的力量来传教，这与魔门的信念有若南辕北辙，石之轩怎会容他们胡来。说到底慈航静斋与魔门之争，便是一场道统谁属之争。”

徐子陵听得目瞪口呆，不解道：“若只是针对慈航静斋和净念禅院，那为何魔门各派不集中全力，一举把他们歼灭，却要把万民卷入水深火热之中。如惹得外族入侵，岂非更得不偿失？”

曹应龙晒道：“魔门讲求绝情绝性，练就至高功法更会绝子绝孙。他们也像佛说般视生命为短暂的过渡，虚幻而不具终极意义。只不过他们破迷的方法，却非是救世济人，而是视道德礼法为儿戏，故可为求目的，不择手段，不受任何拘束。”

徐子陵叹道：“曹兄以前所作所为，正深合魔门之旨。”

曹应龙颓然道：“因为我长于魔门的熏陶下，一切只觉理所当然。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便开始了道统之争，天下始有正邪之别。到妖教东来，汉译胡书，令事情更趋复杂。对你们来说，争天下乃政治之争，对我们则是道统之争。彼兴盛宏扬时，我则沉沦不起。纵使我现在觉今是而昨非，对属于外来的佛教仍是深痛恶绝。哼！佛教不外演其妖书，谬张妖法，欺诈骗庸愚之教。什么既往罪孽，将来果报，布施一钱，希万倍之酬；持斋一日，冀百日之粮，遂使迷愚者妄求功德。如真是万法皆空，何用贪迷至此。”

徐子陵尚是首次听人辟佛，这些论调显是常给魔门中人挂在口边，故曹应龙滔滔放言，有若长河流水。

曹应龙接着道：“至于欲灭慈航静斋，更是谈何容易。阴癸派一向与静斋的斗争，始终落在下风，兼且静斋已超越了一般宗教，成为佛道两家的无上圣地。谁若公然对之作出攻击，会惹来道家像宁道奇之辈，又或佛门四宗

那些一向不问世事的高僧的干预。”

徐子陵听得茅塞大开，动容道：“佛门四宗是那四宗。”

他虽很想直接询问石青璇的事，但却不由自主被曹应龙的大爆魔门内情所吸引。至此才明白为何曹应龙那么有信心他会认为其情报物有所值，足以换命。

不知不觉间，离天明只有半个时辰，徐子陵的心神已全贯注到这既超然于江湖政治，又与之有密切相关的斗争去。

曹应龙再望天色，迅快答道：“四宗就是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和禅宗，主持者均为武功已出凡入圣且道行湛深的高僧，从不卷入武林和俗世的纷争中，当然亦没有人敢惹他们，唯一的例外就是石之轩，他曾先后拜于三论宗的嘉祥大师吉藏和禅宗四祖道信大师门下，偷学其技艺，在魔门中他亦是身兼两家之长，若非静斋出了个碧秀心，恐怕即使宁道奇亲自出手，怕亦未能制服得他。”

徐子陵见曹应龙如此合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开始相信他洗心革面的诚意，也有点为他的安危担心，虽满肚疑问，却不敢岔远，忙道：“杨虚彦和石之轩是什么关系，为何他会去害石之轩的女儿？”

曹应龙答道：“严格来说，杨虚彦并不算魔门中人，他与魔门的关系，是因石之轩而来。”

顿了顿，像猛下决心般道：“杨虚彦就是杨坚之孙，杨勇之子，杨广的亲侄。”

徐子陵动容道：“原来如此！”

一直以来，他们都弄不清楚杨虚彦扑朔迷离的神秘身份，既似听命于杨广，又似助外人来对付杨广。但假若他是杨勇之子，那害死兄长太子杨勇以自立的杨广，便是他的杀父仇人。

曹应龙续道：“石之轩私下救起杨虚彦，以另一孩童之尸充数，本是不安好心，意图败坏隋政后为杨虚彦复辟。岂知事情一发不可收拾，反意外发觉杨虚彦无论心性资质，均可继承他的绝学，故收之为徒，传以武功，此事除我之外，天下无人知之，所以我才厚颜以此来向徐兄作交换条件。”

接着闭上眼睛，脸容转白，体内骨节间隐隐传来“劈啪”轻响。

徐子陵还是首次见到散功的魔门秘法，心中恻然，但又知不应阻止。

曹应龙徐徐道：“当石之轩知道天下乱局已逸出他的控制时，也由于某些我和杨虚彦都不明白的原因，忽然销声匿迹。我本不愿与朱粲和萧铣联手，但杨虚彦却亲来见我，说动我布局对付你们。又透露石青璇曾与你联手对付尤鸟倦等人，假设我们不赶快收拾你们，说不定石青璇会把石之轩让她保管，牵连重大的魔门经典交予你，所以必须速战速决，以双管齐下之法，由我对付你们，而他则往四川把经典骗到手上，至于其中细节，连我都不大清楚。只知杨虚彦此人天性邪恶处一如石之轩，且深信只有去掉石青璇，石之轩才能回复‘本性’，出而助他取得天下。”

说到最后，他脸上再无半点血色，不住喘气。

徐子陵大生恻忍之心，拉起这曾横行霸道、杀人如麻的大凶人双手，一方面细察其散功是否属实。另一方面则制止他继续散功，骇然道：“杨虚彦告知你这奸谋时是多天前的事，我怎还来得及阻止？”

曹应龙得他真气输入，脸上重现血色，喟然道：“石之轩对我唯一的恩惠，就是传我魔功，现在我已把功夫还他，再不欠他分毫。”

再喘一口气，才接上徐子陵急要知道的问题道：“这小子不知如何竟身负内伤，必须潜修一段时日才可到四川去找石青璇，所以若徐兄立即赶去，很有机会抢在他前头，为石青璇化解此劫。”

徐子陵此时对他怀疑尽去，放开他双手道：“曹兄究竟尚有什么未了之愿？”

曹应龙苦笑道：“徐兄确是高明，知道我散功后只能勉强再活一年半载，不过我这心愿只能自己去完成。唉！此事说来话长，简单的说。就是我曾暗中背叛师门，与一女子生下一女，今次就是要抛开一切，回去见她母女一面，让她们知晓我是别有苦衷，非是抛弃她们。”

徐子陵听得呆在当场，若在此之前有人告诉他杀人不眨眼的曹应龙竟怀有这种深刻的妻女之情，实是打死他都不肯相信。

徐子陵知时间无多，撮唇召来坐骑，并问道：“二派六道究竟是那些派系，关系如何？石之轩又身兼那两派之长？”

曹应龙感激地接过马鞭，道：“《天魔秘》共分六卷，衍而发展出两派六道，各派自成一家，其中以天魔术最厉害，道心种魔大法最诡异，可是当石之轩融汇花间派和补天阁的最高心法后，创出名为‘不死印’玄奥无比的奇功，便在魔门自树一帜，连祝玉妍和向雨田也为之叹服。”

接着又道：“两派就是阴癸和花间派，六道则为邪极、灭情、真传、补天、天莲、魔相。其中真传又一分为二，分别是道祖真传和老君观。”

曹应龙翻身上马，叫道：“此地一别，再无相见之日，徐兄千万小心杨虚彦，假以时日，他将是另一个石之轩。”

接着俯身从怀内掏出一支竹筒，塞进徐子陵手内，这才夹马而去。少帅军四下散开，任他逸出包围圈。

在寇仲和商秀洵的带领下，近千牧场战士像一片疾云般掩至，刚好目送在曙光初现的地平尽处变成一个小点的曹应龙。

商秀洵疑惑地瞧着远去的孤人单骑，来到徐子陵旁问道：“那不是曹应龙吧？”

徐子陵坦然道：“正是他！”

商秀洵失声道：“什么？”

寇仲这时策马奔至徐子陵另一边，勒马停定，目光从曹应龙移到伏尸地上，背竖榴木棍的房见鼎处，却没有说话。

商秀洵沉下脸来。狠狠盯着徐子陵道：“为何要放走他？”

徐子陵低头瞥了手上的竹筒一眼，淡然道：“他用关于杨虚彦的秘密来换取半年的性命，好去完成一个多年来的心愿。”

商秀洵变色道：“杨虚彦算什么东西，竟可在徐爷的心中认为比我千百牧场战士的血仇更重要？”

寇仲忙打圆场道：“场主息怒，子陵这么做必有他的理由。”

商秀洵脸寒如冰的道：“你当然帮他啦！我并不是发怒，而是需要一个满意的解释。”此时天色渐明，草原上虽聚集千多战士，但人人噤若寒蝉，屏息静气。

徐子陵目光迎向杏目圆瞪，俏脸煞白的商秀洵，苦笑道：“我本打定主意，不让曹应龙活着离开。只因他交换的情报牵连到小弟一位朋友的生死，才不得不……”

商秀洵打断他道：“什么朋友？”

徐子陵老实答道：“是石青璇，场主听过她的名字吗？”

商秀洵呆了一呆，接着俏脸血色全消，寇仲心中叫糟，但又不知如何补救时，这美丽的场主尖叫道：“原来是石青璇，难怪徐子陵你竟置我们牧场的血仇于不顾，还放这杀千刀的恶贼入海归山，任他继续残害万民，算我识错你。”

接着往寇仲瞧去，狠狠道：“我现在去追曹应龙，你去还是不去。”

寇仲为难道：“陵少刚才说曹应龙那家伙已是半条人命，活不过半年，嘿！”

商秀洵一字一字地道：“我只问你，去还是不去？”

寇仲颓然道：“陵少说过的话，就等若我寇小子说的一样。场主请见谅。”

商秀洵策马冲前十多步，又绕回来，环日一扫，凤目含煞的点头连说三声“好”，然后娇呼道：“我和你两人的恩恩怨怨，就此一刀两断，以后各不相干。弟兄们！随我走！”

竟不再追曹应龙，就那么循原路飞骑而去，众牧场战士只好追在她身后，旋风般来，旋风般去，眨眼走个乾净，只余下徐寇两人和百多少帅军，互相你眼望我眼，乏言相对。

寇仲跃下马来，苦笑摇头道：“妒忌的女人。”

徐子陵无奈道：“对不起！”

寇仲探手搂着他肩头，道：“一世人两兄弟，为什么要说这种话？没有飞马牧场便没有飞马牧场，又不是末日来临。”

徐子陵心中一阵温暖，把竹筒塞进寇仲手里，低声道：“里面该是卷贼赃的藏宝图，本该是给杨虚彦的，有空你便看看吧！”

第二章 分头行事

少帅军在清理战场的当儿，两人坐在漳水旁一堆乱石处，研究曹应龙提供的珍贵情报。寇仲抬起脚旁一枝折断的长箭，把玩着道：“曹应龙说的该是真话。否则就是杜撰大吹法螺的天才。至少杨虚彦受伤一事，便非诳语。且若拿来比对商秀洵的话，也吻合得天衣无缝。唉！这美人儿场主的脾气真大，谁娶她肯定倒足大霉，我的娘！”

徐子陵苦笑道：“这叫出身不同，我们拜言老大所赐，自少惯于迁就人，她却是高高在上，周围虽拥满人，她却孤芳自赏的躲在她那隔离人群的小天地中，说不尽的凄清寂寞。故纵使她不懂为人设身处地着想，我们也不能怪她。只望她气平后，会回心转意吧！否则你重夺竟陵的大计，势将胎死腹中。”

寇仲叹道：“我并没有怪她。人生总不会事事如意的，否则娘和素姐就不用死啦。”

不过换了我是你，也会放老曹去完成他死前的心愿。若我猜得不错，石青璇就是花间派典籍的看管人，甚至乎顺便看管补天教的经典。而杨虚彦就是扮作侯希白这秘密花间派传人的身份，到四川去骗她害她，你打算怎么办呢？”

徐子陵捧头道：“我有别个选择吗？”

寇仲笑道：“不要扮痛苦的样子。照我看你因有藉口去找石姑娘，心实喜之才真，你摆摆屁股，我也知你到茅厕是站是坐。”

徐子陵讶然朝他瞧去，奇道：“想不到你还有心情开这么肮脏的玩笑。”

寇仲惨然道：“今次我们虽大获全胜，但却折损近半兄弟。他们一直随我出生入死，我却不能带他们回去与家人团聚，共享富贵。不说几句粗话，怎排遣填满胸臆的悲情。”

徐子陵愕然道：“你这哀悼的方式确是古怪。”

寇仲仔细打量他道：“你一向比我更悲天悯人，为何竟似有点无动于中的样子？”

徐子陵沉思片刻，轻叹道：“我不是无动于中，只是对生死有点麻木不仁。素姐去世后，我常思索生死的问题。死后会是怎么一番情景？一是‘有’，一是‘无’。若什么都没有，那就一了百了，痛苦伤心绝望沉闷只属生者的事。若是有的话，那就真有趣，管它是再次投胎又或身处天宫地府，总之是另一番天地。这么去想，死亡就不是那么可怕。我们为死亡哭泣，只是看不通透。我甚至对死亡还有点期待，这方面老天爷公平得很，不管你贵为王侯，又或只是寻常百姓，都要亲身经历体验一次。”

寇仲听得发怔，好一会才吁出一口气道：“期待归期待，你可不准自尽，至少不可在寻得‘杨公宝库’前去寻死。”

徐子陵没好气道：“去你的奶奶！好哩！我现在须立即入四川，你要到那里去？”

寇仲苦恼道：“最理想当然是陪你去探访你的小青璇，可惜我必须赶去看看陈长林和他的江南子弟兵，只好和你约定一个地方，碰头后齐赴关中试我们的运气。唉！你要小心点！”

徐子陵淡然道：“怕我没命陪你去寻宝吗？”

寇仲晒道：“比起我的好兄弟，‘杨公宝库’算那码子的东西？”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我只是说笑，大家都要小心点。我们不但卷入争天下的大漩涡内，更逐步卷入正邪秘而不宣的角力中，一个疏神，会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寇仲霍地站起，凝望往西下沉的太阳，一字一字地道：“事实上自我们得到《长生诀》的一刻，我们早陷身在这场不为人知的斗争中，逃也逃不了，这是命运。”

徐子陵一口气急赶四天三夜路，到抵达大巴山东的一座县城时，再支持不住，只好投栈歇息。

自古以来，进入巴蜀的道路便以难行著称，因其被群山环绕，重峦叠嶂，山高谷深。

其间大江如带，汇川联流，既是气势磅礴，更是险阻重重。

入川之途，陆路须通过大娄山和大巴山上的盘山栈道，水路则有三峡天险。所以无论川外的地方如何纷乱，只要能据川称王，凭其境内稠密的河道，且有都江堰自流灌溉的系统，农业发达，必可暂得偏安之局，致有“天府之国”的美誉。

蜀郡虽以汉族为主，但却聚居了四十多个其他羌、彝等少数民族，极富地方风情。

徐子陵落脚的县城是湖北房陵郡堵水之北的上庸城，是往蜀郡主要路

线的其中一个大站，只要往西多走半天，便可进入大巴山的山区地带。

此城的控制权名义上是落在朱粲手上，实质上却由旧隋官员和地方帮会结合的势力把持，因而侥幸没有被朱粲的迦楼罗军的蹂躏祸害，只受其有限度的剥削。

据白文原说，四川和附近一带的帮会均奉川帮为首，这川帮是已属独尊堡外最大的势力之一，帮主“枪王”范卓武功高强，擅使长枪，与“武林判官”解晖亦是平起平坐，备受武林推崇。

徐子陵浸个痛痛快快地由澡堂回房后，睡了半天，到黄昏时份，才到街上的馆子大吃一顿。

忽然间，他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这几天昼夜不停的赶路，使他耗用大量气力和真元，也使他无暇去想任何事情，所有烦恼都给他抛在脑后。

饭后他要了一壶酒，尚未有机会喝第一口时，心生警兆，下意识地朝入门处瞧去，只见一名美丽少妇在四名汉子陪伴下，昂然掀帘而入，赫然是长江联的女当家郑淑明。

郑淑明摆明似是来找他的，直趋而来，毫不客气的坐入他对面的椅子去，凤目生威的低喝道：“果然是你！”

那四名大汉散住四角，其他客人立时感受到那异样的气氛，纷纷结账离去，连店伙都躲到不知何处去。

徐子陵举杯一饮而尽，微笑道：“郑当家有何指教？”

卜天志和陈长林把风尘仆仆的寇仲迎入位于江都西南，本属巨鯤帮的秘密庄院内。

坐好后，陈长林欣然道：“幸不辱命，五百二十八匹契丹和高丽良马，已尽遍我们所有。”

寇仲大喜道：“两位真有本事，竟可一个反手便把许多良马完全接收过来，究竟是怎样办到的？”

卜天志捻须笑道：“当然是用计智取，我们在东海集齐人手后，放船出大海，然后全速赶往长江的出海口，埋伏在胡逗洲处。当运马的三艘海船驶至时，我们挂上李子通的旗帜，摆出护航迎接的姿态，又讹称前方被杜军封锁，须于江都附近的宁海登岸，其他细节，可以想知。”

寇仲点头道：“这等于打跛了李子通和窟哥的狗腿，杜沈两军情况又是如何？”

陈长林道：“洛兄正日夜监察他们的动静，由于江淮军仍龟缩在清流，我们难以施袭，只好乾瞪眼等待他们进军江都的时机。”

寇仲胸有成竹道：“若我猜估正确，这两天杜伏威定会发军攻打江都，因为朱粲萧铣退兵、曹应龙全军覆没的消息，该已传到老杜的耳内，所以他必须趁我返回梁都前，攻陷江都。宣永现正领军东归，我这么日夜兼程赶来，就是要趁这场热闹。”

卜天志和陈长林同时动容，想不到寇仲竟有如此辉煌和令人难以置信的战果。

寇仲详述一番后，洛其飞派人来报，江淮军的先锋探路队，已离开清流朝江都进发。

众人登时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感觉。

寇仲欣然道：“该是锡良那小子出动的时刻啦！”

郑淑明美目生辉，似是不含恶意的端详徐子陵好半晌后，柔声道：“徐兄或会感到难以相信，奴家今次专诚造访，非是要妄动干戈。”

徐子陵给她像藏着很多难明事物的美眸瞧得不自然起来，乾咳一声道：“这就最好，否则对谁都没有好处。”

郑淑明坦然道：“事实上我们在这里也没有足够的实力对付你，更不愿与少帅军结下解不开的仇怨，于我们长江联没有丝毫好处。”

徐子陵不解道：“你们不是与云玉真和萧铣结为联盟吗？有萧铣作靠山，该对我们没有顾忌才是。”

郑淑明微笑道：“这叫形势有变。以前我们的头号公敌，就是以曹应龙为首的流寇，这更是长江联成立的原因。现在曹应龙已被你们所破，所以我们决定置身于你们和萧铣的斗争之外。唉！若非迫不得已，谁敢与你两人对敌呢？”

徐子陵暗忖原来如此，有点尴尬的道：“我们不是那么可怕吧？”

郑淑明忽然娇呼道：“给我拿酒来！”

众汉领命，为郑淑明取杯斟酒，又把徐子陵的空杯子重新注满。

郑淑明举杯敬道：“想不到徐兄亦像奴家般爱上杯中物，这一杯就为曹应龙全军覆没喝的。”

徐子陵和她对饮一杯后，苦笑道：“我是近来才发觉美酒的好处，以前只是推不掉才会喝酒。”

郑淑明两边脸颊各飞起一朵红晕，那种成熟少妇有点不胜酒力的风情。

使她看来更是娇艳欲滴，含笑道：“淑明是从先夫过世后，才学人喝酒解闷，徐兄又是为了什么事呢？”

徐子陵神色一黯，瞧着郑淑明把酒斟满孟子，摇头道：“没什么事！”

郑淑明着貌辨色，知他不愿吐露心事，放下酒壶，吩咐手下到门外去，压低声音道：“听说徐兄于杀死房见鼎后，却把曹应龙放走，不知是否确有其事？”

徐子陵心中大为惶然，暗忖若此事传入杨虚彦耳内，说不定可推测到曹应龙是以秘密换命，那就非常不妙。口上却应道：“郑当家确是消息灵通。”

郑淑明叹道：“那就是真有此事了。相信徐兄定是有很好理由，才会饶他一命。不过淑明反而对你有点感激，若非徐兄把他放了，淑明就再无手刃杀夫仇人的机会。”

徐子陵愕然道：“你夫婿不是给跋……嘿……”

郑淑明凄然道：“先夫只是在与跋锋寒的决斗中旧伤复发而亡，但令他负有旧伤的祸首却是曹应龙。”

徐子陵心想这样一笔糊涂账，恐怕谁都不知该怎样算，顺口问道：“跋锋寒怎会和江当家动起手来的？”

郑淑明苦笑道：“他是为东溟派来收一笔旧账，不过若非他盛气凌人，绝不会弄至这般田地。唉！可以不谈这些事吗？”

徐子陵无意中进一步了解到单琬晶和跋锋寒令人难测的关系，点头无语。

郑淑明再敬他一杯酒，道：“这一杯是预祝可把曹应龙擒杀，以慰被他杀害的万千冤魂。”

徐子陵一呆道：“郑当家今趟……”

郑淑明欣然道：“我今次赶往成都，正是要追杀曹应龙，这些年来我们为对付这恶贼，曾下过一番苦心，收集有关他的所有资料，知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逗留超过一个月的时间；唯独曾在成都盘桓过三个月，其后又曾多次潜往成都，并曾往一间胭脂水粉店购物，可知他必然在该地养下个女人，在走投无路里，我可肯定他会躲往成都去。”

徐子陵立时听得头大如斗，心中正犹豫该否告诉她曹应龙只剩下半年性命，可否高抬贵手时，郑淑明接下去道：“杀夫之仇不共戴天，我怎都不会放过这恶贼的。”

徐子陵只好把吐至唇边的话硬吞回去。郑淑明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讶然问道：“徐兄有什么话要说？奴家可否唐突问一句，徐兄为什么非放走他不可？”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郑当家最好不要知道。否则会卷入不必要但又动辄大祸临身的天大麻烦中，于长江联绝无好处。”

郑淑明色变道：“竟会这么严重！那徐兄对我追杀曹应龙，能否有个忠告？”

徐子陵暗赞她聪明剔透，心思慎密，乘机笑道：“曹应龙已是穷途末路，命不久矣。”

郑当家找到他或找不到他，实没有多大分别，如能置身事外，当为明智之举。”

郑淑明蹙起有如弯月的一对秀眉，凝望他半晌，樱唇轻启道：“追杀曹应龙乃我们长江联上下人等一致的决定，自接到飞鸽传讯后，我们便把所有人力物力投进这事去。”

否则也不能这么快找上徐兄，此事已没法更改。徐兄可否说清楚一点，他是否受到严重内伤。”

徐子陵心中暗叹，苦笑道：“郑当家见谅，可以说的我已经说了。”

郑淑明轻轻道：“恐怕徐兄是仍不信任奴家吧！”

徐子陵心中一动，问道：“郑当家为何会和白清儿走在一道的呢？”

郑淑明低声道：“这正是妾身想找你的另一个原因。为何寇仲会唤白清儿作妖女，又向她提起弄得竟陵城破人亡的着着。”

徐子陵虎目寒光一闪，淡然道：“问得好！郑当家仍不明白吗？”

郑淑明再次色变，骇然道：“那白清儿真是阴癸派的人？”

徐子陵晒道：“白清儿是阴癸派妖女，郑石如则是阴癸派的妖人，恐怕连钱独关都脱不掉关系，郑当家千万小心。”

郑淑明失声道：“郑石如？徐兄有什么根据。照我所知此人一向独立特行，孤高自赏，不似是阴癸派的妖人。”

徐子陵怎能告诉他自已扮岳山识破郑石如真脸目的事，只好道：“若非被我们揭破，谁能知道洛阳帮的龙头老大上官龙是阴癸派的人。此事千真万确，郑当家切勿轻视之。”

郑淑明俏脸煞白，紧咬下唇，没有说话。

徐子陵凭直觉感到她并不尽信自己的话，且其中还牵涉到男女感情，否则她的反应不会这么古怪。

叹了一口气后，徐子陵再为她和自己斟酒，道：“这一杯轮到在下敬郑当家，希望郑当家以大局为重，本人亦以此杯告别，请！”
话犹未已，一人大步走进店来，赫然是“河南狂士”郑石如。

寇仲无声无息的跃下城墙，把勾索藏好，转瞬后已踏足曾消磨过无数童年日子扬州城内的花街处。

他戴上面具，变成那满脸络腮胡子兼勾鼻的大汉，往天香楼找玉玲夫人，只有通过她，才可在避人耳目下联络上桂锡良。

或者因为杜伏威大军来犯的消息仍未传开，花街仍是一片升平热闹的气象，教人怀疑扬州城内与城外的战火是否没有丝毫关系。

沿途红袖飘香，灯笼映道，笙歌处处，寇仲不由陷于少年时代只能在旁偷窥别人一掷千金倚翠偎红的光景，心中涌起难以形容的滋味。

忽然间，往事占据他全部的思绪，他就像变回昔日扬州街头的那小混混，活在苦乐难分，对将来充满渴望和期待的日子里。

另一个想法同时在心中升起，使他感到茫然和失落。

事实上，他永远无法回到过去。也不可能凭思忆追回过去的岁月，更不能改变已成既往的选择和错误。

失去的就是失去了，时间是一股永不回流的洪流。

他已失去很多珍贵的东西，人总会不断犯错，作出不适当的选择，然后在事后懊悔，这情况不断的重覆。彷彿中使他感到茫然和不知该何去何从。

所有以前的努力和成就都像无关重要，搔不着心头痒处似的。

假若宋玉致和自己牵手而行，徜徉在这繁华的扬州胜地，会是多么动人的赏心美事。

蓦地一阵马蹄声把他的思想紧急召回冷酷的现实去，才发觉自己走过天香楼的大门。

一辆马车正从大门开出，行色匆匆。

寇仲心中一阵不祥的感觉，赶上这该是玉玲夫人座驾的香车。

第三章 正邪之战

郑石如长笑道：“闻名不如见面，今次得以拜会徐兄，实平生快事，在下河南郑石如。”

徐子陵和郑淑明对望一眼，双方均既有点尴尬又不知如何是好的感觉。

而徐子陵更从对方的眼神内，察觉到一丝请求的意味。郑淑明似是不愿徐子陵当场揭破郑石如的身份。

事实上徐子陵亦不打算这么做。

原本长江联为仇恨追捕曹应龙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因郑石如的出现，立即变得复杂起来。也首次令徐子陵觉得此人身份暧昧难明，甚至有高深莫测的感觉。

他助长江联去追杀曹应龙，是否出于祝玉妍的授意？而他们亦早清楚曹应龙真正身份。

曹应龙对他们尚有什么利用的价值？

一连串的疑问闪过脑际时，郑石如带点示威性的坐到郑淑明身旁，还把椅子向她移近少许，像在说这个女人是我的样子。不过若论才貌，他确有令女性倾倒的条件。

徐子陵微笑道：“郑兄你好！不知今趟西来，是否为曹应龙一事？”

听到曹应龙的名字时，他眼中亮起一点精芒，更使徐子陵肯定自己的看法无讹。

郑石如点头道：“淑明的事，就是我的事。曹贼害人无数，人人得而诛之。所以石如真不明白，徐兄为何会放虎归山？在下非是要责难徐兄，只是希望知道曹贼凭什么说服徐兄放他一条狗命。”

郑淑明的神色不自然起来，当然是因她与郑石如关系匪浅，而郑石如却又是徐子陵口中的阴癸派妖人，情绪翻腾，复杂之极。

徐子陵感到郑石如并非真是要寻求答案，只是想破坏他和郑淑明的关系，淡然道：“其中情况，请恕小弟不作说明，只能向你透露：曹应龙与魔门其中一些秘密派系有极深渊源，非只是一个曾横行一时的寇贼首领如斯简单。”

他忽然改变主意，故意泄出少许秘密。一方面可使郑石如不怀疑已被他识破身份；另一方面则是要提醒郑淑明，让她知道郑石如助她对付曹应龙的动机并非像她所想般单纯。

郑淑明愕然道：“此事是否当真？”话完忍不住瞟郑石如一眼。

徐子陵无可无不可的微耸双肩，动作洒脱悦目。

郑石如沉声道：“徐兄既有此言，我们自会小心在意。请容在下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徐兄现身于此，是否准备入川？”

郑淑明的心神立即被吸引到这问题上，因为此正是她一直想发问却未有机曾提出来的疑问。

徐子陵从容笑道：“我此行是要探访一位朋友，与曹应龙没有关系，请啦！”

说罢飘然去了。

寇仲追在马车之后，找寻机会。

罢才他功聚双目，在刹那间透过遮窗的帘子，看到独坐车内的玉玲夫人，似正心事重重。令他心中升起不祥的感觉。

马车朝竹花帮总舵的方向驶去，此时来到一处道路汇集点，放缓下来。

寇仲展开步法，似缓实快，早一步来到马车必经处，就趁马车转弯时，以迅捷的手法拉车门，扯掉面具，关上车门后再坐到玉玲夫人之旁。所有动作有似行云流水，只眨眼间便完成。街道上虽人来人往，却没人能清楚看到他的举动，只觉眼前有人影一闪，还以为是自己眼花所致。

玉玲夫人轻呼一声，待看清楚是他时，又露出惊喜神色。

驾车的大汉闻声问道：“夫人！”

玉玲夫人轻叱道：“我没什么事！不用到总舵去了，给我四处兜个圈子

便成。”

接着向寇仲道：“锡良和小容出事哩！”

寇仲大吃一惊，道：“出事？”

玉玲夫人愤然点头道：“我刚接到消息，李子通派人把他们提到总管府去，我现在就是去找邵令周理论。”

寇仲沉吟片刻，忽地微笑道：“这叫老羞成怒，让我去找李子通说两句好话吧！”

玉玲夫人失声道：“你说什么？”

徐子陵连夜离城，藉着月色朝大巴山进发，心中大感苦恼。

究竟应否管曹应龙的事。

无论从任何立场和角度去看，曹应龙都是死不足惜。但问题是当徐子陵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人时，发觉在他凶悍强横的外壳里面，曹应龙只是条身不由己的可怜蛇。况且他命不久矣，让他在死前完成心愿，也是合情合理。

在一般情况下，他都不应插手到这种事情去，可是当牵涉到阴癸派在内，便变得复杂异常。

假若曹应龙没有价值，郑石如绝不会这么卖力的。可是他尚有什么可供利用的地方？曹应龙是否仍把某些事情瞒着他，又或来不及说出来。

想到这里，他已脚下不停的赶了近十多里路，前方横亘着一列连绵起伏的山脉，像一条巨龙般蛰伏在广阔的平原上。

就在此时，一阵银铃似的娇笑声从西南方的密林间隐约传至，接着是连串兵器交击的鸣响。

以徐子陵的修养，亦要心中剧震，因为他认出是谁的笑声。

寇仲昂首阔步的来到李子通所在的总管府外，大喝道：“本人寇仲是也，立即给我传报李子通出来迎接。”

把门的兵卫无不大吃一惊，更不敢怠慢，立即有人赶往府内通传。

寇仲见人人如临大敌的瞪着自己，微笑道：“若我是来厮杀的，后面就会跟着千军万马，对吗？”

他说的自是道理，但众兵卫被他威名所慑，怎能释然。

风声拂响，一名身穿军服的高大汉子现身大门处，众兵卫忙施礼让开。

那人目光灼灼的打量寇仲，冷然道：“未将是吴王座下秦文超，奉吴王之命，特来迎接，少帅请！”

寇仲心中暗叹。

若李子通亲身出迎，那便隐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合作意图，现在却是派人来迎接，摆明是要争取时间召集人手，务要在引他入壳后再没命离开。不过他早想过会有此情况，衷心的连说两声“久仰”，才穿门而入，与这位曾是他少年时心中景仰的“绝顶高手”，朝主府走去。

徐子陵腾身而起，全速追去。

不但打斗声消敛，他甚至听不到任何声响。

换了是别人，此时必大感为难，不知如何找寻目标。但徐子陵却是异于常人，毫不停留地穿过刚才发出声音的密林，越过一道小溪，凭着过人敏锐直觉，以迅若飞鸟的速度，横过两座小丘间的长草地，当他奔上另一个丘顶时，在月照之下，他看到自傅君绰决斗宇文文化及、跋锋寒大战曲傲以后，最令他“感动”的一场恶战。

秦文超见在他身边大步走着的寇仲昂然不语，忍不住问道：“少帅大驾光临，未知所为何事？”

寇仲淡淡道：“我这叫自作孽，不可活。特意送上门来，好让贵上有机会宰掉我，以助老杜破城的一臂之力，哈！”

秦文超被他讽刺得呆了一呆，接着沉默下去，似是要咀嚼他的话内意之所指。

两人穿过守在两旁，肃然敬礼的卫士，跨过门槛玄关，抵达总管府的大堂。

灯火通明下，高踞大堂南端宝座上的李子通长身而起，大笑道：“寇少帅确是艺高人胆大，在破我东海杀我亲弟后，竟仍敢孤身前来，是否欺我李子通帐下无人耶？”

寇仲洒然步入大堂，环目一扫，只见左右各有十多名将领，其中包括邵令周在内，人人对他怒目而视，且跃跃欲试，禁不住哑然失笑道：“吴王太夸奖我了！我既不是艺高，更非胆大，只是错估吴王待客的量度。请问吴王是要血染大堂，还是要大破杜沈联军，两者间可凭吴王一言立决。”

李子通微微一征，双目射出凌厉神光，狠狠盯着这没有露出丝毫慌乱神态的年青劲敌，摇头叹道：“寇少帅不是错估我的度量，而是低估我李子通的才智，却高估自己的能力。现在这大堂已被重重围困，你就是胁生双翼，也难逃被箭手从空中射跌下来。”

秦文超留下寇仲立在堂心，回到李子通右首左孝友下方，发言道：“大王明察，我们何不先听听少帅有什么提议？”

包括左孝友和白信在内，众将领均点头同意。

邵令周却冷然道：“大王休要听他花言巧语，此子最擅用阴谋诡计，一不小心，便会上他的当。”

只是这几句话，便知邵令周已和桂锡良一方的人撕破脸皮，要对着来干，再无任何顾忌。

寇仲呵呵笑道：“邵军师过奖啦！不过我确是有点鬼门道，但话得再说回来，明着干不过老杜，不凭阴谋诡计又凭什么。江都城破，邵军师拍拍屁股可脱身远遁，可怜的只是其他的人，难怪邵军师说得这么漂亮潇洒。”

邵令周脸色微变，冷笑道：“刚说你擅长阴谋诡计，现在立即来个挑拨离间，含血喷人，若我邵令周真有此心，教我不得好死。”

寇仲耸肩道：“我当我错怪邵军师又如何？不过我却有一事要请教邵军师，若邵军师像秦将军那样关心江都的安危，自会学秦将军那般至少有兴趣

想知道小弟此来有何提议。为何邵军师连倾耳一听的兴趣也欠缺，是否因为把帮内的私人恩怨看得比大吴的兴亡更重呢？”这番话讲情说理，比之怒骂痛斥更见凌厉，以邵令周的狡猾多智，亦一时语塞。

寇仲不待他重整旗鼓，转向台阶上的李子通道：“想战想和，吴王请即赐示！”

李子通双目凝注，脸色微变数次，最后深吸一口气，道：“本王正洗耳恭听。”

就在此时，一把女子的声音从李子通龙座左边贯通内进的入口处传来道：“且慢！”

寇仲闻声叫苦。

“叮！叮！”

涓涓的天魔双斩刹那间先后点中师妃暄的色空剑，间不容发的荡开只差半寸便搯入胸口的利器，然后行云流水的往一侧飘退，罗袖疾射出天魔带，撒出一片绵密的带网，令师妃暄无法乘势追击。

这阴癸派的超卓传人美目瞳仁中泛起一圈奇异的蓝芒，正是天魔功运行至颠峰时独有的现象。

直到此刻，徐子陵才知道涓涓屡言对他未尽全力，非是虚声恫吓之辞。

只是这一挡一退，便使徐子陵心中涌起强烈的震撼。最使他印象深刻处是着着能把天魔双斩迅猛若闪电的两记挡击，于瞬间变化便成缠绵不断有若绕指柔的天魔带网那种浑然天成、无隙可寻的奇招。实已达宗师级的境界。更难得是她可把心内的意图和情绪，都在其中表露无遗，故虽是数招之间，且纯是动作和声音，竟若似写成一本书般可令人清楚明晰，实非是亲眼目睹，怎都说不明白。

当日跋锋寒劈出三刀，就是因刀与刀间仍有空隙，因而被独孤凤寻得可乘之机，把他的刀法破掉。

涓涓不但招数变化间全无破绽，更厉害是从至刚转到至柔间的浑然天成，若师妃暄以同样剑招继续追击，必会吃亏。

所以表面看她虽似处于下风，事实却是随时可抢回优势。

出乎意料之外，“锵”！的一声，师妃暄还剑入鞘，左手轻拂一撮吹乱了刘海，像从没动过手般气定神闲微笑道：“今仗到此作罢，涓涓姐意下如何？”

两条带子像灵蛇般钻回罗袖内，涓涓露出似嗔似笑的神态，先横了立在师妃暄后方的徐子陵一眼，无奈地笑道：“既有不速之客来骚扰我们的兴致，想不作罢也不行啦。”

忽地对徐子陵甜甜一笑，这才往后飞退，消没在一片林木内。

师妃暄幽幽一叹。

徐子陵尴尬地道：“是我来得不好！”

师妃暄缓缓别转娇躯，摇头道：“不！你来得正好，否则我们会是两败俱伤收场。”

从后堂内进盈盈而来的正是与寇仲恩怨难分的美人儿师傅云玉真。只看她脸上的笑意，便知她有把握耸恿煽动李子通全力出手收拾寇仲。且她有萧铣为后盾，李子通怎都要卖她的账，非像邵令周只是个客卿之流的身份。

这确是寇仲意料不及的变数。

李子通坐回龙椅去，语气变得温和起来，柔声道：“云帮主请示高见。”

寇仲心中一震，终猜到桂锡良和幸容的被捕，是云玉真从中捣鬼。这女人深悉他的性格，知道若两人有难，自己必来营救，于是便可布下陷阱等他上钩，问题是她想不到寇仲竟会公然摸上门来痛陈利害而已。

还有个更头痛的问题，就是从李子通和云玉真现时眉来眼去的样子，大可看出这对男女已勾搭上手，际此恋奸情热的时刻，他寇仲若对云玉真的人格作出攻击，必不讨好。

如若动手的话，他只能是血洒江都的结局。这么败在一个荡妇手上，想想也觉不值。

不过事已至此，只好兵来将挡，挡不了便待将来由徐子陵为自己报仇！

想到这里，云玉真轻移玉步，来到李子通龙椅之旁，俯首低声地在李子通耳边，香唇微启的说出一番话。

寇仲心叫厉害，这种类似枕边语的坏话，对好色的男人最是有效。

趁此机会，寇仲留意到堂内众将领均皱起眉头，秦文超更与从外貌看来该是左孝友的人交头接耳，显是对云玉真媚惑李子通感到不满。

寇仲顿然生出一线希望，精神大振。

李子通的声音此时传进他耳内，道：“若少帅真有合作诚意，何不先归还东海，又把劫去的五百匹契丹战马物归原主。当然！少帅必须在此留上一段时日，到一切移交妥善后，我们才共商大计。”

寇仲仰首大笑道：“吴王你真懂说笑。可惜杜伏威和沈纶都不爱听笑话。否则说不定你可凭此退敌。”

“锵”！

井中月离鞘而出，惹得李子通两旁侍卫和左右诸将，人人掣出兵器。

寇仲横刀而立，状若天神，朗声道：“当日宇文文化及兵困梁都，我寇仲派人向你求援，吴王你不瞅不睬，是你不要合作而非我寇仲。在现今的形势里，胜者为王，谁都没得话说。东海岂是凭你一句话就白送给你。至于五百匹契丹战马，正代表吴王你勾结窟哥来害我的阴谋。我寇仲不计前仇的来助你解江都之厄，你不但不知感激，还要置我于死地，只因受萧铣派来的女人唆使并玩弄于股掌之上，实愚不可及之事。废话少说，就看你是否比李密和王世充更有本事，能把我永远留在江都。不过吴王别忘记我仍有无数兄弟朋友。他们说不定于悲愤填膺之下会加入江淮军，以为我雪此血仇。”

李子通听得脸色阵红阵白，终勃然大怒道：“好胆！竟敢死到临头，仍如此放肆，给我把他斩了！”

众卫士轰然应命。

云玉真秀目掠过复杂无比的神色，垂下头去。

第四章 捡回小命

徐子陵和师妃暄并肩立在一座小丘上，前方是横亘平原大地的大巴山脉。在星罗棋布的夜空下，宛似放下的一座庞大屏障。若通过大巴山的盘山栈道，可抵达有天府之国称誉的四川境内。

醉人的清香从师妃暄身上传入徐子陵鼻内，这是他第二趟有机会和这位淡雅如仙的美女，处在这么亲近的距离下。

但他却不敢有任何遐想，因为在合肥时她无情的暗示，仍是深深铸刻在他心版上。

徐子陵是天生淡泊洒脱的人，对这种男女间的事，很容易便可淡然视之。

但无可否认，这超然的绝色美女，无论一言一笑，均能使他如沐春风，陶醉其中，就像他被空出灵雨的自然景物吸引陶醉的一般样儿。

师妃暄别过俏脸，微微笑道：“自合肥别后，我和涓涓先后交战多场，她都是采取边战边走的策略，该是想摸清妃暄的斤两，才作最后决战。虽然看来她并不成功，但直至刚才她仍留有余力，不肯以全力决胜败。”

徐子陵迎上她清澈而不见底的精湛眼神，淡淡道：“她怕是要等待邪帝舍利的出土吧！”

师妃暄微怔道：“子陵兄竟也知道圣舍利的事？”

徐子陵少有见她这种人性化的神态。心中竟有点儿自豪，点头道：“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听来的。为何师小姐不叫邪帝舍利而只称圣舍利，两者是否有区别？”

师妃暄莞尔道：“正确名称该是圣舍利，是圣极宗圣帝的身份象征，只不过外人要把圣极宗和圣帝唤作邪极宗和邪帝，圣舍利才变成邪舍利或邪帝舍利吧！试问有谁肯自认是邪派的？”

徐子陵也觉好笑，耸肩道：“理该如此，是我天真！”

师妃暄深深瞧他一眼，似要把他这刻的神态记牢。这才把目光移往大巴山上的星空去，柔声道：“敢问子陵兄，这不广为人知的秘密，究竟是从何处听得？”

徐子陵沉吟道：“我不知是否该说出来，师小姐请勿见怪。”

师妃暄讶道：“子陵兄若不想说，便不要说。请问子陵兄现下要往那里去？”

徐子陵不答反问道：“可否先让在下问个唐突的问题，师小姐怎样看侯希白这个人？”

师妃暄露出一个思索的动人神态，转过来瞧着他柔声道：“子陵兄又怎样看这个人？”

徐子陵苦笑道：“我有点怀疑他是花间派这一代的传人，但师小姐勿要我拿出什么真凭实据来。”

师妃暄微笑道：“妃暄绝不会有此要求。因为你的猜测准确无误，从第一天碰上他，我便知晓他身份来历，他亦没有瞒我。”

徐子陵大感愕然。

“且慢！”

左孝友大步踏出，拦着从李子通左右扑出的亲卫高手。

李子通怎都要给点面子这带来大批手下投归自己头号大将，忙喝令停手。

左孝友请罪后，转向傲立堂心重围内的寇仲，冷笑道：“少帅手上军力不足万人，且根基未稳，能自顾已是大不容易，凭什么来解我江都之危？”

众将无不点头，此正是各人心中的疑问。杜伏威只要分出部份兵力，筑垒固守，足可把他南来赴援却兵微粮缺的少帅军拖垮。

寇仲见目的已达，还刀入鞘道：“这位将军如何称呼？”

左孝友淡淡道：“本人左孝友是也。”

寇仲微笑道：“早猜到是左大将军，只不过想大将军亲口证实吧！”

李子通刚听毕云玉真的另一番耳语，发出一阵嘲弄的声音，哂道：“恁多废话，不若让本王也来猜猜，少帅是否领军西往牧场，途中遇袭致全军覆没，只剩少帅只身逃脱，现在又来向本王使诈。”

寇仲哈哈笑道：“早叫大王你不要听信妇人谗言，事实刚好相反，云帮主的主子和朱粲、曹应龙的联军，已溃不成军，各自缩回大本营。曹军更被我大破于漳水之滨，全军尽墨，这消息该快会传至，只是云帮主未收到吧！哈！真好笑！”

众人无不动容。

云玉真怒叱道：“胡说！凭你那区区千多兵马，又是劳师远征，怎破得我们的联军。”

寇仲好整以暇的道：“云帮主所言甚是，只不过上兵伐谋，又有所谓斗智不斗力。

你们的联军和杜沈的联军犯上同一个毛病，就是各怀私心，我只是利用这一点，就把他们瓦解。云帮主大可遣人去打探消息，例如查问往来的商旅，看看我有没有胡言乱语。”

另一将领发言道：“末将白信，敢请少帅可否说得清楚一点。”

寇仲苦笑道：“着中情况，异常复杂，不过我可把如何解江都之危的方法说出来，各位一听便知是否行得通。”

李子通暗忖待你说出来才杀你也不迟，点头道：“说罢！本王洗耳恭听。”

只是他的语气。谁都听得出他根本不相信寇仲有解围之法。

左孝友却露出思索的神情，接口道：“少帅是否想利用杜伏威和沈纶的矛盾，施以离间之计，我们也曾想及此着，但因他们两军只相隔数十里，又是轮番攻城，令我们苦无良策。”

邵令周冷笑道：“少帅若只思及此，最好不要说出来献丑。”

寇仲瞪他一眼，没好气道：“邵令周你愈来愈不长进。连大王在女人唆摆下，仍知晓至少该听我有什么本事可拿出来见人，最多听后才下手杀人。你却劝我不要说，究竟你是否杜伏威派来的奸细？否则为何如此不为大吴着想？”

邵令周气得吹须瞪眼时，李子通首先怒斥道：“你若敢再对我冷嘲热讽，我就先把你宰掉，不再听你半句废话。”

寇仲洒然道：“我寇仲既非你的手下，更不是来向你跪地求饶，你若客客气气的愿意合作，我才有点兴趣，否则何需白便宜你。”

李子通眼中立时杀机大盛，秦文超忙道：“大王息怒，且看少帅有什么好的提议。”

李子通强把怒火按下，点头道：“好吧！算我错了，少帅请说！”

场中诸人只要不是白痴，均知道李子通只是要待他说完才动手。

寇仲从容笑道：“欲使离间之计，要有两个有利条件，现在第一个有利的条件刚出现，就是江淮军的先锋部队已离开清流，朝江都进军，随时可在城外出现。只要我们能掌握他们的行军情况，可在途中适当地点伏击又或巧施袭营。”

李子通方面的人一阵骚动，开始相信他非是胡言乱语。因为杜军开拔的消息，他们只是在半个时辰收到，显示寇仲确在附近一带布下庞大的侦察网。

云玉真含笑道：“杜伏威纵横江左，若可给你以伏兵击垮，早就不用出来混。”

寇仲双目电芒乍现，盯着台阶上李子通座旁的云玉真冷声道：“你害死素姐，结下我和徐子陵这两个永不会饶过你的死敌，亏你还笑得出来。我何时说过要击垮老杜的大军？不过假如偷袭老杜的竟是沈纶的人，那后果又如何呢？”

云玉真给他看得心中一寒，使一向伶牙利齿的她也说不出话来。

众人则听得露出疑惑之色。

李子通首次动容，像从仇恨和美色间清醒过来般，沉声道：“少帅是否想假扮沈纶的人偷袭江淮军，只是此计知易行难，只要他们双方碰头交涉，当会知是我们从中弄鬼。”

寇仲暗忖李子通终是个人物，到这种关键时刻，绝不含糊。

大堂内鸦雀无声，人人静待寇仲的回答。

寇仲从容道：“若由你们的人出手，先不说瞒不过江淮军探子的耳目。就算你们换上江南军装束服饰，假设用的仍是江都铁记打制的刀枪剑戟和昌辉隆制的弓和箭，只不过落得笑话一场。所以大王才有知易行难之感。”

铁记和昌辉隆乃江都最著名的兵器制造商，无人不识。

左孝友见他成竹在胸的样子，缓缓道：“听少帅这么说，定是备有一支可天衣无缝地假扮江南军的部队，对吗？”

寇仲尚未来得及回答，云玉真插入道：“怎知你寇仲不是空口说白话？要找这么一支部队，岂是区区十来日可办得到的，既要有江南口音的士兵，用的更须是江南各大兵器厂打制的出品。”

寇仲微笑道：“云帮主曾到过洛阳，喝过荣凤祥的寿酒，不知是否也认识一个叫陈长林的人？”

云玉真脸色微变道：“从未听过！”

另一将领发言道：“请大王明着，陈长林是我的同乡，其族人世代均建造海船和与南洋诸夷交易。”

只听他口音，便知此将乃如假包换的江南人。

秦文超奇道：“云帮主怎会不认识此人？连我身在江都，也听过他是王世充的重要客卿？”

李子通呆了一呆，接着闷哼一声，不悦地怒瞪云玉真一眼，道：“少帅请说下去。”

寇仲耸肩道：“事实上没什么好说的，长林兄因不值王世充所为，故来

投我，更特地回南海郡招募一批子弟兵，当然还自备兵刃箭矢。嘿！不好意思，正是他们劫去老窟的五百匹契丹良马，请大王明察。”

白信接入道：“大王明着，少帅军现在和我大吴唇齿相依，江都今日城破，明天便轮到梁都，故此我们不该怀疑少帅的诚意。”

邵令周冷哼道：“寇仲行事一向出人意表，令人难以测度，说不定因心切救人，遂以讹言诈骗，大王请三思。”

寇仲哈哈一笑，迎上李子通似两支利箭般射向他的凌厉眼光，侃侃而言道：“大王怎都要搏这一着，否则江都城破时，你徒然费力杀了我寇仲，还不是一无所有。只能是多出一批追杀大王的敌人，包括陈长林数千擅于海战的兄弟兵在内，你绝不划算。”

李子通脸色终于微变，最后这几句实具有极大的威胁力，因为他确有万一兵败时逃往海外的计算。

此时众人目光全集中在李子通身上，待他决定。

云玉真和邵令周心中大叫不妙时，果然李子通长叹一声，泄了气般道：“给我把桂兄弟两人请出来，少帅是否仍有兴趣留下来喝杯水酒呢？”

寇仲心底暗抹一把汗。知道总算把已交了半条到阎皇手上的小命捡回来。

徐子陵的眼睛看着盘膝坐在丘顶的师妃暄，耳朵听的是她有若仙籁的悦耳声音，又被覆盖在迷人的星夜下，心中泛起难以形容的滋味。

无论将来是敌是友，这一刻肯定是终身难忘。

只听她温柔地道：“花间派从来没出过什么穷凶极恶的人。他们追求的是以艺术入武道，也视武道为一种与人直接有关的最高艺术。所以其传人均多才多艺，着重意境神韵，故能于众多门派中自树一帜，盛名长垂不衰。”

徐子陵不解道：“既是如此，为何花间派被列为魔门的两派六道之一，还与阴癸派平起平坐。”

师妃暄仰观星空，秀眸射出动人的采芒，似是能看破宇宙美丽外表下的真义，油然道：“统道之别，实因思想的分异而来。春秋战国时百家争鸣，始有流派之分，到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学，人人都奉儒学为正统，然后才有正邪之分，这纯属人为。魔门的信念来自何方，已难以逐一追溯源流。只知他们反对儒学仁义礼智信那一套，斥之为虚伪愚民之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后，益发离经叛道。汉末的黄巾贼和五斗米道，便是其中的表表者。任何思想走向极端，都会离道入魔的。”

徐子陵听得茅塞顿开，一向以来，他和寇仲对阴癸派的所作所为都感到难以理解。

因为他们自少接受的，就是白老夫子那一套融合了佛学的儒家之道。

师妃暄别过俏脸，淡然道：“儒家讲的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花间派却是个偏向极端的宗派，认为人的真性情可凌驾一切道德之上，配以艺术，发展出一套正统教派难以接受的东西，故被人归之于魔门之列，事实上花间派和阴癸派是有本质上的差异的。”

徐子陵瞧着她有若灵空幽谷般起伏的绝美轮廓，低声道：“那石之轩又怎么看？”

师妃暄把目光投回远方的山峦旷野，像给触及心事般，良久才轻叹道：“石之轩怕是魔门的一个异种，身兼花间派和补天阁两宗派之长，而这两派的武功心法和路向均有根本的分异，到现在仍没有人明白他如何能把两派的武功融合为一，创出人人惊惧的盖世魔功。”

徐子陵终忍不住，问道：“石之轩既是邪恶的人，那……那……”

师妃暄兰质慧心，当然猜到他欲言又止的原因，柔声道：“子陵兄是否想问，石之轩既是这样的一个人，敝门的碧秀心怎会为他诞下一女，更担心妃暄会重蹈覆辙，对吗？”

徐子陵俊脸一红，尴尬道：“我只有你指的前面那个意思，却尚未想及后面那一个。”

师妃暄又别过脸来瞧他，似乎很欣赏他发窘的表情，香唇逸出一丝笑意，轻轻道：“若不是秀心师伯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伟大情操，以身试魔，这天下已给石之轩弄得天翻地覆，魔长道消。”

徐子陵一征道：“既是如此，为何小姐对石之轩的徒弟还这么欣赏和信任？”

师妃暄破天荒绽开一个甜美的笑容，神态娇憨的哂道：“终还是这个问题，仍要口口声声说未曾想及吗？”

徐子陵的俊脸再次通红。

连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何在她清澈的眼神下会这么没自制力。

师妃暄长身而起，玉容回复止水不波的情状，岔开话题淡然道：“子陵兄要到那里去？”

徐子陵听出她道别之意，心中不能控制的涌起不满的情绪，强摄心神起立道：“师小姐若有要事，请随便好哩！”

师妃暄沉默下来，凝目远方。

山风吹来，她那袭青衣儒服随风拂扬，猎猎有声，构成一幅令人屏息的绝美图画。

第五章 四大圣僧

寇仲领着桂锡良和幸容，由李子通、左孝友等亲自送出总管府，与来时所受的对待真有天渊之别。

唉出府门，沈北昌、骆奉和玉玲夫人迎上来，人人一脸难以相信的神色。

沈北昌道：“此地不宜谈话，随我来。”

半晌后他们到达附近一家和他们有关系的店铺内，早有十多名竹花帮香主级的头领在等候，大多年纪不过三十，个个神色凝重。

听毕寇仲的交待后，玉玲夫人娇哼道：“无论帮内发生什么事，也该在帮内解决，邵令周这么借外力之力来对付帮中兄弟，已触犯帮规，卑劣无耻。”

玉玲夫人显然仍有很大的影响力，她的话听得众人无不露出愤慨神色，只有沈北昌脸无表情的，略一点头道：“但现在实非内讧的好时刻，李子通只因需借助少帅，才肯释放桂堂主和幸副堂主两人，一旦解去围城之困，这

小人便会反目相向，甚至乎派人截击少帅，故须三思而行。”

骆奉同意道：“目下唯一方法，就是立刻离城，将来才和邵令周算账。少帅认为此法如何？”

寇仲点头道：“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趁现在李子通不敢为难我们，要走趁早。”

不如谎称你们是要助我去对付杜伏威，那李子通虽心知肚明是什么一回事，亦可容易点下台。”

沈北昌断然道：“就这么办！”

众人齐声应诺。

师妃暄别转娇躯，面向徐子陵，黛眉轻蹙道：“听子陵兄的口气，似是对妃暄有所不满。”

徐子陵洒然笑道：“师小姐不着世尘，自是来去自如，不受任何牵制。不过我徐子陵却是一个凡人，心中尚有问题相询，但看来小姐是不会答我的！”

师妃暄莞尔道：“这误会真大。刚才妃暄问子陵兄你往何处去，你却避而不答。妃暄非但平凡，更是个爱以牙还牙的女子，只好有所保留，你还敢来怪人家。”

这番满含女儿家情态的话，出自这虽未至“道貌岸然”而至少是“仙态岸然”的美女之口，听得徐子陵瞠目以对，更阵脚大乱，领教到她辞锋的另一种厉害处。

师妃暄忍着笑意，瞪着他道：“怎么忽然会变成哑巴的？你现在只能是入川去，究竟是什么天大重要的事，可令你抛下你的少帅兄弟，千里迢迢赶往巴蜀？”

徐子陵苦笑道：“师小姐若要知道，补问一句不就成了吗？为何却绕个弯子来耍我？”

师妃暄回复一贯悠然自若的神态，轻柔地道：“因为妃暄直到这一刻，仍摸不清楚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才以各种旁敲侧击来试探。”

徐子陵愕然道：“我是这么难了解的吗？”

师妃暄点头道：“妃暄自问擅于观人之道。但到现仍弄不清楚你和寇仲两个。寇仲因有所追求，所以比较易于窥测，但你却像一个难识深浅的水井，表面看来简单，但总摸不到你的底子；所以才生出好奇心，想知道你究竟从何人处得悉这么多有关魔门两派六道的秘密。今趟入川，又有何贵干。”

徐子陵坦然道：“事实上我并不打算隐瞒任何事。因为我今次入川找的是石青璇，且事情该和师小姐有莫大的关系。”

师妃暄玉容微动道：“究竟是什么事？”

寇仲目送沈北昌、骆奉、桂锡良和幸容等一众竹花帮兄弟从陆路离开，这才赶到城外的码头，登上来接应的渔舟，迅速远去。

撑艇的是陈长林，出乎他意料之外来的除卜天志还有洛其飞，久别重

逢，自有一番欢喜之情。

寇仲用最简单的方法介绍了李子通那边的情况，道：“李子通肯这么低声下气，眼白白的放我这大仇人走，可见他心知肚明再无力抵抗老杜这新一轮的攻城战。所以我们是许胜不许败，若让老杜夺得江都，我们都要卷铺盖找地方滚，江淮军可不是说笑的。”

洛其飞道：“这正是少帅在此见到其飞的原因。我曾三次易容混入清流，终查到杜伏威手下有一名叫陈盛的年青将军，此人勇猛擅战，极得杜伏威倚重，假若我们能乔装沈军伏杀此人，杜伏威悲愤下会不顾一切去进攻沈纶。”

卜天志接口道：“据其飞观察所得，陈盛那支五千人的部队，该在明晚离开六合，以支援向江都开来的陆上先头部队。”

寇仲问道：“六合是什么地方？”

洛其飞答道：“六合是清流东滁水旁的另一县城，贯通长江水路，从那里顺风顺流只一天可抵江都。陈盛管的正是泊在六合的江淮水师，大小船只达七十多艘。”

寇仲变色道：“这么短的水程，偷袭将是难比登天。”

陈长林边摇辘，边道：“事实上亦不容我们偷袭。由六合至江都，全在杜伏威的严密控制下，我们只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一举命中陈盛的帅船，再登船把他杀死。

因此人精擅水战，故对沈法兴威胁甚大，更可令杜伏威深信不疑是沈纶的部下所为。”

洛其飞点头道：“沈纶的人中有个使枪的高手，人称‘长枪郎’古俊，身形雄伟，与少帅有点近似，若少帅不用刃而用枪，刺杀陈盛，沈纶即管跳下长江，都洗不清嫌疑。”

卜天志兴奋道：“我特别调来七艘最适合在附近水域作这种狙击用途的快船，更把它们改装成可冒充海沙帮的战船。到时将以海沙帮惯用的战法，进行突袭，包保没有人能瞧出破绽。”

寇仲大喜道：“各位叔伯兄弟，有什么指示，即管吩咐小弟去做吧！”

众人听得哄然大笑。

寇仲忽又叹了一口气，回头凝望被江都灯火染亮的夜空，摇头道：“若我能够分身的话，云玉真休想可活着溜返巴陵。”

师妃暄动容道：“杨虚彦竟是石之轩的徒弟！”

徐子陵沉声道：“他不但是石之轩的徒弟，更是旧隋废太子杨勇的儿子。因为石之轩的另一身份就是著作《西域图记》的裴矩，师小姐对此可有什么联想？”

师妃暄露出深思的神色，好一会才点头道：“多谢子陵兄，这一番话解开不少石之轩的悬疑。不知这些关系重大的消息，是得自何方？”

徐子陵详述曹应龙的事后，道：“照我和寇仲猜想，石青璇该不知谁是花间派这一代的传人，故杨虚彦会打算凭某种方法，骗取石青璇的信任，以得到石之轩交予女儿保管的典籍。”

师妃暄道：“石青璇并非花间派典籍的托管人。假若我猜得不错，杨虚

彦该是看上藏在幽林小筑的《不死印卷》。这印卷落在任何人手上都绝无用途，只有杨虚彦和侯希白这两个石之轩传人，才有天大的好处。”

徐子陵愈听愈糊涂，问道：“石之轩与‘不死印卷’究竟又是什么一回事呢？”

师妃暄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道：“无论对我们又或魔门来说，石之轩都是近百年来最令人头痛的祸害，观乎此人能只手单拳，兵不血刃的覆亡大隋，弄得天下四分五裂，便可想见他的厉害。若非秀心师伯使他动了真情，令他融合正邪各家之长而创的不死印奇功出现绝不该有的破绽，天下可能将不是现在这番情境。”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道：“不死印究竟是如何可怕的一种邪功，是否练成就可以死不去。它比之天魔大法和道心种魔又如何？”

师妃暄平静答道：“这世上那有能令人长生不死的功法。长保这臭皮囊更非明智之举，子陵兄有否听过佛家四宗？”

徐子陵不明白她为何会岔到这方面去，点头道：“听曹应龙提过，好像是天台、三论、华严和禅宗，石之轩还曾偷学过三论宗嘉祥大师和禅宗四祖的秘技。”

师妃暄沉吟道：“看来曹应龙确有悔过之心，所说更非胡诌，因为这都是四宗从没有向外人透露的秘密。石之轩乃武学的绝世奇才，无论什么奇功秘笈，到了他手内，总能融汇贯通，且又另出枢机，更上层楼。在武林史上，恐怕只有你和寇仲才有资格与之相提并论。”

徐子陵先是愕然，想不到师妃暄对他和寇仲评价如此之高，接着老脸一红，不好意思的道：“师小姐谬奖哩！”

师妃暄微笑道：“不用客气。你和寇仲都是在当今武林中令人直到此刻仍难以相信的奇迹。不死印如何厉害，先不去说，只看佛家四大高僧当年曾联手追杀石之轩，务要收回他的武功，三次围击，仍给他负伤逃去，当可知石之轩的可怕。”

见到徐子陵神情，师妃暄叹道：“子陵兄倘以为四高僧武功平常，就大错特错。他们所以名不显于江湖，只因他们真是方外之人，从不卷入江湖俗事内，故不像宁道奇般名震天下。当年嘉祥和四祖联同天台宗的智慧大师、华严宗的帝心尊者，追捕石之轩，连阴癸派都噤若寒蝉，不敢插手或沾惹，便知四大圣僧的厉害。论实力，四圣僧任何一人都足与宁道奇难分轩轻。”

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道：“那岂非石之轩比之祝玉妍和向雨田更厉害？”

师妃暄道：“又不可以这么比较，只可说他们是同级数的人物。至于谁高谁低，除非他们真正一决雌雄，否则难知结果。”

徐子陵皱眉道：“刚才小姐说过对魔门来说，石之轩也是个大祸害，又是什么意思？”

师妃暄道：“因为石之轩有心一统魔道，所以对魔门各派的领袖，有一定的威胁。”

祝玉妍便对之极为忌惮。如非被秀心师伯破去他的不死印，祝玉妍恐怕早保不住她魔门第一人的至尊地位。”

徐子陵为之瞠目咋舌，当日在洛阳，祝玉妍像吹口气般轻易地从他、寇仲和跋锋寒手上便把上官龙抢回去，对此他仍犹有余悸。由此可知石之轩武功厉害至何种程度。

师妃暄遥望快将破晓的夜空，轻轻道：“现在石之轩不死印奇功的唯一破绽就是酷肖秀心师伯的女儿，亦是唯一能令石之轩不能忘情的人。曹应龙对石之轩确有很深的了解，假若石青璇有什么不测，石之轩或可回复邪王本色，再没有任何牵挂。所以我们无论用什么手段，都要阻止杨虚彦奸计得逞，否则已够纷乱的天下，会出现更不可知的变数。”

看着第一线曙光出现在东方地平处，徐子陵问道：“师小姐是否准备和在下一起赶往幽林小谷呢？”

师妃暄歉然道：“妃暄惯于一人独来独往，子陵兄只要入住成都少城南市的悦来栈，妃暄自会寻你。”

徐子陵淡然道：“看情况吧！”

心忖你既可和侯希白共游三峡，现在明明同道顺路，又要分别入川。只此便可见自己在她心中的地位和份量。既是如此，自己不如落得一个人潇洒自在，无牵无挂的去找石青璇，反更见逍遥。

师妃暄怎会听不出他的语气，却没有再加解说，道别后迳自离开。却是入蜀的反方向。徐子陵收拾情怀，把所有烦恼抛在脑后，全速朝大巴山赶去。

渔舟靠岸。

寇仲大讶道：“我们的战船在那里？”

卜天志微笑道：“要瞒过江淮军的探子，自然要有点手段。我们利用绞盘和长木条造成的滑架，把七艘战船拖到岸上，再以树木掩盖，保证不露任何破绽。”

寇仲这时随众人进入岸旁的密林内，经过十多重树丛后，眼前豁然开朗，只见七艘小船一字排开，安然枕在直延往河水的滑架上，叫人意想不到的。陈老谋正指挥手下在船身髹上海沙帮的标志，忙得不亦乐乎。

众战士见寇仲出现，均士气大振。

此批战船船身不大，只看其形体，便感到其轻便灵活的特性。

寇仲大为叹服，这招林内藏舟，他连做梦亦未想及。

陈长林满内行的道：“这是海沙帮最擅长运用的小型战船，利于冲锋破敌。有风张帆，无风划桨。左右船舷各建女墙，可护半身，不惧强弓硬矢。女墙下有棹孔，供桨探出，而划桨水兵全部掩藏船内。”

寇仲见女墙处设有小洞，赞道：“这些洞口是否用来放箭的，开大些是否会好些儿呢？”

陈老谋迎过来道：“这些叫弩窗，又或牙孔，专供发射强弩之用，所以不用太大，也可瞄准发射。”

卜天志问道：“还差什么功夫？”

陈老谋抹掉额上汗水，傲然道：“只差尚未给船身蒙上生牛皮，用以防火，这是海沙帮惯用的手法，被称为蒙冲斗舰，今次的假装陷害可说落足工夫。”

洛其飞道：“这趟行动确曾经过反覆推敲，熟虑深思，我们不敢把战船开来，就是怕令江淮军生出疑心。这七艘船均是由别处绕大弯分别驶来的，如此才更能令杜伏威深信不疑。”

寇仲赞叹道：“若我是老爹，亦要中计。哈！现在我唯一该做的事，是否好好睡一觉呢？”

陈老谋哈哈笑道：“少帅放心睡吧！最好是到船上睡，到时到候老夫会把你唤醒。

再为你易容改扮，否则怎来一章‘长枪郎古俊大江勇诛陈盛’呢？”

第六章 栈道争雄

徐子陵终踏足大巴山内险象横生、名闻今古的栈道上。

这种盘山迂回而筑的人工险道，主要是在悬崖绝壁间开凿石孔，孔中嵌入梁，梁上再着木板而成。

人走在其上，一边是岩着凹凸的崖壁，一边是直落千仞的山崖，山风吹来，感觉上更是摇摇晃晃，立足不稳。胆子大的，也觉步步惊心；胆子小的，则是寸步难行。

徐子陵初历奇景，顿然心情开朗，把师妃暄惹起的不愉快心情一洗而清。沿途只见奇景层出不穷，悦目之极。

他抱着游山览胜的心情，欣赏被野树草丛覆盖的深山高岭，奇峰异石。

云杉，冷杉，红杉，铁杉等各式杉树，夹杂着银杏、香果树、桐树，做成千变万化的自然生态。不但是禽鸟栖息的乐园，更有金丝猴、猕猴、牛羚、毛冠鹿出没其间，生气盎然。拐一个弯后，景物又变。

先是水瀑声轰然作响，而随着栈道空间不住开阔，阵阵水气扑面而来，只见对山水雾弥漫中，一道瀑布有如出洞蛟龙般从断崖洞隙喷泻而下，直抵崖底，成翻滚的急流，再依山势冲奔而去，壮人观止。

徐子陵看得心神皆醉，停步负手静观，只觉整个人的精气神无限腾升，与万化冥合。

在这刹那的光景中，他再无内外之分。

人是自然，自然是人。

所有斗争仇杀，在这天然的奇景前，均变得无关痛痒。

就在此刻，一把熟悉的声音传入耳际，道：“我们定是特别有缘，竟能在此遇上徐兄。”

徐子陵仍在俯首凝望山崖下由飞瀑形成的山流，先是汇为大大小小十多个层层而下的水潭，潭底布满彩石，在阳光下荡漾的水波里斑斓绚丽。微笑道：“当然是特别有缘，不知侯兄是要离川还是入川呢？”

侯希白缓步沿栈道走来，手上美人扇轻摇，说不尽的风度翩翩，潇洒不群。

徐子陵心中暗叹，若在这处动手，双方均无退路，只能在一方败亡后，事情才可了结。同时暗怪自己大意，自离开扬州后，便一直疏忽了这花间派的年青高手，事实上他只是暗伺一旁，寻找像眼前般的良机。

师妃暄是否因他在附近，所以不想与自己同行入川？听师妃暄的口气，对侯希白她只有好感而无恶感。

侯希白在离他丈许处停下脚步，油然道：“周显王在位之时，秦惠王欲灭蜀，却苦于不知由何处攻入，遂命人作石牛五头，将金粉涂在牛尾，伪称

牛能屎金，把牛送与蜀王。蜀王大喜下命人筑栈道以迎金牛，秦军终沿金牛栈道攻入蜀中，灭掉蜀国。此道是否为川人带来祸害的罪魁祸首呢？”

徐子陵回首望向来时行经盘山而下的栈道，淡然道：“后来诸葛亮‘六出岐山’，姜维‘九伐中原’。亦沿此道输遣兵员，可见罪不在这金牛道，而是在其人，侯兄以为然否。”

“嗖”！

侯希白张开美人扇，一下一下的煽动，快慢不一，却似依循某种没有规律中隐含规律的节奏，像很易捉摸偏又没可能把握，感觉怪异至极点。

讶道：“想不到徐兄对川蜀的历史如此熟悉，可知得现时我们所立的栈道已经过多番改道修筑，最古的金牛道起于陕西眉县，经斜谷、褒谷栈道入汉中，再西出勉县，经阳平关入川，过青川、剑阁、梓潼、绵阳而抵成都。现在汉中入蜀一段已改为由宁强越七盘关，正是这段令徐兄驻足赞叹，似要登仙而去的险径。”

侯希白踏前一步，把两人间的距离拉近至八尺，美人扇仍是有一下没一下的摇动，发出“霍！霍！”风声，向着徐子陵那一方的扇面，正是涓涓唯肖唯妙，尽显她缥缈莫测本质的动人画像。一角处尚有风情万种，另有一番韵味的名妓尚秀芳。

徐子陵负手而立，见侯希白没有回答，续道：“看来侯兄是不肯答此问题。小弟忽生奇想，假设我们其中之一忽然荣登仙籍，保证江湖上没有人会知道。”

侯希白哑然失笑道：“徐兄这想法非常有趣。只恨仙界无门，不会随便为人开启，徐兄怕要好梦成空哩！”

徐子陵嘴角逸出一丝毫不在乎的笑意，淡然自若道：“仙界有门或无门，甚至是否有仙界或来生，小弟根本从来没有过任何想像或期待，故而来好梦成空。甚至对生生死死，徐某人都看得很淡，侯兄是否有兴趣试试看？”

侯希白终于色变，双目亮起凌厉的异芒，扇拂的节奏更趋复杂，却仍是丝毫不乱，若非听的是徐子陵，换过次一级的高手，恐怕已忍不住抢先出手。

寇仲仰躺床上，却没法着眼安眠，直勾勾的瞧着舱房的顶部，心内思潮起伏。

他想的是与杜伏威的关系。

杜伏威可说是第一个看得起自己的人，认为自己有资格继承他的香火和事业，但自己却因种种原因，拒绝他的好意。

当年他肯放寇仲离开历阳，足见他过人的心胸气魄，透露出不符他作风的真挚情意。

他寇仲的回报则是苦守竟陵十天十夜，令杜伏威只能惨胜。

今天他又要去破坏杜伏威进攻江都的大计，想想也教人神伤无奈。

他那个叫陈盛的爱将，对寇仲完全是个陌生的人。往日无冤，近日也无仇。但今晚他却要千方百计置他于死地，好激起杜伏威的怒火，这一切都为了争霸天下。故而不择手段，无所不为。争天下就正是这么一回事。

唉！

不过若让当年的事重演一次，他仍会拒绝杜伏威的好意与提议。
真正的原因是杜伏威太不得人心，而他更不愿因人成事。
想到这里，寇仲跳起床来，吩咐门外伺候的手下召陈长林、卜天志等到来一议。

徐子陵生出感应，倏地别转虎躯，变成正脸向着比他斜上八尺，立于栈道的侯希白。

目光交击，两人毫不相让的对视。

侯希白停止摇扇，收在背后，颌首道：“徐兄高明得令在下感到意外。”

徐子陵微笑道：“彼此彼此！”

两人说的均非客气话。

事实上自侯希白扬声说话，两人已正面交锋。而徐子陵实有点幸运，其时他因对岸山瀑的美景，心神与万化浑合无间，进入无人无我，忘内忘外的至境，深合《长生诀》之旨，虽没有提气运功，但体内众窍生意盎然。先天真气自然流转，浑身没有丝毫破绽。

侯希白选在此处出现，本是要借水瀑奔腾之势和轰隆巨响，以掩盖他踏在栈道引发的震荡和微音；处心积虑的希望以雷霆万钧之势，一击功成，除去这个在很多方面能与自己相掎的劲敌。

他从斜伸的盘山栈道逼压下来的步法，张扇摇扇的节奏，无一不暗含玄奥的法则至理，只要徐子陵受其影响稍一分神，他将全力出手。拚着受伤也要在这退无可退，避无可避的环境中击杀对方。

岂知徐子陵不但丝毫不受他的影响，还依然保留在那令他惊异莫名的高深莫测状态中，言语间暗示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使他感到若逞强出手，只会是俱亡之局。

所以他才衷心赞赏徐子陵。

对徐子陵来说，侯希白亦使他没有丝毫可乘之隙，致迟迟不敢别转身来，因怕心神失守。

侯希白摇扇的节奏该是魔门类似祝玉妍所施的天魔音力的一种功法，一个不好，会牵动对手可怕的攻击。直至等待侯希白心中出现震荡。他才选取对手在摇拨两音中间的准确时间转身；他完成时刚好是对方美人扇摇尽的精准刹那。

这种一丝不误把握着对手听似漫乱无章的摇扇节奏，等若已把此摇扇奇技彻底破掉。

由此可知侯希白一向是把真正实力隐藏起来，故他才有“彼此彼此”的回应。

徐子陵仍是负手背后，昂然卓立，双目紧盯对方，气势却不断积蓄扩张，摆出随时放手拚搏的强硬姿态。

侯希白仍是那副潇洒自如的样子，但却是屹立如山，生出一股凛冽冰寒的气流，遥遥克制对手，大有横扫天下的气概。

徐子陵嘴角逸出一丝笑意，淡然道：“侯兄是凑巧碰到我入川，还是早知我会入川？”

侯希白一边窥伺对手空隙，边答道：“此事异常复杂，却与青璇有大关

系，徐兄怎么想呢？”

徐子陵暗叫厉害。

要知在栈道上动手，什么身法步法都派不上用场。只有全力硬拚一途。

两人武功纵有高下之别，却是相差不远。故必须利用种种手段去削弱对方的斗志，分其心神，以求一击成功。

侯希白这几句话，正是有这作用。

若徐子陵因“复杂”二字而分心去思索，兼之侯希白又亲匿的唤“青璇”，益发教人觉得他和石青璇的关系扑朔迷离，那他便要中计。

幸好他对男女得失均比人淡泊，故而没有太大反应，反微笑道：“侯兄可知小弟入山之前，刚与师小姐畅谈整夜。”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施其人之身，且暗示师妃暄正在附近。

照徐子陵的分析，侯希白之所以能选在这里截击他，消息该是从长江联处得来，皆因云玉真和长江联的郑淑明有秘密联系，而以侯希白对女人的手段，更增加这个可能性。

侯希白果然微感错愕。

徐子陵怎肯放过这苦心经营的良机，欺身进步，一拳痛击。

侯希白并不出扇，只是撮掌成刀，左手疾劈。

“蓬”！

劲气交击。

两人均像触电般往后跌退，把距离拉至一丈过外。

侯希白露出凝重无比的神色，喝道：“为何不是螺旋劲气？”

徐子陵压下翻腾的血气，亦是心中暗惊。若非对手误以为自己用的是螺旋劲气，只这一交手便要吃上暗亏。

自己已制造出种种有利形势，仍落得个平分秋色之局。可知侯希白的真正实力，至少仍高他一筹。何况侯希白尚未出扇。

微微一笑道：“侯兄怎么用的亦非是不死印的奇功？”

侯希白双目射出前所未有的凌厉神色，沉声道：“是否妃暄告诉你的？”

徐子陵对抗着他愈趋凌厉的气势，晒道：“只此便知侯兄尚未有机会接触石青璇，否则或会错猜是她告诉我吧？”

侯希白回复从容，失笑道：“但也可以是在下刚拜访过她的芳居，对吗？”

徐子陵长笑道：“对极了！”

双掌同时推出，登时生出一股狂着，直向侯希白卷去。

战士在辛勤工作，舱房内却是午后懒洋洋的平静气氛。

寇仲日光扫过卜天志、陈老谋、洛其飞、陈长林四人后，沉吟半晌，才徐徐道：“我有两件事，要和各位从长计议。”

众人知他还有下文，都静心等待。

寇仲露出思索的神色，道：“今晚我们只须使陈盛负伤而不用杀他，我要借陈盛之口，告诉杜伏威是谁伤他。”

卜天志道：“这个没有问题。只要我们设法多烧他几条船，便足以惹起

杜伏威的怒火。”

陈长林道：“陈盛该认识古俊，若发觉破绽，将会前功尽废。”

陈老谋插入道：“外形没问题，混乱之际，只要有五、六分相似便成，长林可否将他大概的样貌描出来让我参考？”

陈长林点头答应，却道：“古俊使枪的手法很特别，假若陈盛见过的话，定可分辨出来。”

卜天志问道：“你见过吗？”

陈长林眼中射出深刻的仇恨，冷哼道：“不但见过，还曾领教过。”

众人听话意，便知他和古俊交过手，说不定还吃过亏。

寇仲喜道：“那就成啦！只要学得一两成，陈盛还会误以为古俊是蓄意把武功隐瞒呢。”

顿了顿续道：“另一件事，就是要为长林兄报仇，务要杀死沈纶。但又须令沈法兴以为是杜伏威杀的，那么他们这个死结就永远解不开来。”

洛其飞道：“我和长林曾对此反覆思量，均认为只要在杜伏威中计进攻沈纶时，待沈纶退兵的一刻我们即从旁伏击，那所有账都会算到杜伏威身上去，困难处只是地点时间的配合。”

寇仲沉吟道：“假设陈盛遇袭受伤，杜伏威不进反退，缩在清流重新部署，那就糟糕透顶，所以我们必须再有后着，迫得老杜不敢拖延才成。”

卜天志皱眉道：“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令杜伏威以为沈纶把他出卖予李子通？故老杜必须速战速决，且先击溃其中一方的势力，否则将会陷入两面受敌的困局。”

寇仲拍腿赞道：“这个只是举手之劳，马上使人捎个信给李子通，着这家伙立即散播谣言，说沈法兴已与他讲和。这谣言若能在陈盛被袭前先一步传入老杜耳内，就更可令他深信不疑。”

接着长身而起，伸个懒腰道：“今趟我真的可以大睡一觉！”

第七章 嫁祸东吴

侯希白挪出收在身后的摺扇，以一副潇洒自然充满美感的姿态，扇子骨端迅疾无伦的点上徐子陵拍来的双掌，然后扇子下移张开，以满载美女肖像的一面封挡徐子陵真正的杀着，向他小腹踢来的一脚。

徐子陵一个旋身，双手幻出千百掌影，两脚欲出不出，以侯希白之能，亦不放冒进，但也不敢后移，怕一旦被对方抢去先机，将是兵败如山倒，命丧于这避无可避的盘山险道。

侯希白使出一套精妙玄奥的扇法，美人扇或开或着，一丝不漏的封挡徐子陵骤雨狂风般攻的指掌拳劲，劲风交击之声响个不绝。

“噗”的一声，千百扇影尽数散去，徐子陵右手中指点正扇端。

侯希白期待已久的螺旋劲，由慢转快的借美人扇直钻过来。

这一下内劲的短兵相接，毫无转寰余地，两人同时踉跄退开。

到这一刻，两人始知对手的真实本领。

侯希白只退五步，便回复挺立姿势，俊脸阵红阵青，如此数转之后，才回复平时的俏白。

徐子陵差点错脚踏出栈道之外，原来侯希白的美人扇法，之所以能以四着拨千斤，皆因其有一套怪异之极的借力打力之法，尤擅卸、移对方的内劲，已臻出神入化，如臂使指，挥洒自如境界。

他几乎每击出一拳一指，均有打不着对手的感觉，就像以空手捉泥鳅，明明到手也抓不牢拿不稳。

这正是用以应付螺旋劲对症下药的最佳法门。

所以他虽是占尽上风，却打得非常吃力。幸好他终占主动之势，最后才以“以人奕剑，以剑奕敌”的“奕剑法”奇招，更利用栈道独有的环境，迫侯希白全力硬拚一招，避过最终败亡之局。

高下立判。

徐子陵勉强抗衡自己错往栈道边沿冲去的劲力，再以《长生诀》与“和氏璧”结合而来的先天真气，化去大半被侯希白入侵体内的奇功，仍要多退两步，才可站稳。

差点便要吐血，幸好他在经脉欲裂，五脏若碎之际，勉力运起体内真气，伤势立时痊愈大半，神奇至极点，似乎他本身真气，能隐隐克制对手的功法。

侯希白最厉害处，就是当他的螺旋劲由慢转快的狂攻而去时，侯希白的内劲变得忽刚忽柔，软硬兼施地把他的螺旋劲“破开”，卸往两旁，使他能真正攻入对方体内的真气，最多只有原本的五至六成，大大减去杀伤的力量。

如此魔功，确是见所未见，难怪花间派能与阴癸派并列魔道。

由此可推知石之轩厉害至何等程度。

“嗖”！

侯希白张开摺扇，轻轻拨拂，洒然笑道：“领教领教！徐兄确是高明，不过若技止此矣，徐兄今天休想能活着离开这条金牛道。”

徐子陵闻言反松了一口气。

若对方乘势追击，那他将注定是命丧于此的结局，现在他要借言语拖延时间，正显示他武功虽比自己高强，招数也强胜一筹，伤势更比自己略轻，但自疗的速度却与他徐子陵有一定的距离。

徐子陵再吸一口气，长笑道：“彼此彼此！侯兄请再接小弟一拳。”

右足前踏，左拳击出。

侯希白明显地大惑愕然，接着神色转为凝重，浑身衣衫拂扬。

徐子陵出拳极慢，但内劲却不住积聚，几乎在起拳作势时，拳风已及侯希白之身，最神奇处是拳劲从开始的无所不及逐渐收束集中，最后变成一股雄浑无比的劲气，随着拳头的推出，像一根无形而有质的铁柱般当胸搥至。

侯希白首次后悔在这栈道截击徐子陵，换过是空广之地，他要破徐子陵这一招可说是游刃有余。但在这独特的环境中，被徐子陵逐渐收束的气功逼得千般绝艺一筹莫展，唯余硬拚一途。

侯希白大喝一声，美人扇收起，左掌疾劈，正中气柱。

螺旋劲发。

此番徐子陵学乖了，螺旋劲聚而不散，像尖锥似的破入对方的卸劲中。

“蓬”！

两人再往后跌退，同时口喷鲜血，伤上加伤。

今趟侯希白只能卸去徐子陵二成劲气，登时吃了大亏。

若在地，他有七、八成把握可置徐子陵于死地。偏是在这栈道上，徐子陵能把他来自《长生诀》的奇异劲气，发挥出最大的威力。

双方均退五步。

侯希白以衣袖拭去嘴角的血渍，苦笑道：“请让在下收回先前狂妄之言。其实我今趟只是一时手痒，见机会难逢，不迫徐兄切磋，非是真想伤害徐兄，得罪之处，徐兄大人有大量，原谅则个。”

徐子陵啼笑皆非道：“侯兄这么推个一乾二净，小弟佩服之至。既是如此，侯兄现在是要入川还是离川呢？”

侯希白哈哈笑道：“徐兄快人快语，在下当然是往前走，徐兄请便。”

徐子陵微微一笑，强压下涌到喉头的另一口鲜血，就那么潇潇洒洒的朝侯希白走过去。事实上他受伤之重，远超侯希白想像之外，根本无力击出另一拳，必须立即远离此险地。

侯希白犹豫片刻，才退往一旁，让徐子陵走过去，还殷殷道别，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徐子陵换过一口气疾走近十里路，肯定侯希白没有跟来时，才猛喷鲜血，颓然坐地。

七艘战船，缓缓从隐藏的支流驶出，朝大江开去。

所有战船都是灯火全灭，只借星光月色，朝目标进发。

陈盛的江淮水师，于黄昏时离开六合，驶向江都，据报有大小船只共一百二十余艘，三十艘是战船，其他都是装满辎重、粮草的货船。

假设这支船队出事，不但杜伏威的先锋部队失去支援，其攻城的大计亦会受到阻延。

在这种再“无事可做”的情况下，怒火冲天的杜伏威自然要找人来出气，而唯一供他泄愤的势将是沈纶这个代罪者。

在战争中，本就是为求胜利，不择手段。用间之道，更是兵家常法，自古以然。

扮得有几分肖似沈纶手下猛将“长枪郎”古俊的寇仲，卓立船板之上，左右分别是陈长林和卜天志。气氛有点紧张，人人屏息静气，准备应付即将来临的偷袭战。

致胜之道，全在攻其不备，以快胜慢，于敌人猝不及防时，破去其船队的阵势，务使敌人陷入恐慌混乱中，在弄不清楚形势之下，他们始能以少胜多。

七艘战船在河口的密林处停下，紧靠河岸。

宾滚大江，在前方横流往东。

由此航行两个许时辰，即抵江都。

寇仲深吸一口气，仰望夜空，心中不无感触。

对杜伏威，他仍是心存好感和敬意，但为着更远大的目标，他必须与杜伏威对着来干，想想也教他难过。

卜天志在他耳旁道：“该来啦！时间非常准确。”

寇仲收摄心神，目光投往支河与主流交汇处，全神静待。

陈长林低声道：“今晚吹的是东南风，我们若紧着敌人船队尾巴，顺风顺水的杀下去，可万无一失，问题是会变成全面的大战，更难以首先击垮陈

盛的帅舰。”

卜天志叹道：“可惜我们对陈盛生性如何一无所知，否则可针对他的性格定计，现在只能行险一搏。”

寇仲点头道：“最危险的情况，就是他的帅船位于船队之首，那我们必须行险强攻，冒着被后来战船顺流反击之危。”

卜天志沉声道：“如我们偏往大江北岸，便可放烟雾和撒灰。”

寇仲断然道：“我们不妨采双管齐下之计，由我们突袭对方帅船，其他六艘船则分别开出，让敌人摸不清楚我们的实力。再一边以烟雾惑敌，又以十字箭烧对方风帆，投石机击对方船身，尽量破坏，事了后弃船借水而遁。”

接着再加一句，道：“只要打伤陈盛，便大功告成。”

陈长林低呼道：“真的来啦！”

两艘江淮军的轻巧战船，横过前方。

棒了好半晌后，才再有四艘较大型的战船和十多条货船驶过。

接着是三艘楼船级的庞然巨舰。

卜天志喜道：“天助我也，中间那艘正是帅船。”

寇仲精神一振，真气遍行全身经脉，喝道：“成功失败，在此一战，弟兄们，随我们杀去！”

命令发出。

蒙冲斗舰离开隐藏处，船桨探出，顺流往敌舰全速驶去。

徐子陵再张眼时，天上满天星斗，高山的夜空倍觉迷人。

他把真气再运行两周天，才长身而起，但心头仍是一阵翳闷，不由内心骇然。

自习《长生诀》的心法后，无论伤得如何严重，总能迅快复元，从未试过这么疗息近五个时辰，仍是经脉不畅，行气困难，可见侯希白花间派的魔功是多么厉害。

现在若与人动手，他最多只可使出平时四、五成的武功，当然再不能像先前般似玩法术的操控真气。

他心知肚明侯希白必不肯放过自己，只要此人治好比他轻得多的内伤，便是他来寻找自己的时候。

纵使自己功力尽复，怕仍非是他的对手，所以眼下之计，唯只有那么远就逃那么远，免给他寻得。

正要启程时，风声自栈道入川的方向传来，徐子陵心中叫糟时，一个脸如黄蜡，瘦骨伶仃，额前与两颊满是苦纹的男子迅速往他掠至。

他显然想不到会在夜黑时份，于这深山穷谷的险遭遇上过路人，愕然停下。

徐子陵则心中叫苦。

赫然是邪道八大高手中排名榜末，穷凶极恶的圣极门忤逆传人“倒行逆施”尤鸟倦。

这回确是冤家路窄。

寇仲船速极快，刹那间从支流冲出，转入大江急速的水流去。

只见前后左右均是敌方的战舰货船，教人心胆俱寒。

卜天志负责掌舵，把战船往大江北岸驶去。

火箭激射，石灰撒散。

船尾同时生起大量浓烟，顺风朝下游的帅船罩去。

战鼓雷鸣。

敌人的船队一阵混乱。

战船迅速往敌方帅舰迫去，一时战鼓与喊杀声，响彻大江。

尾随帅舶的四艘轻型战舰，立时散开，对寇仲等猛施反击。

箭矢和石头雨点般往他们洒来，声势惊人至极点。

卜天志虽尽力采取迂回前进的路线，但仍给对方投来的巨石击中，女墙破碎，船身不断增添破洞裂口，木屑溅飞。

幸好此时己方战船不断从支流开出，把敌方船队冲成数截，变成首尾不顾。

“轰”！

帅船外的另一艘楼船掉转头来，便撞在他们船舷处，所谓坚胜脆，大胜小，船头登时粉碎，在大江上打两个转，终于翻沉。

寇仲大喝道：“儿郎们！上！”提着长枪，腾身而起。今趟能否成功，责任已落到他肩上去。

第八章 始料难及

尤鸟倦双目一转，哈哈一笑，来到徐子陵旁，眼中闪动奇异的神色，柔声道：“这位仁兄长得真俊！”

徐子陵听得全身汗毛直竖，他的神态语调充满一种兴奋、残忍和变态的意味；像在暗示给我在这里遇上你这趣致的玩物，我还不可以大快朵颐，为所欲为吗？

幸好听声辨色，尤鸟倦的严重内伤只痊愈了六、七成，否则他现在连一拚的机会都欠缺。目下至少还可试图逃走甚或自尽，以免落进这大邪人手上，那就生不如死。

他转过身来，眼中射出凌厉神色，毫不退让的迎上对方目光，哑然失笑道：“老兄你高姓大名，既敢孤身夜行险道，当非一般人物，只不知是那条线上的朋友。”

尤鸟倦目露懈光，上上下下的打量他，瞧得他浑身不自在时，得意洋洋的道：“小兄弟说话老练，看来懂点江湖门道，功夫也不含糊。这样吧！假若你能猜出我的姓名来历，我就破例放你一马。”

徐子陵故作惊奇道：“我和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为何你要不放过我？不过要估你是谁，绝非困难的事。只是我看你非是言而有信的人，纵使猜中，还不是要动手了事，我何必动脑筋去苦猜呢。”

尤鸟倦讶然瞧他好半晌，摇头笑道：“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只看

你眼神，便知你斤两有限，这样吧！一是能猜出我是谁，一是能挡我三招，过得两者任何一关，我也保证会放过你。哈！有趣的俊小子。”竟是一副恶猫玩耗子的神态。

徐子陵淡淡道：“你的保证值多少钱一斤？除非你肯以本门的咒誓立下承诺，我才会相信。”

尤鸟倦浑身一震，往后退一步，邪目凶光闪闪，厉声道：“你究竟是谁？”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我是谁你不用理，要动手便动手，本少爷没时间跟你纠缠不清，更没有如此闲情。”

尤鸟倦又阴恻恻笑起来，笑声由小而大，最后变成捧腹狂笑，满是疯狂的骇人意味，且脸上的苦纹皱摺推迫，丑恶至极点。

徐子陵忽然一掌劈出，切在两人间空处。

尤鸟倦笑容尽去，猛吃一惊的再退一步，不能置信的呆瞪着他。

原来他正要出手，却给徐子陵这似是有先知先觉能力的一掌，抢早一步封挡他的袭击，怎不教他惊讶得合不拢嘴来。

徐子陵却是一阵气血翻腾，差点咯血。始知内伤比自己想像中更严重，提气走路尚没什么，若要和尤鸟倦这种当代凶邪动手，不出三招，怕要自行倒下。

尤鸟倦乃大行家，立时看出端倪，愕然道：“原来你受了内伤，难怪招数如此高明，但眼神却黯然无光，连我都看走眼。”

徐子陵勉强压下翻腾的气血，晒道：“彼此彼此；只听你的声音，即知老兄你亦内伤在身，便让我们拚个一起内伤迸发，看谁先死去。”

尤鸟倦正要出手，徐子陵竟又哈哈一笑，横移半步，移到栈道边沿处。

尤鸟倦再止不住心中的惊奇，大惑愕然道：“这是什么武功？”

徐子陵知终令他生出警戒和顾忌，这移步已是他现在所能办到的极限，借改变位置，而暂占上风，加上先前露的那一手，都异曲同工的令对方不敢冒进。

以带点不屑的口气道：“尤鸟倦你还算我魔门中人吗？连不死印法都未见过。”

尤鸟倦眼中首次射出惊惧神色，双目一瞬不瞬的盯着徐子陵，沉声道：“石之轩是你的什么人？”

寇仲腾升至离湖面近四丈的高处，把这截长江水道的战况尽收眼底。

七艘战船先后开进江中来，把陈盛的船队切断成十多截，其中至少近二十艘货船起火焚烧，各船灾情虽轻重不同，却放出大量浓烟，顺风朝下游的方向吹去。

除去自己的“帅舰”被对方的楼船撞沉外，另一艘战船亦给敌舰撞翻，其他战船凭着夜色烟屑掩护左穿右插，肆意攻击对方因载货而转动不灵的货船。

陈盛那驶在前方包括帅船在内的十多条战船，正急急掉转头来，逆风逆水的进行反击，刹那间全陷进烟雾去。

寇仲此时一口气已提尽，猛换另一口气，在空中横移丈许，落往把他

的座驾船撞破的楼船甲板上。

刀矛斧剑等十多柄利器，立时朝他招呼过来。

寇仲拔身而起，跃上第二层舱楼的平台，使出至少有二成酷似古俊的长枪招数，把拥过来的敌人挑得前仰后翻，威势十足。

风声骤响。

原来陈长林亦寻上船来，还以他道地的带有浓重江南乡音的说话大嚷道：“古将军这边来。”

寇仲应声一个腾翻，凌空再几个筋斗，落往船头处，长枪一扫，劲力暴发，五、六名围攻陈长林的敌人齐齐虎口震裂，兵器脱手，四散避开。

陈长林刚劈翻另三名敌兵，向他打个眼色，腾身疾起。

寇仲回头一看，见陈盛的帅舰恰好在左方三丈许外横过，心中叫好，连忙追去。

这可能是狙击陈盛的唯一机会。

徐子陵冷哼道：“这个不用你理。”

尤鸟倦双目凶光敛去，故作淡定的道：“纵使你是石之轩的传人，尤某人已二十年没踏足江湖，容貌亦大有改变，你凭什么猜到是我。”

徐子陵心中暗懔，心想这些邪道高手，确没有一个是易与的。表面却扮作漠然无动于中的样子，淡淡道：“这个我更不用解释，我只想知道，你是否仍要动手？”

尤鸟倦哈哈笑道：“既是‘邪王’石之轩的传人，尤某人怎敢开罪，小兄弟请。”还以夸张的动作摆出请君先行一步的姿态。

徐子陵心中大叫不妥，知尤鸟倦看破他是冒充的假货。旋即醒悟过来，找到自己在何处露出破绽。因为若真是花间派的传人，例如侯希白，怎肯轻易暴露身份。

既找到原因，自然可加以补救，徐子陵故意皱起眉头道：“你绝不用因石之轩而卖人情给我，因为他与我没半点关系。”

尤鸟倦大惑愕然。

他本打算拚着内伤加重，也要把这知晓他身份的奇怪青年杀死。只要没人发觉，管他的师傅是天王老子。

徐子陵再催动内气，竟是一阵心烦意躁，大吃一惊下惕然醒悟，知道自己是求之过切，变成有为而作，大违《长生诀》无为而为，万念俱寂的道家境界，才会出现动辄走火入魔的初象。连忙收摄精神，仰望夜空。

尤鸟倦的声音传进他耳内道：“你刚才施展的若真是不死印心法。却说与石之轩没有任何关系，此事确是奇哉怪也，小兄弟能否解释一二。”

天上尽是密密麻麻的星点，在这高山险道上，夜空更是清澈通透。

徐子陵大奇道：“尤宗主为何会忽然客气起来？我这人一向受软不受硬，即管透露少许让你知晓。但此事关系重大，你必须以本门魔咒立下誓言，保证不泄露与第三者知道。”

尤鸟倦仰天长笑，喘着气道：“你这乳臭未乾的小子，凭什么动不动就要我立咒誓，只要把你擒下，那时我要你唤我作爹也行。”

徐子陵哈哈一笑道：“真是笑话。你当我是可手到拿来吗？看招！”

倏地移前，两手横张，两只拇指向尤鸟倦眼帘按去，其他手指则波浪般起伏，手法怪异无伦。

尤鸟倦登时色变。

徐子陵的怪招虽令他莫测高深，但仍非令他吃惊的原因。他之所以色变，是徐子陵现在的表现。根本不像个受伤的人。唯一的解释是他在装模作样，令自己失去戒心后，才全力出手对付自己。

这想法使他进一步猜估对方是有意在这里拦路挑战，趁自己内伤未愈收拾他。否则又怎会知道他是尤鸟倦，不问可知对方与石青璇有某种关系。

这些念头电光石火般掠过他脑际，亦使他作出认为最正确的选择。

尤鸟倦怪叫一声，迅如鬼魅的朝后飞返，刹那间消失在栈道转角处。

徐子陵再支持不住，喷出小口鲜血，颓然盘膝坐下。

罢才他借仰观夜空，心神像昨日观瀑时般与万化嵌合无间，融聚起少许真气，竟吓走已成惊弓之鸟的尤鸟倦，实在侥幸之极。

尚未坐稳，一对纤柔的玉手按上他宽阔的肩膊，接着是涓涓的声音柔情似水的在他耳边道：“有人家在旁护着你，何须妄动真气呢？”

陈长林和寇仲先后踏足陈盛帅舰的甲板上，同时陷进浴血苦战去。

陈长林首先抵达目标帅舰，像煞神般从烟雾中降下，杀得正站在船头四处找寻目标的箭手东倒西翻，刚想往船楼指挥台方向冲过去，忽然拥来十多名轻甲卫士，人人武功高强得异乎寻常，虽然他本身是江湖好手，登时寸步难移。幸好寇仲适时赶上，与他剑枪齐施，才抢回主动，不致被迫回江水中，但他们原先计划在登船后迅速找上陈盛的如意算盘却化为泡影。更要命是上游被焚的敌船愈烧愈烈，浓烟火屑一堵一堵墙般顺风吹来，既使人呼吸不畅，又难以视物，要在乱军中寻人，谈何容易。

寇仲那还顾得隐藏实力，尽展所长，连续击翻四名敌人后，敌人仍有增无减，两人虽展开浑身解数，仍给围在船头处鏖战不休。

不片刻两人都多处挂彩，只能拚命应付眼前危局，同时心中大感不妥，暗忖陈盛的手下武功怎会如此高明，人数又这么多。

这时先后丧生在他们刀枪之下的敌人，少说有十多人以上，但四周仍是高手重重，令他们陷身苦战中。

蓦地一把熟悉的声音从船楼的方向传过来道：“孩儿们！让我来看看是谁这么斗胆！”寇仲骇然大震时，围攻他们的敌人依言往两旁退开，陈长林还以为来的是陈盛，乘机往破口冲出。

寇仲大叫不妙，一道鬼魅影般迅快的影子往陈长林迎去，刚好一阵浓烟卷来，把陈长林吞噬其中。

寇仲心知糟糕，硬是迫开左右扑来的敌人，把速度提至极限，往没入浓烟的陈长林扑去。

“叮叮叮叮”数声连续响起，接着是陈长材的惨哼声，寇仲碰上的正是踉跄往后跌退的陈长林。

寇仲知道能否保命，纯看这一刻的功夫，飞身扑伏甲板上，长枪从陈长林胯下疾射而出，斜起而上，像一道闪电般穿过浓烟，迎往紧追而来的可怕敌人，又不虞被对方见到自己。只要给对方看上一眼，定可把他寇仲认出

来，因为来者正是名震天下的“袖里乾坤”杜伏威。

谁想得到他会在船上。

此时什么大计都无暇顾及，只能动脑筋看如何逃命。

以杜伏威的高明，在这样的烟雾中，亦只能凭感觉掌握到寇仲突袭的脱手一枪，衣袖下扫，“当”的一声，硬把长枪击落。

寇仲用的虽非螺旋劲，但势道雄浑，杜伏威把枪击落时，全身一震，往后微晃。就是这刹那的阻延缓冲，令寇仲争得逃命的良机。

寇仲长枪离手后，一把抱着陈长林的腰身，再借他滚跌之力，往后翻腾，在敌人合拢上来前，越过近两丈的距离。中途再腾上半空，避过敌人的拦截，然后往滚滚奔流的江水投去。

落进冰凉的江水中时，连寇仲都弄不清楚今趟的行动，究竟是成是败，一切只能付托到老天爷的手上去。

徐子陵苦笑道：“怎会这么巧？”

涓涓整个娇躯伏到他背上去，两手改为紧箍他的腰腹，半跪在他身后，轻轻道：“我是追着尤鸟倦来的，妃暄则追在人家背后，你又在追谁哩？”

早在涓涓按上他肩头的一刻，徐子陵已豁了出去。把仅余的一点真气积聚丹田处，准备情况不妥时，试试看可否自断心脉自尽，下了这决定后，反而心无牵碍，平心静气道：“追谁也没有关系，你肯放过我吗？”

涓涓按在他小腹那对灼热的玉手，输出两股暖洋洋的真气，钻进他丹田下的气海，令他有种说不出的舒服和使人慵懒欲眠的感觉。

只听她温柔地道：“当然不肯放过你。子陵呵！知否你是这世上唯一能令人家动心的男人。你可知道是什么吸引人家呢？让涓涓说给你听好吗？我爱看你瞧人时那种轻蔑不屑的神色；从没有男人用这样的神色看人家的。唉！世上竟有徐郎般冷傲的男人，你的额头又高又隆，好像里面蕴藏无穷的智慧。纵使在肩摩踵接的通衢大道人丛之中，你仍是那么落落寡合，带着你那种天生的忧郁和冷漠，像独自一人在荒野里踽踽而行。可是当你露出笑容，又是那末真诚，这种种特质融合起来，那个女人能抗拒你呢？”

徐子陵一方面听得目瞪口呆，另一方面却感到她贯进小腹的真气，正在催动他某种男性的冲动。

忽然间，他的鼻孔充盈涓涓着诱人的体香，更感到她着纤合度，曲线美妙的丰满肉体，实具无限的诱惑力，引得他绮念丛生。

最糟是仅余的一点真气，亦消失无着，变成肉在砧上，任她鱼肉摆布。

说到阴谋诡计，斗争手段，他自然非是这阴癸派继祝玉妍之后最杰出传人的对手。

纵使他功力全在，恐怕仍要栽在她手上，何况像眼下般全无抵抗之力。

徐子陵剑眉蹙起道：“假若涓涓你以卑鄙手段挑起我的情欲，我会看不起你的。”

涓涓的俏脸贴在他没有半丝血色的脸颊，在他耳珠轻啮一记，缓缓道：“徐郎勿要误会，道家讲求的是练精化气，人家为探查你《长生诀》的秘密，才不得不在你的下重楼搜索，你忍着点不行吗？”

徐子陵为之气结，又拿她没法，只好闭口不言。

心中同时想起魔门中人为了绝情弃义，都千方百计阻止自己对任何人动情，就算要生儿育女，也拣取是自己最憎厌的人结合，像祝玉妍找上岳山便是其中一例。

早前涓涓亦表白过因爱上他，所以才要杀他。

涓涓现在纵假亦有三分真，这么向自己倾吐深情，全无顾忌，有极大可能是杀死自己的前奏。

涓涓的真气继续在他体内作怪时，又道：“解决与徐郎的事后，涓涓会追上尤鸟倦，趁他负伤之际把他杀掉，拿他来祭徐郎在天之灵！”

徐子陵心叫“完了”，涓涓忽地轻“咦”一声，收回玉手，躲在他背后。

徐子陵愕然瞧去，赫然是尤鸟倦去而复返。

第九章 回天有术

烧毁的船只逐一沉没，只余少量的烟屑缓缓升起。在星光下江淮水师百多艘战舰货船靠泊在大江两岸，令人无法猜估他们下一步的行动。

以江南子弟兵组成的少帅军已安全撤走，但都是泅水离开，皆因七艘战船全数报销，作了赔注。

寇仲和骆其飞两人留下来，在附近一处密林遥观江淮军的动静。陈长林本要留下来看个究竟，但因他在杜伏威盛怒出手下吃了亏，寇仲遂命卜天志把他送走，俾可及时疗伤。

洛其飞在他耳旁道：“共毁掉他们二十三艘货船，中舰三艘，轻型舟七条，这样的战果非常不错。”

寇仲苦笑道：“可惜这样的战果并不足以阻止老杜去攻打江都，只希望老杜肯检查一下古俊那根长枪，否则今趟将是功亏一篑。”

洛其飞忽地一震道：“船开哩！”

寇仲全神瞧去，只见杜伏威的帅舰朝下游开出，然后拐个急弯，竟往来路驶回去，其他船只纷纷效尤。

两人对望一眼，均瞧出对方眼内兴奋的神色。

杜伏威终于上当。

正因他怀疑袭击他的人是沈纶，遂取消往江都去的行程。不先除去沈纶这威胁，他怎敢冒两面受敌之险而去攻打江都呢？

尤鸟倦在两丈外立定，目光投往他膝前血渍，邪笑道：“本人果然所料不差，你这臭小子其实是强弩之末，根本是虚张声势，尤某人只不过兜个圈儿，你便差点要扒在地上。”

徐子陵暗忖尤鸟倦你来得正好，故意激他出手，以了此“残生”，没好气的道：“老尤你又中计哩！这口血是我吐出来骗你的。不信就掣出你背上的独脚铜人，全力捣老子一记看看。哈！你这蠢得可怜的直娘贼。”

尤鸟倦见他神情萎顿，却仍口硬嚣张至此，不由为之愕然。接着两边

嘴角露出狞笑，扩展至脸上每条皱纹，狂笑道：“好小子，真有你的，到这种田地还死撑下去，我就看看你是什么做的，竟敢口出狂言。”

大喝一声，闪电冲前，一拳隔空轰至。

徐子陵心中好笑，见他在丈外出拳试探，尽露其生性多疑的本质。

不过他虽身负内伤，这一拳仍是非同小可，凛冽的劲气排山倒海的涌过来，其中还暗含拉扯的力量，可知此拳表面上虽声势汹汹，目标仍是要把他生擒活捉。

徐子陵感到涓涓纤柔的玉掌接到他背心处，一股飘忽莫测，似虚还实，至阴至柔又沛然莫可抗御的奇异真气，潮水般住进他的经脉内。

徐子陵立即变得浑身是劲，感到如不把这股惊人的天魔真气泄出体外，五脏六腑势将不保，不由自主的探指朝尤鸟倦遥遥戳去。

“嗤”！

劲气如暴潮急流分沿右手的外内阳明脉和太阴脉蜂拥而出，所经曲池、合谷、三间、二间、云门、少商诸穴无不变得阴寒难耐，到最后从次指的商阳穴激射而出，往敌人刺去。

刹那间，他把握到天魔大法真气流经的窍穴和脉络，与《长生诀》的确有很大差异。

天魔气所用的经脉，除任督两主脉没分别外，侧重的都是《长生诀》上只作辅助的十二正经。就是太阴肺经、手阳明大肠经、足太阴脾经、手少阴心经、手太阳小肠经、足太阳膀胱经、足少阴肾经、手厥阴心包经、手少阳三焦经、足少阳胆经、足厥阴肝经和足阳明胃经。

起于太阴，终于厥阴，任督二脉为主通道，周而复始，如环无端。其行走方向虽可变化多端，但仍有脉络可寻，是由手之三阴，由脏走手；手之三阳，则从手走头。足之三阳，从头下足；足之三阴，从足至腹。万变而不离其宗。

这等若涓涓把天魔真气的秘密，泄露少许予徐子陵知晓。

徐子陵心中一动，忽然想到今趟得免劫数的一个可能性。

“波”的一声，指风猛刺在拳劲上。

最奇异的情况发生了。

涓涓按在他背上的玉掌变得寒若冰雪，同时生出一股比尤鸟倦的拉扯劲高明玄妙得多的吸劲，竟一下子把尤鸟倦的劲力拉得大半过来，在进入徐子陵的经脉前，再猛推出去。

徐子陵深悉天魔大法的特异，等的正是这一刻，藉着与天魔大法完全不同的经脉行气，就在回扯的一刻，顺势借去涓涓部份真气，由于涓涓既要操控他体内的真气，更要应付邪技高强如尤鸟倦者，故竟然给他瞒过。

尤鸟倦立时色变，拳化为掌，画个圆圈，且朝后飞返，狼狈之极。

徐子陵处在两人之间，亦要佩服尤鸟倦不但魔功深厚，应变的能力更是迅快高明，竟能在发觉不妙时，临时变招，收回劲气，改硬拚为卸避，巧妙至极，否则必难全身而退。

尤鸟倦上身一晃，这才立定，脸色变得难看至极点，双目凶光迸射，厉声道：“小子你究竟是什么人？和祝妖妇是何关系？”

涓涓的手掌离开徐子陵的背心，收回所有真气，却不知仍有一股留在徐体内，正默默冲击他闭塞的经脉。

他把真气藏在脚心的涌泉穴处，然后逐丝释放，疗治受伤的窍络。

这刻他最希望多说废话，好拖延时间。

因而他叹了一口气，从容微笑道：“假如我说祝玉妍祝妖妇是我的仇家，不知尤老你是否相信？”

尤鸟倦愕然道：“你刚才使的难道不是天魔大法吗？”

徐子陵好整以暇道：“魔门大法，到最高境界，均异曲同工，可把真气随意之所指，千变万化，层出不穷。不死印法比之天魔大法毫不逊色，难怪尤老你会误会。”

涓涓的纤手又按在他背心处，天魔气泉涌而入。

尤鸟倦有点泄气地半信半疑道：“那你究竟是什么人？”

徐子陵微笑道：“你想知道还不容易，到地府前我自会告诉你。”

尤鸟倦狞笑道：“好！让我再秤秤你是否有这样的斤着。”

独脚铜人，来到手上。

徐子陵双掌推出。

尤鸟倦大笑道：“你的功夫是否坐在地上才能施展？”

说话时，手上独脚铜人随着两个急旋，于势子蓄到满溢的一刻，在离开徐子陵半丈许外，全力击出。

这一击目的在一举毙敌，声势自和适才大是不同，独脚铜人带起暴风刮进峡谷似的呼啸声，有若贯满天上地下，虽在短短一段距离下，铜人仍在速度和角度上生出微妙的变化，令人不知它会在何时击至，取的是何部位；显示出这名列邪道八大高手榜上的凶人，一身修为确是名实相符。若非他身负内伤，恐怕连涓涓都不敢正面硬碰他作全力的出手。

涓涓亦显出她达到惊世骇俗的本领。

她的天魔气钻进徐子陵的阳明太阴两经后，大江分出支流般，直上十指，徐子陵身不由主般变成两手往前虚抓，遥制对方迎头捣来的铜人。

尤鸟倦忽有虚虚荡荡，无处着力的难过感觉，矛盾的是铜人像变得重逾千斤，却难作寸进。不过这纯是一种感觉，若有外人旁观，绝不会察觉任何异样，仍可见他的铜人像风暴般朝盘膝坐地的徐子陵疾击而去。

变成两人角力较量磨心的徐子陵呼吸不畅，全身肌肤疼痛欲裂，耳鼓生痛，除铜人带起像千万冤魂啾啾号喊的怪啸声外，再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

徐子陵闭上眼睛，以舒缓压眼皮子上那难以忍受的庞大力量。

天魔真气倏地回收，然后再发出去，一吞一吐，只是眨眼的功夫，但已令战果截然改观。

尤鸟倦便若正全力推着一块万近重石，忽然重石变得轻若羽毛，那种用错力道的痛苦和狼狈，可想而知。

尤鸟倦差点往前仆去，骇然下连忙减去三分功力，就在这要命时刻，天魔真劲倒卷而回，迎上他的铜人。

“轰”！

徐子陵化爪为掌，重拍在铜人黄光烁闪的秃头上。

诸般变化，非是局中人，绝不知其中的精微奥妙处。

劲气激荡。

尤鸟倦只退一步，铜人再生变化，连续五击，功力不断递增，凌厉至极点，显现出他能成为祝玉妍劲敌的资格。

徐子陵倏地睁开虎口，大笑道：“不死印法就是怎都杀不死我，明白吗？”

撮掌成刀，左右切出，不论尤鸟倦的铜人从任何角度攻来，均被他先一步挥掌劈中，发出“蓬蓬”激响，着人至极。

尤鸟倦固是惊异莫名，涓涓更是芳心大乱，自接战而来，徐子陵一直都在她绝对的控制下，要他出拳便出拳，举手则举手。但这几下劈掌，却是徐子陵把她的天魔气吸纳后，经由她摸不清楚的脉穴，从至阴至柔转为至阳至刚，自行出招。

在一个很大的程度上，她在这种情况下与徐子陵可说是生死荣辱与共，若妄然收回真气，徐子陵固是立毙于尤鸟倦铜人之下，她亦会受波及，确是泥足深陷，欲罢不能。

而这根本是不可能发生的。

她本身是借劲打劲，能把天魔气玩得随心所欲，神乎其技的大行家，但自问亦没有这种把外人真气收为己用，在瞬息间转化为本身真气的奇功。

不知徐子陵的“和氏璧神功”就是如此这般练来，只是略加改动，将尤鸟倦当作和氏璧能摧心裂肺的恶气，而涓涓便等若当年的寇仲和跋锋寒。凭着早先借来的真气，引得涓涓的先天真气不经“十二正经”，改行他《长生诀》的径通，天然变化的成为他本身的真气，边克敌，边疗治伤势，一举两得，心中的痛快，实是难以形容。

尤鸟倦被他劈得怪叫连声，最气人的是无论他如何变招，对方总像未卜先知的先一步截上，而一掌比一掌加重，招数愈趋精妙，每一招都似妙手偶拾的神来之笔。

忽然一声长啸，徐子陵从地上弓背弹起，双目奇光进射，扭腰一举向他轰来，作出极凌厉的反击。

尤鸟倦终于瞥见他身后的涓涓，脸色剧变，狂叫一声“气死我了”。独脚铜人一摆，卸去徐子陵的拳劲，接着飞身退后，消失在栈道弯沿尽处，声音远远传回来道：“待我伤愈后，将是你们这对阴癸狗男女的死期。”

徐子陵转过身来，面向触手可及的美女涓涓，潇然耸肩道：“又杀不死我啦！小姐要继续努力吗？”

涓涓晶莹通透的玉颊飞起两朵令她更是娇艳绝伦的红云，跺足嗔道：“你这死小贼害人精，骗人家说出这么多心底话，你快赔给人家。”

徐子陵愕然以对。

涓涓甜甜一笑道：“你这小子确有些办法，刚才你提到的不死印法，是否师妃暄告诉你的？”

徐子陵定过神来，脑海中仍浮动刚才涓涓真情流露的动人情景，又不断提醒自己她的冷酷残忍，晒道：“你该知我和你没什么话好说的。”

涓涓无可不可地淡淡笑道：“差点忘了你的硬性子。好吧！不问便不问。你现在要到那里去，若不肯说，人家会像吊靴鬼般跟在你背后，看你是否约了师妃暄，我是会妒忌的。”徐子陵大感头痛，说实在的，涓涓不找他动手，他已该还神作福，在这种只有一条栈道的高山大岭，根本没可能把她撇下，那时恐怕想睡觉都不成。

苦笑笑道：“我若说出来，你是否肯各走各路？”

涓涓略移少许。差三寸许就要贴入他怀内，始俏生生立定，仰首盯着他英挺的脸庞，柔声道：“人家怎肯做令你不高兴的事呢？只听你刚才和尤鸟倦的对话，便知你入川想干什么啦！”

别转娇躯，涓涓婷婷的朝入川的方向悠然而去。

只留下醉人的芳香。

第十章 成都灯会

一年成邑，二年成都，因有成都之名。

战国时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秋，秦王派大夫张仪、司马错率大军伐蜀，吞并后置蜀郡，以成都为郡治。

翌年秦王接受张仪建议，修筑成都县城。

纵观历代建城，或凭山险，或占水利，只有成都既无险阻可恃，更无舟楫之利。且城址在平原低洼地方，潮湿多雨，附近更多沼泽，惟靠人力来改善。

为了筑城，蜀人曾在四周大量挖土，取土之地形成大池，著名的有城西的柳池，西北的天井池、城北的洗墨池、万岁池和城东的千岁池，既可灌溉良田，养鱼为粮，更可在战时作东、西、北三面的天然屏障。加上由秦昭王时蜀守李冰建成的都江堰，形成一个独特的水利系统，一举解成都平原水涝之祸、灌溉和航运的三大难题。

成都本城周长十二里，墙高七丈，分太城和少城两部份。太城在东，乃广七里；少城在西，不足五里。

隋初，成都为益州总管府，旋改为蜀郡。

大城为郡治机构所在，民众聚居的地方，是政治的中心，少城主要是商业区，最有名的是南市，百工技艺、富商巨贾、贩夫走卒，均于此经营作业和安居。

徐子陵在起行前，曾向白文原探问过成都目下的情况。

原来隋政解体，四川三大势力的领袖，独尊堡的解晖，川帮有“枪霸”、“枪王”之称的范卓和巴盟的“猴王”奉振，举行了一个决定蜀人命运的会议，决定保留原有旧隋遗下来的官员和政体，改蜀郡为益州，以示新旧之别，由三大势力为新政撑腰，不称王不称霸，等待明主的出现。

据闻此事是有“武林判官”之称的解晖一力促成，可见此人卓有见地，知道四川受山水之险所阻，兼且民风淳朴，热爱自给自足的生活，偏安有望，却是无缘争霸。

徐子陵疾赶三日路后，在黄昏前缴税入城，想休息一晚，明早才往黄龙寻石青璇的幽林小谷。

事实上他的内伤尚未痊愈，极需好好休息一晚，养精蓄锐，以应付任何突发的危险。

唉入城门，徐子陵便感受到蜀人相对于战乱不息的中原，那升平繁荣，与世无争的豪富奢靡。

首先入目的是数之不尽的花灯，有些挂在店铺居所的宅门外，有些则拿在行人的手上，小孩联群结队的提灯嬉闹，款式应有尽有，奇巧多姿，辉煌炫目。

女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羌族少女的华衣丽服更充满异地风情，娇笑玩乐声此起彼伏，溢满店铺林立的城门大道。在挤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鞭

炮声响不绝，处处青烟弥漫，充满节日的气氛。

徐子陵算算日子，才猛然想起正是中秋佳节，不由抬头望往被烟火夺去少许光采的明月，心中涌起亲切的感觉，但与周遭的热烈气氛相较便感到自己有点儿格格不入。

离开扬州后，他和寇仲均失去过节的心情，这或者就是争天下的代价吧！

和平盛世，该就是眼前这个样子，心下不由一阵感触。

若素素仍在，乃会很高兴和他凑热闹。

忽然间，他给卷进这洋溢对生命热恋灯影烛光的城市去，随肩摩踵接的人潮缓缓移动。层楼复阁，立于两旁，无不张灯结彩，大开中门，任人赏乐。更有大户人家请来乐师优伶，表演助兴，欢欣靡曼，有种穷朝极夕，颠迷昏醉的不真实感觉。

一时间，徐子陵都不知该往那处去才好。

在鼎沸炽热的佳节气氛中，忽有一物不知从何处掷来，徐子陵轻松地一把接着，原来是个绣花球，愕然瞧去，在灯火深处，只见一名女子立在对街一群烧鞭炮的小孩间，正透过脸纱紧盯着他。

纵使在这所有女孩都扮得像花蝴蝶般争妍斗丽的晚上，她又没露出俏脸玉容，但她优雅曼妙的身形，仍使她像鹤立鸡群般独特出众。

又是那样熟识。

就在第一眼瞥去，他已认出是石青璇。

十多个羌族少女手牵手，娇笑着在他和伊人间走过，见到徐子陵俊秀的仪容和轩伟的身材，均秀目发亮，秋波频送。

徐子陵给阻得寸步难行时，石青璇举起纤手，缓缓把脸纱揭起，露出鼻子以下的部分。倏忽间，四周的嬉闹笑语，似在迅速敛去，附近虽是千百计充衢溢巷的趁节游人，但他却感到天地间除他和石青璇外，再无第三者。虽然他们被以百计的人和驶过的马车分隔在近四丈的远处，但在他说来没有任何隔阂。

那是种难以描述的感受，他虽仍未能得睹她的全貌，但她这略一显露却能令他泛起更亲切和温馨的滋味。她就像以行动来说明“哪！给些你看啦！”的动人姿态样儿。相比起她故意装上丑鼻，又或把脸弄得黝黑粗糙，眼前的美景，实是意料之外的惊喜。

首先令他印象最鲜明的是她像天鹅从素黄的褂衣探出来修长纤洁，滑如缎锦的脖子，懒得她更是清秀无伦，迥异一般艳色，有种异乎寻常的美丽。

正因她把上半边的俏脸藏在纱内，才令他特别注意到这以前比较忽略的部分。而事实上，他从未试过以刘桢平视的姿态并以男性的角度去观赏她。

当他目光从她巧俏的下颌移上到她两片似内蕴着丰富感情，只是从不肯倾露，宜喜宜嗔的香唇时，她的嘴唇还做出说话的动作，虽没有声音，但徐子陵却从口型的开着，清楚地读到她在说“你终于来了”。

徐子陵正要挤过去时，石青璇蓦然放下脸纱，而他的视线亦被一个与他同样高大的男人挡着。

“徐兄你好！”

徐子陵愕然一看，竟是“河南狂士”郑石如，再从他的肩头望往对街，石青璇已在人丛内消失得无影无着，就若她出现时那么突然。

郑石如错愕的别头循他目光望去，讶道：“徐兄是否见到熟人。”

失诸交臂，徐子陵差点要狠揍郑石如一顿，但当然知道不该让他知道有关石青璇的任何事，皱眉道：“没什么！随便看看吧！”

郑石如亲热挽起他的手臂，不理他意愿的以老朋友语调，边行边道：“徐兄为何这么晚才到，今早我便派人在城门接你。”

徐子陵没好气道：“我动程时郑兄仍留在上庸，为何却到得比小弟还早？”

郑石如放开他的手，笑道：“徐兄走得太匆忙啦！在下和郑当家本想邀你坐船从水路来，既省脚力时间，又可饱览三峡美景，瞿塘峡雄伟险峻，巫峡幽深秀丽，西陵峡滩多水急，各有特色，石出疑无路，云开别有天，堪称大江之最。”

他说话铿锵有力，扼要且有渲染力，配合他一股从骨子里透出来任意而行的狂傲之气，徐子陵虽认定他是阴癸派的妖人，或至少与祝玉妍大有关系，仍很难恶言以向。

徐子陵正筹谋如何把他撇开好去寻找石青璇，郑石如不知从那里掏出个酒壶，先大灌两口，才塞进徐子陵手中。

此刻徐子陵忽又因三峡而忆起师妃暄和侯希白同游其地之事，闻得酒香四溢，暗忖郑石如不该下作得用毒酒这一招，而纵是毒酒也害不到他。遂狠狠大喝了一口，把酒壶递回给郑石如时，香浓火辣的烈酒透喉直冲肠脏，禁不住赞道：“好酒！”

郑石如举壶再喝一口，狂气大发，搭上徐子陵肩头，唱道：“深夜归来长酩酊，扶入流苏犹未醒，醺酿酒气麝兰和。惊睡觉，笑呵呵。长道人生能几何？”

酒意上涌，徐子陵对这类乱来知酒性，一醉解千愁，乱离年代的颓废歌词，份外听得入耳，谦之他歌声隐约透出一种苍凉悲壮的味儿，不由减去三分对他的恶感。

郑石如豪情慷慨的道：“不知如何，我一见徐兄便觉投缘，今夜我们要不醉无归。”

便让我们登上川蜀最有名的，与关中长安上林苑齐名的散花楼，居高望远，在美人陪伴下，欣赏中秋的明月。”

徐子陵想起他和寇仲注定的上青楼运道，大吃一惊道：“郑兄客气！请恕小弟不能奉陪。”

郑石如扯着他走往道旁，避过一群提灯追逐的孩童，讶道：“徐兄是否身有要事？”

徐子陵有点不想骗他，坦白道：“我本是明天才有事，但路途辛苦，故想早点投店休息，异日有机会再陪郑兄。”

郑石如微笑道：“徐兄若想好好休息，更应由在下接待招呼，我可包保徐兄跑遍全城，亦找不到可落脚的客栈旅店。”

徐子陵只要看看不断与他们臂碰肩撞的人，心中早信足九成，只好道：“郑兄请放心，有人为我预先订下房子，所以今晚的住宿不会成问题。”

他现在一心撇下郑石如，好去寻石佳人，只好顺口胡诌。

郑石如哈哈笑道：“究竟是那间客栈？”

徐子陵心中暗骂，无奈下惟有说出师妃暄那间在南市的悦来客栈，因为这是他在成都唯一唤得出名字的旅店。

郑石如微一错愕，耸肩道：“既是如此，就让在下送徐兄一程，假设出

了问题，愚兄可另作妥善安排。”

徐子陵对他的热情既意外又不解，想到一会后被拆穿谎言的尴尬，苦笑道：“郑兄真够朋友。”

郑石如领他朝南市方向挤去，指着明月下高耸在西南方的一座高楼，道：“那座就是纪念当年张仪筑城的张仪楼，在楼上可以看到百里外终年积雪的玉垒山和看到从都江堰流出盘绕城周的内江和外江，景致极美。”

徐子陵讶道：“郑兄对成都倒非常熟悉。”

郑石如忽地叹一口气道：“徐兄是否对我郑石如很有戒心呢？”

徐子陵想不到他在介绍成都名胜的当儿，忽然岔到如此敏感的问题上，淡然道：“郑兄何出此言？”

郑石如道：“实不相瞒，今趟石如特来寻徐兄，是因想和徐兄好好一谈，澄清一些不必要的误会，徐兄肯听吗？”

徐子陵心中冷笑，他扮成岳山时，曾亲眼见过他和祝玉妍有某种关系，假若他现在花言巧语否认是阴癸派的人，那他索性撕破脸直斥其非，将他撵走，免他跟着碍手碍脚，他早厌倦这样和他纠缠不清，只恨怒拳难打笑脸人而已！

冷淡地应道：“小弟正在洗耳恭听。”

郑石如俯首，边行边露出沉吟的神色，好半晌才摇头苦笑道：“我这人一不好名，二不求利，但却过不得酒和色两关，所以有些人戏称我为‘酒色狂士’，虽带贬意，我却甘之如饴。”

两人转入一道横巷，行人明显少得多，一群外族少女载歌载舞而来，上穿对襟无领短褂，且是数件套穿。下摆呈半圆形，腰围飘带，于腰后搭口，折叠出一对三角形飘带头垂于后，丝绣花纹，漂亮夺目，连结起下身的百褶裙，状如喇叭花，走动时益显其婀娜丰满，裙褶摆动，如踏云裳，虚实相生，极有韵味，配合令人眼花撩乱的头饰、耳饰、胸挂，徐子陵亦看得目不暇给，大惑有趣。

郑石如道：“这是彝族的少女，她们穿的裙已不算宽大，在巴蜀滤沽湖一带的纳西族和普米族的女裙，更宽大得你想都未想过，不用几丈布连缀折叠休想得来。”

徐子陵把目光从她们充满动感诱惑的背影收回来，奇道：“这么宽的裙怎样穿的呢？”

郑石如以专家的姿态道：“绕体数周乃等闲之事，多余的部份便掖于腰后，形如负物，很有特色。哈！徐兄长得这么英俊挺拔，路经彝人聚居的地方可要小心点，彝女美则美矣，更是大胆热情，但一旦缠上你，绝不肯放手，且非一走了事便能解决。”

徐子陵暗吁一口凉气，心想幸好刚才那群彝族少女向自己抛媚眼自己没有报以微笑，否则可能脱不了身，就像现在给郑石如缠着的苦况。

郑石如默默领他在人来人往的街道左穿右插，进入另一条较僻静的横街，沉声道：“请恕在下有一事相询，徐兄和寇兄为何一口咬定钱独关的宠妾白清儿是阴癸派的人呢？”

徐子陵心忖是时候了，停下步来，淡然道：“我们有看错吗？”

不知何处屋宅传来鼓乐之声，衬着迎面而来持灯笼游街的一队小孩，充满节日的盛况。郑石如出乎他意料之外的道：“她不但是阴癸派人，且是涓涓的师妹，地位极高，与钱独关的夫妻关系，只是个幌子，此事非常秘密，

但徐兄和寇兄似乎不费吹灰之力便看破。”

徐子陵愕然朝他瞧去，开门见山道：“那郑兄在阴癸派内又是身居何位？”

他的耐性终抵达极限，不愿再夹缠下去。

寇仲连续三刀，把手下劈得东跌西倒。此时陈长林、洛其飞、陈老谋和卜天志四人联袂来找他，忙喝令道：“你们继续练习。”

与众人进入厅内坐下，笑道：“是否来邀我共赏中秋的明月？”

陈老谋透窗瞧往在外面刀来剑往，由寇仲特别从江南子弟兵中挑拨出来训练的十名近卫，道：“少帅练兵确有一手。”

寇仲望往明月洒射下的内院广场，想起四名随自己运盐北上的手下，三人惨死阴癸派手上，一人不知所著，心中一阵凄酸，只微点头作反应。

罢赶回来的洛其飞沉声道：“杜伏威返清流后。派人召沈纶去见，沈纶知他忽然撤消大举攻城的行动，正疑神疑鬼，不敢亲自去见杜伏威，只派手下去探问。据闻杜伏威跟沈纶的使者闲聊几句，便把他赶跑。”

寇仲拍案道：“沈纶这小子真帮得手。”

接着讶道：“其飞你怎能连老杜帅府内发生的事都知得这么清楚？”

洛其飞笑道：“有钱使得鬼推磨，我有个同乡是在杜伏威下面办事，几句话换一袋子黄金，谁可拒绝呢？”

陈长林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寇仲挨到椅背处，油然道：“我们不用理会杜伏威如何先发制人收拾沈纶，只须尽起全军，守在沈纶的退路处，待他逃返江南时施以伏击，让长林兄报仇雪耻，便可功成身退，让李子通收拾残局。今晚我们什么都不理，只是赏月喝酒，明早我们立即动程，老杜的性格我最清楚，必会速战速决。”

众人齐声答应。

陈长林双目亮起来，似已看到伏杀沈纶的惨烈情况。

第十一章 佳人有约

郑石如苦笑道：“我早猜到会有这种误会。实情是我虽然和阴癸派有密切的关系，却非是阴癸派的人。只因家父毕生为阴癸派打点其生意及于全国各地为她们搜罗各类所需用品，所以我自少即和阴癸派中人来往，甚得她们信任。”

徐子陵呆了一呆，一直以来他想到阴癸派时，都像对慈航静斋般抽离现实，以为她们超脱江湖社会之外，是另一种的不食人间烟火族类。

这时听到郑石如的话，才醒悟到她们也要赚钱和生活，与常人无异。道：“郑兄目下所说，可算是阴癸派的天大秘密，郑兄不怕祝玉妍不高兴吗？”

郑石如道：“家父逝世多年。阴癸派早另委人接替家父。我本身和她们

再没有直接的牵连，只因白清儿的关系，才助钱独关理好襄阳，现在我和白清儿的事已经结束，再不想理阴癸派的任何事情。”

徐子陵不解道：“纵是如此，郑兄亦不用向小弟剖白，这于你并无好处。”

郑石如苦笑道：“但也没有什么坏处。对徐兄来说，我刚才说的全不算秘密。我之所以说明其中情况，实是不欲与徐兄为敌，更不想淑明误会于我，以为我确是阴癸派的人。”

徐子陵恍然大悟，但当然也不会这么容易相信郑石如的话。因为若给郑石如透过郑淑明控制长江联，而林士宏则真是阴癸派的妖人，那就大事不妙。

只是目下确难有办法弄清楚郑石如说的是真是假。这是个极有魅力的人，绝不简单。

叹了一口气道：“时间会证明郑兄说过的话，夜啦！郑兄请回吧！”

郑石如笑道：“徐兄定是给我烦得要命，悦来客栈就在前方转角处，在下岂有中途而废之理，来吧！”

酒过三巡后，寇仲心中一动，问起陈长林有关岭南宋家的事，道：“岭南究竟指什么地方，长林兄对宋家的事是否熟悉？”

五人围坐内院的小花园里，这宅院是卜天志的秘巢之一，临近大江，深藏在小谷内，是避世的好地方。

明月高挂空中，惹起寇仲月圆人未圆的伤情，忽然很想知多点已回岭南的宋玉致的事情。

陈老谋倚老卖老的代答道：“岭南就是指越城、都庞、萌渚、骑田、大庾这五岭之南的广阔地区。我陈老谋的亲娘就是岭南壮族的出色美女，哈！至少我爹常以此自豪，哈！”

众人为之莞尔。

陈长林道：“岭南是宋家的地盘，宋家是以经营牲口、翡翠、明珠、犀象等土产起家，先起于雄曲，发展成地方的政治势力，因山高皇帝远，故自五代以来，无论谁当皇帝，都要给足他宋家面子，到‘天刀’宋缺一出，宋家更声价百倍，在江湖上也享有崇高的地位，在大江以南的武林，从没有人敢怀疑他天下第一用刀好手的资格。”

寇仲道：“那晃公错又算什么东西？”

陈老谋冷哼道：“晃公错不是东西，而是个大浑球。生性护短，更是喜怒无常，武功虽高，但南方武林没多少人欢喜他，与宋家更是势成水火。不过自宋缺击败岳山后，南海派便沉寂下去，直至今日。”

陈长林续道：“隋文帝开皇八年，隋军攻陷建康，但岭南宋家家却不肯归附。杨坚派大将卫洗领兵至岭下，却不敢入岭南半步。后来宋缺审度形势，知抗隋无益有害，改而出岭相迎，受隋册封为‘谯国公’，杨坚钦准其可拥有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掌兵马，等若割地称王，可算厚待。”

卜天志道：“杨坚登位后，宋缺一一直不肯入朝谒见，文帝亦对他的凭险自固，自行其事无可奈何。”

寇仲赞道：“有骨气。”

陈老谋尖酸刻薄地晒道：“说得好听是硬汉子，不好听便是顽固。宋缺长相绝顶英俊，当年迷倒无数美女，偏是他似乎生就一副铁石心肠，初时还想独身不娶，后来在家族的压力下，不得已下竟娶个丑女为妻，令钟情他的女子差不多要自尽以泄心中怨屈。

哈！此人行事教人难以测度。”

寇仲吓个一跳，心想幸好宋玉致长得似父亲，否则就糟透哩。

洛其飞被逗得笑起来，道：“谋公说得真风趣。”

寇仲沉吟道：“我明白宋缺为何能威盖南方，他之所以娶丑妇为妻，定是为专志刀道，否则若沉溺在闺房之乐中，自然会削弱斗志。”

卜天志点头道：“少帅这推测应八九不离十，极有见地。”

陈老谋笑道：“宋缺行房时定像人做苦工干活那样，没有半啥儿乐趣。”

寇仲道：“有谁知道宋缺和祝玉妍的关系呢？”

众人均茫然摇头。

寇仲望往天上明月，先是想看宋缺，接着想起宋玉致，心底炽热起来。

假若他现在立即赶赴岭南，宋玉致会否因而回心转意。

只恨此刻的他根本无法分身，所以永远都不会知道答案。

他真的不能分身吗？

客栈内静悄悄的，只有一个老掌柜在门房处打瞌睡，两人推门踏步的声响仍不足把他惊醒过来。栈内的伙记客人，该是一窝蜂的溜到大街的灯市去趁热闹。

郑石如乾咳一声，老掌柜这才睁眼，老眼昏花的朝两人打量。

郑石如招呼一声，道：“我这朋友姓徐，是否有人为他订下房间呢？”

徐子陵的俊脸一阵火热，虽说郑石如应算得是半个敌人。但这么给人当脸拆穿谎话，亦不好受。

岂知老掌柜不迭点头，道：“对！有位秦公子为徐公子预订了客房，还付过三天的房租。”

郑石如固是意外之极，徐子陵也瞪目以对。怎想得到师妃暄安排得这么妥贴。

郑石如歉然道：“原来真的误会徐兄，如此在下不敢再叨扰。”

留下联络的地址，迳自离去。

徐子陵落得一个人轻松自在，先去澡堂痛痛快快沐浴包衣，以两个从路上采来的腋果饱腹后，盘膝榻上静坐。

想起栈道上的遭遇，颇有劫后余生的侥幸感觉。

他本欲到街上觅石青璇的芳踪，可是想到街上寸步难行的情况，只好打消此意。不过她既不在幽林小谷，杨虚彦亦徒然扑一个空。所以她暂时仍是安全的。

这美女的箫艺固是天下无双，其作风更是缥缈难测，令人疑幻疑真。

又想起自己早打定主意不到此客栈赴师妃暄的约会，岂知给郑石如横里插进来搞得阵脚大乱，鬼遣神推下到了这房间来，可知命运确有令人无法自主的力量。

胡思乱想好一会后，他的心神逐渐进入万念俱灭的道境，体内真气天

然流转，内在的空间无限扩阔延展，仅余的伤势飞快消逝。

也不知过去多少时候，忽然心中一动，醒转过来。

接着是轻轻的敲门声。

师妃暄甜美清越的声音在门外温柔地道：“徐兄！妃暄方便进来吗？”

徐子陵大感意外。他从未想像过师妃暄肯到任何男人的房间去，纵使是没有半点男女之私。忙跳下床来，把门拉开。

师妃暄仍是男装打扮，俏立门外，深邃难测的美眸闪着奇异的光芒。

徐子陵退往一旁，道：“请进来。”

师妃暄轻移莲步，挟着她独有清新的芳香进入房内，环目一扫，微笑道：“这房子尚相当宽敞，徐兄满意吗？”

徐子陵在她身后道：“对一个过去几个月都睡在荒山野岭的人来说，这里已等若豪华大宅哩！”

师妃暄淡淡的“哦”一声，在徐子陵礼貌的招呼下到桌旁椅子坐下，到徐子陵在她对面坐好后，师妃暄嫣然一笑道：“我为子陵兄订这房子时，才没想过子陵兄真的会来，岂知子陵兄竟然肯赏脸，实在大出妃暄意料之外。”

徐子陵只好以苦笑回报，道：“凭什么小姐会认为我不来呢？”

师妃暄微耸香肩道：“那只是人与人相处时的微妙感应。子陵兄令妃暄觉得你是那种可把任何困扰抛开不理的人，不知妃暄有否看错。”

徐子陵从容笑道：“小姐夸奖啦！我比之那炼丹僮尚远远不如，那有这种本领。”

师妃暄美目深注的道：“徐兄自己或者不知道，比起上趟我见的徐兄，你的气质又生变化，可知山中定有奇遇。”

徐子陵无可无不可的道：“可说是有一点点吧！”

师妃暄没再追问下去，道：“子陵兄准备何时动程到幽林小谷去！”

徐子陵舒适的挨在椅上，摇头道：“不去啦！”

师妃暄愕然道：“这不是子陵兄此行的目的吗？”

能令师妃暄惊讶，徐子陵竟隐有快意，但又因这心态感到自己可笑。迎上对方灼亮的眼神，淡然道：“其中确有些变化，请问师小姐来此多久呢？”

师妃暄皱眉瞧他好一会，忽然露出一个苦涩的笑容，道：“原来子陵兄仍在怪妃暄，事实上妃暄是另有要事，才不得不与子陵兄分道赶来成都，我本不打算解释，现在终也解释啦！”

徐子陵心中泛起一种奇怪的感觉，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师妃暄避开他的目光，微微侧仰螭首，望往窗外高嵌夜空的满月，油然道：“不要以为妃暄事事不放在心上。妃暄破例为子陵兄订下房间，亦为的是要表达歉疚之情。妃暄常望自己就像溪流内的坚石，水流虽每刻每分的从石上流过，只会令石子更光滑而不会留下半点痕迹，但人始终不是石，妃暄也会有人的感受。”

徐子陵心中一震，说不出话来。

师妃暄目光回到他身上，回复平时淡然自若的神色，道：“刚才说的话，已超出妃暄一向说话的习惯。今次妃暄下山踏足人世，当然是为奉师门使命，但亦隐有入世修行之意。静斋的最高心法，必须入世始能修得，非是闭门造车可成。”

徐子陵呆看她好半晌后，问道：“那是什么心法？佛家与道家讲的不是四大皆空，清静无为吗？为何要缠上人世间的烦琐事才成？”

师妃暄平静地道：“儒家有独善其身和兼善天下之分，佛家也有小乘大乘之别。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舍身的行为。敝斋《慈航剑典》上便有‘破而后立，颓而后振’的口号，可知经不起考验磨砺的，均难成大器。敝斋最高的心法名为‘剑心通明’，历代先贤，从没有人能在闭关自守中修得，甚至仅次的‘心有灵犀’，亦罕有人练成。

正因破易立难，秀心师伯本是近数百年来最有希望攀上‘剑心通明’的人，但因石之轩的关系，只能止于‘心有灵犀’的境界，但已非常难得。”

徐子陵尴尬道：“小姐是否暗示小弟正是小姐修行的障碍之一，那我会感到非常自豪。”

师妃暄估不到徐子陵忽然爆出这句话来，噗哧娇笑道：“你现在有点像寇仲哩！难怪会成为难兄难弟。妃暄倒没蓄意要作这暗示，只是想告诉你人家非如你想像般无情，以报答你肯投店赴约吧。”

徐子陵更不敢揭露真相，但心情确大大转佳，道：“我必是表现得气忿难平，所以小姐才会大费唇舌解释。”

师妃暄点头道：“该有一点影响的。先是问你在路上发生什么事，你又支吾以对；问你何时去幽林小谷，你又无可无不可的。使你气忿的该是我吧！”

徐子陵老脸发红道：“因为我怕枉作小人，所以有些事不便提起，倒非存心隐瞒，请小姐见谅。”

师妃暄动容道：“可否说来听听，妃暄绝不会把子陵兄当作搬弄是非的小人。”

徐子陵略犹豫后，道：“我在大巴山的栈道被侯希白截击，差点没命，小姐怎样看这件事呢？”

师妃暄黛眉轻蹙道：“他真想杀你吗？”

徐子陵回想起当时的情景，缓缓道：“我确有这感觉。但后来他又扮足老朋友状，说什么要装出非杀人不可的样子，才能逼得我动手过招。但打起来时确是拳拳到肉，绝不像比试玩耍。”

师妃暄莞尔道：“你这人平时道貌岸然，要在闲聊时才露出真性情。事实上我对他挑战你丝毫不感意外。他早向我表示过要领教你和寇仲来自《长生诀》的绝学。”

徐子陵愕然道：“你仍是那么信任他。”

师妃暄淡淡道：“只能说有待观察。花间派如能因他走上正轨，不是天大的好事吗？”徐子陵还有什么话好说的，把刚想说出侯希白在扬州打算偷袭他一事也吞回肚内，大感意兴阑珊。

师妃暄柔声道：“我对他和对子陵兄有一点不同处，就是仍有戒心，子陵兄明白吗？”

徐子陵的心仍是直冷下去，徐徐道：“索性一并告诉你吧，刚才我在市内曾惊鸿一瞥的见到石姑娘，却没有和她说话的机会，所以才没意思到幽林小谷去。”

师妃暄露出讶异神色，思索半晌，忽然道：“子陵兄有没有兴趣与妃暄夜游灯市？”

第十二章 天下形势

酒酣耳热之际，洛其飞道：“我从江淮军处，还打听到另一个消息，就是在大败唐军后，薛举忽然得病暴死，由其子薛仁杲继位为秦帝，屯兵折庶城。”

众皆动容。

陈老谋不能置信的道：“薛举功力深厚，除非是走火入魔，怎会忽然病死？”

寇仲关心的却是另一个问题。问道：“唐军大败是什么一回事？”

洛其飞道：“他的死尚另有传闻，不若一并从头说起，两个月前薛举亲率大军攻打泾州，沿途纵兵掠虏，直杀至豳川、岐州附近，震动关中。李渊遂封秦王李世民为西讨元帅，以刘文静和殷开山两人为副，领兵前往对垒于高庶。奇怪的事发生了，李世民突然抱恙，只由刘殷两人指挥大军，给薛举以精锐的轻骑从背后包抄掩袭，激战于豳洲的浅水原，结果唐军损失近半兵将，失去高庶城，李世民被迫退回长安，自晋扬起兵后，李世民尚是首次吃败仗。”

卜天志大讶道：“这确是奇闻，李世民怎会于这时间突然染病？”

寇仲道：“若我猜得不错，阴癸派定脱不了关系，出手者极可能是涪妖女。李世民也算了得，竟死不去。哈！我明白哩！师妃暄追着妖女直到合肥来，为的可能正是此事。”

众人听得太感茫然，寇仲扼要分析后，问洛其飞道：“薛举的死另有什么传闻？”

洛其飞道：“有一个说法薛举是遇刺身亡的，因为在他死前的几个时辰，他还能龙精虎猛的去巡视前线的营垒。”

寇仲拍台道：“定是杨虚彦那小子，只他才有于千军万马中取敌将首级若探囊取物的本领，好小子！”

洛其飞道：“不过杨虚彦还不是在少帅手下吃了大亏吗？”

陈长林道：“薛举之子薛仁杲武功高强尤胜乃父，大将宗罗候更是智勇双全，薛举虽死，恐怕唐军仍不能讨得便宜。”

洛其飞大摇其头道：“薛举的威望岂是仁杲能及，薛仁杲最大的缺点就是赋性骄横，与诸将不合，薛举之死，极可能是西秦军由盛转衰的关键。”

寇仲神色凝重的道：“有没有刘武周那方面的消息？”

洛其飞摇头道：“似乎没有什么动静。”

寇仲沉吟道：“那定是因突厥人仍不肯与李渊撕破脸皮，没有突厥的支持，刘武周和宋金刚绝不敢贸然南犯。唉，这又叫坐失良机。”

洛其飞道：“不过听说薛举今次东进关中之所以如此威猛难挡，皆因有突厥在暗中供应装备和战马的缘故。”

陈老谋道：“会否刘宋两人是怕若领军南下，会便宜薛举父子呢？因为他们怎都想不到薛举会突然横死的，只认为薛举父子能大大削弱李阀的力量，最好是彼此来个两败俱伤，那时他们才施施然南下也不迟。”

陈长林摇头道：“若他们这么想，就是不懂兵法。照我猜想，刘武周仍未敢遽然南下，该是受到窦建德的牵制，此人从不卖突厥人的账，非像郭子和、梁师都等要瞧突厥人的脸色做人。”因他曾跟随过王世充，自然熟悉北方情况。

寇仲思索道：“薛仁杲背脊后尚有个李轨，西秦军倾巢东侵，薛举又命丧征途，李轨会有什么行动？”

洛其飞道：“李轨一向觊觎薛氏父子占据的秦、陇之地，但至于他有什么行动，仍没有任何消息。我们所谓的最新消息，至少是个多两个月前的旧事。”

寇仲叹道：“李小子便像小弟般那么有运道。照我零零碎碎听回来的印象，薛仁杲这小子长于速战速决，当得上将骁卒悍、兵锋锐盛的赞誉而无愧。可惜他的对手是李世民，李小子的最大优点就是‘稳守’两个字，恰好克制薛仁杲。可以推测薛仁杲必是先小胜后大败。一旦李世民尽收陇右之地，李轨只有投降一途；接着就轮到关外诸雄。唉！”

我们要赶快点部署才行。”

陈长林摇头道：“假若李家父子真的出军关中，势将成天下众矢之的，王世充和窦建德固然绝不肯容他们得逞，南北诸雄亦会乘机北上南下，看来形势非是如斯简单。”

寇仲苦笑道：“我也希望如此。问题是不但李世民有通天手段，擅于收买人心。最糟是这小子还有师妃暄在背后支持，并为他散播仁义形像，故很多时可能不用硬取都可收附敌人降卒，绝不可小觑。”

接着问道：“我尚未有机会问长林兄关于王世充和李密的斗争哩！”

陈长林道：“我离东都时，王世充仍是占尽优势，不断扩充领土，又招降大批李密的将领和士兵。不过王世充用人惟私，心胸狭窄，致内部矛盾重重，派系勾心斗角，不得人心，尤其他想杀少帅一事传出后，更令诸将心寒，始终难成大业。”

卜天志问道：“李密方面有什么猛将投靠王世充？”

陈长林答道：“最著名的首推秦叔宝、程知节和罗士信三人，不过照我看王世充很难留得住他们。”

寇仲终于听到秦叔宝的消息，动容道：“原来秦叔宝依附王世充。这人确是个猛将，连沈落雁都曾差点败在他手上，却给我和陵少搞乱了他的局。”

卜天志道：“程知节听说又名程咬金，在武林颇有名声，也是不可忽视的一员虎将。”

寇仲笑道：“都是程咬金这名字易记点，程知节太文皱皱哩！李密这小子现况又是如何？”

陈良林道：“据王世充得来的情报，李世民的头号大将李靖搭上李密的首席谋臣魏征，再由魏征出马劝说李密归降李阀，如若事成，李阀说不定可不费一兵一卒夺得瓦岗军现时仍东至海、南至江、西抵汝州、北控魏郡的大片土地。不过听说徐世绩和沈落雁均大力反对，摆出宁为玉碎，不作瓦存的壮烈姿态，这两人均对李密很有影响力，所以王世充对此事仍非常放心。”

寇仲叹道：“李小子真厉害，这也给他想到，至少他只派人去说几句话，立令李密军分裂成主降和主战两派，多么划算，我们要好好学习。”

上天志道：“王世充、刘武周和窦建德固是李渊父子的劲敌，而萧铣和杜伏威均在此带全无敌手，只要消除一些障碍，均可随时北上，若我是李渊，就绝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挥军攻打洛阳。”

寇仲皱眉道：“萧铣会否与杜伏威合作？在一般的情况下，这当然不可能发生。但若李渊父子真的兵出关中，什么不可能的事均会变得可能。”

陈老谋道：“若李家想先对付萧铣或杜伏威，只有自金川出巴蜀一途，

那时大可沿江而下，先迫江陵，再顺江东攻杜伏威，不过如此劳师动众，实非智者愿为。”

寇仲色变道：“我的娘！终于明白为何师妃暄会到西南来啦！”

徐子陵呆看师妃暄好半晌后，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道：“我和师小姐间实有点小误会，坦白说我本打定主意不到悦来栈投宿的，岂知却遇上个不想碰到的人，为摆脱他的纠缠，只好谎称有朋友给我在此订下房间。结果给他缠到这里来，才将错就错的留宿一宵，打算明早离开，岂知给小姐寻上门来，嘿！真不好意思。”

师妃暄蛮有兴趣的听着，然后含笑道：“这就叫机缘哩！子陵兄为何忽然有不吐不快的冲动？”

徐子陵回复一贯的洒脱从容，道：“在答这问题前，小弟可否先问一件事？”

师妃暄淡淡道：“子陵兄请下问。”

徐子陵道：“据闻成都所有客栈都一早客满，小姐到此的时间该不比我早多少，为何却可轻易订得房间，而外边那掌柜老先生又对我那么尊敬有礼？”

师妃暄若无其事的道：“皆因妃暄是透过别人做的，这人在成都很有办法。可到你回答妃暄的问题了哩。”

徐子陵到此刻始知师妃暄来成都，非像表面那么简单，因为以她的性格，绝不会随便拜访任何人。微一沉吟，道：“答案很简单，皆因我不想接受小姐的邀约。”

师妃暄丝毫不以为忤，更是兴致盎然的微笑道：“这个妃暄当然猜想得到，只是想听到子陵兄进一步的解释，子陵兄当知道妃暄的邀请绝不涉及男女之私，而是另有用意。”

徐子陵更是一阵心意索然，旋又把这令人烦扰的情绪抛开，道：“小姐任何举动言语，均暗含玄机，岂是我等凡人所能测度。而且我现在只想大被蒙头睡一好觉。其余的事明天才去想，小姐幸勿笑我。”

师妃暄微嗔道：“谁会笑你呢？只会怪你口不对心。实情是你猜到石青璇会来找你，又不满妃暄对侯希白的看法，对吗？”

徐子陵一呆道：“我真没想过石青璇会来寻我。听口气小姐似乎和石青璇不大和睦。”

至于小姐另一个猜测，是否暗示我徐子陵在嫉忌呢？”

师妃暄就像她自己形容的那一任水流冲击仍不留下痕迹的坚石，平静无波的道：“算妃暄误会你哩！我只是以言语试探，想弄清楚徐子陵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没多少人能像子陵兄般引起我的好奇心，这是实话，子陵兄信吗？”

徐子陵苦笑道：“除了师门重任，有什么事会给小姐放在心上的。我今趟入蜀，只是想提醒石青璇，着她小心杨虚彦，事了立即离开，其他事都不想管，亦管不到。”

师妃暄点头道：“妃暄明白，若没有寇仲，徐子陵只会是闲云野鹤，不问世事。我尊重子陵兄的决定，更希望子陵兄能事与愿同。妃暄告辞啦！”

众人讶然瞧着寇仲。

寇仲轻呷一口酒，沉声道：“师妃暄定是到四川为李小子铺路，那表示薛仁杲若非处于下风，就是被李小子轰回老家。”

众人均无话可说。

慈航静斋乃武林共仰的圣地，若摆明支持关中李家父子，声望势将倍增，如师妃暄亲自出马到巴蜀为李世民说项，除非是冥顽不灵又或别有用心者，否则确很难拒绝直接出自慈航静斋的请求。何况若薛仁杲败北，李阔之声势更是如日中天，对中立的地区势力来说。及早依附自然比大局已定时归降者受看重得多。

卜天志道：“独尊堡的解晖在巴蜀举足轻重，没有他点头，谁都不敢自作主张，他和岭南宋家有姻亲关系，该不会那么容易向李家父子投降吧？”

寇仲苦笑：“志叔有这看法是尚未见过师妃暄，她不但长得比仙子还美，词锋识见均像她的剑那么厉害，她若肯纡尊降贵为李小子担任苏秦张仪的角色，保证可打动很多人。”

跟着像想起什么似的，问陈长林道：“独孤阔事败逃离洛阳后，躲到什么地方去。”

陈长林道：“最安全的地方莫如关中长安，何况他们又是亲戚。”

卜天志不解道：“独孤阔和李阔有什么关系？”

陈长林道：“李渊之父和杨坚各娶独孤氏姊妹为妻，关系就是这么建立的。据闻其中有杨虚彦从中穿针引线，使李建成不理李世民的反对大力向李渊说项，所以独孤阔虽寄人篱下，仍生活得非常风光。”

寇仲大感头痛，想到即将前赴长安寻宝，偏是仇人群集该地，令事情倍加困难。

叹一口气后，冲口而出道：“收拾沈纶后，我想到岭南拜见宋缺。”

众人那想得到他忽然峰回路转的吐出这两句话，均大感愕然。

寇仲像从梦中惊醒过来般，见人人均呆瞪自己，道：“我刚才说过什么？”

陈老谋道：“你说要去见宋缺。”

寇仲“啊”的一声，老脸微红，点头道：“对！好应该去拜会他老人家，从这里坐船到岭南去，须多少天的船程？”

陈长林皱眉道：“几天便成。不过宋缺这人生性孤傲，很难相处，少帅这么贸然找上门去，不知他会如何反应。”

陈老谋沉声道：“说不定他要试试少帅的刀法。”

洛其飞道：“宋家从未真正参与隋亡后的争逐，照看该是重施杨坚得天下的伎俩，凭其优越的地理位置，那不论谁做皇帝，都要以优厚的条件安抚他们。”

陈长林接下去道：“所以宋家是不会直接卷入眼前的任何纷争去的。少帅若想说服他们，只是徒费唇舌。”

寇仲有点尴尬道：“我只是想去打个招呼，各位既这么说，待我再多想吧！”

心中却浮起宋玉致的情影，且愈趋鲜明强烈。

第十三章 软语相求

徐子陵呆坐椅内，思潮起伏，他当然不会误以为师妃暄对他独加青睐，所以会邀他去游灯会，正如她承认的是另有深意。这仙子般的美女行事难测，若她不自己说出来，恐怕这一生都休想猜得到。

想到这里，心中一阵烦躁，这罕有的情绪令他难再安坐，跳起身来，逡自出房离店，来到街上，心中一片茫然，不知该到哪里去寻石青璇。

传递消息后，他将立刻离川，一刻都不想再逗留下去。

似有若无之间，他因师妃暄维护侯希白而感到被伤害。现在他只想把她完全撇开，不再因她而受到困扰。那并非因妒忌而起，而是有种枉作小人的失落感，加上厚彼薄我的待遇，令他更不好过。

说到底，师妃暄确在他心中占着一个位置。

想起寇仲亦在男女之情上毫不得意，禁不住有点苦涩的好笑和荒谬的感觉。大家的遭遇是何其相似。

他很想大笑一场，却笑不出来。

对未来的行止他忽然感到模模糊糊，拿不定主意。找出或找不到‘杨公宝库’后，他可再做什么呢？大概是找宇文文化及算账吧！之后呢？他绝不可留在中原，因为只要知道寇仲有难，他定忍不住去助他。只有在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他才不用去猜下一个和他动手的人是谁，他已厌倦这种刀头舐血的生活。

街上吹来凉飕飕的长风，吹得挂在各家各户大门外的灯笼烛光摇曳，景致特异。

一辆马车倏地在他身前停下，郑淑明的俏脸出现在车窗处，微笑道：“刚要来找徐兄，上车好吗？妾身有事请教。”

寇仲醉熏熏的回到房间，不脱靴子的躺到床上去，心中意识到一件事，就是现在他仍远远及不上李世民，且首次明白到杜伏威让位与他的心态。

自抵洛阳后，一切事都发生得太快太速，且是一件连接一件，令他有喘不过气来之感，更无暇真正的去思量自己的处境。

到刚才有机会坐下喝酒闲聊，使他不由自主去思索起各方面的问题。

别人或者不知道，但他却清楚晓得攻打江都可说是杜伏威争天下最后一次的努力，却给自己一手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杜伏威极可能过不得师妃暄这美丽说客的一关。岂非是无意间自己竟帮了李世民一个大忙。

争天下并非两个人的决斗，而是长期在策略，政治至乎意志和心力的比拚。李世民的扩展快得超乎想像，使他有措手不及的颓丧和挫折感。

唉！

如若起不出‘杨公宝库’。不如随陵少去游山玩水算了。

假若宋玉致肯回心转意屈就自己，便索性娶她！

他就那么半醉半醒的辗转反侧，想起过去所有的人和事，素素的错嫁

香玉山，宋玉致的爱恨交缠，与李靖的反目，商秀洵的负气而离去，各种情绪涌上心头，惭愧、自责、悔恨此起彼伏的袭至，最终是感到无比的孤寂。

这或是争天下必须付出的代价吧！

登上车厢，徐子陵为之错愕，这并非因车上除郑淑明外尚有另一年青贵妇，而是此少妇最少和宋玉致有六、七分相似，使人一眼认出是嫁与解晖之子解文龙，宋师道和宋玉致的亲姊宋玉华。

客气一番后，徐子陵在两女的对面坐下。

宋玉华不好意思的道：“玉华本想托郑先生邀请公子到寒舍一叙，好让玉华聊尽地主之谊。却不知公子贵人事忙，无暇分身。只好不顾冒昧来访，公子勿要见怪。”

徐子陵心中恍然，这才明白郑石如为何坚持把自己送到客栈，皆因受人所托。亦可知宋玉华必有天大重要的事，始会在佳节当头之际，抽空来见自己。

郑淑明熟络地道：“我们来得正巧，否则将与徐兄失诸交臂，真想不到川帮的人预先为徐兄订下客房。”

徐子陵心想原来师妃暄是通过川帮的人来为自己订房的，确是怎都猜不着。

宋玉华黛眉轻蹙，神态温婉柔美，与宋玉致的刚强迥然有别，却另有一股惹人怜爱，不忍拒绝的神韵，只听她樱唇轻启道：“鲁叔月前曾来成都小住，始知徐公子和寇公子均和玉华娘家关系密切，大家可算是自己人，这才不怕唐突，来见公子。”

徐子陵不知是否爱屋及乌，又或因她神态楚楚动人，心中对她大生好感。断然道：“解夫人不须有任何顾虑，有什么事尽避吩咐。”

郑淑明低声道：“不若我……”

宋玉华牵着她的衣袖道：“明姊不用回避。”

接着向徐子陵道：“公子可知秦国已经败亡，李阀尽有陇右之地，令他李家声势如日中大，群雄人人自危。”

徐子陵心中剧震。开始有点明白宋玉华为何会找他说话。

郑淑明补充道：“薛举得病暴死，由其子仁杲继位，西秦军曾大败唐军，杀得李世民弃戈曳甲的逃返长安，岂知薛举之死，令整个形势逆转过来。”

宋玉华微嗔道：“明姊说清楚点嘛，李世民非是敌不过薛家父子，只因内伤复发，不能领军，改由刘文静和殷开山两人指挥军队，才吃了从未试过的大败仗。”

郑淑明讶道：“李世民不是染疾病倒吗？”

宋玉华耐心解释道：“李世民不是病倒，薛举更不是因病致死。这些全是对外公告的话，实情是李世民离洛阳回关中时，路上遭到宋金刚率领来历不明的高手突袭，受到重创，一直未能痊愈，领军西抗秦军时触发伤势，才有此败。”

徐子陵听得目定口呆，他早从寇仲口中知道自称西秦王的薛举会东攻关中，只是当时怎都想不到有这么多转折，连李世民都吃大亏。

郑淑明动容道：“那么薛举又是给谁刺杀的？能干掉他的人绝不简单

哩！”

宋玉华道：“除‘影子刺客’杨虚彦外，谁人有此本领。”

听到杨虚彦之名，徐子陵双目亮起慑人的异芒，道：“薛仁果又是怎样垮台的。”

宋玉华条理分明的答道：“李渊首先联结李轨，派人专程到凉州招抚，李轨欣然答应，被册封为凉王，并可分得西秦国部份土地。去此后顾之忧后，李世民再次督师出征，此时仁果仍占尽优势，先败唐军秦州总管窦轨，再围重镇泾州，屡败唐军大将，到遇上李世民大军，薛仁果大将宗罗候迎战，岂知李世民坚壁不出，对垒数十日后，薛仁果军粮已尽，一向不服他的手下纷纷降唐，李世民觑准对方军心动摇，施计诱宗罗候决战于浅水原，结果大败宗罗候，斩敌数千。”

由这样一位纤弱美人儿的樱唇把如此惨烈的战况娓娓道出，自是另有一番滋味。不过只要听她把浅水原之战交待得这么清楚，当知宋玉华不愧“天刀”宋缺的女儿。

两人均知她仍有下文，没有插口。

宋玉华续道：“接着李世民亲率二千精骑，赶到薛仁果拥兵坚守的折庶城，稍后唐军各路队伍纷纷赶至，把折庶城围得水泄不通。入夜后，守城者趁黑争相下城投降，薛仁果无路可逃，亦只好率众投降，令李世民尽得其过万精兵，除薛仁果被斩首外，余皆获赦。”

郑淑明向徐子陵道：“妾身正是收到这个消息，才立下决心，不再卷入这席卷天下的纷争去。”

宋玉华道：“现在关中已定，李轨只是跳梁小丑，纵使背约，亦绝不能为祸，兼之有慈航静斋为李家撑腰，天下望风景从，平凉的张隆、河内的萧着，以及控制扶风、汉阳两郡的地方势力均先后依附李家，至于我们巴蜀的去向，将会在这几天内决定。妃暄小姐已仙驾亲临，谁都不敢疏忽怠慢。”

徐子陵心中暗叹，李世民的声势起，就是寇仲的声势跌。

李世民终以事实证明，他有能力把另一枭雄击垮，配合师妃暄的支持，直有君临天下的威势。而寇仲仍在挣扎求存，彼此相去何止一百至乎千里之遥。

在这种情况下，寇仲陷于低潮的恶劣时刻，他更难舍寇仲而去，将来究竟是如何了局呢？

悦来栈所在处是一条较僻静的横街，由于所有人都拥往大街趁热闹，四周更是静悄悄的，马车停在道旁，亦不会阻塞通道或惹人注目。

在宋玉华澄明清澈，带着恳求意味的目光下，徐子陵苦笑道：“解夫人有什么话要对在下说呢？”

宋玉华有点难以启齿的，垂下螭首轻轻道：“玉华心中很害怕。”

今趟连郑淑明都忍不住道：“华妹有什么好害怕的？”

到此刻徐子陵仍未弄清楚两女的关系，不过既能称姊道妹，自是非常稔熟。

忽然又想起安隆，不知他有否回到成都，更不知以此向宋玉华查询是否恰当。

宋玉华凄然道：“我害怕爹的处境哩，他一向不喜欢胡人，更不喜欢李渊，只是南人没多少个够争气的，我们宋家又僻处岭南，难以北上争锋，否则他可能早卷入这场纷争里。”

徐子陵无奈道：“这就是夫人找在下的原因吧？”

宋玉华回复平静，点头道：“现在天下能与李世民撻抗的，数来数去都只有寥寥数人，徐公子和寇仲正是其中两个，偏又和我宋家关系密切，寇仲更是三妹情之所锺，唉！”

教玉华怎么说呢？”

郑淑明叹道：“寇仲是那种天生百折不挠，坚毅卓绝的英雄人物。无论在多么恶劣的环境下，他仍可反败为胜，华妹如想求徐兄劝寇仲拱手臣服，大可把说话省回。”

宋玉华恳求的目光深注在徐子陵脸上，摇头道：“我也知凭玉华妇人之言。难以说动像寇公子那种非凡人物，但却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希望徐公子能仗义帮忙，玉华将感激不尽。”

傍宋玉华软语相求，徐子陵也有差点要给溶化的感觉，正要答话，蹄音响起，自远而近。

郑淑明探头一看，露出喜色，向两人道：“两位继续谈吧！淑明要失陪一会。”

徐子陵礼貌的先推门下车，待郑淑明迎上来骑，才重新到车上坐好。

宋玉华又是那难以启齿的样儿，低垂螾首轻咬下唇，欲言又止。

徐子陵心中一动，功聚双耳，立时收听到郑淑明与两名手下的对答。

只听郑淑明愤然道：“你肯定那真是曹应龙吗？”

手下答道：“该是八九不离十，他虽戴上面具，但他的体型和特别的走路姿态。化灰都能认出来。”

另一人道：“这家伙真狡猾，竟趁中秋佳节人多入城时混进来，初时我们也给他骗过，幸好他又到大东街陈记茶庄旁的宅子落脚，才逃不过我们的耳目。”

此时宋玉华像猛下决心似的，抬头朝徐子陵瞧来，肯定地道：“玉华只求徐公子帮忙。千万不要让寇仲见到家父。”

徐子陵立即心神被分，再听不到郑淑明和手下的说话，失声道：“什么？”

宋玉华缓缓道：“因为若让爹见到寇仲，就像蜜蜂见到蜜糖，再不能分开来。而只有你才可为玉华办到这件事。唉！玉华也知这请求很过份，徐公子勿要见怪。”

郑淑明的声音在车外响起，歉然道：“淑明有要事必须立即离去，请徐公子和华妹见谅。”

言罢不作解释，匆匆去了。

徐子陵则一阵心烦意乱，曹应龙固是死有余辜，但一来他是命不久矣，此行更是为安慰快变作孤儿寡妇的妻儿，不让他完成最后的心愿，实在非常残忍。

他该怎么办呢？

宋玉华见他沉吟不语，担心的道：“徐公子是否认为玉华的请求太不合情理？”

徐子陵苦笑道：“我只能说会尽力而为。只是世事往往出人意表，非人力所能掌握。”

宋玉华喜道：“我知徐公子乃一诺千金的人，这样玉华放心了。”

徐子陵的心早飞往别处去，连忙告辞，下车后奔出大街，找人问得东

大街的方向，乾脆飞上屋顶，逢屋过屋，高跃低窜的朝目标赶去。

成都的所有主街道均明如白昼，万头钻动，鞭炮声不绝于耳，天际烟花盛放，整个城市在满月下沸腾着炽烈的气氛，但他却像活在另一孤独隔离世界的人。此行更是要去拯救一个穷凶极恶，曾因横行一时，杀人如麻而使人人都要得而诛之的大贼头，想想都觉古怪。

就在此时，前方人影一闪，往他笔直掠过来。

徐子陵忙闪入横巷，只见一个大圆球似的物体在上方流星般掠过，赫然是邪道八大高手之一的安隆，肋下还夹着个人。

接着十多道人影先后追来，其中一位正是郑淑明。

徐子陵醒悟过来，慌忙追去。

第一章 噩梦开始

前后两方的人距离很近，徐子陵一是追在长江联以郑淑明为主的十多名高手之后，另一方法就是凭他卓越的听觉和感官，从旁暗蹑安隆。前一方法保证不会把人追失，但只是指长江联的人而言。安隆身为邪道八大高手之一，纵使提着两个曹应龙，亦定有脱身之术，否则就该名除榜上。

邪道八大高手中，他曾先后跟辟尘扮的荣凤祥、左游仙和尤鸟倦三人交过手；除尤鸟倦外，前两者均是一触即止，但已觉其魔功深不可测。安隆既是天莲宗主，又练成辅公佑忌惮甚深的“天心莲环”，尽管他体型庞大，又有负荷，亦不应被人追得这么“贴身”的，其中必然有诈。

徐子陵猛提一口真气，迅如流星地奔过长长的窄巷，从地面听声辨向，追踪安隆。幸好安隆尽向冷落无人处掠去，否则只会撞进人堆中，现在即使遇上游荡嬉玩的人，在他们眼前一花时，他早去远。

对于魔门的两派六道，他已有较深入的认识。而邪道八大高手，知道的有“阴后”祝玉妍、“邪王”石之轩、“四川胖贾”安隆、“妖道”辟尘、“子午剑”左游仙和“倒行逆施”尤鸟倦，尚欠两人未知是谁。

只看排名榜末的尤鸟倦的手底这么硬，便知魔功大成的安隆非是好惹。

当日在合肥，以辅公佑、左游仙和辟尘联手实力之强，亦不敢迫他作困兽之斗，可见一斑。

所以他徐子陵只能智取，不能硬拚，否则不但救不回曹应龙，说不定连自己都要赔进去。

就在此时，安隆飞掠的风声生出轻微的变化，显示他从高处下跃，落到实地上。

风声再起，该是斜冲而上，重回瓦面，然后迅速远去，接着是长江联众人等疾追的衣袂声。

徐子陵倏地停下来，心叫侥幸，若非他纯凭耳力追踪，定要中安隆移花接木之计。

原来他从风声微妙的变化里，准确无误地掌握到安隆和曹应龙给另一对人掉包，而扮作曹应龙的人由于没有被封穴道，虽放软身子，因为仍是清醒，自然是提气轻身以迁就同伴的提携，故在重量上即时露出破绽，被他察

觉。

可以想像安隆这两名手下，从某处忽然分头逃走，定会使追兵手足无措，把人追失。说到底成都终是安隆的地头，要撇开外来人的追踪，理应轻而易举。

待两帮追逐的人马远去后，安隆才提着曹应龙施施然离开，在横街窄巷左穿右插，不片刻输墙来到一所普遍的民居，进入屋内。

徐子陵小心翼翼的尾随而至，换了是寇仲或跋锋寒，纵使武功比得上他，怕亦不能像他般大半凭感觉追踪，令高明如安隆也茫然不知露出行藏。

正要从横巷闪出，徐子陵心生警兆，条地止步。只见那目标民房的墙头处现出一道似实还虚的人影，迅速绕墙疾走，最后更跃上屋顶，巡视数遍后，才消失不见。

以徐子陵的胆子，仍要倒抽一口凉气，因为他认出这个黑罩黑衣的人，正是“影子刺客”杨虚彦。

若自己贸然扑上围墙，必难逃过他的耳目，给他和安隆联手夹击，包保没命离开。

心叫好险后，徐子陵看准时机，毫不犹豫地贴墙翻进宅子的后院，移往屋后，功聚双耳，刚好捕捉到安隆的说话。

这邪道中殿堂级的高手沉声道：“这叛徒显曾自动把大半功力散去，才会只两个照面就给我手到擒来，否则会颇费一番周张，若落到长江联手，更将大大干妙。”

杨虚彦似在检视曹应龙的情况，轻声道：“龙叔从少侍候师尊，一直忠心耿耿，现在忽然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其中情况定要弄个清楚，若隆老你不反对，虚彦就把他拍醒。”

只听这番对答，便知安隆和杨虚彦关系密切，而曹应龙则是石之轩的侍从，以往对杨虚彦亦是忠心一片。

安隆道：“且慢！假若应龙不肯合作，我们是否该下辣手迫供。”

杨虚彦淡淡道：“他不仁我不义，他有甚么好怨的。”

徐子陵听得一阵心寒，用刑迫供本乃平常之极的事，在战争的年代更是每天都在发生，只是杨虚彦说时不带任何情感的波动，对象更是长期和他有合作关系的同门，从而可见此人的铁石心肠和没有人性，难怪他能成为当代最出色的刺客。

安隆哈哈笑道：“不愧石大哥的得意弟子，来吧！”一阵掌拍之音，接着是曹应龙的呻吟声。

徐子陵心中叫苦，假如现在这一老一嫩两大魔头向曹应龙施刑，自己难道就那么躲在一旁只听不理吗？杨虚彦的声音响起道：“究竟发生甚么事？龙叔竟会落至这等地？”曹应龙呻吟道：“我输了！兵败如山倒，一切都完哩！”安隆冷笑道：“听说是徐子陵放你走的，他还因此与飞马牧场的商美人反目，应龙的面子真大。”

曹应龙苦笑道：“隆爷手下留情吧！我这条命是以多年劫掠回来的藏宝和自废武功换回来的，与面子大小没有半丁点关系。”

杨虚彦沉声道：“那么大笔财富，你拱手便让给人吗。”

曹应龙道：“少主着我把六处藏宝地点，绘成图卷，当时我正随身携带，若我被杀身亡，他们也能从我尸身搜出来。这又岂是贪生怕死，乃人之常情，就是那么简单，少主该体谅我的苦况和处境。”

安隆淡淡道：“你既自认是贪生怕死之徒，我们还有甚么好怪你的。只是不明白徐子陵为何会立即赶来四川？你刚才见到安某人更出手反抗，是否做过甚么亏心事？”曹应龙答道：“我的确有对不起少主的事，就是私自留下一批藏在成都的财宝，以供养老之用，至於徐子陵入川来干甚么，应龙确是全不知情。”

杨虚彦出乎意料之外的笑道：“原来是一场误会。既是如此，我们也不忍心和龙叔计较，你走吧！”曹应龙呆了半晌，惨然道：“我行藏已露，这样走出去，唉！少主不用耍我啦！少主更不会容我落在外人手上，索性给小人一个痛快吧！”“呀！”

一声闷哼，声音倏止，似乎是曹应龙被弄昏过去，接着安隆道：“他这番话听来全无半点破绽可寻，你相信吗？”杨虚彦冷笑道：“以寇仲和徐子陵的行事作风，怎会为财宝不惜与飞马牧场反目。这叛徒定是出卖我们的秘密以换命。此事非常严重，幸好我闻得风声后，立即邀青漩到成都来碰面，徐子陵纵使到幽林小谷去，只有扑个空。”

外边窃听的徐子陵心中一凛，才知石青漩现身成都，竟是为赴杨虚彦之约，幸好给自己误打误撞听到。

奇怪的是安隆乃这里的地头虫，为何竟不知自己已抵成都。旋又释然，因为除杨虚彦外，安隆和他的手下都不认识自己。

但杨安两人又怎知他徐子陵来四川呢？该是长江联内有他们的线眼，亦因此可及时把曹应龙擒回来。

安隆压低声音道：“虚彦有多少成把握可令石青漩上当？”

杨虚彦平静答道：“十成把握。因为自懂人事后，她只见过师尊一脸，那时她不过十岁。”

徐子陵心头剧震，把握到杨虚彦玩的是甚么把戏，石青漩虽冰雪聪明，说不定亦会中杨虚彦的奸计。

安隆叹道：“当时石大哥若狠得下心一掌把她了结，那他便到达不动情的至境，不死印法更可功行圆满，岂知那么一着之差，唉！”

杨虚彦冷冷道：“师长有事，弟子服其劳。但此事却千万不可让师尊晓得。

所以必须先从那叛徒口中查清楚他究竟透露多少秘密给徐子陵知得。必要时我们还须改变计划，又或先把徐子陵杀死，否则你和我均休想活命。”

徐子陵整个人轻松下来。虽说如若两人分头行事去对付石青漩和曹应龙，教他如何分身？不过现在至少石青漩那边尚未是十万火急，假若能救走曹应龙，已可令两人心有顾忌，不敢对石青漩轻举妄动。

同时也感受到杨虚彦和安隆对石之轩的恐惧，从而推测出石之轩这天生邪人的可怕。不过石之轩对石青漩显然不能泯灭其父女之情。安隆若无其事的道：“放心吧！以他目前的功力，只要我施出离魂功法，保证他没有半丝秘密能隐藏，个半时辰后，在南市我的老铺碰头巴。”

杨虚彦答应道：“一言为定，让小侄为隆老开路。”

外面的徐子陵知他出来在即，忙飞身避往远处去。

寇仲倏地扎醒过来，头痛欲裂，喉咙乾涸，浑身冷汗。

刚才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梦见自己来到一个明如白昼、灯火辉煌得异乎寻常的巨大厅堂，一队乐师像着了魔似的拚命吹奏，却没有发出丝毫乐声；他们似男非男，似女非女，到看清楚点时，发觉他们满脸都是深刻的

皱纹，个个行将就木的样子。

在这座仿似隋炀帝杨广遇弑身亡那座可容数百人的宫殿内，聚满宾客，分成一组的查鬲声喧哗谈笑，看清楚点，赫然竟是李世民、突利、伏骞、王世充、李密、萧铣、香玉山等等认识的人，均对他视如不见，迳自饮酒作乐。

忽地有人在他耳旁笑道：“你终于来了！”

寇仲别头瞧去，竟然是李秀宁，想说话，只是发不出任何声音。李秀宁旋又变作宋玉致，以怨恨的目光紧紧盯着他。

他想往她扑过去，景物又变，厅堂变作千军万马的战场，人人拚死厮杀，他和战友正处於下风，正亡命逃走。身边的人似是宣永、陈长林、徐子陵等，一个接一个溅血掉往马下。

他想拔出井中月，井中月却只剩下半截，然后醒过来，不住喘气。

月色洒遍窗台和院子，秋蝉的鸣叫方兴未已，还隐隐听到院墙外不远处从树林中流过来溪水淙淙的流动声音。头痛逐渐消减，寇仲在榻子坐起身来，才发觉手上正拿着李秀宁经商秀珣转给他仍未启封的书信。禁不住摇头苦笑，把信收在包裹鲁妙子遗着的防水布内，贴身藏好。

正要起来，洛其飞匆匆赶来道：“刚接到消息，杜伏威的轻骑兵渡过长江，向沈纶的营地推进，我们必须立刻起程。请少帅定夺。”

想起刚才的噩梦，寇仲珍而重之取出压在枕底的井中月，点头道：“我们立即动程。”只待半晌，徐子陵立知不妙，皆因杨虚彦并没有如他所料出来巡察。

徐子陵腾身斜掠，两个起落驾轻就熟的回到适才窃听的位置，果然不出所料，屋内已是空无一人。

徐子陵扑上瓦顶，纵目四顾。

对方若是从秘道离开，出口该是附近十多间空房屋的其中之一，不可能在很远的地方，而出口的房舍当备有车马，以方便把曹应龙运离“险境”，好让安隆安心施展邪术。

念头才起，一辆马车从南方数百步外一所房子的院门开出，蹄声踏踏的跑到街上，望东而行。

徐子陵连忙伏下，定神观看。

两道人影同时从那院落跃起，正是安隆和杨虚彦两人，都是迅如鬼魅，分别落到左右房舍瓦面处，然后消失到暗影里，如若有人跟踪马车，定逃不过他们的耳目。

徐子陵心中冷笑，认清楚马车的式样，这才回到地面，绕道往前拦截。

寇仲立在船尾，江风吹得衣衫猎猎作响，他却像尊石像般纹风不动。若让李世民得到巴蜀，那他势将成另一个秦始皇嬴政，重现大秦在战国末期的形势，既有关中淆函之险，西北的兵马，关中的富足和巴蜀的铜铁，天下谁还能与其争锋？这令杨公宝藏变得更为重要。

自己真是粗心大意，竟一直没想到巴蜀的战略意义，唉！早知道些又如何，他寇仲又有甚么办法。

惟有寄望“武林判官”解晖是个野心家，并不甘心臣服於李阀，又或宋家的影响力能令解晖保持中立，或是采取观望态度。

不过若师妃暄亲自出马，李阀成功的机会实是非常大。

他开始有点明白刚才为何做了个这么可怕的噩梦。

马车逐渐接近。

别无他法干，徐子陵准备全力出手，破车救人。他敢肯定安隆和杨虚彦没有跟来，只要不是这一老一少两人，他有把握将曹应龙抢回来的把握。

驾车者是名大汉，虽是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但只属一般江湖好手之流，在他手底能撑上三数招，已可教他大感意外。

棘手的是在车厢里，无论他如何运功聆听，除去曹应龙重浊的呼吸声，再听不到任何其他异响，但他却肯定有人在车内，因为驾车大汉曾多次回头向车内的人作报告。

安隆既能委此人以押送的任务，这人自有足够能力去完成。

他已顾不了这么多，若不趁安隆不在之际出手，他将再没有机会。起始时他有点奇怪为何安隆不乾脆俐落的在原地施术，旋则释然，皆因想到邪道中人互相疑忌，而安隆施法时可能相当损耗功力，故不愿有杨虚彦在旁，更不希望在未复元前和任何人动手，故须另觅秘处进行。

马车在三丈下的街道缓缓驰至，在屋瓦上的徐子陵正蓄势待发，倏地人影一闪，不知从何处抢出一个人来，栏在车前。

驾车的大汉骇然勒马。

只见那人年纪在二十四、五间，长得虎背熊腰，非常威猛，虽不算英俊，但五官端正，微往上翘的下唇显出他既自负而极有个性，站得很有气度和硬朗，令人印象深刻。

驾车大汉本要破口大骂，可是定神一看后，露出认识的神色，立时把粗话吞回肚子内，愕然叫道：“解少爷！”

车内曹应龙重浊的呼吸声倏然而止，接着有人掀开车帘，望向正移到车侧的拦路者娇柔地道：“妾身如花，乃安爷小妾，这位大概是解文龙解少爷吧，未知拦着妾身马车去路，所为何事呢。”

徐子陵立时头皮发麻，知道上当。

第二章 救人救火

徐子陵置身南市充满节日气氛，挤得水泄不通的街道上，鞭炮声震耳欲聋，一盏接一盏的孔明灯给升往天空，与天上的明月争辉。徐子陵尚是初次目睹这种奇灯，却无暇深究它们为何能飘上高空去，他现在只想尽早找到安隆和杨虚彦约定个半时辰后碰面的老铺所在，偏是问过十多人，安隆虽无人不识，但谁都不知他设在南市的三间铺子，那间才是老铺，教他大感头痛，只有决定逐间去碰运气。转进另一条交错的大街，情况更是热闹，卉锣鼓喧天之下，有人在车马道上舞着灯龙贺节，行人道上挤满围观的人，气氛热烈。

徐子陵定神一看，舞龙者均身手不凡，窜高跃低，做出种种高难度的动作，全体服饰划一，该属本地某一帮会的人，此时与民同乐，打成一片。

龙舞确是精采，只是他心不在此，好不容易挤进一条横巷，正想离去，给人拦着去路，笑道：“子陵兄别来无恙？”

赫然是“多情公子”侯希白，手摇摺扇，俊脸含笑，一派洋洋自得的样子。徐子陵心叫不妙，表面当然若无其事，淡淡道：“离川入川，侯兄的

动向确教人扑朔迷离。”

侯希白微笑道：“小弟因挂念徐兄，忍不住掉头回川，刚抵成都，听闻徐兄四处探问安隆老铺所在，故忍不住现身看看可否帮点忙，徐兄请勿怪责。”

徐子陵心中暗凛，细猜侯希白非只是对付自己那末简单，说不定是要和杨虚彦这同师不同门的师兄弟争夺石青漩手上的《不死印卷》，心念电转下把心一横道：“我怎敢怪责侯兄，假如侯兄肯坦白告诉我，为何会於此时到成都来？大家说不定可衷诚合作，各取所需，否则请侯兄让路，不要阻着小弟去办要紧事。”

侯希白双目厉芒一闪，旋又敛去，点点头后，低声道：“我们不若边走边说。”

徐子陵答应一声，随他往横巷的另一端走去，刚好有一群七、八个少女迎面而来，见到两人各具特色的出众仪容，眼睛都闪亮生辉。

两人各有心事，对抛来的媚眼和笑容视如不见。

侯希白凑近点道：“实不相瞒，小弟刚与妃暄碰过面，始晓得子陵兄是为青漩而来川，所以才急欲找子陵兄会晤，我绝不容青漩受到任何伤害。”

徐子陵心中涌起苦涩的味道，心忖师妃暄对侯希白果是推心置腹，但听到最后一句，心生疑惑，忍不住道：“侯兄对石小姐真有保护之心吗？只不知是因令师的关系，还是别的原因？”

侯希白苦笑道：“若给师尊晓得小弟插手他老人家的家事内，小弟必吃不完兜着走。不过小弟天生要保护美好的事物，像青漩的美丽和她天下无双的箫艺，均是人间瑰宝，须有知音去珍惜保护。”徐子陵糊涂起来，侯希白说这番话时有种发自肺腑的真诚味儿，登时又使他感到弄不清楚此君那一类人？不过眼前救人要紧，问道：“侯兄现在似是领我到某处去，不知是否安隆在南市的老铺呢？”

侯希白点头道：“这个当然，子陵兄刚才的话只说到一半，未知可否继续说下去？”徐子陵淡淡道：“我所说的各取所需，指的是我救人，你则务要使令师的《不死印卷》不会落到杨虚彦手上。可是侯兄仍未告诉我为何会於此处出现？”

侯希白剧震止步，愕然道：“杨虚彦？不死印卷……这是甚么一回事？”徐子陵心中叫糟，看他模样不似装佯，始知师妃暄对他仍有所保留，自己却误泄给他知道，头皮发麻的道：“侯兄原来不知杨虚彦乃令师另一传人，至於《不死印卷》的情况，我也不十分清楚，只知杨虚彦和安隆正联手合作，要从青漩身上谋取《不死印卷》，嘿，时间无多，侯兄……”侯希白一边听，脸上却不住色变，最后双目射出精锐的辉芒，截断他道：“我明白啦！告诉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是否要找到安隆？”

徐子陵并不知道他明白的是甚么。但想起曹应龙，再无暇深究，点头道：“首先必须找到曹应龙。”

侯希白大惑不解道：“曹应龙不是四大流寇的大头领吗？难道竟来到成都。”

徐子陵以最简单的方法解释一遍，侯希白听罢吁出一口气道：“幸好徐兄清楚说出来，否则你将永远找不到曹应龙，快随我来。”腾身而起，落在左旁民房瓦顶。

徐子陵紧追在他身后，逢屋过屋，最后在城西一座大宅的屋脊处伏下，

见侯希白遥观对街那座寺观，不禁讶问道：“那是甚么地方，与安隆有甚么关系？”

侯希白低声道：“这是成都名胜之一的青羊肆，据传当年老君曾与人相约于此见面，青羊肆便名闻遐迩，成为道教胜地。刚才我为找寻徐兄，凑巧碰上安隆座下的高矮二将，鬼鬼祟祟的提着个人，来到这里。由於我不想惹上安隆，所以放过他们不管这闲事，现在当然是采另一种态度。”

徐子陵忍干住问道：“成都的街道左曲右折，令人眼花缭乱，侯兄怎能像识途老马般，寻人觅地没半点困难？”

侯希白叹道：“徐兄的好奇心真大，我确是识途老马，就像你对扬州的认识。成都的街道出名混乱，除了从皇城各门通罗城十门的主要街道是东西向、南北向外，其他地区的街道多斜行曲折，错综复杂，因势而成。好啦！我们是否要行险博他一铺呢？”

话犹未已，一道黑影从东南方远处掠来，只一眼就可从其体型识出是安隆，两人还以鸟安隆正在青羊肆内施术，故侯希白才有冒险硬闯之语，此时见到安隆姗姗来迟，均大感意外。

侯希白当机立断，迅速说句“你去救人”，断然从暗处窜出，往这练成天莲宗最高功法“天心莲环”的邪道元老级高手投去。

徐子陵心中暗服，侯希白确是果断敢为，若他着徐子陵去拦截安隆，他则去救人，徐子陵定因怀疑他的动机致在犹豫不决下坐失良机，现在他背起最困难的部份，是以行动表白衷诚合作的心意。当然也可看作他对《不死印卷》是志在必得，但至少证明合作不会到此告终。

徐子陵那敢怠慢，从另一方向飞下屋脊，落在横巷，朝青羊肆潜过去。

安隆说停便停，像座山般立在屋脊处，却竟能予人轻灵乖巧的感觉，从而可知他的魔功已臻登峰造极的境界。

此时他双目一瞬不瞬的瞪着从左方凌空掠至的侯希白，待他来到身前丈许远处，立足屋缘位置，才阴阴笑道：“贤侄不是要找我安隆喝酒吧。我看你最好去找个偎红倚翠的桃花源，免得辜负中秋的一轮明月。”

“唆”。侯希白张开美人扇，有一下没一下的煽动，洒然笑道：“隆叔总是有令人欣赏的提议，上趟介绍的古城大曲，晶莹透明，醇和幽深，陈香纯正，柔滑如脂，不知是用甚么材料制的？”

安隆脸色微变，转瞬又变得若无其事，淡然道：“材料不外玉米、高粱为主，再用小麦、青稞、豌豆并以清澈泉水酿制而成，但必须遵从制酒的六大要诀，就是水必善净，料必善实，工必善精，器必善洁，曲必善时和窖必善湿。否则只能得其形而失其神。哈！贤侄这么拦途截路，难道只是想跟隆叔领教两招造酒的功夫？”侯希白哈哈笑道：“小侄只是顺口一问，隆叔最懂享受，如此良辰佳节，不躲在澡堂浸温泉水，却在屋顶左奔右跑，劳碌奔波，不晓得所为何事，未知小侄可杏代劳分忧？”安隆双目杀机一闪即敛，声音转沉，显示出内心的不悦，道：“我安隆欢喜做甚么，便做甚么，并不须向贤侄交待，贤侄以为然否？”侯希白双目射出锐利的神色，凝注安隆，柔声道：“隆叔该知小侄一向不爱管别人闲事，但假设是与石师有关，就是另一回事，隆叔不会不明白吧？”安隆终於色变，怒道：“你胡说甚么？”

侯希白摇扇的节奏转缓，双目的精光却有增无减，显示正积聚功力，语气则仍是那么平和，徐徐道：“小侄是否胡说八道，隆叔心知肚明。在出手领教隆叔的天心莲环前，小侄尚有一事请教，就是隆叔的胆子为何忽然变

得这么大，竟不怕石师晓得你想害他的女儿呢？”

安隆不怒反笑，脸容却沉下去，连说两声“好”后，冷然道：“你的胆子够大才真；竟敢斗胆目无尊长，以下犯上，这等可笑的事，究竟从何处听来的？”侯希白知他动了杀机，却是丝毫不惧，微笑道：“除杨虚彦尚有何人呢？安隆你中计哩！”安隆闻言一震时，侯希白的摺扇像一把利刀般割喉而至，偏又像提笔写画般潇洒好看。徐子陵从后墙翻进青羊肆，这道家名胜占地不多，除主建筑物外就只后院的几座该是放置杂物的小屋。

徐子陵对这类潜踪匿进的行动一向驾轻就熟，几个起落越过后院，无声无息的潜入青羊肆没有半点灯火的后进。

同一时间，曹应龙熟悉但微弱的呼吸声传进他耳鼓内。衣袖声响。

徐子陵借着肆外金黄的月色，又功聚双耳，刹那间通过视听的感官，把这初次进入的地方把握得全无遗漏。青羊肆分前后两进，中间以一个天井相连，后进设有简陋的床铺，显是有人借此就寝住宿，除此外摆满杂物，例如香烛、炉鼎、道教神像等有关物件。

最令人触目是十多个大木箱，放的该是道士作法事的袍服祭器。此时后进偌大的空间没有半个人影，但传来的衣袖声却显示有人正从前进的道堂往内进走来，且不止一人。他无暇去想安隆和青羊肆主持的关系，若非听到曹应龙的呼吸是从地底密室传来，他早已全力出手，务求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把曹应龙救回来，现在则只可找地方藏身，弄清楚情况后才动手。

心念一转，移往靠墙角的其中一个大木箱，也是唯一没有上锁的木箱，把箱盖掀起，赫然发觉箱底竟是通往下方的石阶，曹应龙的呼吸声更清晰了。

时间不容许他作出另外的选择，一溜烟的钻进箱子里，到箱盖降下只馀一隙时，三男一女走进来。

女的正是貌美如花，却毒如蛇蝎，朱桀之女“毒蛛”朱媚。其他三人中两个身穿夜行衣，一高一矮，当然是安隆座下的高手高矮二将，都是四十馀岁，一看便知非是善类的貌相。馀下一人是个老道士，只瞧其飘浮的脚步，便知不谙武功。不过另三人均是一流的高手，若正面交锋，徐子陵有信心足可自保，但如要同时照顾曹应龙，会是凶多吉少，故而只能智取。目下唯一的希望，就是侯希白能尽量把安隆拖着，使自己有充足的时间救人。

灯光亮起，老道士燃亮门旁的灯台，低声道：“会不会有麻烦？”

高将哈哈笑道：“纯一道长放心，安爷在成都谁不要给他几分面子，只不过事情紧急，才借道长的地方一用吧。”

朱媚向矮将使个眼色，后者道：“道长不若到前堂座领，若有人来查问，一概推说甚么都不知道便成。”

纯一道长犹豫半晌，才返回前堂去。

徐子陵心中明白，由於事起突然，安隆被迫出手，暴露了行藏，惹来在成都势力最大的独尊堡的注意，土急马行田下，只好借用青羊肆的地窖行事。至於青羊肆内鸟何有这么鬼祟的窖藏，则是令人费解。

朱媚皱起眉头道：“这个地方似是不大安全。”

徐子陵本想先下去看曹应龙的情况，可是回心一想，找到曹应龙易，离开却难，不如在这里先瞧清楚形势，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听朱媚这么说，猜到她是刚抵达青羊肆。

高将叹道：“安爷起初不知此事有解晖牵涉在内，知道时已是太迟，现在他去了应付解晖，这处虽然不大理想，总好过在我们的地方。只要再拖得

半个时辰，就可从曹应龙处套出他收藏财富的地方。”矮将恭敬道：“小姐须否下去看货呢？”

徐子陵吃了一惊，幸好朱媚一屁股坐到旁边的椅子去，沉声道：“看有啥用，时间无多，安爷几时才回来呢？”

徐子陵心叫谢天谢地，小心翼翼的放下箱盖，溜往下面去。

第三章 破莲八着

安隆宜待美人扇的锋沿循着一曼妙的角度画至离肥颈两寸许的距离，才迅若狸猫的踏出奇步，鬼魅般倾往侯希白左侧的死角位，似要跌倒时，忽又挺立如山，嬉闹似的满脸笑容道：“贤侄这把摺扇有甚么名堂？石大哥从来没用过这种娘儿的东西，贤侄这样算否青出於蓝。”

侯希白知他一向笑里藏刀，笑容愈灿烂，杀机愈盛，摺扇一阁一张，发出一股劲风，回收胸前，轻轻煽动，由攻变守，卓立屋脊，微笑道：“这柄美人扇，扇面以冰蚕丝织造，不畏刀剑，扇骨则为精钢打制，再以千年橡树的液汁配料胶合而成，讲求『美、巧、轻、雅』，承石师之命自创折花百式，那说得上甚么青出於蓝，但求能博隆叔一粟，於愿足矣。”

安隆的笑意更盛，心中却不无警惕，要知他为克服体型的牵制，特别在步法上下过一番苦功，能凭藉奥妙的步法，借胖体作错跌仰抑的微妙转变，化缺点为优点，绝不怕对方以快打快。假若侯希白试图以快速的身法扇招连续狂攻，他将可在十来招的光景把握对手所有变化，那时便可将他名为“莲步”的奇异步法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巅峰，配合“天心莲环”，有信心可在数着之内把侯希白送上西天。

岂知侯希白竟忽然洞悉先机的改攻为守，最厉害是他似是煽凉的手法，其中暗藏玄机，不住积聚劲气，寓守於攻。若安隆於此时抢攻，将失去“莲步”讲求“因人成事”的奥妙。

其中微妙处，难以言喻。

安隆当然非是落在下风，只是占不着便宜，暗忖一不做二不休，今晚如不能搏杀此子，所有计划将胎死腹中。因为给个天他作胆也不敢让石之轩从侯希白口中知道自己乃他的杀女仇人，那可不是说着玩的一回事。哑然失笑道：“你那些花招究竟改了些甚么名字，就要几招甚么美人照镜，玉女折腰来让隆叔见识见识吧。”

事实上，侯希白正因摸不清楚他的“莲步”，才改攻为守，而他亦对安隆生出杀机，好令同师不同门的杨虚彦失去这个大靠山。

石之轩虽是他的恩师，可是他从不真正了解石之轩，其行事教人难以测度。《不死印卷》落到任何人手上，只是废纸一卷，但若给他或杨虚彦其中之一得到，等若佛家的立地成佛，可作出梦寐以求的武功突破。所以才令他抛下一切，衷诚与徐子陵合作。

不过要杀死安隆确是谈何容易，但他却不能不试，至少今他今晚不能再出手干预，他便可以和徐子陵联手干掉宿命的大敌杨虚彦。

安隆表面虽看似漫不经意，全无防备，事实上却是不露丝毫破绽，达

至无懈可击，以不变应万变的大师级境界。

侯希白从容一笑道：“莲步配莲环，天本无心，莲亦无环。隆叔的天莲宗心法无中生有，我们花间派却追求有中寻无，妙手偶得的意境，隆叔且试这招看看。”

不见他如何动作，忽然来到安隆右侧三尺许处，位於瓦坡低於安隆的位置，张开的煽扇刚好横扫安隆的胖腰。

本是平平无奇的一招，由侯希白的妙手使出来，就是另一回事。别人是举重若轻，他却是举轻若重，犹如美人扇重逾千斤，缓而稳定的扫向安隆。

安隆首次敛去笑容，目不转睛的盯着对手攻来这轻重难辨的一扇，直至扇将及体，劲风刮得他衣衫贴体时，才抡拳击出。

“唰”摺扇合拢，由重变轻，飘忽无力的点往安隆大有排山倒海之势的铁拳上。

安隆闷哼一声，拳化为爪，迅疾无伦的往美人扇抓去。

侯希白从容一笑，摺扇由合拢转作张开，安隆若原式不变，只能抓在扇面处。但他确是了得，竟能在这电光石火的刹那，改爪为掌，重重拍在扇面。

“蓬。”

劲气交击。

安隆晃了一晃，侯希白却被震得往外飘飞，宜抵瓦坡边缘处。看似安隆占尽上风，可是他脸上仍不见半丝笑容，双目射出骇然之色，沉声道：“贤侄这招是甚么名堂？”

侯希白气定神闲的淡淡道：“隆叔肯这么虚心下问，小侄当然不能不答，此乃石师所创“破莲八着”中的“轻重着”，是要举重若轻，举轻若重，专用来破隆叔的莲步，虚彦师兄难道从未向隆叔提及吗？”

安隆差点气得吐血，暗忖自己的功力明明比侯希白胜上不止一筹。却因他施出能克制自己武功的奇怪招数弄得他有力无处使，这口气更难咽下去。

环顾天下高手，能令他安隆畏惧的只有寥寥几人，其中又以石之轩这魔门不世出的天纵之材最令他深感忌惮。此时更后悔直接卷入侯希白和杨虚彦争夺不死印卷的斗争内，但已是后悔莫及。

深吸一口气，再次绽出笑容，点头道：“好！既是石大哥所创，安隆怎能不见识一下。”

醉酒似的往前倾错，迫至侯希白身前四尺许处，终於主动出击。

石阶尽处是个两丈许见方，高达丈半的大石窖，四边墙上列满长生灵位，这在道观来说乃平常不过的地方，只是进来的通道太过惹人起疑。

窖内空气虽算通爽，但仍有潮湿的感觉，衬起这鬼气阴森的环境，份外使人心生寒意。

其中一角几上有盏红灯，把整个环境沐浴在暗红的色光里。

窖藏中间放置着一张长方桌，铺上宜垂至地的黑布，不省人事的曹应龙四平八稳的安躺其上，胸口不住起伏。

换过是别人，这时定抢上前去，先救醒曹应龙再作打算，但徐子陵却大感不妥，隐隐感到窖内尚有别人，而唯一可藏人处就是长桌下被黑布覆盖的空间。

这时他霍然而悟，明白为何高矮二将不留下一人看守窖藏的入口，因

为窖内另有人在，且此人必是高手，有足够能力防守曹应龙。极可能这才是向曹应龙施术的人，否则安隆怎还有空去敷衍解晖。

如此看来，安隆和杨虚彦亦是尔虞我诈，各怀鬼胎。

这人会是谁呢？所有这些念头在刹那间闪过徐子陵心头，在那隐伏的敌人来说，徐子陵只像深吸一口气，便朝曹应龙移过去。

“胖贾”安隆绕着侯希白左倾右跌，有时急遽迅疾，一时笨重缓慢，但无论步快如风又或莲步姗姗，总能恰到好处的闪往侯希白攻击难及的死角位，所以侯希白虽似把美人扇使得出神入化，开合无常，扇风呼啸，却总差一点点才可赶得上这天莲宗的宗主，连欲迫他硬拚一招亦不可得。

不过侯希白仍是那副潇洒自如的样子，忽然埋身贴打，忽又长攻远取，还似是游刃有余。

可是安隆却认定他是强弩之末，皆因从来花间派的高手，即使被杀死时，亦不会露出任何狼狈难看的样子，此时两人交手超过五十招，安隆自问已控制大局，哈哈一笑，骤下杀手。

安隆倏地移往侯希白正面处，陀螺般旋转起来，拢手作莲花势，劲气爆空生响，震人耳鼓，像朵朵盛开的无形莲花，往侯希白印去，玄机暗含，摄人心魄，奇诡至极点，如此奇功，确是骇人听闻。可以想像，若在群战之中，无论对方有多少高手，都变得要独力应付他的攻势，难怪当日深悉他厉害的辅公佑，虽有荣凤祥和左游仙相助，仍肯任他离去。

侯希白倏退三尺，来到瓦坡尽处，昂然卓立，双目神光迸现，全力出手。

自动手以来，他等的正是此刻。四周的空气变得无比灼热，作为“天心莲环”发端的首朵莲花劲气，拐个弯绕过他的身子，朝他背心印去。

大凡上乘内功，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如何培养体内真气，选择功法发生和经行的脉窍，与及如何克敌制胜。而天莲宗的天心莲环实是先天真气里的异种，诀要在以心脉为主，认为“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又“心像尖圆，形如莲蕊，中有异窍，唯上智之人有之”，“天心莲环”之名，由此而来。再配以复杂无比的“动、摇、进、退、搓、盘、弹、捻、循、扞、撮、按、爪、切”十多种指法，通过两手太阴、阳明、少阳、太阳、厥阴诸经，释放出如莲蕊状的灼热真气，能把对手经脉灼伤破壞，阴损非常，在魔道中亦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

不过其势虽凶猛霸道，却是极度损耗真元，难以持久，所以即使以安隆的级数，若非在逼不得已的情况下，也不肯施展“天心莲环”的魔功大法，且必须在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才藉之以一举毙敌。

侯希白能逼得安隆使出压箱底的镍门功夫，足可自豪矣。

只要其中“一环”奏效，安隆将乘胜追击，以其他杀手对付经脉负伤的敌人。

瞬息间，安隆拱拢如莲的一对肥手送出五朵莲劲，分取侯希白头顶、背心、胸口及左右腰肋间的五处要害。

侯希白仍是潇洒随意的样子，蓦地脚下运劲，脚踏处的瓦面登时寸寸碎裂，而他的人亦往下急堕，虽仍来不及避开安隆的“五莲环”，但却争取得当头压下那朵莲花热劲一刹那的缓冲时间，同时避开所有要害。

摺扇张开，护在胸劲之间，长吟道：“破莲八法之以实还虚。”

说时手中手摺扇以一个优美闲逸的姿态，拨凉似的朝自己煽动一下，

立时全身衣衫暴张，霍霍飘拂。

徐子陵在离长桌五尺许的距离时，双掌疾推，安躺其上的曹应龙应掌移离桌面，平飞开去。

这一着显是大出藏在桌下那人意料之外，来不及阻止。

徐子陵谋定后动，同时一个翻腾，来到长桌之上，足尖点在桌面上。

长桌沙尘般破碎。

出乎他意料之外，桌下竟是空无一物，此时他已无暇去想，正要赶在曹应龙堕地前把他接着，诡异莫名的事发了，曹应龙像行尸般弹起来，双目半开半闭，足不着地的平举双手，凌空朝他疾扑过来，在地窖的红烛光下，更是阴森可怖。

徐子陵大吃一惊，心知肚明这尚未现身的敌人至少在身法一项上绝不亚于棺棺、杨虚彦这些擅於轻身功夫的高手，且反应之迅捷已达骇人之极的地步，竟能在自己把曹应龙移离桌面的同时，藏在曹应龙的身体下一并移开。

而曹应龙显然是中了此人某种精神邪术，变得任由此人操纵。

此刻避既不是，不避更不是，以他思想的快捷，一时亦慌了手脚。

猛一咬牙，徐子陵再一个空翻，两脚尖分别点在曹应龙掌心处，再借力升上穹顶，意欲一睹敌人真面目。

岂知曹应龙化前冲为后仰，像扯线傀儡的一拳朝他隔空轰去，那人变成藏在曹应龙下方，使徐子陵仍要叹句缘仅一面。

拳风滚滚而来，若挨上一下，不死也要重伤。最教徐子陵头痛的是被操控的曹应龙根本不怕他会反击，故着着均是进手强攻不留后着的招数，只要他落在下风，敌人便可利用把曹应龙掷往墙壁一类卑鄙手段，迫他救人时趁机对他施杀手，而在目前的情况下，他根本不可能改变远形势的发展。

唯一仍有利於他的地方，是对方不明白《长生诀》真气的妙用。

刚才他足尖先后点中曹应龙两手掌心，既化去敌人以阴柔篇主的真气，又乘机灌进两注像探子般的真气钻往曹应龙的经脉去，以隔山打牛的方法透过曹应龙去查察敌手的虚实，其法之妙，当代除寇仲外已没第三人想。

首先他知道敌人走的绝非是中土武林正邪家派的路数，要知无论是棺棺又或师妃暄，以至所有曾和徐子陵交手的各家各派高手，包括突厥的跋锋寒和铁勒的曲傲在内，不论其走甚么路子，仍是以奇经八脉为骨干。但这隐形敌人的内功路子却完全是另一回事，丝毫不经这些主经脉，就像书法里中锋偏锋之别，故其武功更是诡谲奇险，令人难以捉摸。

最骇人是曹应龙头部的耳门、耳鼓、玉枕、眉冲、天灵、天冲、风池、承浆诸大穴全被一种阴柔难辩，若有如无的炁气封闭，假若他强以本身真气去为曹应龙打通这些穴位，两气交战下，会令曹应龙脑部受损，变成永不能复原的废人。

如此能封闭脑神经的可怕功法，他以前想都未有想过。

对方究竟是甚么人呢？随着出拳，曹应龙的体积在他眼中不住变大，原来是对方托着他的身体从下而上往他迫来，今他能闪避的空间不断收窄，狠毒至极。

徐子陵尚是首次遇上这么狡变百出，高深莫测的敌人，无奈下人急智生，弓背贴上天花，生出吸啜的劲道，中指疾戳而下，正中曹应龙的拳头。

始终是借物施劲，阴雄的拳劲被指风破开，假若徐子陵把螺旋劲强攻进曹应龙体内与敌人真气交锋，不论胜负，受害的首先就是曹应龙，所以徐

子陵的劲气及拳而止，往横带引，曹应龙立时应指像一片浮云般横飞开去，容易得叫人心知不妙。

果然当曹应龙一头横撞往满布长生禄位其中一面侧墙时，他身体下飞来一脚，回马枪似的疾取其腕口位置，准确无伦，角度时间均拿捏得无懈可击，恰是徐子陵旧力刚消，新力未生的刹那光景。

“啪！”

以徐子陵反应之快，仍避之不及，只好仓卒提劲，硬受对方一脚。

被踢中的手腕先是剧痛，接着一股难以形容的劲气闪电般入侵，今酸麻蔓延往全身经脉，那种难受的感觉，只有全身被毒蚁噬咬的惨况，可比拟一二。

徐子陵眼白白瞧着偷袭者随曹应龙往墙壁飞去，自己则惨哼一声，从天花墮跌下来。

敌人不知尚有何后着，但他已从踢中自己的小蛮靴和纤足知道对方是个女人。

“砰”！

徐子陵结结实实跌在地上。

第四章 波斯女郎

连续四下爆音后，侯希白的外袍片片碎裂，“蓬”，空出来的手上封，把迎头压下的最后一朵莲劲挡个正着，露出袍内青色劲装的侯希白同时随碎瓦墮往人家宅舍的后园。如非宅内的人空屋而出，到大街趁灯市的热闹，这混乱的声响会把宅内的人从好梦惊醒过来。

安隆发梦都想不到这后辈小子能借屋瓦的碎裂和充盈真气的袍服破去自己必杀的“天心莲环”，到此才明白“以实还虚”的意思是把暗蓄在扇内的真气回输到己身之内，使袍服鼓满气劲，巧妙绝伦的挡着自己的绝招。此时悔之以晚，连发五环已非常接近他的极限，若再落空，他便要找个地方躲起来，直至完全复元才敢出来见人。试问在现今的形势下，他怎能冒这个险。

一个空翻，安隆的胖躯以一个灵敏得可令任何人目瞪口呆的轻松姿态，落到园内草地去，两手或拳或刀，忽爪忽掌，展开一套巧妙精致的手法，狂风扫落叶般向落地时略见踉跄的侯希白攻去，配合其胖体错跌无常，忽重忽轻的劲道，确是千变万化，只是这套手法，已无愧他名列“邪道八大高手”的盛名。

今趟他全心格杀侯希白，着着抢攻，一反先前避的战略，登时是另一番威势，把侯希白重重笼罩在他拳风掌劲之内，还不断收窄范围，到侯希白难以移动时，将是他一举毙敌的时刻。

侯希白在初时确给他杀得汗流浹背，皆因安隆这套手法他尚是首次碰上，仓皇间破莲八着完全派不上用场，心知此套手法乃安隆近年自创的秘技，故连石之轩也不晓得。危急下使出“折花百式”的救命招数，摺扇合拢回收，似是守势，其实暗含杀着。

安隆杀得性起，哈哈一笑，道：“贤侄虽挡得住隆叔的天心莲环，却不

免经脉受伤，若隆叔肯让你调息少许时间，当不至於如此不济。”

两手撮指成刀，在呼吸说话间闪电般向侯希白连续六次刺到，凌厉至极点。

劲气横空，无一不是毒辣的夺命招数。

侯希白虽是完全陷於捱打苦守的劣势下，偏偏或开或合，上封下截，美人摺扇总恰到好处的挡住安隆排山倒海，每都从意想不到的角度攻来的手刀，每挡一下，便后退半步，到挡至第六击时，他的背脊已贴在屋舍的外墙处。

美人扇倏地一缓。

安隆见机不可失，两掌推出，气劲卷敌，底下同时飞出一脚，猛踢侯希白下阴。

侯希白哈哈笑道：“隆叔中计啦！”

摺扇张开，下割安隆踢来的肥脚，蓄劲至巅峰的左手一拳击出。

“轰！”

劲气交击。

安隆双掌对上侯希白的左拳，只觉虚荡而不着力，心叫不妙时，侯希白身后墙碎壁裂。

他正欲后退，侯希白拳劲这才吐实，安隆惨叫一声，飞退寻丈开外，肥脸阵红阵白，显是气苦之极。

侯希白亦不好受，不住喘气，心想除非得到“不死印卷”，否则凭他目前的功力，休想杀死安隆。

安隆忽然堆起满脸笑容，高竖拇指赞道：“贤侄果然了得，不负石大哥一番苦心调教，当真练成虚实相生的花间秘技，今晚不若到此为止，请问贤侄要到那里去赏月呢？”

侯希白心中叫苦，皆因徐子陵仍是毫无动静，情况似乎相当不妙。

就在徐子陵胸口触地前的刹那，快将撞壁的曹应龙倏地改变方向，墮往地面，他身体下却飞出迅快像一片流光，轻巧有若绵絮的年轻女子出来，探足点地，倏忽间翻个筋斗，飞临他背脊上方空间处。所有动作一气呵成，自有种浑然无间、行云流水的气势，悦目好看。

徐子陵一瞥下终於看到对手的长相。

最夺目是她栗色的秀发和棕色的眼睛，使人一照面下晓得她确非中土人士，紧身的夜行衣把她美好的胴体线条显露无遗，充盈着活力和生气，令人感到这迷人的肉体内流动的定是野性的血液，绝不会轻易向任何男人屈服。

此女的脸庞更是明艳照人，深嵌在两弯秀眉下的一对明眸，像两潭香冽的烈酒，充浴惊人的吸引力，撩人遐思。在娇巧鼻梁下配的是温软而充满性格的红色樱唇，锦上添花地添多了一点淘气。

横看竖看，她也不像心狠手辣，会下手夺命的恶人，不过她现在戳往他背心的一指，的确是毫不留情。

她终於犯错。

早在墮地前，徐子陵凭来自《长生诀》与和氏璧的奇异真气，驱赶了她入侵体内的怪劲，从而回复过来，墮地只是诱敌的策略。

徐子陵心中叫好，就在这异国美女玉指离背心尚有三寸许之际，突然狸猫伸腰的曲拱背脊，四肢和头部往内紧缩，以脊梁主动迎上对方的指尖，

不但避过背心要穴，尖锐而幼细的螺旋气劲，更针锋相对的激射进对方手指去，作出凌厉的反击。

美女触电般娇躯剧震，却没有像徐子陵想像的抛撞往天花，只是再一个翻腾，逸往出口的方向，发出一声可令任何男人心动的娇吟。

她的应变能力虽出徐子陵意料之外，但他的反应亦是一等一的迅快，就那么两手撑地，本是弓起的身體蹬个笔直，离地而起，陀螺般以两手撑地处为轴心，熊腰一摆，双脚凌空横扫，刚好在她飞出攻击范围前，疾扫在她弹力十足的粉臀之侧。

螺旋劲由慢而快，一窝蜂的直钻进她动人的胴体内，选取的位置虽有点不雅，可是在这种生死互搏的时刻，谁都难以计较那么多。

美女娇吟未已，惨哼接续，虽是韧力过人，仍难抵挡接二连三的攻势，一子错满盘皆落索下，应腿改变方向，横抛往一角。

今次轮到徐子陵弹起身来，如影随形般追去，此女武功既怪异，内功更是另辟蹊径，谁都不敢保证她会否学徐子陵般转眼可以复原，届时鹿死谁手，尚未可料。

“砰！”

美女背脊重重撞在壁上，登时压碎三、四个长生禄位。

徐子陵倏地停下，骇然道：“你干甚么？”

美女两手紧握一把锋利得亮晶晶的短匕首，锋尖抵在咽喉处，狠狠盯着徐子陵，高耸有致的胸脯不住起伏，以带着外国口音的汉语冷然道：“你再走近一步，奴家立即自尽，你的朋友将永不能复元过来。”

徐子陵瞧得头皮发麻，只看此女是在抛飞撞壁之中能及时掣出匕首行此奇着，便知此女的狡泼难惹。

这自尽的威胁对大多数人或者不值一晒，但偏偏对他却非常有效。

徐子陵惟有苦笑以报，单膝蹲下，摇头道：“我和姑娘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何必苦苦相争，不若我们作个交易，你让我救回朋友，姑娘待我们离开后，可回复自由。”

明知她很快可复原过来，但仍拿她没法。

美女长长的睫毛随着眼睛一瞪一闪的端详着他，忽然露出个得意的笑容，神态可爱动人，道：“络试出你是个好入哩。幸好你没有迫人家自尽，否则爹和乾爹定不放过你。你武功虽不错，但必死无疑。”

徐子陵不知该好气还是好笑，大感头痛道：“姑娘对刚才的提议有没有意见。”

美女眉头大皱，若无其事的把匕首插回绑在大腿侧的刀鞘内，盘膝坐起，奇道“人家长得不美吗？为何你总像急着赶人家走似的。你叫甚么名字，汉人少有长得你那么高大好看的。”

徐子陵知她复原过来，心叫不妙，更怕有人下来，那就变成瓮中捉鳖，想出手又没有十足把握可将她制服，且由她联想起突厥的美少女淳于薇，心中一软道：“我叫徐子陵，姑娘和安隆是甚么关系。”

美女眸珠一转，喜孜孜地神态天真的道：“原来你是中原人里我最想见的人之一，你的好朋友寇仲呢？他在那里？”

她的神态又唤起他初遇董淑妮的回忆，不过此女总跟淳于薇和董淑妮大有分别，但一时他又说不出分别在那里。似乎在她眸珠转动的一刻，他窥见了她纯真烂漫的美丽外表后的机心，像她这几句话，不但回避了他的问题，

还像在探问寇仲行踪。

徐子陵乃小混混出身，自儿时已和七十二正行外所有旁门左道，偷呢拐骗的人打交道。

近年来更遇上无数老奸巨猾的人，此时留上心，自不会轻易揭开底牌，轻描淡写道：“他当然在外边接应我，姑娘仍未回答我的问题呢。”

“咿唉”入口的箱盖揭开，高将的声音传进来道：“柔公主，方便下来吗？媚公主来了！”

美女迎上徐子陵变得深亮锐利的眼神，一瞬不瞬的应道：“请媚姐在上面等我，我立即便来！”

“砰！”

出口的箱盖放下。

徐子陵现在已有七、八分把握肯定这被唤为柔公主的年轻美女，只是个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关键在“立即便来”四字。

假若她有心与他和解，自应拖延少许时间解释两句，再把曹应龙救醒过来。她这么乘机赶着从唯一的出口离开，不用说是居心叵测，那时他被因此绝地，除非有人来救，否则休想有命逃出生天。

心有所感，形之於外。

他一对虎目立时变得电芒四射，沉凝地道：“不知姑娘意下如何？但徐某人已打定主意，若在下不能带得清醒过来的曹应龙离去前，绝不会让姑娘安然走出去。”

柔公主露出讶色，不解道：“你做甚么哩。为何忽然变得凶巴巴的，大家不是说得好好的吗？”

她的神态语气，有意无意的透露出令人心动神驰的娇憨天真，令人很愿意相信她。但徐子陵却丝毫不为所动，冷然道：“姑娘请说出救醒曹应龙的方法。”

柔公主双目杀机一闪，语气却是出奇地平静，道：“你真有把握将人家留下吗？只要我弄出声响，外面的人便会下来，那时曹应龙将成你最大的牵累。你已错失刚才的良机，现在只能听我的安排。唉！怎样才能使徐兄相信人家没有敌意呢？你再在这问题上浪费时间，上面的人会起疑心的。”

她的话软硬兼施，真假难辨，硬是不容易招架。

徐子陵从容一笑，像在逐寸审视她与中原女子有异的白哲幼肤，淡淡道：“我并不怕你唤人下来，我方的人既有能力截着安隆，亦有能力在情况不对下强攻进来。姑娘且莫忘记，困兽之斗下，徐某人会全力出手，务使姑娘不能生离此地。费时间的只是姑娘。”

柔公主狠狠瞪他一眼，霍地立起。

徐子陵似早知她会站起来般，虎躯一挺，傲然对立，双方距离不足三尺，而柔公主则背贴石壁，动起手来，自以徐子陵占尽地利，可迫得对方只有放手硬拚一途。

柔公主跺足慎道：“我要去救醒曹应龙呀！你究竟让不让路？要问的东西我早问到，你把曹应龙送给我也没兴趣。我们西突厥更没意思与你和寇仲成为死敌，安隆还安隆，我们还我们，你究竟能否明白？徐子陵心中一震，终忆起这柔公主是何方神圣。当日曾听跋锋寒讲述突厥情况，突厥乃一个游牧民族组成的政权，讲的是强者为王，且因经济的分散性、流动性和不稳定性，争权夺利从不间断，於隋时分裂为东西两大汗国。

东突厥现时大汗是颉利，宠信汉人军师赵德言，“龙卷风”突利可汗为他的侄儿。天下三大高手之一的“武尊”毕玄，属东突厥的人。

隋朝式微，义军四起，其中梁师都、刘武周之辈的“北连突厥”，连的正是东突厥。

比起来，西突厥便较为低调，这可能是由於地理远近的原因，现在他的魔掌，终於探往中原来。

西突厥的大汗叫统叶护，在波斯人“云帅”的辅助下，声势直迫东突厥，“云帅”的女儿叫“莲柔”，被统叶护收为乾女儿，宠爱有加，该就是眼前此女。

想到她是来自遥远国度的美女，心中不由泛起奇异的滋味，难怪她的武功如此怪异莫测。

柔公主见他呆瞪着自己，连她自己都不明白的俏脸一阵发热，挺起酥胸道：“你究竟让不让路。”

徐子陵心念电转，自问如她不亲自出手，确没有握将曹应龙救醒，这一次不到他不赌他娘的一铺，猛一咬牙，往后疾退，来到登阶石级处，摆出请出手救人的姿态。

莲柔露出得胜的迷人笑容，也不见作势腾掠，已移到蜷伏地上的曹应龙处，蛮足连环踢出，取的均是曹应龙脑部百会、风府、关会、神庭等可致命的要穴，瞧得徐子陵心惊肉跳，更不明白自己为何这么关心一个满身罪孽的大贼头。

曹应龙呻吟一声，回复清醒的意识。

莲柔气鼓鼓的横他一眼，神情清楚的告诉徐子陵，她仍因被冤枉以致愤怨不平，然后退往一旁，道：“救回来啦！还不把人提走？”

徐子陵也有点不好意思，猛提一口真气，准备救人，就在此时，他听到箱盖传来微仅可察的异响，那是凝聚功力时真气在经脉流动的声音，若非他气贯全身，加上位处易於产生回响的空间中，休想听到。

徐子陵刹那间明白一切，知道外面三人已晓得地窖内发生的事，更暗骂自己的粗心大意。因为刚才他既能上面听到曹应龙的呼吸声，显然有通气口直上青羊肆后堂处，故此下面的打斗声和说话声，早把人惊动。

看着莲柔表情十足，秀美纯洁的外表，徐子陵一阵心寒。

曹应龙再发出一声呻吟。

徐子陵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道：“我是徐子陵，曹兄是否听到我说话。”

曹应龙辛苦地微一点头，坐了起来，茫然扫视，视而不见的掠过波斯美女莲柔，到瞧见徐子陵时，眼神才开始聚焦，露出惊喜神色，似是记起自己的处境。

莲柔忽然背转娇躯，面向墙壁，似是要表现她的清白和绝不会介入徐子陵救人的行动去。

若徐子陵不是发觉有异，说不定真会中计而相信她，现在则只有因她的欲盖弥彰而生提防之心。

她还有甚么手段呢？

第五章 敌友难分

假如合作的是寇仲，侯希白说不定会怀疑对方於救人后会弃下自己这夥伴不顾而去，但他却打心底相信徐子陵非是这种人，而这种信心根本没有甚么道理，纯是人与人间相处的一种感觉，很多时却非常可靠。

所以侯希白更肯定徐子陵必是遇上问题，暗提一口真气，把美人扇插到腰带处，微笑道：“以隆叔多疑的性格，既知有破莲八着，竟肯不摸个清楚明白，就那么遽然离去，究竟有甚么更紧迫的事呢。”

安隆没好气的道：“贤侄像不知个死字是怎么写似的；不过今晚的事确非常古怪，事事出乎料想之外，假如贤侄肯告诉我从何处得到消息，说不定我们可以推诚合作。”

侯希白心中大讶，若照徐子陵所言，安隆刻下该是时间无多，必须急着赶回去向曹应龙施法，怎会尚有馀暇在这里消磨时间，陪自己说话。

表面却从容自若道：“隆叔不是说笑吧？枉小侄一向对你敬重万分，你却暗里和杨虚彦私通，还妄图谋算石师的爱女。现在竟还说与我合作，实是荒天下之大谬。”

安隆露出他皮笑肉不笑的招牌笑容，暗中提聚功力，道：“贤侄你确是不知好歹，谁说过要去害石大哥的美丽女儿。你是听谁说的？”

侯希白待要出言嘲讽，好拖延时间，心中忽现警兆，往左方瞧去，只见园内林木之间月光洒照不到的暗黑中，隐见一个高大的男人。

安隆比他早一步生出感应，甫见那人，即露错愕神色，显然认识这人。

那人从暗影中行出，自有一股睥睨天下的霸道神态，表情冷漠，额高鼻挺，与呈方形的脸庞合成硬朗的轮廓线条，予人坚毅卓绝，主观固执的感觉，威严摄人。

侯希白从其比一般人黝黑的肤色和特异的形相，立时认出他正是威震巴蜀的独尊堡主解晖。

这与“天刀”宋缺齐名的高手，只冷然瞥侯希白一眼，灼灼的目光落在拜把兄弟安隆处，淡淡道：“曹应龙在那里？”

连侯希白也想不到解晖如此不客气的开门见山，不留半点馀地。

安隆哈哈笑道：“我刚才不是交待清楚，曹应龙的任何事，均与我安隆无关吗？”

解晖双目杀机大盛，瞪着安隆道：“我若非念在一场兄弟情份，便半句话不和你说的立刻出手，在你现在功力损耗的情况下，可保证你捱不了多久。现在肯问你一句，已是非常念旧，安隆你莫要迫我。”

侯希白想不到解晖如此霸道强横，暗忖假若与安隆换转身份，亦会手足无措。

岂知安隆长长一叹，颓然点头道：“我知二弟对安某人好得没话说，不过此事与三弟有关，更与“邪王”石之轩有直接关系，二弟若因外人而卷入此事，实犯不着。”

解晖面容微动，往侯希白瞧去。

侯希白心叫谢天谢地，一揖到地，恭敬道：“两位前辈既有要事商量，晚辈当然不敢留此叨扰，请啦！”

迳自溜了。

曹应龙缓缓起立，终於发现面墙而立的波斯美女莲柔，露出思索的神

色。

徐子陵体内真气亦运行至巅峰状态，闪电往曹应龙掠去。

面壁的莲柔急转过来，右手扬起，射出一道白光，疾取曹应龙，同时往出口处抢去，动作一气呵成，快若激电。

假若徐子陵全无防备，此刻定要为她所乘，救得曹应龙时，就要被她从出口逸走。

此刻他却是正中下怀，施出凌空高速换气的本领，在绝无可能的情况下制造出可能，改前进为横移，同时发出指劲，击中白光。

最促狭的是他腾出来的右掌封挡莲柔的逃路时，口中却惊呼道：“不要走！”

莲柔那知道他有此换气改向的本领。凭她高明的轻功，也可以在空中改变方向，但绝不能像徐子陵般在身法上丝毫不露先兆，说变便变，只有骇然闪退一途。

“叮！”

白光被指风击中，撞往墙壁，原来是莲柔刚才作状自尽那柄匕首，给她面壁时偷偷从腿鞘取出，藏在手内。

曹应龙乃老江湖，清醒过来，往徐子陵掠去。

成功失败，就决定在这瞬息之间。

“咿唉！”

箱盖打开，准备迎接逃出去的莲柔。

徐子陵足尖点地，移到曹应龙旁，一手抱紧他的粗腰，螺旋劲发，两人变成一股龙卷风似的急旋，趁敌人未把握到地窖内的形势前，直冲出口而上，倏忽间穿出木箱。在朱媚和高矮二将瞪目结舌下，破瓦而去。

明月高挂天上。

侯希白从远处掠至，叫道：“随我来！”

城东的一所普通民居里，曹应龙听毕徐子陵的解释，才清楚在自己身上曾发生过甚么事，自然感激涕零，更悔恨以前的所为。

侯希白穿窗而入，道：“应该没有被人跟踪。”转向曹应龙道：“曹当家没事啦。”

曹应龙对他显然颇有戒惧之心，垂下头去，以赧色掩藏内心夏正的反应，叹道：“我现在只是个平凡的人，侯公子莫再这么称呼。”

徐子陵把一切看在眼里，心中一动，想到曹应龙因深悉石之轩的为人，所以亦不信任石之轩选作徒弟的人，也暗自警惕。不过若非借助侯希白的力量，今趟休想能救曹应龙。

侯希白向徐子陵打个眼色，道：“我到外面去把风，要溜最好趁今晚。”

言罢穿窗去了。

徐子陵虽不信任侯希白，但对他的风度和善解人意，亦不由衷心欣赏。

曹应龙道：“今次……”徐子陵打断他道：“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曹兄如何避开仇家，回去见妻女最后一面，曹兄有甚么打算？”

曹应龙颓然道：“我已失去信心，再不敢有此非份之想。”

徐子陵沉吟片晌，从怀中掏出一个从未用过的面具，递给曹应龙道：“若能脱胎换骨的变作另一个人，改掉走路与言谈举止的习惯，说不定能把心愿完成。”

曹应龙把面具拿到手上，仔细审视，身体剧震，眼中射出希望的神色，

惊讶道：“天地间竟有如此妙品，我包保戴上后连脸肌的微妙变化都可呈现出来，教人绝不怀疑。”

徐子陵淡淡道：“这是由鲁妙子精制的。”

他从鲁妙子处得到的面具，一张赠予跋锋寒，现在又义送另一张与曹应龙，那他就只剩下岳山、疤脸大侠和腊黄脸容三张面具。

曹应龙露出“原来出自鲁妙子之手，难怪如此鬼斧神功”的恍然神态，纳入怀中，压低声音道：“这便有救哩！但千万别让侯希白知道，别看他现在装出对我漠不关心的样子，但我敢以人头担保，他事后必会找上我，再以毒辣手段追问一切。”

徐子陵点头道：“小心点总是好的。”

两人商量过脱身的方法后，曹应龙低声道：“石之轩不但天性邪恶，且野心极大，如苦心孤诣的培养两个徒弟出来，是要完成他两个梦想，即统一江湖和统一魔道，所以侯希白此人大不简单，千万不要轻信他。”

徐子陵皱眉道：“既是如此，那石之轩鸟何要将两个徒弟置於敌对的位置？他们既会自相残杀，更会互相牵制。”

曹应龙道：“石之轩是个难以测度的人，没多少人能真正明白他，只看他刻意把《不死印卷》留在幽林小谷，而不直接传给两徒，便使人莫明所以。照我看可能连他都难以决定该传给谁？遂任他们争个你死我活，看谁给淘汰出局。魔门中人行事，从不讲人情道义的。”

徐子陵听得一阵心寒，把握时机问道：“邪道八大高手，除祝玉妍、石之轩、安隆、辟尘、左游仙和尤鸟倦六个人外，另两人是谁？”曹应龙道：“尚有一个我知晓的，就是东突厥颉利大汗的军师赵德言，此人在魔门内有崇高的地位，被尊称为“魔帅”，魔功高强之极，仅次于祝玉妍和石之轩之下。至於最后一人，身份非常神秘，石之轩曾漏过口风，说此人正潜修一种厉害的功法，却没有说出是谁。”

徐子陵终弄清楚武功能宜迫毕玄的赵德言的真正身份，暗忖难怪他会搞风搞雨，引外族来祸害中原了。

风声微响，侯希白穿窗回来，催道：“时间无多，我们还要到安隆的旧铺去趁热闹呢。”

然后脸色微变道：“两位有否到一丝似有若无的香气，这种香气我尚是第一次遇上，我刚才已有感觉，还以为是曹兄沾上莲柔的香气，但如此持久不散，显然很不对劲，恐怕我们已泄漏行踪。”

曹应龙举袖左嗅右嗅，但因功力大失，故嗅不到任何气味。

徐子陵却惕然道：“幸得侯兄机警，否则会中妖女的手脚。气味该是从头发处发出来的，侯兄有甚么好的提议。”

侯希白道：“至少直至刚才那一刻，敌人仍未循气味追来，事实上柔妖女亦不用急；她怎都想不到会恰巧有个像我般对各类香气极有心得的人在旁，故可从容定计。清除香气有多种方法，但由於我们时间紧迫，只要在曹兄的头发略施手脚，保证可把妖女施的香气掩盖。”

徐子陵不动声息的和曹应龙交换个眼色，爽快点头道：“侯兄请动手。”

同时心叫厉害，要知先前那股香气，徐子陵需集中精神，始可勉强嗅到少许。要靠这么微弱的气味，在一个充满各类鲜花烟火香味的热闹晚上去追踪目标确是谈何容易，但侯希白却可凭此名正言顺的向曹应龙施手脚，那时不论曹应龙走多远，事后侯希白亦可轻易追得上他。到时无论他以甚么手

段对付曹应龙，徐子陵将永远给蒙在鼓里。

两人谁都弄不清楚现在曹应龙头发发出的气味，究竟是莲柔还是侯希白弄的手脚。

侯希白从怀内掏出一个小盒子，揭开后露出其中粉末状的白色香料，果然另有一种类似茉莉花，较先前浓烈得多的香气，其中隐隐有种难以形容的特别气味。

假若他打开始便用上这古怪香料，徐子陵定会起疑。

侯希白沉吟道：“曹兄若有帽子，我只要沾点在帽外，戴上后可把气味完全掩盖，只要那样走一段路，敌人势将失去追踪的凭藉。”

徐子陵和曹应龙均为之愕然，心想难道他们是以小人之心，去度侯希白君子之腹？曹应龙探手怀内，取出一顶帽子，戴在头上，侯希白随意把粉末洒些在帽上，微笑道：“我知曹兄对小弟有怀疑之心。但我却可立誓本人绝非乘人之危的卑鄙小人。现在对小弟来说，最重要是不让《不死印卷》落入杨虚彦手内，否则第一个没命的将是小弟。”

徐子陵心中暗赞，像侯希白懂得权衡轻重利害，才是成大事的人。他既尽心力拯救曹应龙，徐子陵唯有全力助他以作回报。

希望师妃暄没有看错他。

侯希白无论言谈举止，均俊逸风流、潇洒儒雅，纵是生死相拚，亦很难对他生出厌恶的。

正要说话，异响传来。

侯希白和徐子陵同时警觉，曹应龙是在看到他们的表情，始知不安。

那绝非人发出来的声音，而是某种轻盈如猫一类的擅长腾跃的动物，落在瓦顶的微音，充满轻巧弹力的感觉。

侯希白和徐子陵同时恍然，敌人正是靠此嗅觉灵敏的异兽，追踪至此。

那异兽在瓦面迅疾的绕个圈子，又跃往院外去。

侯希白心中一动道：“它失去线索啦。”

徐子陵瞧向曹应龙头戴的帽子，道：“我们尚有机会溜走。”

侯希白从容一笑道：“我们不用走，随我来。”

他们置身处是侯希白的书斋，侯希白移开其中一个书架，露出另一房间的入口，竟是个摆满画卷的藏昼室，乾爽整洁。

侯希白刚把书柜移回原处，封着入口，屋上衣袂声响，听声音，来的敌人没有十个，至少也有七、八人。

三人屏息静气，心情都有点紧张。

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敌人明知有高手如徐侯两人在，仍敢追来此处，自有十足把握可收拾他们。

而因曹应龙的负累，两人均不能突围逃走，所以若给发现，情况实不堪想象。

侯希白此举确是非常高明的一着，捉的是对方的心理。

不论任何人，依循某种线索去追寻目标，若忽然线索中断，只有两个可能性，一是目标已非藏在该处，又或目标清除了被追的踪线索。所以现今敌人会遍搜屋内屋外，而因屋内的香气已给掩盖，敌人自该以为他们是路经此处，又或早已离开。

侯希白和徐子陵均全神倾听，准备随时先发制人，杀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一把娇柔悦耳的女声在瓦面道：“柔公主的波斯狸今趟可能把人追失哩。”

侯希白愕然低声道：“真奇怪！竟是巴盟四大首领之一的美姬丝娜。”

徐子陵心中一动，立时明白他为何觉得奇怪。

四川的三大势力，分别是独尊堡、川帮和巴盟。

巴盟是当地少数民族的联盟，以抗衡汉人的势力，以羌、瑶、苗、彝四族为主，四大首领分别是羌族的“猴王”奉振、瑶族的“美姬”丝娜、苗族的“大老”角罗风和彝族的“风将”川牟寻。

东突厥与巴盟有联系绝不稀奇，皆因四川巴蜀乃人人欲得的肥肉，东突厥的统叶护自不会是例外。

奇怪的是以“美姬”丝娜的身份，为何肯亲自来追踪曹应龙，他的价值在那里？另一把低沉而老气横秋的男声道：“只要徐子陵仍在巴蜀，定逃不出我们的五指关，盟主许下诺言，不论生死，都要把他送往关中。”

三人愕然以对，原来他们为的并非曹应龙，而是徐子陵。

顺着此人口气猜测，巴盟显是倾向关中李阔，甚至西突厥亦与李阔有修好的意图。否则不会在发现徐子陵后，立即通知巴盟来擒人。

政治上是没有永远的敌人。

李阔和东突厥随着李阔势力的增长不住变化，致旧情难再。

东突厥的势力一向优於西突厥，西突厥为平反劣势，只有借助邻近最强大的军事集团，那就非李阔莫属。

只是寥寥几句话，徐子陵立即把握到巴蜀现今错综复杂的形势，也知自己身处险境，随时会送命。

莲柔娇笑道：“大公小心一点，徐小子是出名狡猾的人，大公把话说得这么满，若仍给他溜走，旁人会偷笑的。”

侯希白闭上眼睛，喃喃道：“闻其声如见其人，波斯美女确与别不同。”

只看他陶醉的模样，便知他正於脑海中勾划出一幅想像中的波斯美女抱狸图。

徐子陵从莲柔话中知道说话大言不惭者是苗族“大老”角罗风，心想只要有莲柔、丝娜和角罗风三人在，他们休想能带曹应龙硬闯离去。

丝娜道：“奇怪！为何小狸追到这里忽然追不下去。这究竟是谁的房子？当是文人雅士之流，若非邻近的人都到灯会去趁热闹，我们可找人间个清楚。”

莲柔叹道：“算那小子走运吧。留在这里再没有意思，我们走吧。”

衣袂声远去。

三人同时松一口气。

侯希白向曹应龙道：“曹兄要我们送你到哪里去？”

曹应龙道：“只要能到城北的木行街，我有把握可以脱身。”

侯希白舒一口气欣然道：“现在最困难是离城，若只在城内，我包保可以办到。”

转向徐子陵道：“接着我们是否到南市安隆的旧铺去碰运气呢？”

徐子陵微笑道：“这个当然？”

侯希白叹道：“子陵确够朋友。”

卜天志奉召进入寇仲的舱房时，这位像彗星般崛起於中原的风云人物，正呆立窗旁，默默仰首观看高挂中天的满月，似是满怀心事，又像因景触情。

他宽肩窄腰的雄伟背影，稳立如山的气势，令卜天志生出畏敬之心，一时间竟不敢出言打扰，怕干扰他的思路。

好一会后，寇仲像是自言自语的道：“我都是要往岭南宋家走一趟，志叔给我安排一下，除去沈纶后，我立即动身启程，其他人则返回彭梁去。”

卜天志感受到他语气中的坚决味道，知道难以劝说，只好道：“由志叔陪你走一趟吧。”

寇仲摇头道：“我另有要事委托志叔去办。”缓缓转过身来，把手上曹应龙交给徐子陵，再由徐子陵转赠给他藏有宝图的竹筒子，送入卜天志手上，解释清楚后，道：“志叔须尽速把所有财物起出来，然后集中藏在一个隐秘而交通方便的地方，可随时取用。这些可说是不义之财，我不想用来打仗，只希望能用来为人民重建家园。”

卜天志赞赏道：“少帅的决定，令我非常感动。”

接着忍不住道：“少帅今晚为何像心事重重的样子？”

寇仲仰首望向天上明月，油然道：“我的心情好多了。能有李世民作我的对手，人生还有甚么缺憾？”

第六章 非去不可

两人坐在南市一间面食店内，斜对面就是安隆卖酒的老铺子隆和兴。

面食店今晚并非营业，只是大开中门，在台上摆满糕饼，免费招待游逛灯会的群众。此时灯会正值精采热闹之时，大群穿上民族服饰的彝族男女约有百多人，齐集街上表演歌舞助兴，喧天的鼓音歌乐，把原本在店内歇息的人都吸引出去，挤得宽敞的街道也成水泄不通，方便了徐子陵和侯希白这两个从天井后门潜入来的人。

侯希白顺手拿起一个月饼，大嚼一口道：“今晚的灯会是由独尊堡、川帮和巴盟三方联合主办，表面是与众同乐，其实却是要对外间显示他们的团结呀！这是云腿月饼，非常道地，子陵兄要不要尝尝看。”

徐子陵拿起一个品尝，果是入口酥脆松软，甜咸可口，火腿香味突出，油而不腻，堪称极品。点头赞许后顺口问道：“那他们内里是否真的那么团结？”侯希白凝望街上的人群，道：“这个恐怕妃暄才清楚，但三方势力的联合，起码造福成都的居民，这里的治安是中原最好的，纵使像今晚的十室九空，也不会有宵小去做案犯事，因为事后必然没命。”

徐子陵愈来愈弄不清楚侯希白是怎样的一个人口。很想问问他为何要杀死自己，但话到了咽喉处，总吐不出来，只好仍闷在心里。

侯希白的目光似能洞穿重重人墙，直望进安兴隆内，神光摺摺的道：“今晚幸好遇上子陵兄，否则我侯希白命丧人手尚不知是甚么一回事。”

徐子陵不解道：“为何会有这种情况发生？令师是否特别眷宠杨虚彦呢？”

侯希白苦笑道：“但愿我能知道。子陵兄勿怪小弟先后两次试图杀你，皆因师命难违。”

现在始猜到该是杨虚彦以本门信物假传石师的指令。而他亦以同一方

法把青旋骗到成都来，好遂夺卷害命之谋。不过此事已泄，给个天他作胆都不敢再碰青漩。”

徐子陵虽仍未尽信他的话，但既肯解释，又坦言曾先后两次想杀他，心中舒服些，点头道：“侯兄差点要了我的命。”

侯希白一震道：“那趟在扬州，原来你真的感应到我伏在一旁，此事真教人难以相信。”

徐子陵微笑道：“侯兄确是高明，从我的反应猜到这点。但时间差不多哩！我们该如何入手？”侯希白道：“离约定的时间尚有两刻许的光景，小弟想先肯定一件事，子陵有否搏杀杨虚彦的心呢？”徐子陵双目杀机闪过，道：“我找不到任何不杀死他的理由。”

侯希白欣然道：“那就好办。不过却要看我们的运气，又或他是否合该命绝。我对杨虚彦一无所知，但却深悉安隆的脾性，他约了你甚么时间，你只能在那时间出现，不能早也不可迟，所以只要我们准时埋伏在那里，趁杨虚彦入铺前的刹那以彼之道还以其人之身，说不定能把他刺杀。”

徐子陵目光投往门外，群众喝采鼓掌声潮水般阵阵涌过来，他心中却浮起石青漩犹如明月半现的玉容，道：“那就要看他是否为看热闹的人之一。”

他们只能在老铺的瓦顶伏击杨虚彦，假若杨虚彦是从大街入铺，他们会是白等一场。

侯希白一震道：“不对！有这么多好的见面地方不去，为何偏要选择堆满人的热闹地点，其中定有因由。”

徐子陵思索道：“会否是杨虚彦约石小姐在那里会面？”

侯希白霍地起立，道：“我们先去踩踩场子，再重定对策。”

徐子陵随地来到门槛前，侯希白止步凑近他低声道：“我们稍后很可能遇上巴盟的人，子陵兄可谎称为一个叫常飞的人，此君自称大巴山人，一向独来独往，却是出名的美男子，且像子陵般不爱用兵器，你冒充他应是天衣无缝。”

徐子陵微笑道：“多谢侯兄提醒，不过我还是扮疤痕山人安全点，否则碰上莲柔，将会闹出笑话。”

言罢背转身，驾轻就熟的摇身一变，化为疤痕大侠。

侯希白看得目瞪口呆，赞叹道：“原来子陵兄有此变脸本领，不知该称呼子陵兄作甚么呢？”

徐子陵淡淡道：“这个悉从尊便。”

侯希白欣然道：“此面具毫无破绽，堪称当世极品，脸上那道疤痕更为神肖，使我记起曾横行云桂一带的一位仁兄，此人江湖上称之为刀疤客，是十多年前响当当的人物，甚么人的账都不肯卖，后来好像惹怒当地的门派，从此消声匿迹，不若就由子陵兄令他重出江湖如何。”

愈与侯希白相处，愈觉他谈笑风生的过人魅力。徐子陵亦不禁被他引起兴趣，讶然道：“侯兄见合广博，教人佩服。不知这位刀疤兄姓甚名谁，擅用的兵器是甚么？”

侯希白道：“我们花间派着重周游四海，走的地方多，自有很多道听途说得回来的故事，那当得上广博的赞语。刀疤客的名字很怪，叫弓辰春，据说他精通十多种特性各异的兵器，确实情况如何，除非遇上曾和他动手过招的人，否则无从稽考。”

徐子陵暗忖鲁妙子制的面具，已有一张肯定是依岳山样貌复制，谁说定其他的亦是有所依据，欣然道：“那小弟就暂充作弓辰春，哈！该是趁热闹的时间哩！”陈长林进入舱房，坐好后，寇仲问道：“我想知多点宋阙在岭南的形势。”

陈长林刚从离房的卜天志口中晓得寇仲决定往访宋家，本还想劝他打消主意，此时见他神情，知他意念已决，只好道：“少帅想知那方面的情况。”

寇仲挨到椅背处，伸个懒腰，叹道：“横竖没有睡意，长林兄知道甚么便说甚么，遇到有兴趣的地方，我是会追问的。”

陈长林整理一下脑袋内的资料，沉吟半晌始道：“我想少帅该是想明白宋家在当地政治和武林的地位吧？”寇仲笑道：“武林的地位该是显而易见，南方能名震全国的高手，舍天刀宋缺尚有何人口。晃公错虽高明，总曾是宁道奇手下败仗，但宋缺直至现在尚是未逢敌手，说其他吧！”心中自然想起一世威名尽丧於宋缺手下的“霸刀”岳山，又因岳山而惦挂徐子陵。没有陵少在身边的日子特别难过，有心事亦苦没有倾诉的对象。

陈长林同意点头，道：“要明白岭南的情况，首先要清楚那是个俚汉杂处的地方，俚人又分乌武僚、西原蛮和黄峒蛮等不同民族，总称为僚僚。”

寇仲糊涂起来，咕哝道：“这些名字记得人头昏脑的，还是叫南蛮容易些。”

陈长林莞然道：“无论唤作南蛮或僚僚，均带有贬意，事实上自秦汉以来，南蛮已日渐汉化，但居於偏僻处者，住的仍是一种叫杆栏的房子，以竹木架成，顶盖茅稻，分上下两层，上层居人，下层养畜。既可避瘴气，又可避野兽，只此便知其生活的方式。”

寇仲心想若能拥宋玉致於这种上人下畜的房子共渡一宵，该是别有风味。

陈长林续道：“隋灭陈后，在宋阙的首肯下，岭南各地僚僚先后归附隋朝，杨坚遂在当地先后设置南海、义安、珠岸、交趾等二十三郡，又应宋阙的提议，任用僚僚酋帅管治民族的内部事务，所以岭南诸部的酋帅均对宋阙心存感激。”

寇仲哂道：“杨坚这叫迫不得已，若非治之以羸糜的手段，恐怕僚僚早作反了。”

接着皱眉道：“无论宋阙的刀法如何厉害，宋家影响力怎样庞大，但僚僚诸族间自然有各方面的利益冲突，宋家靠甚么来维系他们？”

陈长林竖起一根指头，笑道：“万变不离其宗，就是孟子劝梁惠王那句‘王！何必日利’的相反，动之以利。”

寇仲大感兴趣道：“长林兄不要吊小弟的瘾啦！快说出来听听。”

陈长林笑道：“宋家最厉害的两大法宝，就是掌握着南方的航运业和贯通全国的贸易体系。而且宋阙乃一诺千金的人，明买明卖，讲求公平交易，当僚僚人人获利致富，谁不对宋阙马首是瞻。所以无论林士宏或沈法兴势力如何膨胀，从不敢兴起来惹岭南宋家半个念头。”

寇仲记起“银龙”宋鲁在洛阳的架势，大有同感。

又问道：“宋家是否以运私盐为主呢？”

陈长林沉吟道：“私盐只是其中之一，宋家一直把岭南僚僚地区的各种土产源源不断的运销中原各地，再运回当地需要的物料，从中获利，有些人认为宋阙可能是天下最富有的人，此评虽不中亦不远矣。”

寇仲一拍扶手道：“原来宋家才是真正的龙游帮，怪不得宋师道连茶叶的形状味道都可写本书出来。”

陈长林听得一脸茫然，愕然道：“龙游帮是甚么帮？”

寇仲解释两句后，双目放光道：“岭南有那些值钱的土产？”

陈长林对各地贸易显是出色当行，如数家珍的道：“像我们南海郡便有玳瑁、珍珠、象牙和沉香，晃公错的珠崖则盛产香料、吉贝、五色藤和各类贵重药材。岭南的铁器铸造亦相当发达，都是赚钱的大生意。”

寇仲喜道：“我终找到非去岭南不可的理由啦！我们正需要一个像宋缺般可靠的生意夥伴。”

陈长林苦笑道：“我还以为少帅听过后，会打消去意哩！”徐子陵和侯希白这对敌友难分的拍档挤进街上的人潮时，歌舞刚巧结束，喧闹震天的喝欢呼声中，众人又闹哄哄的挤往本为市集的广场去看灯饰和射灯谜，兴致昂扬，人流不旋踵散去大半。

化成疤脸大侠的徐子陵心叫天助我也，凑近侯希白道：“我虽未见过杨虚彦的真脸目，但此人的身型气度均有异常人，侯兄看见时自会晓得。”

侯希白道：“人命关天，你肯定后小弟才会出手，你负责看杨虚彦，我负责留意安隆方面的人。”

两人在人丛中左穿右插，横过车马道，满街都是持灯追逐的孩子，为灯会平添不少生机和热闹，徐子陵见到各民族和平地庆祝佳节，心中一片温暖，益发感到太平盛世的珍贵。心中同时因侯希白“人命关天”之语而想到侯希白若非本性善良，就必是大大大大恶的人。直至此刻，他仍深信曹应龙的看法，便是石之轩怎会培养出一个好人来？这是完全违反魔门常规的。

有感而发道：“侯兄这么重视人命，令师听到会怎样反应呢？”此时来至安兴隆所在那边街道处，安隆这所老铺像其他店铺般打开大门，糕点美食任人享用，一排挂着十多盏巨型走马灯，蔚为奇观，引得不少人驻足欣赏。

因有美酒饕客，宽敞的铺内人群川流不息，份外热闹。

横过铺门后，侯希白收回投入铺内的目光，道：“那只是徐兄对敝派的不了解，或者可打个譬喻，花间派就是江湖的纵横家，讲的是纵横的手段，不仗人多，故每代只传一人，最重识见学养，周游四方，兵不血刃而可亡国立邦。”

徐子陵恍然大悟，石之轩化身的裴矩正是不费一兵一卒，从内部把大隋亡掉，若单凭武力，何时才可成就此事。

道：“既是如此，令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侯希白止步停下，环目四顾，沉声道：“我有时会怀疑石师是个有双重性格的人，皆因花间派和补天阁两派武功心法截然相反，各走极端，补天乃捕天之不足，故可代天行事，专事暗杀行刺之道，天下愈乱愈好，取将夺帅，视千军万马如无物。我早怀疑杨虚彦是补天阁的弟子，只是从徐兄口中得到证实而已！补天阁不理情义，只求效用，与我花间派的‘囊括经世道，遗身在白云’迥然大异。噢，糟啦！”徐子陵心中一凛，随他目光瞧去，只见一群六、七个美丽少女，以曼妙的姿态边打系在蛮腰的小鼓，边朝他们走来。

她们穿的均为具有民族特色的彩衣，配色艳丽，最惹人注目的是小领斜襟服饰的两袖以红、黄、绿、紫、蓝五色彩布，拼接而成；下摆边子缀以宝石。又在长衫外面套上以紫红、深蓝镶花的坎肩。腰间扎着长彩带，彩带两端以盘线的刺绣方法绣成花鸟纹饰。绚丽多姿处，仿似天上的彩霞，化身

为明媚动人的美女，现身凡间。

她们的腰鼓更是讲究，以桑木作框，用宝石、彩玉镶嵌，蒙以蟒皮，双手交替击鼓，右手击鼓心，发出“咚”的强音；左手击鼓边，发出“唔”的弱音。有时两手同拍鼓心或鼓边作滚奏，就那么“咚喀咚唔”，又或“咚咚咚”、“喀喀唔唔”，以变化多姿的击奏方法，演化出令人难以相信美妙动听的鼓乐妙韵。

当徐子陵仍未了解侯希白“糟啦”的叹语时，七位系鼓美少女已把两人团团围住，似慎还喜的敲鼓跳舞，引得人人注目。

徐子陵开始明白，若给这群少女缠着，还怎能去进行刺杀杨虚彦的行动。

其中一女只是身形略高，腿儿特别长，笑容更是甜美，不知如何却能令人有艳压群芳的深刻感觉。不过她的眼神亦是最幽怨，紧系在侯希白身上，显见两人该是素识。

侯希白无奈地向徐子陵苦笑，此时除非拔身腾空，否则休想脱身。

就在这要命时刻，徐子陵看到石青漩。

第七章 重会玉人

徐子陵先是听到石青漩的声音，循声瞧去，刚好见到她一闪即逝的粉背。

他不知道石青漩为何能如此肯定“疤脸大侠”就是自己，但她聚音成线传入他耳中的话，却教他大感为难，那是“撇下侯希白后，立即到城外大石寺来找人家吧！”就是那么略一犹豫，行踪飘忽、如幻似真，以箫技名闻天下的玉人早消失在人流中。

在双方衷诚合作的情况下，要他就那么撇掉侯希白，对他来说是有着道义上的难题。何况杨虚彦、安隆方面势力庞大，失去侯希白的助力，实属不智。

最要命是若大石寺是在城内还可找人问路，如在城外又不想白费工夫，他势需侯希白这识途老马帮忙。

“咚咚喀喀”的鼓音，把他的心神从石青漩身上收回来，忙凑到侯希白耳边道：“我联络到石青漩，快溜！”侯希白微一错愕，接着向众美女一揖到地，赞叹道：“鼓美人更艳，在下拜服，只恨在下有急务在身，范大小姐可否容在干明天才往贵帮总坛请罪问好。”

他的动作不但潇洒悦目，且带着一种恢谐的味道，登时惹得众女花枝乱颤，笑意盎然。

其余六女仍击鼓妙舞之际，特别出众的美女停下来，右手按在鼓皮处，左手轻擦小拏腰，似瞠似喜的俏立於两人身前，美目在徐子陵这疤脸客身上先打个转，便不大感兴趣的集中凝注在风度翩翩的侯希白处，微蹙小靴的娇声道：“你这人最是可恨，要找你时总不知走到那里去。今趟又想找藉口开溜吗？”

她的声线娇柔悦耳，带着一种引人的磁性，即使以徐子陵心不在焉的

状态，亦想听她多说两句话。加上她肆无避嫌大胆直接的作风，确能令任何男性心痒难熬。

可能是他一生人首次后悔一向怜香惜花作风的刹那，侯希白苦笑道：“范大小姐误会啦！我侯希白岂是言而无信之徒？何况是佳人有约，不过我这位兄弟的父亲大人病危，故在下必须陪他赶回家去，他的爹等若在下的半个爹，大小姐多多包涵。”

美女一对妙目立即来到徐子陵脸上，怀疑地娇哼道：“骗人家也该编些动听点的故事，你这兄弟毫无焦急悲戚之容，刚才你们两人只似在灯市闲逛，鬼才信你？”徐子陵不得不压下心中的情绪，为侯希白这最佳藉口圆谎，沉声道：“小弟是刚接到侯兄的通知，始知家父垂危之事。唉！人生区区数十寒暑，小弟一向对生生死死看得非常淡薄，但能让他老人家有子送终，乃我等为人子女者报答亲恩的责任，唉！”徐子陵的谎话到这里再无以为继，只好以唉叹作结。

美女妙目一转，低喝道：“不要敲鼓啦！听得人心烦意乱的。”

众人显然为她马首是瞻，立即停手。

美女由不相信变得半信半疑，黛眉轻蹙道：“你是否成都人？家在那里？”侯希白快刀斩乱麻的扯着徐子陵臂膀，道：“时间刻不容缓，我两兄弟须立即离开，失陪哩！”美女一挺耸秀的酥胸，恶狼狽的道：“若明天不见你来，我范采琪把你言而无信的舌头切下来送酒。”

说罢无奈让路。

“咯！咯！”陈老谋的声音从房内传出道：“进来！”

寇仲推门而入，见陈老谋从床上坐起身来，移到床沿坐下，不好意思的道：“吵醒谋公啦！不过只要你翻看一遍，包保不会责怪我。”

把鲁妙子记下机关巧器的手抄卷递到陈老谋手上去。

陈老谋没有立即去看塞到手上的秘本，怔怔瞧着寇仲好半晌后，点头道：“老夫一大把年纪，已不知亲眼看着多少人在变，像云玉真便变得很厉害，迫得我和小卜最后只好离开她。你这两个小子虽然愈来愈厉害，但仍是那种本质，小陵随遇而安，你则是玩世不恭。”

寇仲哑然失笑道：“若谋公你把这两句对我们的评语说给李密、萧铣等人听，定没有人同意。”

陈老谋哈哈笑道：“你心知肚明我陈老谋在说甚么。争霸天下也可以是玩世不恭的一种方式。那表示你不甘屈服於既有和传统势力之下，放手追求个人的目标。”

寇仲抓头道：“我的目标究竟是甚么呢？坦白说，我并不觉得当皇帝是有趣的事，所以就算我取得最后胜利，大概都会请别人去坐那烫屁股的位子。”

陈老谋摇头道：“你的目标绝非要当皇帝，而是要纵横天下，把没有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寇仲呆了半晌，叹道：“知我者莫若谋公，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陈老谋得意道：“这叫观人於微，想做皇帝的人都有很大的权力欲，讲求上下之分，像萧铣虽摆出礼贤下士的样子，事实上言行举止都充满皇室贵冑的派头，不穿龙袍只是一种手段。那有像你般甚么都随随便便，如非你手下有擅长组织的能手如宣永、任媚媚、虚行之等人，你的少帅军只会是一盘散沙。”

寇仲欣然一拍他的老肩，微笑道：“你知我是甚么料子，我也晓得你的料子，何不翻翻手上的东西一看究竟？”

陈老谋低头一看，见封面书有《机关巧器学》五字，露出一丝做然不屑的笑意，打开第一页，只见序文开宗明义的写着：“机巧之学，乃攻心格物之学。心有心性，物有物性，总言之为天地自然之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容。知其一不知其二者，只是小道小术。”

陈老谋这机巧之学的专家，立时动容，问道：“是谁写的？”寇仲亲自为他揭往次页，序文末赫然现出鲁妙子三个触目的签署。

陈老谋剧震道：“我的娘！”又翻往第一页续看下去。

寇仲低声道：“这本鬼东西我看了十多遍，仍是一知半解，谋公你……”见陈老谋对他的话全是听而不闻，遂识趣的乖乖离开，又为他轻掩上房门。

河水温柔地拍打着夜航的船体，明月斜挂天上，寇仲忽感到无比的轻松，生命再次充盈着迷人的意义。

人生便是不断的争取，管他到头来是痛苦还是快乐。

侯希白登上小的，指着前方道：“那就是大石寺。”

徐子陵朝他指示向前瞧去，见到在古柏参天，竹树葱笼，月色凝罩，红墙环绕内佛塔凌空，寺楼巍然高大。

侯希白忽地长叹道：“子陵兄会否觉得杨虚彦选此寺作为冒充石师与青漩会面处，很是古怪呢？”徐子陵讶道：“或者他料到石小姐是要先和我见面，故把地点选到这里来。”

侯希白摇头道：“我敢这么肯定，此中自有因由，却不知该否说出来？唉！”

徐子陵茫然不解道：“侯兄若有苦衷，不说也罢。”

侯希白似立下决心的断然道：“还是告诉子陵兄较妥当点，我之所以犹豫不决，皆因牵涉到石师的秘密。我自幼是个孤儿，少有与人说心事，尤其有关石师和花间派的事，更从不透露予其他人知晓。”

徐子陵默言不语，暗忖他这孤儿是否也像曹应龙般，是石之轩一手泡制出来。

侯希白仰观夜月，又俯首低吟，缓缓道：“石师虽只传我花间派的武功心法，但亦不时论及补天阁的武学，所谓‘补天’，就是补天之不足处，发展至极端时被所谓自命正宗者视之为邪魔外道，补天不足被讥为逆天行事。唉！岂知顺者为贱，逆者为贵之理。”

徐子陵听得心中微寒，侯希白始终是一代邪人石之轩栽培出来的弟子，说及有关魔门理论时，语气大有愤世嫉俗之慨，异于平常的温文儒雅。

侯希白忽又不好意思的道：“子陵兄切勿见怪，说到这些问题时，不知是否因不断在脑里重覆，很自然模仿石师当时说话的语调。”

徐子陵岔开道：“为何大石寺全无灯火，就算所有和尚都已就寝，也该有佛灯香烛一类的东西吧？”侯希白道：“我正要告诉子陵兄，大石寺的主持因开罪了魔门里一个极难缠的人物，故寺内的和尚均到附近的寺院栖身避祸，一天不摆平争执，绝不敢回来。”

徐子陵愕然道：“谁人如此霸道，巴蜀的武林同道竟坐视不理吗？”

侯希白待要回答，一点灯火在寺院内亮起，徐子陵低喝道：“侯兄给小弟押阵，我去了。”

徐子陵迅快而小心的翻过院墙，此时灯火忽又敛去，只好凭记忆搜索

过去，顺手脱掉面具。

这所名刹规模不小，由山门殿起，接着是天王殿、七佛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等，殿堂重重，虽及不上净念禅院的结构复杂，造型优美，但亦是宏伟壮丽。

在主殿群成行成阵之旁，万千竹树中耸起一座高塔，份外具有气势。

徐子陵此时不禁有点后悔为何不多问侯希白一句，究竟是魔门那个厉害人物，竟能令这里的和尚空寺避祸。

要知大凡名寺古刹，均有本门武功高强者负起护寺之责，而寺中和尚多少也有懂得武功的人。兼之区内的武林同道，亦会与寺院有交往，绝不会坐视不理。

所以眼前的情况，可算极不寻常。

听侯希白的口气，此人绝不会是安隆，且是徐子陵不认识。如此就可能是连曹应龙都不晓得的那个名列邪道八大高手的人物。

他从未试过在没有人的寺庙任意穿行，感觉非常新鲜。现在的徐子陵对建筑学已非吴下阿蒙。顺步浏览，对整座名刹的结构一目了然，更感受到在宗教的徵召下，建寺者那种殚思竭力的热忱和精神。不论门、窗、檐、拱，均雕刻有翎毛、花卉等各类纹饰。庙脊上则塑置奇禽异兽，栩栩如生。

殿堂间有长廊贯通，左右大石柱林立对称，片刻后，他已置身在先前出现灯火的罗汉堂中，一时不由呼吸顿止，鸟眼见塑像如林，布满大殿的奇景震撼。

大殿塑像罗列，分作两组，中央是数十尊佛和菩萨，以居於殿心的千手观音最为瞩目，不但宝相庄严，且因每只手的形状和所持法器无有相同，令人生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的感觉。

五百罗汉分列四周，朝向中央的塑像，形成纵横相通的巷道。徐子陵仿似置身另一个有别於现实的神佛世界，身旁的塑像在透进来的月色掩映中，造型细致精巧，色泽艳丽，无论立倚坐卧，均姿态各异，仿若真人，神态生动，疑幻似真。

当他来到千手观音座前，四周尽是重重列列的罗汉佛像，有若陷身由塑像布下的迷阵中，那感觉实非任何言语可以形容万一。

千手观音座下有个小烛台，只一眼徐子陵便认得式样与石美人在福洞迷宫使用的相同。

石青漩动人的声音在背后响起，轻柔地道：“请徐公子点灯好吗。”

徐子陵压下回头的冲动，取起烛台旁的火石，把烛台燃起。

一点跳跃闪烁的焰火，在罗汉堂中心处亮起来，更添本已诡奇的气氛。

石青漩的声音在右侧传来道：“我们不若玩玩捉迷藏吧！”徐子陵卓立不动，像个怕受责骂的儿童般招供道：“小姐幸勿见怪，随我来的尚有侯希白，小弟并没依小姐之言把他撇下，其中是有原因的。”

石青漩沉默下去，接着从千手观音后现身出来，脸覆重纱，淡淡道：“人世间的，莫不在因缘两字之中，来便来吧！也没甚么大不了的，最重要是你这好人来了！”面对玉人，徐子陵虽有千言万语，却不知该从何说起。

在经过重重困险，处处弄人的命运后，她竟忽然得来全不费功夫的出现在眼前伸手可触处，一股无法一一百喻的感觉从内心深处似洪水般爆发出来，使他首次生出把一位女性拥入怀里的冲动。

那当然只能在心内偷偷的想。

石青漩给他的感觉是冷热无常，永远和你保持一段距离，难以捉摸。虽不至拒人於千里之外，至少是不易亲近。

深吸一口气后，徐子陵平静地道：“姑娘今趟到成都来，是否接到今尊的消息。”

石青漩漫不经意的道：“青漩只有娘而从没有爹。你是否想警告我那只是安隆和杨虚彦两人弄的鬼把戏。哼！这两个混蛋竟敢小颠碧秀心的女儿，我定要他们吃不完兜着走。你倒本事，刚抵成都便弄清楚这么多事。”

徐子陵听得瞠目结舌，无言以对。知自己亦小颠了石青腾，白白担忧近十天。

石青漩微笑道：“安隆本约我到他的老铺会面，幸好在门外碰到你们，於是改约他们到这里来，把事情一并解决。你该没忘记说过肯为我背起所有担子和责任，大丈夫一诺千金，可不能说过便算。”

徐子陵听得头皮发麻，道：“有甚么担子姑娘要交由我挑负的呢？”自认识这作风特别的美女，他从不知该如何应付她。

石青漩像述说一件微不足道的事般悠然道：“首先我要把这石之轩的鬼卷子交给你处理，徐公子爱撕掉扔掉，又或交给谁，悉随尊便。”

徐子陵大吃一惊时，石青漩递上羊皮卷一轴。
异变随至。

第八章 印卷之争

就在徐子陵要从石青漩手上接过集魔道两派大成，载有不世绝学《不死印卷》的当儿，一束阴寒无比、充满邪恶阴损味道的劲气像铁棍般直捣他背心要害，假若他往横避闪，石青漩将变得首当其冲，徐子陵无奈下，只好准备弓背硬受一击。

同一时间，左方佛像后卷起大蓬晶光，骤雨似的朝两人涌至，与徐子陵身后的偷袭者配合得天衣无缝。若非在这么特别的环境中，徐子陵又因心神被庙内神像所慑，无论对手多么高明，也不会窝囊至受袭时始生出警觉。而另一个原因，是恃着侯希白在外掠阵，致减低警觉性，但此时悔之已晚，只能施展浑身解数，以挽狂澜於既倒。

在这生死一发的时刻，徐子陵蓦地脑际灵光一闪，浮现出刚才印象特别深刻的一座罗汉塑像。

那罗汉正好整以暇的舒展筋骨，极尽俯仰曲伸的妙态；当时他已想过这是否一种行功的情状，此刻在生与死悬於一发的紧要关口，终豁然大悟，哈哈一笑，继续弓背，可是当敌气及体的一刹那，却猛地抛开一切，若那神像般舒展肢体，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侵体的真气再不能只寻某一要穴攻击，而是发散往全身去，再从四肢散发，就像洪水虽烈，但因有足够的河道疏通，故不会泛滥成灾。当然若给对方结结实实的一拳轰在背心处，身体自然难免受伤。但现在对方只是以凌厉的隔空拳劲，而发拳的位置至少在两丈开外，以攻徐子陵的不备，他这临时领悟来的奇招，竟可应付得绰有馀裕。

整个过程只是眨眼的工夫，这时杨虚彦的招牌货幻影剑法，始洒过来。后面传来安隆“咦”的一声，显是料不到徐子陵竟不闪不躲的硬捱他一招，令他大失预算。

假若徐子陵横闪的话，那石青漩多少也会受点伤，其时杨虚彦自可把《不死印卷》手到拿来。

就那么的一着之差，两人的如意算盘再也打不响。

不过徐子陵和石青漩尚未脱离险境。前者虽以妙手偶得的奇招挡过安隆凌厉的一击，但要把对方入侵的真气化解和排出体外，一时间亦使他全身麻痹，经脉欲裂，再无力助石青漩反击杨虚彦可怕的剑招。

石青漩却似预知杨虚彦会钻出来似的，在剑光及身的刹那，一个旋身面对烟花般绽放的剑点精芒，以卷作箫，疾刺迎上。

徐子陵猛提一口真气，刹那间气劲回复过来，此时安隆已展开莲步，抢至他右侧的死角位，两指箕张，取他双目，下面则无声无息的右腿提踢，攻他下盘，阴毒至极点。

徐子陵尚是首次碰上这么刁钻玄奥的步法，原本普通平常的上虚下实的招数，立时脱胎换骨般变得难以招架。换了是寇仲，可能在刀法难以展开下先行避开，那安隆就可从容助杨虚彦收拾石青漩。幸好徐子陵最擅近身搏击，虽明知对方功力在自己之上，仍咬紧牙龈，脚踏奇步，先错开少许，始上架下封。

幻剑散去，杨虚彦狼狈后退，现出紧裹在黑罩黑衣内虎背熊腰的骠悍体型，若他不收手的话，保证此招可把羊皮卷和石青漩的玉手同时绞碎，那他不但得不到《不死印卷》，日后定难逃石之轩的报复。

他虽是天下人人惊惧的无敌刺客，但对石之轩却有种有如与生俱来的深切敬畏。既知曹应龙被人救去，给个天他作胆也不敢再动石青漩半根汗毛。

只有得到不死印卷，他才有脱离石之轩控制的希望。

“蓬。”

安隆收回攻敌双目的右手，底下却结结实实重踢在徐子陵下封的掌沿处。

这一踢乃在满腔杀机下全力出手，近六十年的魔功毫无保留的送出，务求一举毙敌，去此祸患。

蓦地脚面像给个尖锥重重刺一下，接着螺旋怪劲急转而入，硬把他雄浑的魔功钻得贴着对方掌沿溅泄四散，能攻入对方体内的真气剧减一半，至此才知《长生诀》奇功，名非虚传。

安隆痛哼一声，竟借不到分毫劲力以续展莲步，无以为继下只好往旁错开，眼看徐子陵给震得往后抛飞，亦只能叹失良机。

此时杨虚彦待要重组攻势，抢夺不死印卷，后方扇风割到，知道自己同师不同门的师兄弟已经杀到，怒从心上起，全力展开幻影剑法，望身后迎。

石青漩左手拔出玉箫，幻化出一蓬又一蓬似有若无，虚实难分的青影，卷向阵脚微乱的安隆，右手不死印卷脱手向在半空成功翻了一个筋斗的徐子陵射去，娇呼道：“接着！快走！”“砰”！安隆硬撞在背后那座神态慈祥，凝目跌坐的佛像上，塑像立时爆成碎粉，就借那么一点反撞力，侧身避过石青漩缠人的箫影，人球般弹起，疾若流星的朝射往两丈高处的徐子陵和不死印卷抓去，只要给他五指发出的内劲隔空追及，与用手去拿实在没有多大分别。

徐子陵居高临下，看个一览无遗，只见向自己投来的《不死印卷》从

快转慢，似乎被一条无形的线牵扯着，最后凝定半空处，心叫糟糕，人急智生下反手上托，劲气撞在横梁处，往下扑去，但已迟了一线。

安隆魔功之高，大大出他意料之外，果不愧名列“邪道八大高手”的人物。

安隆五指收缩，不死印卷往他倒飞而去，与他上冲而起的肥躯不住接近，禁不住心中大喜。

眼看得手，箫声忽起，非是石青璇忽然雅兴大发，吹奏一曲，而是她把真气透管而出，产生振鸣，玉箫真劲从下上刺，狠狠撞在《不死印卷》处。

就那么以毫厘之差，印卷应劲横抛，投往外围的罗汉阵中。

徐子陵施展凌空换气的独门本领，改下扑鸟横移，向印卷斜掠紧追。

安隆怒哼一声，一个翻腾，正要全力追去的当儿，已给卷进身法有若凤舞於天，曼妙无方的石青璇所发出的森森箫影内。

杨虚彦此时刚抵挡过侯希白挟主攻之势攻来有若长江大河、滔滔不绝的一轮连绵不绝的扇法，仍找不到任何可乘虚而入的破绽和空隙。

幻影剑式最厉害处就是以虚实相生，瞒人眼目的手法，今对方露出空隙破绽，故决胜每在刹那之间。

那知侯希白摺扇忽开忽阖，变化万千，且用劲奇特，无论拨扫点打，时间角度均等捏得精准确切，又暗蕴无数奇招妙着，故纵以杨虚彦之能，在失去主动的情况下，亦只能见招拆招，一时难以反攻。

侯希白的美人摺扇已达化腐朽鸟神奇的境界，充满天马行空随境生变的创作意味，更有种大异於他狠厉剑招的潇洒风格。纵使杨虚彦恨不得把这个命运注定的对手立毙剑下，心中仍不由为侯希白喝采叫好。暗忖换过另一情况，将是痛快淋漓的一回事。

“拆”！

杨虚彦施出压箱底的本领，幻剑振处，生出品字形三朵剑花，迫得侯希白横扇硬接一招。

自交战以来，两人各以奇幻精奥的手法快打猛攻，紧凑得没有透气的空隙，奇招妙着层出不穷，却是你进我退，我攻你闪，直至印卷被石青璇的箫劲撞往远处，杨虚彦见形势不妙，才兵行险着，以同归於尽的手法，迫侯希白硬拚。

“呛”！剑扇交击，侯希白大叫不好，原来杨虚彦就借那么一记反撞的力道，抽身后退，斜冲往后，箭矢般朝徐子陵追去。

侯希白早有心理准备，就是这天下闻名的刺客手底必然极硬。但到真正交手，始知他强横至这等地步。心想若给他得到印卷，那还了得。

想虽是这么想，但身体仍要往后一晃，化掉剑劲，才能紧追而去，终是慢一步。

安隆此际回到地面，而石青璇却如天上下凡的女神，似正绕着他表演仙乐妙舞。以他的见多识广，仍是首次碰上这么奇妙的武功。

透过玉箫，石青璇的真气能从任何一个箫孔迭出，从任何一个角度攻来，飘忽得像无定向风，而每发出一道劲气，箫管均相应发出高低强弱有别的鸣奏声，仿似用口吹奏，扰人心神至极点。令安隆禁不住猜想，假若这些鸣响能串成曲调时，将是他命赴阴曹的一刻。

更要命是石青璇该是深悉他天莲宗的独特武功，所有手法步法皆是针对他的强弱出发，所以他虽自问各方面均可胜过石青璇这后进小辈，一时间

亦给她缠个手足无措，难以抽身。

徐子陵此时在空中看到印卷落在—座闭目瞑思的金刚塑像盘抱的怀内，后方衣袖声响，骇然发觉杨虚彦挟着冲天剑气，后发先至的追击而来。刹那间他计算出当自己拾起印卷的时间，刚好是幻剑临头的危险时刻，那时自己会处于完全被动的劣境，说不定会宜至伏尸杨虚彦剑下，仍找不到反击的机会。

忙运气下坠，右手同时发出劲风，扫得刚落在塑像怀中的印卷抛飞而起，投往右边暗影处的地面。

而他则发出一声长笑，好掩盖印卷着地的声音，心叫“得罪”，左足尖点在另一尊造型佝偻龙钟的罗汉头顶，反向左方跃去。

杨虚彦果然中计，横脚撑在另一座瞪眼怒视的罗汉像处，改变方向朝他追来。

侯希白在安隆和石青漩的战圈旁掠过，还顺手打了安隆一扇，气得安隆怪叫怒吼。他待要赶上杨虚彦，好和徐子陵联手把他收拾，忽然劲风横至，从多手观音后杀出个美艳娇俏的女郎来。

他虽然欲一睹莲柔这来自波斯的美女的风采，但却绝不愿发生在此时此刻。无奈之下一个急旋，摺扇全力抢攻，纵是辣手摧花，但为了不死印卷，再也顾不得那么多。

杨虚彦居高临下，瞧着曾是他手下败将的徐子陵，安然落在两尊罗汉之间，似缓似快的摆出一个姿势，以他一向的冷酷沉狠，亦不由大为错愕，莫名所以。

徐子陵左右各有一座高约六尺，全身镂金，俨若真人的罗汉塑像，姿态则截然迥异。

左边的那尊瘦削长颈，笑容可掬，一手按膝，身往前俯，另一手往后搔背，姿态漫不经意，合适自然。

另一座却是眸珠突睁的怒目金刚，右手筋突肉张的握拳前方，精足神汇，威武生动。

徐子陵卓立两尊塑像之间，首先摆出右边塑像的闲适姿势，接着又变换作右边怒目金刚的姿态，均维肖维妙，在殿外金黄的月色掩映下，加上堂畔微弱的灯火，几疑是徐子陵忽然化身为护佛的罗汉，更似是其中—尊罗汉活了过来，那种感觉确是怪异无伦。

破风呼啸骤响。

就在杨虚彦仍想不到该如何应付眼前异景时，一股凌厉的指风，从徐子陵食指激射而出，刺在他身剑合一布出的剑气网罩中。

螺旋劲气破罩而入，大有洞穿宇宙的霸道气势。

杨虚彦闷哼—声，运气横移，挥剑险险挡着。

“当”！漫天剑影本是声势汹汹而来，如今却是云散烟消。

徐子陵哈哈笑道：“领教啦．杨兄再看这一招。”

举在头上的拳头倏地移后，拐个弯后，弓步击出，恰是怒目金刚旁那尊佛像的姿态，另一手却在身前画个似是毫无意义的圈子。

杨虚彦尚差寸许踏足实地，拳风已至。他乃刺杀的高手，落地前催动剑气，溯空刺向徐子陵，岂知徐子陵竟像能未口先知的凭左手画圈生出的劲气，硬把剑气化掉。

他来不及再作抢攻，只好避往另一尊罗汉之后，狼狈至极点。最气人

是他武功明明在徐子陵之上，偏被他层出不穷的奇招压得一筹莫展，有力难施。

徐子陵却是痛快之极，起始时他只是借罗汉的威势以惑敌心，夺其志气。此乃上兵伐谋之道，实上乘武功的攻心术。怎知当模拟出某一罗汉的姿态时，体内真气竟似天然发生的随姿态而涌动，像先前化去安隆偷袭的那一式般生出奇效，那还不恍然大悟，明白到这五百罗汉的诸式妙态，极可能来自前代某一空门高人的设计，有意无意间把玄门的功法展现在罗汉的千姿百态中，自己无意得之，确属异数。

此时他早把不死印卷忘个一乾二净，难得有杨虚彦这么硬的对头，瞬那掠过左右并列的十多座罗汉像拳发连环，趁杨虚彦处于下风的时刻，展开硬拚的手法。

杨虚彦心知不妙，连忙反击，在他眼中心里，徐子陵变成一尊活的罗汉，不住变化出与四周塑像相映成趣的姿态，但接着无论拳击指戳，掌按脚踢，均有摧山撼岳的雄浑气魄。在剑气纵横、拳风呼啸中，塑像碎粉般破裂，双方均是以攻对攻，惨烈处好比战场上千军万马的生死厮杀。

徐子陵愈战愈勇，愈是得心应手。

杨虚彦则失尽先机，气志被压，在此消彼长下，虽未到势穷力蹙的困局，却是节节后退，经历他毕生里最窝囊的痛苦逆境。

石青漩娇叱传来，叫道：“徐子陵小心！”徐子陵醒觉过来，来个双拳齐出，把杨虚彦轰得再退三步，笑道：“承让啦！”如飞后撤，再转身前掠。

侯希白接战莲柔已占尽上风，若非这美女的身体灵软如蛇，每能于危急时凭奇异的身法救急保命，早将她送上西天。

此刻见安隆施出天心莲环的看家本领，迫退石青漩，连忙抽身拦截，气得安隆差点吐血。

徐子陵见状心中大喜，杨虚彦虽狂追过来，此刻仍在四丈开外，不能构成威胁。莲柔则在石青漩的监视下，只能在一旁观战，未敢轻举妄动，不死印卷似该是他囊中之物。

究竟该怎样处置这鬼东西呢？不死印卷出现在丈许外一尊卧地的罗汉旁边。

蓦地娇笑声起，一道丝带从暗处射出，贴地卷上印卷。

接着是馆馆的甜美声音道：“原来在这里，多谢子陵，小妹看后再还给你吧。”

徐子陵立时汗流浃背，若印卷落在馆馆手上，恐怕合敌我六人之力，也难以讨回来。

第九章 诡变百出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任谁都想不到，棺棺会出现在这关键时刻，且是一出手即夺得《不死印卷》。

徐子陵更暗怪自己粗心大意。没有人比他更清楚知道棺棺来到成都，

怎会放过《不死印卷》这种魔门宝典。

石之轩既要一统天下，更要统管魔道，野心之大，纵非绝后，亦属空前。偏因他创出《不死印卷》奇功，连祝玉妍都奈何不了他，如果有机会知道点有关不死印心法的秘密，总是有益无害。而石青旋手上的《不死印卷》，正提供这独一无二的良机。

不过此时悔之已晚，棺棺的天魔飘带灵蛇般卷起印卷，“喽”的一声，像毒蛇的舌头似的缩入她素白的衣袖里，消没不见。

徐子陵刚飞至她前方，双掌下按，这一下全力出手，螺旋劲龙卷风般朝棺棺卷去。

棺棺仍有闲情以幽怨爱怜的目光瞥他一眼，像要记着他的容貌，左手衣袖漫不经意拂出，“蓬”的一声，硬接徐子陵掌劲。

徐子陵又感到天魔劲那种空间四陷的可怕感觉，心叫糟糕，晓得自己乘怒出手，失去一贯冷静，故蠢得去以硬碰硬，连忙收回大部份功力，施展凌空快速换气的本领，横飞开去。

假若信信此时乘势追击，保证他难以活命。

幸好杨虚彦及时赶至，幻出点点剑芒，漫空遍地的向棺棺攻去。信信虽仍是好整以暇的样子，但秀眸露出注意的神色，纤足在方圆数尺之地迅速移动，似在要考较杨虚彦应变的手段。同时目不转睛的凝视他挟着凌厉剑气，穿过罗汉林立两旁形成的通道迅速接近的诡异情景。

安隆和侯希白分别赶来，不约而同形成包围的势力。后面尚有莲柔，却不见石青漩。

徐子陵立足其中一尊罗汉头上，舒展筋骨，把棺棺的天魔劲气化去。他的视域遍及全殿，立时把握到整个形势。

照道理棺棺得宝后好该立即开溜，徐子陵明白她只因见自己盛怒下失去理智，不顾死活向她强攻，令她杀机大起，就算不能一举毙敌，也务要使他受到永不能复元的内伤，故此才要和他硬拚一记，失去脱身的良机。

不过棺棺亦是打错算盘计错数，以为徐子陵在力战杨虚彦之后，功力必大幅损耗，她纵不能伤敌，也可从容逸走。那知徐子陵刚从五百罗汉的姿态领悟出佛家博大精深的秘学，精气神均臻巅峰状态，加上急速换气的独门招数和凭《长生诀》与和氏璧融合而成配对罗汉奇姿而来的“化劲大法”，竟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没有丝毫损伤。

她却被徐子陵反震的力道撞得体内真气一阵翻腾，运气压下后，杨虚彦的幻影剑发出的剑气已把她笼罩其中，坐失挟宝而去的时机。

只要给杨虚彦缠上，殿内其他高手再有一个、半个下场，连棺棺自问也应付不来。

棺棺的天魔功在刹那间提至极限，同时冷然道：“安隆你最好不要插手此事，否则将成我阴癸派的死敌。”

说话间，左手罗袖天魔飘带有若一道闪电般划破罗汉巷的虚空，刺在杨虚彦的剑尖处，准确得令人难以相信。

徐子陵等叹为观止。

被飘带破开的剑登往四外翻腾激溅，十多尊罗汉像面向巷道的脆弱部份立时遭劫，手折鼻碎，金漆飞脱。

杨虚彦本是虚实难分，彷彿魔法的幻影剑立时变回一把人间的利刃的本相，在被飘带撞上刃锋前，微一回收，始吐劲刺实。

“啪”！

两劲相触，发出一下清脆的激响。

杨虚彦一个倒翻，落地后后“咚！咚！咚！”连退三步，始能站稳。

棺棺的飘带在击中刃尖时，立呈波浪起伏的纹样，诡异非常，她的娇躯亦往后猛晃一下，俏脸掠过一抹艳红。

飘带缩入罗袖里。

安隆和侯希白分别来到娼棺左边的前侧和后侧处，前者阴阴笑道：“小丫头何须说得这么严重，看在今师脸上，安某人作个旁观者又如何呢。”

莲柔移到棺棺大后方，隐没在一座罗汉塑像后。

徐子陵仍找不到石青璇的芳踪，此女行事一向难测，他虽有点挂心，却并不担忧。

“锵”！

杨虚彦幻影剑回到鞘内，先环目一扫，冷然道：“此卷对棺大小姐毫无用处，如若肯归还在下，说不定在下可教小姐完成心愿。”

侯希白哑然失笑道：“想不到我的杨师兄竟是个卑鄙之徒。自己收拾不了徐兄，就借人之手，还说要为人家美人儿完成心愿。更想获归还秘卷，如此一举三得，亏你想得出来。”

杨虚彦露在头罩外的眼睛精电一闪，哈哈笑道：“徐兄切勿误会，以为多情公子真的多情，他只为自己着想，并非关心你的安危。”

棺棺不屑地道：“棺棺从不与藏头露尾，不敢以真貌示人之辈谈交易，除非杨虚彦你扔掉脸罩，否则休想我会对你任何提议生出兴趣。”

杨虚彦大感愕然，朝安隆瞧去，不明白在这种四面受敌的情况下，信信为何一点不留馀地的开罪自己。

安隆则游目四顾，在搜索石青璇的踪影，因此女武功得乃母真传，大不简单。

棺棺忽然幽幽一叹，先横了卓立罗汉头上的徐子陵一眼，目光才移往左前侧的安隆处，微摇螭首道：“我真不明白安隆你在搞甚么鬼。竟不惜开罪我们。只为这么一卷对你毫无用处的心法秘卷，谅你也不敢凭印卷去和石之轩作对吧？论为人，你是不会笨得无端白事的去为人作媿，一个不好还会惹来杀身之祸。”

这番话毫不客气，可是安隆仍是一脸阴恻恻的笑容，不以为杵的道：“安某人不是说过只作壁上观吗。不过念在与今师一场情份，仍忍不住奉劝一句，杨虚彦加上侯希白将等如至少大半个石之轩，即使令师亲来都占不到多大便宜。贤侄女不若把印卷交出，这叫淑女不吃眼前亏，对吗？”棺棺莞尔道：“难怪师尊尝言安隆难成大器，只配作个铜臭奸商。现在你们两方实力不相上下，只要我帮助任何一方，另外一方只有饮恨收场的结局。安隆你今晚两度施展天心莲环，已成强弩之末，要杀你正是时候。说不定侄女会把心一横，扔掉印卷，再全力把你收拾，亦是人生快事。”

安隆终於色变，噤口无言。

棺棺又瞧往高高在上的徐子陵，举袖掩口娇笑道：“你这人呀。站在那里吃西北风吗？你的大美人为何不理你呢？”

敌我两方四人你眼望我眼，却均拿她没法。虽陷身困局中，这阴葵派的绝色传人却能利用各人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把场面操控在手上。

杨虚彦双目现出森寒杀机，手握剑柄道：“说到底你也不过是想挟卷而

逃，各位不若我们作个比赛，看谁能从她的香罗袖内，把印卷夺回来如何？”

这番话等若徵询徐子陵和侯希白的意见，大家是否可暂时放下敌对的立场，先除去棺棺，然后再凭实力决定印卷谁属。

徐子陵心中犹豫。

他和棺棺虽然是死对头，有着解不开的仇恨，可是要他跟安隆、杨虚彦这些邪人联手对付她，终是有欠光彩。无奈这却是目下唯一的办法，否则只要给她脱身，谁都没办法把她留下来。

安隆等无一不是足与棺棺独力抗衡的高手，虽没有摆开架势，但精神均紧紧锁牢在棺棺身上，只要她稍有异举，会因在高手对峙时的微妙气机感应下突然出击，所以此时的棺棺好比穷巷里的猛兽，除非她能抵得住四人联手的攻势，否则绝不敢轻举妄动。

侯希白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往徐子陵瞧去，叹道：“子陵兄意下如何？这似乎是唯一的办法。侯希白虽最恨辣手摧花，却找不到其他可行之道。”

徐子陵虎目精芒大盛，盯着棺棺淡然道：“现在石小姐不知避往何方，假若我们一番浴血苦战后，发觉羊皮卷内写的只是一般孩童学的千字文，是否划算呢？”

棺棺柔声叹道：“这里只有徐子陵才是真英雄，请问诸位，小女子可否先把羊皮卷打开一看，证实无误，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走如何。”

安隆嘿嘿笑道：“真英雄只是傻瓜的另一种较好听的称谓，我敢以项上人头担保这是石大哥留下在幽林小谷的《不死印卷》，至於是基於甚么理由，请恕安某人不便透露。”

棺棺秀眉轻蹙的奇道：“你的保证不值半个子儿。看来你的目标不在印卷，而只在乎我的性命，此事非常奇怪，这样做於天莲宗有何好处。”

话锋一转，众人的注意力从围攻棺棺的合作问题上，转移到印卷的真伪处。

“噯”！

侯希白亮出摺扇，轻柔地为自己煽凉，微笑道：“隆叔既决定袖手旁观，柔公主则躲在远处，棺小姐请放心阅卷，让在下负起护花的责任，子陵兄意下如何？”

徐子陵平静答道：“如若安隆老师和柔公主不出手，小弟亦不会出手。”

棺棺摇头道：“除非子陵你亲口保证结棺棺护法，否则我绝不会冒这个险。”

杨虚彦长笑道：“何来这么多废话，不若就由在下出手领教阴癸派的天魔秘技，至於各位是否参与，悉随尊便。”

说话时，一阵森厉冰寒的剑气，从他身上如惊涛骇浪般散发涌卷，他的身形虽仍纹风不动，但事实上正争取主动，只要棺棺在气势对抗上稍处下风，他立即挥剑出击。

他是全力出手，而棺棺则须分神防范安隆和侯希白两人，对棺棺自是大大不利。

侯希白喝道：“且慢！”

众皆愕然，假若扬虚彦出手硬拚棺棺，该是对他有百利而无一害。

侯希白接着转向安隆道：“事关重大，隆叔何不清楚说出何以深信棺小姐袖内的羊皮卷确是载有《不死印法》手卷。”

安隆目闪奇光，缓缓道：“若我证实此卷非是膺品，贤侄是否打算和彦

侄一起出手？”

侯希白洒然道：“确有这个可能。当然还要看隆叔的说话有多少分可信性。”

安隆发出一阵震殿长笑，道：“这种羊皮非是普通羊皮，乃由本人亲手浸制，故色泽奇特，历久常新，是本人奉石大哥之命而造的，我安隆敢以天莲宗诸祖立下咒誓，若有半字虚言，教我永世不得超生。”

信信以一阵娇笑接下去道：“现在连奴家都有点相信这卷东西是真的哩。可有兴趣听人家提出两个解决现今僵持局面的方法呢？”

这番话奇峰突出，登时令跃跃欲试的侯希白勒马收缰，暂缓出手。

莲柔的声音从出口处传过来道：“请恕莲柔不再卷入魔门的争斗中，奴家走啦。以后若有甚么事，千万别算到奴家的账上去。”

衣袂声刹那远去。

徐子陵听得头都大起来，再弄不清楚莲柔和安隆等的关系。

不过此女狡诈如狐，谁都不该把她说的话以等闲视之。但她也可能是因不欲与阴癸派为敌，故临阵退缩。

棺棺欣然道：“这叫明哲保身，总比安隆你来得聪明。”

安隆不悦道：“你不是说有两个解决的方法吗？”

棺棺运起魔功，紧压丈许外杨虚彦推动袭来的迫人剑，从容自若的柔声道：“第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由棺棺在袖内把羊皮卷化成碎粉，那就一了百了，大家再没有甚么可争的。”

杨虚彦的剑气立时骤减一半。

若羊皮卷被毁，损失最大的当然不是信信，而是侯希白或杨虚彦其中之一人。

棺棺顶多只是失去了解不死印法的机会，而两人则失去晋身成为另一个石之轩的可能性。

安隆冷哂道：“若你肯这样做，早把印卷毁掉，何用到现在才说出来。”

他一直煽风点火，现在谁都不怀疑他有毁掉信信的居心意图。

信信不屑地瞥他一眼，玉容忽然平静下来，回复她一贯近乎纯洁无瑕的笃定神态。但四周的空间突然再次出现随时塌陷的可怕感觉；她身上白衣无风自动，乌黑的长发更像遇上狂风般拂扬摆舞，情景诡异至极点。

众人大为凜然，均蓄势以待，却无人敢先樱其锋。

徐子陵冷喝道：“另一个解决方法是怎样呢？”

信信脸上露出似有若无的诡秘笑意，平静地道：“方法就是把印卷给你。”

说到最后一句，罗袖扬起，羊皮卷脱袖而出，闪电般疾射做立罗汉头上的徐子陵。

“锵”！

第十章 鹿死谁手

杨虚彦、侯希白和安隆均生出向前倾跌的可怕感觉。

以他们的功力，当然不会真的往以信信为核心的“天魔劲场”倾跌过去，但他们必须运功对抗，抽身后退。

杨虚彦和安隆均是工於心计的人，早想遍信信能破开困局的各种手段，其中包括把印卷奉送其中一人的可能性，而借此移祸东吴之计，信信便可立时由众矢之的变成从旁左右大局的操控者。

现在摆明杨虚彦和安隆是一党，徐子陵和侯希白则是另一对夥伴，双方力量虽以安隆和杨虚彦略高一线，但安隆曾因施展天心莲环”而功力耗损，变得实力大致相若。

在这样的情况下，信信可助任何一方今对手迅速击败。所以刚才安隆和杨虚彦暗中约定，务要把信信先行击杀，再对付徐侯二人。岂知信信高明得大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竟看穿他们的阴谋，在这紧要关口全力施展天魔大法，形成一个能吸取任何真气，再借之为用的“凹陷”力场，今他们欲攻无门。比之甚么护身真气更要厉害。

只有徐子陵视之为理所当然，皆因他已多次因信信的天魔大法吃尽苦头。“锵”！杨虚彦抽身后退的同时，掣出寒光四射的幻影剑，舍棺棺而取徐子陵，化作冲天的长虹，一改平时虚实难测的幻影剑招，以雷霆万钧，震山撼岳的威势，剑即是人，人即是剑的姿态直取罗汉像顶的劲敌。

徐子陵此时刚接著印卷，见杨虚彦全力挥剑攻来，心中叫苦，棺棺今趟确是险毒无伦，害得他在接卷时心神立泄，因心有置碍而难以保持在最佳状态，若如此被杨虚彦一剑杀死或受伤，实是冤枉至极点。

他乃武学的大行家，一眼看出杨虚彦这一剑才真正显露出实力，且不负天下第一刺客之名，能於弹指间把整体功力发挥尽致，击出这惊天动地的一口剑。

剑未至，杀气早把他完全笼罩其中，纵然躲避，但只能稍延被杀的时间。对方的出剑，使他顿坠泥足深陷的困局，由此可知杨虚彦的厉害。若杨虚彦以前的幻影剑法是精雕细琢的蝇头小楷，这刻的剑法便像长江大河，有一泻千里威势，痛快淋漓的狂草，教人完全摸不到笔路。

人急智生下，徐子陵把手上的印卷脱手掷往横空而来的杨虚彦，大笑道：“转送给你又如何？”同时脚下运劲，心叫得罪，脚下的罗汉塑像寸寸碎裂，令他整个人沉往地面去。侯希白此时亦抢了过来，见徐子陵投出印卷，大叫一声“掷得好”，摺扇合拢，俊目威棱四射，加速横切往因怕毁掉印卷而慌了手脚的杨虚彦。

杨虚彦拔剑的一刻，安隆亦往后抽身，好脱出天魔劲的范围，且退得比侯杨两人更速更急，因他感到信信将注意力只集中到他一人身上去，加上先前信信的恐吓和警告，说他不生惧意便是骗人。

即使他在巅峰状态，也没有胜过信信的把握，更何况在两番激战之后。白影一闪。

信信的飘带溯空而至，生出有若鬼啾神号的破风声，贯满安隆耳鼓。

安隆若刚才只算大吃一惊，现时却是魂飞魄散，他乃魔门的老行尊，自然明白是甚一回事。

飘带当然不会啼号，发出的只是飘带透过奇异振动破空而来的呼啸声，其变成天魔音皆因自己在心胆俱寒下心神受制，致乎魔由心生。

他生性自私自利，只懂损人利己，此时那还有兴趣理会杨虚彦的生死，猛提一口真气，同时收摄被动摇的心志，加速后退，借其过人的体重，令他

的飞退倏地加速，且是左歪右倒，“蓬！蓬！”声中，一个接一个的罗汉像给他撞得碎屑横飞，遭遇浩劫。

信信的飘带就是差那么一寸数分始终拂不著他的肥肉。信信忽地悄然立定，目光移往杨虚彦等三人，虽不是十成十的满意，但已是心中欣然。

四人中最令她头痛的是安隆，他的“天心莲环”实是魔门一绝，当全力施展时，连她的天魔大法亦奈何他不得。

在单对单的情况下，她自可捱到他势穷力竭时再反击，但在目下的情况中，将会令她陷入难以解救的险境。

故此她一直以种种手段和心理战术，成功在安隆心中植下必败的种子，引发他的恐惧，还设法使安隆深信不疑她会舍印卷而取他的性命。而事实上她仍只是意在印卷。此时“吓退”安隆，胜券已然在握。她打的如意算盘是把印卷这烫手的热山芋送赠徐子陵，诱杨虚彦全力夺卷，最理想当然是他能重创徐子陵，那时候侯希白会加入战圈，跟杨虚彦拚个你死我活。

此时她可趁安隆狼狈逃窜的千载一时的良机，出手暗算，不但可独得印卷，说不定还可把四人逐一击破，尽除这批劲敌。

怎知徐子陵竟有转赠印卷之举，迫得她只好改变计划。娇叱一声，信信闪电移前，飘带疾射，后发先至的直取侯希白的背心大穴。那边的杨虚彦明明见到印卷迎剑飞来，却不敢去接，因为前有徐子陵贴地攻来，左方有侯希白横空杀至，在这两大高手夹击下，若他收去剑势探手取卷，只有立毙当场的结果。

徐子陵虽似是随手一掷，却是刁钻之极，在印卷中贯满真劲，取的更是杨虚彦剑势至强至大之处。

无奈下杨虚彦猛一咬牙，剑随意转，改上攻为下扑，原式不变的朝徐子陵刺去，任由印卷在上方呼啸而过。

现在他唯一的愿望，就是侯希白会因印卷而舍他不理。侯希白把两人争持激烈的情形瞧得一清二楚，心中大骇，因为印卷这么给徐子陵运劲掷出，无论投到任何物件上，都会摔个稀个稀烂破碎，杨虚彦故意避过，就是要迫使自己为印卷的存亡而无暇与徐子陵夹击他，心中叫苦时，劲气袭背。

侯希白心中一叹，看也不看的反手挥出美人摺扇，正中拂袭的飘带，就借相撞之力，改变方向，错离杨徐两人交锋的战场，投往正激射西墙的印卷投去。

自信信把印卷投往徐子陵，其中变化诡谲无伦，众人各展奇谋，均教人意想不到。

徐子陵见杨虚彦一副壮士断腕的壮烈姿态，舍印卷而全力扑击他，心中也不由佩服他精准的判断，但对方怎也因此而心神略为分散，本是一往无前的强劲气势更因变招而稍有削弱，非复先前那种无可抗御的气魄，连忙把握时机，左手撮指成刀，右手握拳，脚踏奇步，抢前先来个隔空击拳，螺旋劲气狠狠痛撼在对方剑气的锋锐处，然后始劈出手刀，借错开的步子，从左侧剑势的缝隙间切进去，奇奥灵动，务要杨虚彦变招封架，那他本是必杀的四剑，将是无功而返的结局。

从此亦可见杨虚彦这一剑的凌厉，即使威力削减后，徐子陵仍要施尽浑身解数去化解拆卸，不敢硬樱其锋锐。现时杨虚彦最想杀死的人，已由侯希白改为徐子陵，只要想想当年在荥阳沈落雁香居的徐子陵和眼前徐子陵的分别，差异之大，想想已足可令任何与他为敌的人心寒。

徐子陵所有招数变化，无不充满天马行空、妙至毫巅的创意，刚才激战时把殿内罗汉的姿态融合在对敌的招数中，到刻下连串宛如空中鸟迹，水中鱼路那种不著痕迹的手段变化，令他能以弱克强，著著抢占上风，谁能不为之心惊容动。

无奈下杨虚彦沉气下坠，回剑扫劈，堪堪挡开徐子陵贯满真劲的掌刀，竟发出“蓬”的一声，锋利的剑锋，在气劲的反震下，不能损伤徐子陵掌沿分毫。

更令杨虚彦大感头痛的是螺旋劲气由慢而快的沿剑入侵。杨虚彦心中涌起浓冽的杀机，退到两个罗汉之间，化去徐子陵的螺旋劲后，迎著寸步不让追杀过来的徐子陵不守反攻，连劈三剑，一剑比一剑凶猛。

徐子陵以奇幻飘忽的手法勉力见招拆招，同时大喝道：“侯兄得宝后不要理小弟，立即离开。”

这话比甚么招数更利害，杨虚彦慌忙收剑闪退。侯希白此时亦绝不好过，眼看印卷要撞得粉身碎骨，而信信却像附骨之蛆的如影附形，追在他身后猛施杀著，似是他忽然成了她仇深似海的大仇人。照理信信也该如他般不愿见到印卷变成废纸残片。想到这里，侯希白豁然醒悟，把握到信信是在迫他把“救卷权”转让与她，凭的就是印卷对侯希白的重要性远超过对她的效用。

印卷毁掉，信信顶多是失去了解不死印法的机会，而侯希白则可能永远攀不上那最高层次境界。

相去何止千里。侯希白矛盾得要命，高手相争，胜败只是一线之差，若要救卷，他就会送命，躲开印卷便要落到信信手上，还要尽量予她方便，免致影响她救卷的行动。

他一向爱花惜花，最能原谅美女的缺点，这刻却把这能与师妃暄媲美的绝色恨得咬牙切齿，偏又无可奈何。

权衡轻重下，侯希白脚点在左旁罗汉的鼻尖处，改向横移。信信发出银铃的娇笑声，道：“这才乖嘛！”飘带化作白虹，卷向只差六、七尺就撞到到墙上的印卷。

“涮”！一只赛雪欺霜的玉手从靠墙那列罗汉之一的背后探出，在飘带卷上印卷前先一步把印卷擎个结实。

接著是失去芳踪的石青漩幽灵般飘起来，冷哼道：“今趟好该轮到我作那得利的渔翁吧！”

信信收回飘带，加速掠至，娇笑道：“漩妹难道未听过鹿死谁手，尚未可知吗！”

石青漩淡然自若地回应道：“当然听过！”右手玉箫洒出大片青光，护著胸前要穴，手中印卷脱手射出，投往去而复返的侯希白。此时徐子陵高呼要侯希白取卷开溜的叫声，刚好传至，可说来得非常合时。信信那还有空去理会石青漩，何况石青漩得碧秀心真传，收拾她绝非数招内可办到，一声娇叱，改攻侯希白。侯希白不住与投来的印卷接近，失而复得的兴奋，令他的精神提升至最巅峰的状态，更盘算出接卷后如何应付信信必然是狂风暴雨般袭至的攻势。

就在这关键时刻，右方一尊望墙的罗汉像竟复活过来般，弹高往他扑过来，假若他依著现在速度继续掠前接卷，刚好会给撞个正著。

这变化连信信都料想不到。侯希白知道印卷虽重要，但倘若失去性命，

甚么印卷均不管用。这塑像重达百多斤，加上把塑像推出者的劲力，硬捱这一记可不是说笑的，倏地立定。

罗汉擦身而过，猛撞在对立的另一尊罗汉处，发出一声轰鸣全场的激响和破折断裂的声音，两像同时爆成往四方激溅的碎粉。

安隆肥胖的巨体在侯希白和信信间一闪而过，印卷也随即消失无踪，他的笑声接著响起，狂笑道：“姜毕竟是老的最辣，信丫头你中计哩！”

“轰”！整座大殿晃动一下，安隆破壁而出，到了殿外去。此时徐子陵和杨虚彦双双赶至，都为这意想不到的变化愕然。除信信外，更没有人明白安隆指信信中计究竟是中了他甚么计。只有信信暗怪自己低估这能与祝玉妍同列邪道八大高手的一派宗主。她早前以种种手法，令安隆生出惧意，再以飘带迫得他狼狈窜逃，当时更乘虚而入，凭飘带发出天魔音，控制他的心神，估计他难以在短时间内回复过来，遂安心去争夺印卷。而安隆那边仍传来撞碎罗汉的声音，令她更是放心。现在当然猜到安隆比她预期的更快复原，并且不住击碎塑像，造出他退势不止的假像。

此时悔之已晚，追之难及。

就在此时，安隆一声怪叫，又从破洞倒飞回来。殿内诸人莫不愕然以对，比之安隆成功夺卷更感意外。

第十一章 平分春色

在众人呆瞪下，安隆左手掩胸，拿印卷的右手轻轻颤抖，脸上血色退尽，双目直勾勾瞧往破洞外月色遍洒的大地，脸上现出难以书信的神色，其中揉集深切的惧意。

是谁能令这邪道中殿堂级的高手如此大失常态呢？靠墙的石青璇忽然娇躯一震，一言不发的循破洞闪身飘出殿外，消没不见。事起突然，徐子陵已来不及阻止。

徐子陵和侯希白交换个眼色，同时出手，往安隆扑去。不管是谁把安隆迫回来，都是要先把印卷抢到手上再说。

杨虚彦见见状急压下心中惊疑不定的情绪，大喝道：“安叔小心！”安隆被喝得似从一个噩梦里醒过来般，随手将手中印卷往上抛掉，狂叫道：“不关我的事！”接而朝洞口的反方向疯了般的逃去，撞破另一个大洞。

侯希白和杨虚彦那还有兴趣理会他，同时拔身而起，往不断抛升，快抵殿顶的印卷追去。

徐子陵怕信信偷袭，卓立原地，全神注意信信的动静。只见这美女俏立原地，对侯杨两人的斗争象忽然失去兴趣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露出思索的神情，紧盯安隆退回来的破洞口处。

徐子陵心中一动，有几分清到是谁在破洞外把安隆迫回来，事实上亦不是难猜，天地间能令安隆如此仓皇失态的，不出宁道奇、祝玉妍和石之轩等寥寥数人，其中以直接和此事有关的石之轩可能性最高。

想到是“邪王”石之轩，不由冒出一股寒意。

扇剑交击之声在殿顶处连串响起，接著侯希白和杨虚彦两人分别落在

徐子陵左右两旁，怒目对视，两人手中竟各有半截印卷。

徐子陵也不由呆住。

信信幽幽一叹，油然道：“这或者是最佳的解决办法，奴家不陪你们玩啦！”倏地后移，从正门处飘身离殿。

“锵”！

杨虚彦还剑鞘内，双目精光电闪，在徐子陵和侯希白身上来回扫视几遍后，冷哼一声，迳自从破洞离开，消没不见。

大殿回复宁静，只余一地塑像破碎后的残屑。

徐子陵往侯希白瞧去，后者从手上的半截残卷收回目光，苦笑道：“小弟也有点同意棺小姐的话，这或者是唯一的解决方法，大家同时得到却又失去了。”

徐子陵问道：“刚才把安隆迫回来的，是否令师呢？”

侯希白摇头道：“瞧来不似，石师虽罕有出手，但出手必有人命丧。

照我猜杨虚彦也不信来的是石师，至於究竟是谁有这通天彻地之能，小弟也好想有人能答我。”

徐子陵忍不住问道：“侯兄多久没见过令师？”

侯希白轻描淡写的道：“怕有七、八年吧！”像是不愿谈及有关石之轩任何事的样子，岔开道：“很高兴今晚能交上子陵般这有情有义的朋友，小弟刚才力拚下受了点伤，必须觅地疗养，若子陵这几天仍在成都盘桓，小弟会来找子陵饮酒畅谈。”

一扬手上的半截残卷，微笑道：“我真的很感激。请啦！”言罢穿洞潇洒去了。

那点烛光刚好熄灭，不片刻大殿又亮起来，皆因正是天明的时刻。

想起昨晚惊涛骇浪般的经验，份外感觉能见到晨光的珍贵。

徐子陵走出墙外，天已大白。忽然一阵叮冬脆响，从佛塔那边传来，远眺过去，隐见佛塔檐角翘起处挂有铜铃，山风吹来，发出一阵阵悦耳的清音，使人尽去尘虑。

在罗汉堂侧有夹道通向佛塔，花木扶疏，幽邃浓荫，非常引人。

徐子陵暗忖横竖闲来无事，不如顺便随意参观，然后立即离川，赶去与寇仲会合，同赴关中寻宝。

叹了一口气后，缓步朝佛塔走去，穿过竹林，高近十五丈，分十三层的宝塔巍然屹立林内广场处，峥嵘峻拔。

在初阳东升的辉光下，塔顶的镂金铜制飞鹅更是灿烂辉煌，光耀远近。

每层佛塔四面共嵌有十二座石雕佛像，宏伟壮丽，纹理丰富。

“徐兄对这座佛塔似是情有独钟呢？”

徐子陵负手仰观佛塔，头也不回的淡然道：“师小姐是昨晚已来，还是刚到的？”

师妃暄来到他身后油然道：“那有甚么分别。你不过是想问谁把安隆迫回罗汉堂吧？此人那么可恶，冒渎佛门圣地，妃暄吓得他以后睡不安寝，也不为过，徐兄同意吗？”

徐子陵转过身来，面对清丽淡雅的师妃暄，苦笑道：“我也踏碎其中一座塑像，小姐打算怎样惩罚小弟？”

师妃暄微笑道：“我不见更不知，徐兄莫要问我。”

徐子陵一拍额头，洒然笑道：“昨晚就像发过一场梦，差不多每件事都

是令人费解，不明所以。例如师小姐是凭甚么惊退安隆，吓得他连《不死印卷》都要抛弃，以至见鬼似的抱头鼠窜？”

师妃暄温柔地道：“我上趟入川，就是奉师命到幽林小谷把《不死印卷》细阅一遍，虽不会因而练成不死印法，但模拟到有两三成相似并不困难，加上安隆作贼心虚，机缘巧合下才那么有效，这是否可解去徐兄其中一个谜团。”

徐子陵明白过来，但却产生新的问题，讶道：“师小姐何不索性把印卷带返静斋收藏，岂非不用有昨晚的纷争？”

师妃暄淡然自若道：“这不但是秀心师伯传给青漩小姐的遗物，更是石之轩借刀杀人的凶物，没有青漩小姐的同意，谁都不能将它带离幽林小谷。今次最使人难解的，就是杨虚彦怎会忽然知道此卷的存在？”

徐子陵愕然道：“借刀杀人口，石之轩若要杀人，不懂自己下手吗？”

师妃暄秀目抹过一丝悲哀的神色，低声道：“我们边行边说好吗？”

徐子陵不敢和她并肩而行，落后在她侧旁两步许处，一起进入迂回於竹林内的小径。

师妃暄忽地停下，徐子陵自然随即止步，前者微溟道：“你这人的脑袋是用甚么做的，为何不敢和妃暄并肩漫步，我们之间没有尊卑之分，更无主从之别，是否要妃暄拂袖而去，不再理你？”

徐子陵心中泛起一股难以形容的感觉，不知是否因熟络了的关系，师妃暄对他的态度比之初会时有很大的转变，以前她从未试过以这种半娇瞠、半责备的神态语气和他说话，其中动人处，教人惊喜。

徐子陵哈哈一笑，来到她左旁的位置，有点乱了阵脚的道：“只是一场误会，小弟还以为师小姐因身份特殊，须严守男女之防，所以……嘿！

敬而远之，噢！不对！我只是尊重小姐超然的身份，唉！你该明白的。”

师妃暄莞道：“并肩而行与男女之防有甚么关系？反是你这样故意堕后，甚敬而远之，更为著相和龌扭。”

说罢继续前行，玉容回复止水不波的平静，今趟徐子陵悠闲轻松地走在一旁，静待她说话。

好一会后，师妃暄沉重的道：“石之轩录下不死印法，是故意让秀心师伯看的，那关系到魔门和静斋的斗争，其中细节可以想象。若非研读此卷，秀心师伯绝不会在芳华正茂的时刻，撒手离开尘世。”

徐子陵心中冒出一股寒意，道：“石之轩的心肠是用甚么做的，难怪石小姐不肯认他作父亲。”

旋又担心道：“师小姐刚才不是说过曾细阅《不死印卷》吗？你岂非重蹈令师伯的覆辙。”

师妃暄若无其事道：“可以这么说。而这更是石之轩录之成卷的用意，对静斋来说则是公然的溺战。有一天妃暄可能忽然就那么走了，但总不能置之不理。”

徐子陵听得乏语而对，更不知如何去为她分担，好半晌才道：“安隆为何想得到印卷，对他又有甚么好处？”

此时林木已尽，两人来到罗汉堂旁的空地处，师妃暄缓缓转身，面对徐子陵，平静地道：“安隆对石之轩，有种近乎疯狂的崇拜，数十年来从没有改变过，一直希望石之轩能一统魔道，对他来说，以前的障碍是秀心师伯，现在的障碍则是青漩小姐。而在杨虚彦和侯希白两人间，他选取前者，因为

他认为杨虚彦会是另一个石之轩。”

徐子陵不解道：“杨虚彦既是这么一个人，李世民为何仍要重用他？”

师妃暄道：“杨虚彦是属于太子李建成一系的人马，更因杨勇和李渊的密切关系，故非常受李渊爱宠，加上最近杨虚彦凭李渊纳董淑妮为妃一事，地位更是巩固。除非李世民要与父兄决裂，否则对这屡建奇功，新近才把薛举刺杀的大功臣有什么办法呢？”

徐子陵皱眉道：“以前师小姐对魔门的事总是不愿谈论，现在忽然又变得言无不尽，其中是否有甚么特别的原因？”

师妃暄微笑道：“自大巴山别后，妃暄从水路全速赶赴幽林小谷，通知青漩小姐这件事，才晓得鲁妙子临终前曾以飞鸽传书予青漩小姐，遗书中提及很多事，对你和寇仲更是推崇备至，其中提及你可能是天下唯一的一个，可不须学习花间或补天的魔功，亦能读通《不死印卷》的奇材，她遂决定把印卷交给你。假若你不能及时赶来，那她就当著安隆和杨虚彦面前把印卷毁掉，好一了百了。”

徐子陵禁不住心中涌过一阵失望，原来师妃暄现在对他另眼相看的原因，非是因她对自己观感有变，只是因鲁妙子的遗书，又或因石青漩对他的信任，不由暗感失望，那种滋味确不好受。

由此推之，自己真的可能对这淡雅如仙的美女生出情愫，否则怎会因此而神伤。想到这里，徐子陵把所有扰人的情绪压抑下去，若无其事道：“原来如此，早知小弟便不用千山万水的赶到道理来。”

师妃暄讶道：“未能一窥印卷上所载，你不觉得可惜吗？”

徐子陵有感而发道：“得得失失，怎能介怀那么多！否则做人岂非万分痛苦。况且鲁先生极可能错看或高估了我徐子陵，看得走火入魔时才不划算。若要学士乘武技，罗汉堂内的五百尊塑像，无不暗含玄奥道理，大自然的鸟飞鱼落，无不可为我之师，谁还有空去参详魔门邪人创出来的东西！”

师妃暄美目深深地凝注他，秀眸彩芒闪闪，叹道：“妃暄现在才明白鲁大师为何如此欣赏你徐子陵啦！徐兄可知此寺的罗汉，均是依后秦圣僧鸠摩罗什亲绘的手本敬制。”

徐子陵一呆道：“鸠摩罗什是谁，名字这么古怪的。”

师妃暄肃容道：“鸠摩罗什乃天竺来中土传法有大德大智的高僧，广究大乘佛法而尤精於般若性空的精义，武技更是超凡入圣，却从不以武学传人，只论佛法。来中土后在长安的逍遥园从事翻译佛经的工作。恐怕连他自己也没想过竟然有人能从他设计的塑像瞧出玄虚，且非是佛门的弟子，确是异数。”

接著横他一眼道：“亏你这人还要说鲁师错看你，是否怕负上什么责任呢？”徐子陵苦笑道：“给你说得我差点要入殿再多看两遍。唉！现在这里再用不著我这个闲人，巴盟的人又四处为李世民寻我晦气，小弟实不宜久留，师小姐请啦！恕小弟失陪。”

以师妃暄的恬淡无求，也忍不住蹙起秀眉不悦道：“为何你一副赶著要溜的样子？你难道看不到天下万民的苦难，即使是能避开中原战火的巴蜀，亦因外面政治形势的变化而风起云涌。自祝玉妍、石之轩出世，一直是道消魔长之局，否则天下不该乱成这个样子。有志气的人均应为人民办点事。”

徐子陵的苦笑更深，叹道：“有志气的是寇仲而非徐子陵，师小姐对我的期待不嫌太高吗？”师妃暄回复平静，微笑道：“徐兄知否我因何要冒充石

之轩吓安隆一跳？”

徐子陵思索道：“是不是想试探石之轩有否牵连在这件事内？假若安隆是奉石之轩的命令行事，当然不会害怕。”

师妃暄白他一眼道：“不嚷著要走了吗？”

徐子陵尴尬道：“原来师小姐也懂得耍人。”

师妃暄轻吁一口气，柔声道：“你这人很难侍候，如若徐兄不介意，可否让妃暄作个小东道，请你尝试成都著名的地道斋菜，青璇小姐尚有些东西要交托你哩！”

徐子陵皱眉道：“师小姐不用为我浪费宝贵的时间，只要告诉我何处可见到石小姐，小弟自行寻去便成。”

师妃暄像瞧通透他般，樱唇角逸出一丝微仅可察的笑意，漫不经心地油然道：“又来哩！此地一别，不知何日再有相见之期，陪妃暄多一阵子也不成吗！”

师妃暄尚是首次对他软语相求，想起连毁掉她的和氏璧人家都不计较，心中一软，只好点头答应。

第十二章 纵论天下

数股浓烟在远方江岸旁的山头冒起，直冲霄汉。

自昨晚黎明前，急行近三十里的江淮军，在杜伏威亲自指挥下，对沈纶的营地发动猛攻，但可惜是他同时把泊在军营之旁大江上的十多艘战舰以火箭焚毁，寇仲在江上伏击沈纶退兵的大计登时落空。

居高望远，沈纶的主寨尚未失陷，被毁的只是外围哨寨，喊杀声随风送到众人耳内。陈长林双目厉芒电闪，显因沈纶被袭大感快意。

卜天志凑到寇仲耳畔低声道：“照我看沈纶怎都会防上杜伏威有这一手，所以表面看似杜伏威占尽上风，但沈纶虽有损失却未伤根本，暂不用仓皇撤退。唉！即使走他也会从陆路走，想走水路已无可用的船只。”

他虽没有明言，但等若指出若要伏击沈纶，在现在的形势变化中，根本是不可行的。寇仲也感到泄气，只好安慰他道：“沈纶那是老杜对手，可能很快崩溃。”

另一边的陈长林目不转睛的紧盯战场的形势发展，摇头道：“沈纶有谋有勇，论气魄和经验虽及不上杜伏威，兵力更是远落其后，但立寨处却是利守不利攻，兼之是养精蓄锐，起始时虽被攻个措手不及，但转瞬站稳阵脚。

我猜沈纶固是损失颇重，但杜伏威亦占不到多大的便宜。”

忽然撤退的号角声响起。

寇仲苦笑道：“长林兄果是料事如神，老杜要退兵哩！”陈长林叹了一口气，苦笑道：“假设沈纶派兵追击杜伏威后撤的军队，那我们今趟的伏击行动只有取消；如若沈纶连循例的追击也无法办到，则我们仍有一线机会。”

寇仲心中暗赞。

陈长林不但是个情深义重的好汉，且公私分明，绝不会因私人恩怨而要大家陪他冒险。

相互比较，自己更倾向於感情用事。

半个时辰后，洛其飞赶回来报告战场上的最新情况，沈纶果然派兵追击后撤的江淮军，却被杜伏威亲自指挥的护后军击退。

陈长林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并没有因此失望，微笑道：“君子报仇，十年未晚。沈纶一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自少就横行霸道，渔肉乡里，从没受过甚么挫折。今趟我们教他落个灰头土脸，损兵折将而返，日后还要穷於应付李子通的报复，我已感到非常痛快。以后怕还没收拾他父子的机会吗？”

寇仲从隐藏的草丛中长身而起道：“长林兄乃天性豁达的英雄好汉，趁现在沈纶、杜伏威和李子通三方均是自顾不暇，正是各走各路的最佳时刻。

我在岭南兜个转后，便要 and 陵少会合共赴关中，彭梁等地的大本营，就要辛苦诸位哩！”

众人齐声答应，士气昂扬得像刚打败了沈纶。

成都的大街小巷满布昨夜狂欢的痕迹，爆竹的破屑碎纸、花灯的残骸，随处可见。街道上行人疏落，与昨夜人山人海的情景，几疑是两处不同的地方。

可以想像一夜尽欢后，人们都拖著疲倦的身体，回家登床作其元龙高卧。

街上店铺十之有九没有开门做生意，当徐子陵怀疑师妃暄要请客的斋馆是否营业时，这扮成书生模样的美女领他来到城西设於果园坊内的斋店，出乎意外的正打开大门款待客人。

师妃暄显然非是首次光顾，店东亲来招呼，秦公子前秦公子后的，尊敬有礼。

徐子陵表示对斋菜全不在行后，师妃暄随即点了几个小菜，亲自为他斟上香茗，使他受宠若惊，想不到能有与她同台午膳的荣幸。

偌大的斋馆，只有他们这台客人，清静舒适。

无论在甚么情况下，师妃暄仍是那不食人间烟火，恬淡自然的动人模样。

闲聊两句后，师妃暄感激地道：“幸亏得徐兄告知石之轩的另一个身份，否则到现在我们仍不知一手颠覆大隋的裴矩就是石之轩，亦只有他能如此深藏不露，教人全然寻不到蛛丝马迹。”

徐子陵不解地道：“他一个人真可发挥这么大的破坏力吗。”

师妃暄道：“问题是他深得杨广宠信，尤其是裴矩乃隋室最熟悉西域事务的人，其他大臣根本欠缺提议的资格。”

顿了顿，续道：“例如在大业十年七月，当时身为右光禄大夫的裴矩被任命为‘护北蕃军事’，他立即向杨广进言，指出突厥的始毕可汗势力日增，必须设计削弱，并提出以隋朝的宗室女嫁给始毕之弟叱吉没，并封他为南面可汗，以分化突厥当权的宗族。结果叱吉没不敢接受婚事和封号，还向始毕和盘托出，始毕知道后，自对杨尘明生怨怒，突厥与隋的交恶，就是从这时开始。”

徐子陵听得头皮发麻道：“若论心计，恐怕没多少人是石之轩的对手，最厉害是他还似对杨广忠心一片，处处为大隋设想的模样。”

师妃暄叹道：“一计未成，他又另出一计，裴矩再向杨广力陈突厥人最易被人离间，现在疏远朝廷，非关婚嫁封号之事，而是有个来自西方叫史蜀

胡悉的人在挑拨离间，如能诱斩此人，突厥自会重归隋廷怀抱。杨广在不明事实下，答应了他。裴矩遂以利厚的贸易为诱饵，把史蜀胡悉骗到马邑杀害，事后又让始毕知道，从此突厥再不向隋廷朝贡。”

再喟然道：“杨广乃历代帝皇中把家当败得最快的皇帝，大秦虽也历两帝而终，但在始皇治世时，天下早已民怨沸腾，不像杨广继位时仍值盛世。现在想来，皆因裴矩揣摩到杨广好大喜功，意图扬威域外，令四夷归服的心态。在诱杀史蜀胡悉后，杨广还以为收服了突厥，北巡边塞，始毕得到秘密消息后，亲率数万精骑南下突袭杨广的队伍，迫得杨广要避入雁门避难。雁门郡四十一座城，被始毕攻占三十九座，杨广差点送命。经此一役，突厥人再不肯臣服，还生出东进之心。罪魁祸首便是石之轩。”

徐子陵道：“说不定正是石之轩使人暗中通知始毕，教他领兵来袭。唉！我真不明白，这样把突厥引狼入室，对石之轩有甚么好处。”

师妃暄平和地道：“这正是思想之争的祸害。令人可置民族大义於不顾，对人民的痛苦视若无睹。祸患的根源来自魔门至高无上的秘典《天魔策》十卷，策中不但载有《天魔秘》、《道心种魔大法》等诸般深不可测的绝学，还详论宇宙和生命的奥义，认为人性本恶，毁灭和黑暗才是宇宙最具威力的力量。

起始时只属一种学说，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学。无论在政治上或武林间，正统宗派均乘机对魔门穷追猛打，魔门杰出弟子遂各分别携卷避祸，演变成今天两派六道的局面。

石之轩要统一魔道，就是要把《天魔策》重归於一。仇恨就是那样种下的，现在谁都难以改变。”

徐子陵皱眉道：“但这仍不足以解释石之轩为何要把突厥引进中原来呀？”

师妃暄解释道：“魔门已非常年的魔门，其中经历过多次变化，在汉武帝时先与被排斥的诸家结合，到张骞通西域，又接受外来文化与宗教的影响，强调以武力去清除异己，到魏晋时期，魔门中人积极往西植基发展，石之轩和祝玉妍均有胡人血统。所以我们的民族大义，对他们是丝毫不起作用。”

徐子陵长长吁出一口气道：“原来如此，若非师小姐娓娓道来，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明白魔门的人在搞甚么诡道。”

此时斋菜来了，热腾腾香气四溢的放到桌面上，色香味俱全。徐子陵见她浅尝两箸后，便放下筷箸，自己却在放怀大嚼，吃个不亦乐乎，不好意思的道：“是否我的吃相太难看，弄得你没有胃口？”

师妃暄含笑摇头，道：“这些斋菜均经多重工序精制而成，味道太浓，反不及青瓜白菜见真味，与你无关。刚才吃上两口已是破例，而且你的吃相与你的人那样，自然真致，怎会难看？”徐子陵老脸微红，尴尬道：“你倒会说话，哈！自然真致，那是否狼吞虎咽的文雅说法呢？”

师妃暄微耸两肩，无奈道：“你要是那么多疑，妃暄也拿你没法。”

两人四目相触，均生出奇妙的感觉，活像这顿斋菜把双方拉近了，再不像以前般有段不可逾越的距离，又或分隔的鸿沟。

徐子陵当然不会因此生出非份之想，还要在心中警告自己不可如此。提醒自己是因彼此有著共同的大敌，所以才使关系密切了些儿。

师妃暄有意无意避开他的注视，瞧往阳光漫天的街道，路过的人比先前多点，但仍远比不上平常的热闹。

徐子陵记起一事，问道：“大石寺的僧侣究竟是因甚么人溜个一乾二净？”

师妃暄噗啄笑道：“他们不是溜，只是暂时栖寄附近其他寺庙去，昨晚弄出来那一大堆碎泥破石今天亦会有人打扫的。”

徐子陵被她罕有的娇美神态引得一呆，结口结舌的道：“那他们定因罗汉被毁而伤心不已。”

师妃暄若无其事的道：“凡物均有起始生灭，空门中人应看得透澈，若能从生命看到死亡，从毁灭中看到再生，那便没资格言佛，我们何须为此而烦恼？”

徐子陵露出深思的神色，虎目闪跃深邃不可测的智慧光芒，点头道：“小姐这番话发人深省，昨晚侯兄告诉小弟寺内僧人是因逃避魔门一个厉害人物才避居他寺，只不知此人是何方神圣？”

师妃暄道：“我也是入川后方由川帮帮主范卓告知此事，此人名列邪道八大高手榜上，一向非常低调，行藏诡秘，与大石寺的上代主持大德圣僧乃死敌，最近不知是否魔功大成，从西域赶回来挑战大德，岂知大德刚於十天前圆寂火化。他竟把怨恨发泄在他不懂武功的徒子徒孙身上，说若有人逗留寺内，他将尽杀方圆十里内所有生人，寺僧为免祸及附近无辜乡民，只好弃寺离开。”

徐子陵大怒道：“这人太过横蛮霸道哩！巴蜀武林怎可坐视不理？”

师妃暄叹道：“不是不想理，而是难以去理。徐非能把他找出来除掉，否则谁都没办法。唔！或者徐兄可助我一臂也说不定。”

徐子陵这才知中计，早前自己才表示过非是甚么救世济民的好汉，现在又一副义愤填膺，誓要伸张正气的样子，矛盾得要命。

苦笑：“你总好像不肯放过我，若师小姐肯亲自出马，甚么凶邪亦要手到拿来。”

师妃暄微溷道：“此人既能名列八大高手之林，岂是那么容易收拾，若非他因‘天刀’宋缺而惨遭挫败，致须避往西域，中原还不知有多少人被他残害。

今趟他既敢卷土重来，自然是有自信可胜过宋缺。”

徐子陵沉声道：“此人是否‘魔师’赵德言。”

师妃暄微怔道：“你也知道赵德言是魔门高手，不过此人却非赵德言，而是‘天君’席应，他因‘天’字招犯宋缺之忌，被他追杀千里，差点丢命，这大概就是恶人自有恶人磨吧！”

徐子陵失笑道：“这么看，宋缺该比席应更霸道。”

师妃暄微笑道：“宋缺是上代武林最著名的美男子，一向孤高自赏，目中无人，但从不妄杀无辜，外冷内热。且他对魔门有极大的震慑力，连祝玉妍、石之轩之辈也不致轻易惹他，如非他人缘不佳，声名当不会在宁道奇之下。宋缺自出道以来，从未尝过败绩，只看近二十年内已没有人敢向他挑战，当知他在江湖上的份量。”

徐子陵点头道：“难怪你那么看得起宋师道，原来他的后台这么硬。”

他边说边吃，风卷残云的独力荡平桌上的斋菜。

师妃暄欣然为他添茶，道：“妃暄尚有一事相求，却有点难以出口。”

徐子陵奇道：“不是又想我去劝寇仲金盘洗手，从此收山吧！”

师妃暄哑然笑道：“这该算是我们间最大的障碍，不过我想说的却非是

与此有何直接关连，而是想提出另一忠告，你若当是警告也无不可。”

徐子陵心叫“又来啦”，淡然道：“现在就算小弟告诉小姐不愿听，小姐也会直言不讳，对吗？”

师妃暄叹道：“不要那么严阵以待可以吗？妃暄只希望你两人打消入关中取宝的事。李世民不知从何处收到风声，知道你们快将入关，那是他的地头，天策府更是高手如云，若给发现行踪，休想活著离开。而妃暄亦很难插手干涉。”

徐子陵洒然笑道：“多谢小姐关心，不过生生死死，我和寇仲从不放在心上。”

师妃暄平静地道：“既是如此，妃暄言止於此。”

本是融洽的气氛登时云散烟消。

师妃暄柔声道：“青漩小姐现居於独尊堡内，让妃暄陪你去一趟如何？”

给她软语相求，徐子陵怎都硬不起心肠来，只好答应。

暗忖见过石青漩后，立即离川，再不作任何勾留。

“正月立春雨水节，二月惊螯春分先；三月清明壳雨到，四月立夏又小满。

冬月大雪冬至节，腊月小寒又大寒；至腊月唱完毕，上年去了新年来。”

悠扬的歌声，从驶经的一艘渔舟传过来，听得寇仲眉飞色舞，对旁边的卜天志道：“难怪说人要时常忙里偷闲，过往数天我即使听到有人唱歌，亦少有留心曲词，现在却听得一字不漏。可见人的心会把所见所闻随心境而作出选择和过滤。”

本是战斗的船舟，由於搬走所有战争的器具，摇身一变而成行走於大江的商船。

卜天志低声道：“少帅是否对宋家小姐仍未能忘情？”

寇仲想不到他问得如此直接，老脸一红，乾咳道：“这该多多少少是此行的动机之一，却非全部原因。哈！你看那群海鸟飞得多整齐好看，咦！是否快到大海哩？”

卜天志深吸一口气，道：“我已嗅到大海的气味。如若顺风，后天我们该可上岸，再急赶一天，可抵宋家。”

寇仲道：“上岸后我会自行找去，志叔不必等我，有志叔在梁都坐镇，我才可以安心一些。”

卜天志知拗他不过，只好答应。

寇仲道：“岭南除宋家外，尚有甚么地方势力。”

卜天志答道：“当地除宋家外，尚有三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就是番禺郡的王仲宣、珑水郡的陈智佛和始安郡的欧阳倩，他们不是一帮之主，就是世家大族的首领。”

寇仲一呆道：“欧阳倩是个娘儿吗。”

卜天志笑道：“还是个年轻标致的美娘儿，女承父业，在岭南武林艳名颇著，手底下亦有真功夫，据闻很不好惹。”

寇仲叹道：“我国确是幅员广阔，若我不是远赴南疆，恐怕这辈子都不知有这么一个不好惹的女人。要管治全国真不容易。”

卜天志道：“假若宋缺肯站到少帅的一方，那只要他肯点头，保证所有南甯的领袖都会归顺少帅。”

寇仲喜道：“这正是我要拜访宋缺的原因。”

卜天志苦笑道：“问题是宋缺乃爱武多於一切的人，不巧是少帅你又以刀法名扬天下，你这么送上门去，情况极不乐观。”

寇仲大吃一惊道：“我又不是上门挑战，他老人家不会用这款式来招待我吧！何况我一向和宋家关系良好。”

卜天志叹道：“宋缺在江湖上有名不近人情，难以相处，更不会买任何人的账。已出海啦！少帅究竟想往左去还是往右行。”

往左就是折返东海。

往右则是朝岭南去。

卜天志终忍不住说出心里的话，希望寇仲肯改变主意。

大江不断开阔，一群水鸟*形整齐地在船首飞过，风浪明显转大。

寇仲凝视前方大海和江水的交汇处，忽然伸手搭上卜天志的肩头，苦笑：“知我者莫若志叔，假设我不去一趟岭南，将来纵使战死沙场，必不能瞑目。”

卜天志还可以说甚么呢？只好发出命令，指示船只满帆南行，驶进茫无边际的大海去。

第十三章 独尊古堡

独尊堡位於成都北郊万岁池南岸，坐南朝北，仿似一座规模缩小的皇城。全堡以石砖砌成，予人固若金汤的气象。

来到横跨护堡河吊桥的另一端，师妃暄止步道：“妃暄已完成任务，徐兄只要报上名字，自有人领徐兄往见青旋小姐。”

徐子陵愕然道：“你不陪我进去吗？”

师妃暄有点无奈的道：“青旋小姐怕不是那么欢喜见到我，但请勿追问原因，徐兄珍重。”

说罢淡然一笑，飘然去了。

徐子陵呆立片刻，才通过吊桥，敞开的堡门早有人恭候，是个衣服华丽的锦衣大汉，年纪四十许间，恭谨有礼，听得来者报上姓名，自我介绍为独尊堡的管家方益民后，道：“徐公子大驾光临，实是我独尊堡的荣幸，请这边走。”

徐子陵虽觉得整件事颇透著古怪的味道，但师妃暄怎都不会骗人，遂随方益民进入堡门。

入门处是一座石砌照壁，绕过照壁是一座高大的石碑坊，上书“忠信礼义”四个大字，接通一条笔直的石铺通路，两旁植有苍松翠柏，房舍藏在林木之间，景色幽深。

方益民微笑道：“我们堡主到今早才知公子光临成都，又闻知巴盟的人有心留难公子，故立即找巴盟的奉振说话。”

徐子陵受宠若惊道：“解堡主的隆情厚意，徐子陵非常感激。”

方益民领他经过一道横跨自西北逶迤流来的清溪上的石桥，见前方位於独尊堡正中的建筑组群楼阁峥嵘，斗拱飞担，画栋雕梁。尤其是主堂石阶

下各蹲一座威武生动高达一丈的巨型石狮，更给主堂抹上浓厚的神秘和威严。

方益民边行边笑道：“是我们感激公子才真，请这边走。”

徐子陵愕然跟在他身侧，绕过主堂，踏土一道通往侧园的羊肠小径，两旁尽是奇花异卉，在阳光下灿烂夺目，绿荫怡人。

忍不住问道：“你们因何要感激我？”

方益民神秘地微笑，压低声音道：“待会公子自会知晓，请恕小人不敢先行透露。”

小径已尽，前方柳暗花明的展现出另一个空间，在花木环拱下，一座别致的小楼宁静的座落在这幽雅的角落中。

方益民施礼道：“公子请进小楼见青漩姑娘，小人告退。”

就那么躬身退返小径去，消失在弯角处。

徐子陵糊涂起来，好一会才收摄心神，朝小楼走去。

一路行来，最可疑是从未碰上堡内其他人，若非是师妃暄亲自送他来此，早怀疑独尊堡是布下陷阱，不怀好意。

来到小楼的阶台下，徐子陵扬声道：“石小姐，徐子陵应约来哩。”

石青漩充盈磁力的动人声音从楼上传来道：“上来吧！”

徐子陵提起的心终放下来。

坦白说，虽有九成肯定师妃暄不会害他，但由於以往的经历，尤其是沈落雁和云玉真两女的恩将仇报，使他总有那么一点的不放心。

在争天下的大前提中，父子兄弟均可反脸成仇，何况只是萍水相逢的朋友。

徐子陵暗为对师妃暄的怀疑而惭愧，这仙子般的美女理该超然於尘世之外，不会随波逐流。

拾级登楼。

楼下的小厅布置简雅，充满女性温柔的气息，石青漩借居的地方，当然是堡内某些有身份地位的女子闺房。

一道阶梯通往楼上。

不知如何，徐子陵忽然有点紧张起来，不知是因为那异乎寻常的气氛，还是这个由师妃暄穿针引线的约会。

想起初到成都的昨晚，在烛天的灯笼光映照中，石青漩揭起一半面纱那令他惊艳的迷人感觉，心脏不由也跳跃快一点。

徐子陵朝上走去，当地来到二楼时，顿时呼吸屏止，心神猛颤。

寇仲独自一人立在左船舷处，极目眼前无限扩展的大海汪洋。

一幅一幅久被遗忘的回忆，以电光石火的速度闪过脑海。

遥想当年和徐子陵这难兄难弟，绞尽脑汁从海沙帮这恶虎的爪牙下偷满一船私盐，逃入大海，后更遇上风浪，迫得要弃盐取命的情景，如今仍是历历在目，像刚不久前才发生。

光阴转瞬即逝，他和宋玉致的交往亦是如此，转眼便黯然分离。

今次自己到宋家找她，这刚强骄傲，出身於南方最显赫世家的美人儿会有怎样的反应？命运最迷人也是最可怕的地方，就是那茫不可逆料的发展。

在中秋之前，他从没动过心千里迢迢的去找宋玉致，但现在他正在赴岭南的路途上，事先谁能预知。

所有往岭南的理由，均只是渴欲见伊人一面的藉口。

唉！

寇仲心中暗叹，无论在争天下或爱情的追求上，他可能只是只不自量力的扑火灯蛾，灿烂后隐藏的只是自我的毁灭。李世民现在远远把他甩在后方，但他再没有回头的可能，在战败身亡前，他怎都要见宋玉致一脸。

这是他现在唯一的心愿。

石青漩身穿双襟圆领，蓝色印花的女装，轻盈潇洒的坐在窗台前，淡淡的凝视他。清丽绝伦，没有半点脂粉的俏脸挂著某种难以形容的凄幽美态，自然便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对她有若刀削般充满美感的轮廓线条和冰肌玉肤，清丽如仙的容貌来说，任何一丝一毫的增减都会破坏这只能出自上天鬼斧神工的月貌花容。加个假鼻子又或把脸肤变得粗黑，已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

石青漩终于遵守诺言，让徐子陵看到她丽质天生的至美之态。

她身穿的印花布质地轻柔，纵是单色印花，却予人蓝白色对比的强烈，能於单色中求多变，於对比中得调和，非常别致。

她那天下倾慕的玉箫就那么随随便便的搁在膝上，灿烂夺目的阳光从林木间洒落窗前，化成彷彿把她笼罩仙氤霞彩的绿荫中，令人感动得屏息。

徐子陵心中涌起难以形容的感觉。

石青漩的美和师妃暄的美都令人感到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可是前者的美态於此之外却能引人去欣赏和沉醉其中，特别亲切。

徐子陵旋又生出自惭形秽之心，赧然道：“徐子陵有负小姐所托，终失去印卷。”

石青漩瞧往窗外，自由写意地挨在窗框处，淡然自若的道：“青漩从未曾拥有过它，有甚么失去可言，徐兄肯长途跋涉来川，青漩已非常欢喜。”

徐子陵不是拙於言辞的人，但此时为她绝世的容色美姿所慑，竟说不出话来。

她乌黑柔软的秀发在头上结了个简单的发髻，以玉簪固定，随意得有小撮发丝散垂下来，另有一种独特放任的韵味。

在花布褂裙下露出一对白玉无瑕般的赤足，合她更添女性慵懒诱人的风田月。

石青漩平静地道：“看到桌子上的东西吗？”

徐子陵这才看到窗前的书桌上，放有一把式样奇特，纹理高古的连鞘厚背大刀，刀旁还有一卷书。

直到这刻，他才发觉四周摆满书柜，藏书丰富，暗叫惭愧。

心中一动道：“是否岳山仗之成名的霸刀呢？”

石青漩移回目光，一瞬不瞬美目深注的瞧著桌上的宝刀，玉容虽不见半点情绪波动，秀眸却透出缅怀伤感的神色，轻吁一口气道：“正是此刀。”

徐子陵眉头大皱道：“小姐的好意心领啦！一来我不爱挥刀弄剑，二来更怕背这么重的大刀奔波跋涉，小姐还是留来作纪念吧！”

石青漩轻轻道：“没有它，你怎能扮岳山呢？”

徐子陵笑道：“以前我不也是没有它吗？连祝玉妍一时间都差点被瞒过。”

石青漩摇头道：“今次是不同的，祝玉妍只和岳山有一夕之缘，且由於她一向厌恶岳山，自然会设去忘记他。”

徐子陵愕然道：“今次？甚么意思？”

石青漩朝他瞧来，道：“今次要骗的人是你另一死敌天君席应，只要有少许破绽，会立即给他看破，怎可不力求完美。”

徐子陵明白过来，苦笑道：“见过小姐后，我立即离川，恐怕……唉！教在下该怎么说呢？”

石青漩露出一丝如鲜花盛放，阳光破开乌云的笑意，登时驱走脸上令人心碎的哀思愁绪，娇憨地道：“看！连自己都知道过意不去哩！你弄坏人家和尚寺那么多尊罗汉，又从中学到没人能明白的神奇功夫，这么说走便走，不惭愧吗？”

徐子陵见她回复本色，不由颓然在桌前坐干，呆看横放眼前的霸刀，彷彿能嗅到刀上隐藏的血腥味，一时乏言以对。

石青漩温柔的声音传入耳内道：“子陵啊！你怎会是如此对别人苦难视若无睹的人呢？只有你扮成岳山，才可把席应诱出来，舍此再无其他妙计。”

徐子陵开始明白为何会由师妃暄安排他与石青漩见面。

苦笑道：“小姐非不问世事的人吗。为何今次这么热心参与。”

石青漩浅叹道：“这恰好是青漩肩上负担之一，岳老临终前对宋缺已恨意全消，唯独对害得他家散人亡，更变得性情暴戾的天君席应念念不忘，假若子陵能为青漩和所有被害的人诛杀此魔，青漩会非常感激。”

徐子陵这才注意到她唤自己作子陵，心中一热叹道：“好吧！连我自己都找不到拒绝的藉口，不过我确身有要事，只能在成都再逗留七天，期满我立即离开，小姐意下如何。”

石青漩欣然道：“七天是非常足够。首先你要依人家指点，把岳山扮得天衣无缝，最重要是你装成练得换日大法的样子，那纵使和真岳山有分别，别人都不会怀疑，皆因认识岳山的人均知他在与宋缺决战前，一直修炼换日大法。”

徐子陵皱眉道：“换日大法是否很厉害呢？若是如此，席应没理由送上门来给岳山试刀练靶的？”

石青漩道：“放心好啦。席应今次敢重返中原，因其练成了本门至高心法，再不把任何人放在眼内。如此公然宣布要毁寺，照我猜正是要把宋缺诱来，他又怎会怕宋缺的手下败将，他恨不得你出现才对。”

徐子陵想到“武林判官”解晖和宋家的关系，心中信了大半，望往刀旁的书卷。

石青漩解释道：“这是岳山晚年武功尽失的数十年间，闲来把霸刀和换日大法记录下来的心得，还旁及对一些人事的批评。嘻！这是你今天的功课呢。”

徐子陵那还有甚么话可说的。

石青漩续道：“不用苦起脸孔哩。人家会在这里陪你，把岳山生前的事迹巨细无遗的说与你知晓，保证你可扮得天衣无缝，不露任何破绽。”

接著微瞠道：“你仍未曾说呢。人家现在这样子好看吗？”

徐子陵心中一荡，朝她瞧去。

石青漩别过俏脸，向他展现堪称人间绝色，美丽极品的侧脸轮廓，缓缓举起玉箫，纤指按著气孔，姿态美得不可方物。

百千种说不出的感觉蔓延往徐子陵全身，那感觉就像如坐云端。

当年在王通的大宅听她在屋顶奏曲时，那想到今天竟能独对玉人，还

会听到她特意赐赠的仙曲。

忽然间，他忘掉其他所有人事，这小楼变成一个自成一国，独立封闭的天地。在这王国边界外的任何地方，再与他没有任何关系。

石青漩。

多么动人的美女。

箫音缓起。

徐子陵完全迷失了。

